



春秋諸傳會通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
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
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
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
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
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
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

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
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
按左氏義取公毅之精大綱本孟
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

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
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
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
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

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
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
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
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
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
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
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
是不揆譎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

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至正辛卯臘月
崇川書府重刊

春秋諸傳會通凡例

後學廬陵李廉輯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
六家爲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
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它說庶不誤引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
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者
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謹按下而
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附錄庶
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按下大率多以胡氏爲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詞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詞同皆通經提掇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

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刪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讀春秋綱領

後學廬陵李廉輯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按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按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
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
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
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善善敗
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餘見程子字

按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文
言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否先
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上九曰碩果不
食君子得輿

按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按此春秋公賞罰嚴恕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

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按此春秋子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按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
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按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討賊
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叙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
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比
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
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
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
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
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
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按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著于此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詞同後人因謂之例然
有事同詞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言者
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
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詞同者正

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按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伐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其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按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諸傳序

左氏傳序

晉杜預

後學盧陵李康輯

五經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
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
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
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
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以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
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
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
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
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
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
已非例也故發傳之躰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
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士
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
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
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
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躰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舛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間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

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氏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政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

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默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也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遽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斃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

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世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革矣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
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
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
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
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
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
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
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
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
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
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

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嘗
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百出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
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
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
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
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
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
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
可復也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
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
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
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博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
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宗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認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言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仲尼固曰立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

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蕭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

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與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

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

推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事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出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

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脩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一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

命王室猶其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祝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

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立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舉
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
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
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
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
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
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
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
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
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
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

儒所未發至僖之二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
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舉祝鮀之言爲證
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
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
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立明忠臣然多曲從其
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
據中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
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
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
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隊公之求於傳者詳矣
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二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旣興殄瘁

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
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春秋諸傳序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廬陵進士李廉輯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言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

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

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

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何氏林以為欲使人君動

作不失常也舊以七年傳曰不脩春秋矣

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曰不脩春秋矣

秋則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矣

於冬舉之二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



也

也

也

也

作春秋九月經成何十四年曰備矣人道衰陵孔子言文王
 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
 因嘗史瑞應為效也
 王之史道既弘麟感而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先
 胡氏孟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然惠公初年周既東矣
 春秋不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之始諸侯猶來朝列國
 猶有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及平王之始諸侯猶來朝列國
 強至其晚人望絕矣託始乎隱公亦深切著明哉文成於
 是二綱論人望絕矣託始乎隱公亦深切著明哉文成於
 而麟至聖人先也
 天而天并違也
 故終鄭莊之
 篇皆特筆

麟至之說本谷梁感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同獲
 麟而止公羊谷梁之旨異蓋公羊以為因麟而修
 經而成道備括言太平瑞應故就以為止谷梁則
 直以為為經成而麟始至為少不同耳後
 世又創為先得白麟之語不經其矣

隱公 名息始謚法不尸其
 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魯侯 魯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
 後又娶宋女仲子生子桓公仲子生而子有文在其手曰為

魯夫人故惠公欲立桓公惠公薨桓公少隱公即位而
 之奉

元年 然左氏謂惠公欲立桓公故隱公自以為攝位
 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元氣也何君之始年也
 者氣也何君之始年也
 長人君當執大本奉元養萬物
 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
 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

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
 廷而遠近莫不正矣
 亦述而遠近莫不正矣
 三各其實一物語元則隱語心則顯
 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以周語及竹書考之則諸
 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

年陳幽公十二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

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休
說。而陳氏因之。然何休則以為王若然後改元。春
改元。託新王受命於魯。故稱元。而陳氏直以為魯
書四。十九年。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改元。則當
氏。奉天子。正朔。便曰。首年。一統之義。恐不可泥。於一
也。聖天子。正朔。便曰。首年。一統之義。恐不可泥。於一
矣。如聖天子。正朔。便曰。首年。一統之義。恐不可泥。於一
乾。坤。方。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對。亦。有。之。不。成。為。君
元。之。說。矣。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
微。郎。亦。通。也。

春王正月
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生之首
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令萬
物無不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周正建子則冬十月有一月也商以丑為正而即位
月則時不易建子則冬十月有一月也商以丑為正而即位
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

夏時冠月垂法後山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
曰周正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加以王於正入
也正次王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加以王於正入
立法制則非魯史之舊矣
仲冬言時皆夏時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
有二月不言春多者五月畢命六月皆周月如康誥
漢無秋史不東遷後國自為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
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
正蓋尊周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
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
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
事之紀夏正也

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爲建子
得之矣而略於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爲春
得之矣而略於正月之文至谷梁則皆無論焉其
承祭之矣曰然亦未嘗明言之志不特也似以春爲
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志不特也似以春爲
以周孟春爲建子之說故程子以春秋諸公始有三代改
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春秋諸公始有三代改
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但聖人虛立春字

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方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悖近世有主胡氏者以為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子因而不書之以罪魯之傲擾天紀此亦陳氏之意也其說無稽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於陳寵傳其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朱子又曰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此論疑可通今備載陳龍說于下。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新安陳氏所謂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也。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漢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己未冬至正月壬辰至戌午二月朔孟津明日癸亥至教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又曰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

以德教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天下始於元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

附錄 即位不言 衣 攝君政不脩即 公羊 何以

即位成公意也公欲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起其讓也。國君踰年改元爲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正不。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承爵位士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今隱公內有所承爵位士田受之。稟命於天子必有所稟今隱公內有所承爵位士田受之。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繼隱公以明大法。

倫正矣。公羊所謂諸大夫板隱而立之說則是而母邪志以與桓則見前。又曰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

也邪志以與桓則見前。又曰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

欲焉惡隱張氏特相盟也特相會盟張氏凡會盟侵伐
公之私也張氏不書惟內悉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
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
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
信修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而魯邾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稱名 邾為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
私盟之端何美或以為貴之或為美稱不知首開
子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為汲汲於
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誓而又不敢言褒儀父
之非於是以為善其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故胡
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
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
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
安耶又魯邾之盟五陵進猶出於公祿祥技
句緝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又稱字例胡曰
王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
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
非定稱字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
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稱字亦以為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為
字胡氏獨以為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為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莊公二十二年鄆趙子曰當作

當奔共也初鄭武公娶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邑也虢叔

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

城焉百難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

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庸將自及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國君當國
全 克亦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弟如國君當國
見鄭所以言殺弟者何能也何能也其意使如國君
謂公之也段夫弟之殺也而弗謂弟公也其意使如國君
伯之也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
懷中而殺之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
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

乎
國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

將段將以弟篡君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曷為君親無

段移於莊公卒法若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

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

患也故授之大夫而為之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

後以叛逆討之則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

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養善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於

仁而不偷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

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

示天下為公不可私也

君之子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但名之州呵陳佗之

類是也段稱弟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禦寇

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內逆故上書鄭伯下

其弟以交讎之

正相對故谷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非

克納對故谷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非

御程子胡氏能其志而遂之公羊但責其親殺

已非程子胡氏能其志而遂之公羊但責其親殺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真有罪者而非可用

國

緩且子氏夫薨故名仲子未死一則贈死不及仲子

國

豫文歸者不反之辭

國

曰贈不言及仲

國

子仲子微也

國

書名之尊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朝中士

國

天大王之尊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朝中士

國

矣大率建邦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朝中士

國

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以

國

見宰之非宰前贈仲子則名冢宰

國

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國

子者修春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國

而賤從卑者之例必有大事觀也

國

士中士書名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

國

名爵未爵錄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舍是無

子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所以皆不書官公
羊以爲中士以官錄謂以所繫之官錄之則不應
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爲只是名氏如宰子
之類則此經爲無賤矣皆非也○程子曰春秋
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啞以見之
○又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
皆以爲兼賄獨程氏發明惠公之仲子僖公成風於
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義最精至谷梁又以
是胡氏陳氏因之其義最精至谷梁又以
仲子爲惠公之母○公之妾則大失矣又以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
也○客主無名皆微者凡 宋執及之內之微者也
盟以國地國主亦與盟 宋執及之內之微者也
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 宋執及之內之微者也
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 宋執及之內之微者也
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
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
不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先王猶
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
所欲而不禁逮德下哀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
而軟血其禁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又况私相要警
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
人盟矣尋自解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魯宋合也參
盟之端見矣

魯宋合也參
盟之端見矣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輪平○
不目內正書及者凡八高侯父荀庚良夫鄧
向戎上皆書日者諱公之盟也谷梁是矣宿盟之
爲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爲諱公與大夫盟
女粟爲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翟泉之
例爲不同耳是蓋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說也○
地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
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
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爲邑名又非矣
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
稱祭伯來者祭伯也非王命故不
使祭伯來者祭伯也非王命故不
聘祭伯來者祭伯也非王命故不
不夫竟中不至者不越竟所也
交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也
事君而有其心者之明戒也
而祭伯不能認王正典刑而遠來朝之非阿私乎



采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爲稱則但書來祭
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文
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法度至此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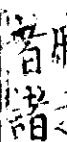
伯書伯諸傳皆以爲朝而公羊獨以爲字啖子又
以爲襄內諸侯例稱字遂以伯爲字此皆其不合者
祭叔祭叔是何爵乎遂以伯爲字又有祭公祭叔社

也左注是○**注**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徐邈注谷梁
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

又於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名公羊疏
范氏既以叔爲襄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

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
乎姑存于此以俟續考○**注**春秋止書來者七

祭伯寔不與其朝介魯盧伯狄皆不能朝祭叔不
與其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卒何不以卒大夫日卒正也
注凡公子公孫登



卒何不以卒大夫日卒正也
注凡公子公孫登

公子益師卒**注**衆父卒不與小飲故不書日
卒何不以卒大夫日卒正也
注凡公子公孫登

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疆書日谷梁以爲惡然
教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姬卒于內而公在外皆

其爲卿○**注**此條胡氏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二
臣四人惟益師無駭俠得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
桓莊閔僖高曾時事也異詞者見恩有厚薄義存淺

深所見之由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
皆日錄之丙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由王父之

臣恩少殺之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略之叔孫得
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高曾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

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益師無駭是也於所傳聞
不書大國有大夫之世見治升平內諸會書外夷狄書

外離會小國有大夫之世見治升平內諸會書外夷狄書
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

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

識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公此樹又見城宋亂下

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証皆鑿。朱子曰公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朋友之事也克段兄弟之事也開卷人倫便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外交脩惠公之好也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王者追我狄率號外之也內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為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胡氏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後可以出會戎危公也

各安其所也正朔不加矣張氏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會同之有書會戎識之也

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

詞是也

附錄 春夏不 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

見王者奉時承天也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

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

爾法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我邑○此入國之始

何得而 莒子娶于向 向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弗居也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造其國都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王事而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征討不加焉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君也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以姜氏還 莒者內非受也 稱人入向 入向

大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 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

無駭帥師入極此國庸 同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

郎今因得 公羊 內大惡諱也 故變滅言入 國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餘同入向義

羊則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

隱八年公賜氏之說考

之則公谷爲無據矣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者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在魯之東郊

則秋之夷狄猶夏則膺之而與戎狄較血以約盟非義

矣是故成於日者謹之也獨行禮之會盟皆有相期約

後此密不日石門不日與日以其相與約

盟于唐書日者謹之也獨行禮之會盟皆有相期約

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因有國所尤謹也

附錄 例書日 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

時 二家於外盟不日公卿書日卑者之盟不

之說相同以齊桓盟多不日說相反卑者盟不日

九月紀獲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縹縹來逆女 何不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

此何以書譏始不親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迎也婦人謂嫁曰歸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親迎謂已重乎文定厥親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親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衆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使鄭有宛

春紀有裂縹猶有未命大夫也

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

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

七月九日

戎父居中國在魯之東郊

而與戎狄較血以約盟非義

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

行禮之會盟皆有相期約

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

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書

公卿書日卑者之盟不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大夫非正也 爲養廉遠耻也使

逆也 婦姑不當自逆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

魯故也

有怨紀侯既昏

子紀

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

解之子上稱字以嘉之

而非缺者有

子紀

伯者何無

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

聞焉承誤而不

成風王不書

傳授承誤而

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皆斷以

大義

外

紀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書

先諸侯之制有不通矣

紀子某伯莒子盟

至

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

先諸侯之制有不通矣

紀子某伯莒子盟

至

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

先諸侯之制有不通矣

紀子某伯莒子盟

至

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

先諸侯之制有不通矣

紀子某伯莒子盟

至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隱之妻也卒不書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邦君之妻卒則書葬以明順也

葬夫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也

也

陳氏

衛

鄭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月社預以長歷推是二

公羊

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

公羊

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公羊

明時之法也常有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

公羊

由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

公羊

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

公羊

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

公羊

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公羊

食正朔也此例春秋三十七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公羊

十言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是也此例不言

公羊

朔夜食也此例二始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

公羊

其夜食矣此例二始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

公羊

後失之前者朔在前謂二日食如此年二月己巳

公羊

食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謂晦日食如莊十八年

公羊

三月食是也二說惟谷梁精但晦食之說徐說以

公羊

為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

公羊

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

公羊

之晦也然正月晦而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

公羊

主於朔今雖未朔而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

公羊

成十七年十一月申而係之十一月所以取前月之

公羊

二月而冠也今按徐說其明而沈氏於宣十年四

公羊

月丙辰下注云己巳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

公羊

尋義例當是閏月則又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

公羊

不合要之徐說是在但谷梁疏於宣十年下不再牽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成在位五

遠日欲諸

春秋十三王桓襄匡景簡志崩志葬赴告

告雖至

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赴告

亦不往也

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有奔

喪今平王崩

周人來訃而隱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也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

卿非禮也。其卒疾其末。尹氏天子大夫也。執朝則正其本。因其卒絕之。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乘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後戒也。或曰。卿非禮。奔楚者。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為後戒也。故其官當其位。祿者。華何。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夫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尔。春秋於周書。尹氏武。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蔭。皆志其非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君氏卒。遂以為天子大夫。公谷。皆同。而左氏經。文書于姑。所以禮。故不敢備。禮於其母。不赴于諸侯。不附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妾也。張氏。以爲。於義。例皆無。所據。故胡氏。不取。又。春。秋。書。氏。有。武。氏。皆。奔。此。皆。以。世。卿。爲。譏。胡。氏。則。以。崔。氏。爲。季。族。皆。奔。此。義。稍。異。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得。行。其。爵。命。賻。於。魯。宰。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其。稱。武。氏。子。何。歲。父。卒。子。未。命。而。便。爲。大。夫。也。何。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何。

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贈。以不歸。魯雖不得。周不可。以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談之。求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求車。雖稱王使。然諸侯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稱王使。然諸侯不貢。車。賑。所求。非所當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宣公舍夷。與宣子。即殤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

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穆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

日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或。不。日。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

名。於。載。書。聘。問。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

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請。命。聖。人。奉。天。討。

宋鄭之爭始於此固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為
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
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
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
始因宋殤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
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
而然公羊不責殤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地。齊僖

齊

尋盟在春秋前

盟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

王法則非常也春秋前魯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末
始疑此記周豐之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告會盟則書而不削者
其諸以是為非常與而有志於天下
為六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
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
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顯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
終也夫子作春秋於隱桓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齊定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心
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撥公子
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
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伯以佐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
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此年首序
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
在乎茲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因魯會而書或日或不日

魯有怠於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有諱其辱而不葬有治
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
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取

言伐言取

侯相伐也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也既伐其國又
取其土明伐於是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宮人擅興入向而
國取邑不加焉至是伐以著其惡上二年宮人擅興入向而
天討不加焉至是伐以著其惡上二年宮人擅興入向而

取邑為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張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張侯取師于雍丘，子

以諸侯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郟，師于雍丘，是也。取

者收奪之名，取年婁長葛之類，是也。曰：取郟，師于雍丘，是也。取

相通矣。然以正疆理而掩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

請於天子，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亂邑，亦與奪

曰：取正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

徒則取，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

力得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以取之？有故，趙子曰：凡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子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聞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公而弒之。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之嫌，謂此公也。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權而當國也。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亂何由作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

考之所謂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亦

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此皆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一君要之，不期也。古者遇

禮為朝，大子若能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

無度禍，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

公及宋公遇于清

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一君要之，不期也。古者遇

禮為朝，大子若能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

無度禍，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

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

也。常遇，及者，不期也。與八年，傳不期，異義，遇禮，又見昭

二十年，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

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約，比於

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則

意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苦曰：以尊及卑，然也。其

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纂例六遇清谷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
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為外遇
四以爲季姬鄫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爲挑立則本
以會出恐又不當同於簡禮之例谷梁於此傳曰
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挑丘弗遇以爲志不得相遂
爲此辭則當從挑丘公羊注曰遇例時而疏者引
六月季姬遇防以爲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蓋
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爲外遇然及序
又同於內遇之文且季姬鄫子何
得以及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據二年之伐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
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
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
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之不恤
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肆人欲滅天
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示誅亂討賊
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帥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會公非許固請而行書曰鞏帥師疾之也諸侯以師
取其禾而還鞏帥師疾之也諸侯以師
姓之卿况鞏已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
其兵柄猶使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故於此去其公
以謹覆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鞏帥師
重詞之復烏乎不可再序四國何其詞極簡嚴若曰鞏帥師
黨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大美惡焉四國合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臣運其
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
嚴矣

然鞏未弑而先貶恐无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
臣歸公穀以爲鞏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鞏
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見於文以
後見於辭不足者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
附錄 陳氏 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

未有言帥師而輦兩言帥師蓋大夫
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碯曰王覲為可陳桓公方有
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殺州吁於濮
明人得討之所陳人殺州吁於濮
以廣忠孝之路其時月
孫文仲子之緩慢也
文仲而南行也故曰清詞人則是指國入聽州吁號令使
右師醜也故曰清詞人則是指國入聽州吁號令使
所著討也故曰清詞人則是指國入聽州吁號令使
州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若諸侯之罪何也夫
故父然後能殺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若諸侯之罪何也夫
衆人而後能殺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若諸侯之罪何也夫
不勝年卒討之故合五國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
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微鞠蔡盈
良霄是也乘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
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亦非正故不
其為賊商臣弑君而齊人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
般殺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
賊而君之以為



衛人立晉公也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公也

雖欲立之其立之詞也衆
賢得立之其立之詞也衆
先君上特書曰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可乎故春
秋衛人特書曰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可乎故春
子所國之明專
有其所國之明專
識亦在立也必若衛人繼故未有書之者賊不討君不葬
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煬宮亦

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
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
見之也○又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
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觀作矢陳

資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及論大事

彌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君不率焉故春蒐夏苗秋

焉

遂往陳而觀之書曰公失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

之

資卑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

魚

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失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

之

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

也

音得也

音

得也

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為戒也



廬陵進士李廉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國

社則以會祀為貶則以縱欲為譏觀
土服遠曰桓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衛本侯爵何法辟
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尔程氏曰正終大事也
死而加以王法而書卒貶不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
薨正以謚而稱公罪
其私謚而稱公罪
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獨
不忠孝之臣子也

秋衛師入郟

郟

常國入郟者內國也
城邢之類是也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
疾主兵而稱師之類是也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郎以侯陳蔡之類是也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
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後
者其暴也凡圖治之思而後可以有懲艾革弊之政憤
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國固本之志矣
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志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國

後師書其重者也胡氏取之而功又發惡有大小之說然
少而無功為惡小將甲師發功而無功為惡大將甲師
曰蔡衛陳從王稱小將甲師發功而無功為惡大將甲師
徐稱率師而無功其惡大難亦可取然不可以其始
末於諸例也又按鄭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
年而奔魯春秋不入於齊鄭既而文昭於齊又七
之爵而迫脅於諸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
得不重感乎齊鄭猶可也
邾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天子問羽數於眾仲對曰
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
八以下公從之於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曷為初者何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人也初者何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於樂矣尸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修皆用八佾於是能自減降而用六佾也
國

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嫡孟以庶弟為嫡子
子無祭享之日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
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定矣隱公攝讓之實明矣桓公篡
宮而夫昭矣凡宮之非志矣失禮攝讓之實明矣桓公篡
弑者干羽矣樂故謂之羽初者德也始魯僖天子禮樂
事則獨成文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事也始魯僖天子禮樂
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事也始魯僖天子禮樂
禮其後羽書初獻者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非
降用六羽書初獻者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非
明前此適以謚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存不稱姓係號

時而為之立廟乎○又按六羽尚左氏尹子程氏胡
不世祭是也然則廢子喪服小記曰慈母於祭無止何
休曰為其母築宮使公別廢子喪服小記曰慈母於祭無止何
君為禮而附於女君別廢子喪服小記曰慈母於祭無止何
易姓而陳氏曰古者妾則以同姓而諱之也○又按
妾朝例昭公娶孟氏則以同姓而諱之也○又按
無也哀公歸妾皆母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則直書卒葬
之定也齊歸妾皆母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則直書卒葬
羸定也齊歸妾皆母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則直書卒葬
不稱氏單姓皆妾母也仲子之例是矣成風敬
沒則以謚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存不稱姓係號
此適以謚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存不稱姓係號
禮其後羽書初獻者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非
降用六羽書初獻者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非
明前此適以謚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存不稱姓係號

附錄

氏皆以魯舊備八份則用六為善惟公穀皆以
為諸公六諸侯四則用六為善惟公穀皆以
此說似然伯子男以下益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從左氏也○又按初書也○又按初書也○又按
也初之詞尊古之初也○又按初書也○又按
奉抑之也○又按初書也○又按初書也○又按
示氏以武煬非因考宮而書則立此不言者得
何氏以武煬非因考宮而書則立此不言者得
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立此不言者得

邾人鄭人伐宋

公羊

公羊

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羊曰宋
入郭將救之○公羊曰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
止郭將救之○公羊曰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
凡班序上以國之大小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凡班序上以國之大小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止郭將救之○公羊曰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
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羊曰宋
入郭將救之○公羊曰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
止郭將救之○公羊曰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公
凡班序上以國之大小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公羊曰宋

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

公羊

齊是也國也書主兵春秋討黨賊之法也

致也聖人以是為國

八年九月莊六年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葬之加也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

宋人伐鄭圍長葛

陳氏之春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

於經年而不利以明之

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欲救宋未立戰也

公羊成也平者何猶宋則欲厚鄭鄭伐宋公欲救宋未立戰也

魯與鄭平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鄭人曷為絕魯壤也

胡氏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曷為納成于魯也

郭宋來告命使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遇清其秋會師伐

以利也輸平者納成也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

以善也輸平者納成也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

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

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 以外取邑不志此何

胡氏 宋人恃強圍

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地朝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

保強取以王之法言不無天勝誅以天理言不亦無積著矣

人保而取以王之法言不無天勝誅以天理言不亦無積著矣

初而伐鄭不亦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公之積也至是

重也明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

宋又解矣其見於國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

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 鄭莊委長葛於宋穆長惡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不與也 **公羊** 齊所紀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

俱行也 **公羊** 齊所紀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

約全竟婦道 **公羊** 齊所紀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

故重錄之 **公羊** 齊所紀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

禮之常也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

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左氏 不書名未

何錄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自

滕侯卒 **公羊** 滕侯卒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自

附錄 滕侯卒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自

若齊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

起文皆貴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

以稱侯而有起文美惡不嫌亦稱侯不嫌亦稱侯不嫌

先朝隱春秋葬之禮侯也

夏城中立 **公羊** 何功書以重書也

苦稍稍完補至令大壤然後城無異 **公羊** 也民眾城小則

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
私主陸氏陳光秦鍼宋辰衛黎皆罪其薄主穀梁
衛轉侯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昭先孫公子而後
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孫
弟賢之也蓋子力辨之而陸氏之變者也公羊左氏
同母之說子猶引而進之安有
及兄弟之說子猶引而進之安有
異母即見疎外乎餘見叔肸下

秋公伐邾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以宋故曰為宋討也邾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
矣邾人何罪可為宋討也邾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
主兵者何言可執見伐者皆以罪可討也傳曰欲加
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孫伐邾所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孫伐邾所
夫和矣大者而不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而自見矣
見書人比而矣邾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
如弱侵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
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
美於先君不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
敢以已當之也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
好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以結諸侯之
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聘小聘三年一聘大聘五年一聘
天子亦聘也亦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未嘗書遣使聘
未嘗聘也亦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未嘗書遣使聘
賤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刑則不奪遣使聘
焉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刑則不奪遣使聘
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
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
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
寵募之矣

附錄 例王聘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以除邦國之患
問禮以諭諸侯之志歸朕以交諸侯之福故穀梁之
說說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
侯所說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

禮氏則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

穀梁

國而曰伐此一人命也

左氏

初戎朝周凡伯非賓凡伯還戎伐于楚立以歸楚立見其詞于

楚立見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穀梁

胡氏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張氏

簡禮相見

左氏

齊侯將平宋衛於

張氏

以謀事也

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欲平之

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

齊衛亦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欵心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左氏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祿易許田

公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此乃以歸後乃

左氏

所以受也鄭伯惡予地也入者周制六年五服

左氏

為朝之宿有湯沐之邑王以鄭伯母弟懿相故特賜之枋田

左氏

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敵與入謂天不復能巡守矣

左氏

我入枋者枋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所復能巡守矣

左氏

禮焉鄭初皆遜辭也其糾合諸侯諭

左氏

莊委分地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

左氏

故于防中丘之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敗宋入許陷於

左氏

者蓋隱然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枋以祀周公為辭

左氏

之者防中丘之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敗宋入許陷於

夫惡而不悟，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詐况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行矣。春秋人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里，方二里，東方二里，取足舍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行，里，方四里，以諸侯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皆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歸則否，胡氏從之，說為是。○又鄭來歸例，除啜來以利而內，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鄭來歸例，除啜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者，國人之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相侯封。○辛亥，宿男卒。

胡 周人有諱禮，故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伯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知名者，舊史失之。赴不以名而書者，有所證矣。蓋諸侯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天子，示尊卑之等。禮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齊人。

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不敢不。○**齊** 盟於瓦屋，非可以及二伯。○**宋** 序齊上王爵也。世道交喪，盟詛。○**王** 交質子，不故謹而日何諸侯之。○**日** 以記惡也。蓋。○**胡** 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 道存春秋之始也。有詛盟，而家天下，然後有盟。○**鄭** 絕也。○**信** 薄而人。○**心** 疑危之後，有詛盟，而家天下，然後有盟。○**鄭** 絕也。○**信** 薄而人。○**謹** 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盟，書日。○**盟** 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也。意耳。○**德** 則請衰諸侯，放恣其變，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 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 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 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也。凡此類亦，信待人之初。○**皆** 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明信然。○**宋** 殤王者，之盟，至信。○**東** 方大國，衛亦比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為講信修睦。○**之** 事成，鳩民息有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修睦。○**他** 日臨小利害，不復顧忌。○**比** 諸小人之平時，指天日為誓。○**也** 烏乎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

變所以傷也甚也

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

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

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矣然鄭

莊固狹齊以自強齊信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

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

是齊信陽尊宋而明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信襄

之日止此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又魯外盟書

瓦屋鄆陵皆為參盟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夫盟

夫盟大非謙德矣○春秋書公及人盟二浮來及蜀是也穀梁曰可

言公及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夫盟

直稱公然高侯父大國貴卿猶以仇尊為諱今

乃直書不諱乎公羊又以為實言子而書人者隱

公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皆無括之言也獨趙

子以病公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與之盟則

上書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又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又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又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又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又公及齊人符樵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此論也

也易豈禮

螻○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

命以字請蓋於族

公

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國

孫也為大夫則稱公孫之類是也賜族而使之

而身為大夫則稱公孫之類是也賜族而使之

卿必求賢德不以其後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

俠皆書名爾其後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

也易豈禮

告終以謹無後俠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
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廢禮
生而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
極而敗之不以大夫皆無據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

周之十年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
國於是諸侯相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
而篡弒萌矣此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者四胡氏曰春秋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
公如京師者一齊晉秦楚之大國可知矣書
五會葬者二秦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

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
往為霖平地天為大雪
大兩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錯行故謹而日之
也兩月志止也

國

震電者陽精之發兩雪者陰氣
之疑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

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
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絀也陰陽運動有
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絀
公其子輦之護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
相感之際則見聖人存惟明於天人

二此年及信十年十五年震夷伯廟是也書大雨雪二
雨此年一桓八年冬是也

附錄

公羊

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為異
大夫也所者俠之民

夏城郎

俠卒

公羊

末命者也

戎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
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
非干時動眾恃城保國亦已未矣○又邾即魯近
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
至陳蔡之侯亦以于十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
年陳蔡之侯亦以于十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
師于則即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于郎築
郎圍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

觀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公**宋**伯宋公不左

士以王命伐宋以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

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設主焉外為國此謂非時而有合諸侯以發四方之禁

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故凡書會皆謂之非王

事相聚爾爾左氏稱鄭以王命來告則謂之非王

可乎曰以王命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

率不終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

期於密終則乘敗又而深為利取二邑歸諸私相盟為師

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藩艾濼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會于中丘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國**鞏先

期也始而會伐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

期而往不待鍾巫之交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

移制之於未亂也曷為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

苟再見必前日而後凡也一**張**氏曰三國先也

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于

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君子謂鄭師以勞王爵正之矣以王公取邑不

命討不庭以貪其士以勞王爵正之矣以王公取邑不

以日一月而取之也取二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胡**氏曰夫諸

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不隱其不言戰

而言敗者為主彼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

敗言敗者為主彼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

設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附錄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大惡諱小惡書注明

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胡氏曰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鄆襄
公取鄆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婉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國 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國

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國

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圍州而許已善戰者服上

邢稱之師於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善戰者服上

既受三國之伐則必與鄭仇以無與鄭共事之理戴

合攻及取三國之眾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幸而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

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

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

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郟何難哉

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界號

公始作六年鄭始朝周而齊見禮八年夏虢公忌

父於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

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伯所為周旋王室不為過焉

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十一年之敗宋

入郟傳惟程氏得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縞葛之戰矣

為鄭伯之所欺也

十有二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賜寡人願以滕君為請乃

侯滕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

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站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出相朝也然謂之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交惟強弱於中聘或
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制大壞無禮義之歸無合於中聘也
來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朝一者蓋闕如也而自相
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示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者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禮也凡諸侯朝植言之若今滕伯薛侯同時皆至而行
禮也同日也來朝五惟此年及桓二年諸侯不當然也
二惟此年書侯餘皆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權而
氏曰是時伐戴入郟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權而
禍棧常萌於盛滿之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上有五月字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公會齊侯鄭伯伐

叔盈以鄭伯之旗發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許不共故從許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
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寡人惟是一
兄不能共億其寡人得設于地其以禮請焉如齊魯
柔此民也若寡人得設于地其以禮請焉如齊魯
茲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鄭伯爭
其能也君子謂鄭莊公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
圍也利後嗣者謂鄭莊公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
民力而後行之謂相時而動也公羊傳曰
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公所也隱公也即位十有
崩天子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案征伐
自天子出而檀弓有封守上受之天之王下傳之而先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之王下傳之而先
五也防入妨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之公兼而有之逐其
不也防入妨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之公兼而有之逐其
掩矣使隱公為國以禮而自便氏宋之不王鄭以
強於善使隱公為國以禮而自便氏宋之不王鄭以
取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以王命討不庭顧因是以鄭以
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以王命討不庭顧因是以鄭以
非其也

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
無駭羣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
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於許則無所
至而義自明君臣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
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社氏以屈己於諸國
之見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年王九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

公

有變於中年也桓篡立而用常
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也
其意也○○○
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位
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
再娶於禮無二嫡同故而書
行內主之禮無二嫡同故而書
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
也故周公授而政之讓惠攝攝
長禮當嗣世其欲授之春秋所
謂桓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
法也

張

立

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舉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
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
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書法大率異
於群公此聖人修禮三綱整敕人倫之大旨也

綱 嗣子即位於桓前雖踰年桓稱子曰古者君薨既殯
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
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
文書錫命是不時類見之禮發雖請命亦廢矣成
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讓
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

鄭伯盟于越 **國**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越結初成也盟曰淪盟 **國**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
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國** 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
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在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朝宿之邑也天子之郊諸侯皆有
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昌為謂之許田諱取周
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之許田近許也此邑也其稱諱
何田多邑少稱田 **國** 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
邑多田少稱邑 **國** 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

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國** 許田
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國** 所以
易妨也鄭既歸於魯矣又加璧者初薄於許故也魯山東
之國與初為隣鄭畿內之邠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
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之
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饜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
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
之害皆按本塞源杜篡竄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
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
心而發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
故聖人以為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易而曰假者夫
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
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
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
人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
理無俟於賤絕 **陳** 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是以璧假鄭伯
而惡自見矣 **陳** 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是以璧假鄭伯
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
伯如紀筆伯送王姬築土姬之館于外皆善詞也夫子
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
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
辭立許叔之辭勞王問左 **張氏** 書會書及交
右之辭足以禍五世矣 **張氏** 賤以見其惡

魯與鄭特相盟會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
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
鄭突皆黨篡弑之賊爾假田之義公羊陸氏陳
氏以爲鄭伯之遜詞穀梁胡氏以爲夫子之諱詞
二說疑公羊得之蓋內小惡直書不隱易許之罪
不大於取部防失許之惡不大於以濟西賂齊彼
既直書此疑非諱詞也而何氏注公
羊又有深諱之語似不達公羊本旨

附錄 桓公會也

秋大水 水爲平原出也 何以上書記災也 先是桓傷二穀

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後專易朝 災曰大水 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桓行逆德而致

國氏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桓行逆德而致 何也曰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所歸故堯有不善感動天

治之而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 變而引堯 爲解誤矣 陰沴宜矣或問堯時豈有致之者而曰降水警子

經書大水八年桓二莊三宣成襄各一惟 桓十三年書夏餘皆以秋外書宋大水一惟

冬十月 無事書冬 十月首此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替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災督弑其君與美及其大夫

孔父 孔父祖孔子六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干路目逆

年十一戰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曰宋殤公立十 堪不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

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然後 動於惡故先 及者何累也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書弑其君 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 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 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執於是先攻孔父正色而立於

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 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以稱字見其先君死也

穀梁 既死君不忍其禮臣死君字之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名蓋爲祖諱孔子故宋也 胡氏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

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 年十戰民宋殤公立十 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

弑死於其身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 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

書名劉燾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

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
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
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
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
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及直曹操欲禪位而
憚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衛宗社而存邪心
斬臣所以憚也憚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臣也苟不
與後書
臣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臣也苟不與後書
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與後書
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桀書中行偃先私胥童而後弑
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臣也苟不
不名命也張氏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
大夫也張氏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
自隱四年以後鄭與夷既立而鄭肅公欲納馮于宋於是
督蓋馮之黨也故我與夷而立馮
形於色之言而左氏稱孔父為氏父為字連父如弗父金
氏之詳矣諸傳皆以左氏為氏父為字連父如弗父金
字父為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如弗父金
父若孔為字豈由由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
孔亦其證也穀梁又以孔子為祖諱春非夫字
家傳安得為祖諱要之左注以父為名而嘉為字

則華父督亦父為名而督為字乎當以
炎子為是後來孔為氏亦以王父字耳
附錄 會盟言及上下序也
滕子來朝 滕子者蓋時王所黜也
春秋之義此時周德雖衰尚為
儒謂為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復作乎或
言其在喪與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說矣蓋春秋復作乎或
不能討又先隣國之黨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大惡已
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
稱子以重天子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
討所以重天子也

故後也 滕子者蓋時王所黜也
春秋之義此時周德雖衰尚為
儒謂為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復作乎或
言其在喪與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說矣蓋春秋復作乎或
不能討又先隣國之黨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大惡已
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
稱子以重天子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
討所以重天子也

故後也 滕子者蓋時王所黜也
春秋之義此時周德雖衰尚為
儒謂為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復作乎或
言其在喪與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說矣蓋春秋復作乎或
不能討又先隣國之黨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大惡已
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
稱子以重天子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
討所以重天子也

之說繫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為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負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初稱伯以爲年始書子齊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初稱伯以爲自降可也祀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初稱伯以爲又稱子齊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初稱伯以爲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之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誌所聞以俟知者又按程氏謝氏皆曰滕侯爵降稱子以俟知者又按程氏謝氏皆嘗服楚不知程氏何據也又按胡氏爲長後來滕之子孫之服楚無聞爲宋私獨不能自強聖人之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果如此則是私意也紀侯之說朱子亦疑之也延平亦取胡氏說以朱子之說爲害義而滕子說朱子後又取沙隨之言則是終有疑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秦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胡氏曰細稱平康亂者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也

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書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立華

公 加三國所以非成也本意也若言

胡氏 按左爲賂故立華氏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以爲而曰成宋亂此其目言之何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何成宋亂此其未有一言其所爲者獨此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討蔡般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深諱魯卿而重賂諸國之大夫此則前明有宋督亂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駁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也

會 未言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駁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也

大 夫以定州呵而此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國之君以立華督以定州呵而此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國之君以立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爲尤未也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後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按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為者
惟盟傳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
又謝氏曰去其亂之
為平遂其事之謂成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月十日

宋也非禮

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
乎戒懼而不敢易已律令戒德立違而昭違亂之器
於大廟其若**三**從主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
之何公不聽**三**從主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
鼎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三**器從名地本主名
之正其名也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部本所以有
大鼎者周家以孝天子瑞之鼎以助享**三**君外成人
祭諸侯有出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三**君外成人
也部鼎者部之為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
人物從中國故**三**強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
謂之郕大鼎也**三**強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
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
獸之行也公牙慶文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
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龍賂之行
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三春秋齊而書取在齊敝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
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敝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

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材曰宋鼎書部齊魯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
非所安也歷百
世猶存其故名

秋七月紀侯來朝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獄其君外成人之
亂已即是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
有賤焉紀侯何獨無賤方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
之主非為桓
立而朝之也

紀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桓稱侯而
稱侯者亦以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
穀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
子伯為闕文之故爾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雖不言會此其言
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
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而鄭以王室懿為之服役終春
循天理傳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

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
也觀春秋進退子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

世至熊儀是為若教又二世至熊咆是為蚡冒又
宣王紅為鄂王執疵為越章王此皆王之始又八

於九之六年台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鄭敗鄆於桓
之九年盟貳軫敗鄭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

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
滅鄆於是楚勢益張也

日爭伯於是楚勢益張也

附錄 穀梁離 穀梁離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
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曰離不言

會自二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

九月入杞 杞侯前來朝不敬杞侯歸乃穀梁也我入之

稱主名內之甲者摺入耶

稱我此恐非我故發之

又按左氏曰將甲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之說事正與信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入

遂杞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誤乎不然杞桓公以

不共而得貶也故胡氏不從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

及 來於地謀事也自參以止則特稱也來稱會成事也

我 其君父脫危而至 **盟** 列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

言會故 **盟** 凡為天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君行必告

以地致 **盟** 朝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告行反告至常

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夫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

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

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我盟而

夫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

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

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耻也或怠也陳氏有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訖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鄰之戲之役僅不至焉耳昭定之由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婁按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得非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為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黃是也。

三年春正月

宋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

王

公羊

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

穀梁

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

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武

者者不以王法正之大理滅矣穀梁子之義是也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曆而經皆書至非不頒曆時矣又有以為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乃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人伐之刑隣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讎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為為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為十年書王正終主之卒是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為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二年始者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按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在之輕重異也

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東南南邑

公羊

成昏于齊也公不由

禮也

張氏

昏者齊侯之舉也

成昏于齊也公不由

夏齊侯衛侯齊命于蒲地蒲衛 **不盟也** 申約言以

公羊 齊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近正奈何

言以相達不敵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 **胡氏** 公羊曰相

能相命而信諭宜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齊命之文於

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

禮而陳命諸傳皆善之惟趙子以為諸侯不稟於王而

私相命於是始子類之亂魏公鄭伯齊命于弭不

矣於是齊侯林小伯而蔡之臣子亦以方伯賁衛

侯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說本薛氏而張

氏復推明之曰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賢伯之事者

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子今欲專之專出創見

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日爾不巳

為異然後疆者乃感專之故蒲之齊命正齊桓非

命伯而專征之始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

之真說近是然於三傳皆無牴牾具于此

六月公會杞侯于成 公羊作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

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

也盡而復 **胡氏** 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

生謂之既 **胡氏** 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王

鄭拒師 **王** 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者此桓

不以為罪人也 **胡氏** 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

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

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

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莊逆哀姜以他女為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

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日食例皆見前食既例三此言及宣

翬稱公子者此桓

不以為罪人也

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

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

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禮成于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為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魯**齊**非禮也凡公女嫁于諸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齊得見乎公矣穀梁齊侯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公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至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尸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國古者昏禮必明後世親迎禮廢於是後有父母兄弟越竟而送其女者以公之親往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宜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苟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致夫人至例啖子曰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暈以穆姜齊姜書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地出姜不書至疑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刑女同姓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齊致夫人也國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有謙敬序

有年齊五穀皆熟有年齊何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為當喜乎時有年也國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穀梁有言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

胡見于經若舊史不記故有年大有年得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

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

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
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道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
春秋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張氏桓公行惡
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異王之新法也其其所感召
如元年大水五年早零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
熟故以為異持書之所以著桓公之罪闕魯國之民也
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
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
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
意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為
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冬獵曰狩周之
非國內之
狩地故書
公
狩者何由狩也
春曰南狩曰蒐冬曰狩
田狩不
過郊
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
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
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
以示之
孝而順天
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
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
不特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

兵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則犯害民物而百姓蕃之可
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於微然後
正德全矣

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雅
而左氏記臧信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
穀疏曰左氏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
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
仁無以取王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有常處皆
山林翳密之地因山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
地故四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魯之說信矣
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禋禘親歸河陽本非狩
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
各有義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下大夫也
不書秋史闕文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下大夫也
不書秋史闕文

之故去二
時以見賤
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
行當此一者舍曰不討又聘焉失天職矣
擯刑賞之柄

以馭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
典而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
見宰之非宰矣始而聘冢宰書名以見其
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咍謂仲子糾
糾得政猶未受封而臣糾則或以諸侯入相
封者乎猶妄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糾
宰自為使而後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陳氏者有聘桓

也書法則連名故為是服諒耳是皆不知春秋責宰相之
祭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以伯為老稱則尊伯
宰為官氏渠為名糾為字而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伯
初非名也公穀皆以糾為字而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伯
而為名也公穀皆以糾為字而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伯
初非名也公穀皆以糾為字而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伯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氏曰此已丑陳侯鮑卒前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巳升
此年正月六月
鮑之弟
五父也

之賊也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
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
死之日故卒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
矣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或以襲之紀

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
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
並勳而朝紀乃懷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真紀人之
竟也其志惜矣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而不真紀人之
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天子修經存而不削者
以小國特承告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
於異國繼繼出之義矣故有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
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
也是也

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為來魯書也齊鄭如紀
為紀人來告也此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為斷不言
會穀梁又以為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矣○又
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
噬小國為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
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入鄭入許立督

今又相與謀亂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會于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在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嚴故十五年齊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備矣二國也而棄公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之公之業也故莊元年而遷都鄆矣三年而棄季入鄭矣齊勢方盛鄭亦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第之與何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 仍叔天子之

之辭也 仍叔天子之

不子出聘 仍叔天子之

劣於上 仍叔天子之

親黨分 仍叔天子之

秋書武 仍叔天子之

子弟之 仍叔天子之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不朝

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為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

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于緡葛蔡衛陳皆奔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親從之公

君無所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從王伐鄭向正也 美其得 殺梁 其卒從者之詞何也

正義也 故以從王在伐錄之 殺梁 為天王諱伐鄭也

謂若王不朝也 直奉三國從王命為天子病矣 胡氏 春秋

伯政而怒其不朝 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 故不稱天魯

也 王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陳氏 春秋 伐鄭 鄭伯不朝 王命不行於天下

書拔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矣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槩論也○又春秋王不稱天者惟賜仲子錫命桓公含賜成風與此年伐鄭爾皆弗克若天也

附錄

庚辰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諸侯

大雩空民

書不時也及祀雩而交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雩也言雩者何旱祭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公羊**也言雩則旱見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六人舞而呼雩故**穀梁**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賈逵曰謂之雩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雩吁也吁嗟以求也**陸**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竟內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為郊禘下平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矣之說

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雩

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雩一

是也書九月者七雩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

元定十是也書冬者一或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

龍見而雩為正故以為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

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為大旱趙子以稱大為編雩

舊說又以公羊為大者物有加以是皆不知大雩之

為待時窮人力盡而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說以為

穀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于山

川之義疏說以為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蓋

因穀梁之說而為之詞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

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

公羊

大雩

為災故書

公羊

煩擾之所生者

公羊

書宣十桓五宣十三十五皆書秋文八書冬雩告則書也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書

外相如不書

國

天子三公稱公而稱王者之後

公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所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禮言朝則遂留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冬

經朝則遂留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胡氏

寔者周公

之法諸侯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禮言朝則遂留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正而天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孟子以
為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
其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
何國之可也若譚子存焉孩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
接之可也若譚子存焉孩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
棄賢保位或驕奢淫泆或川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
舞鄒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
寓公之禮也胡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按

春秋書來例祭伯不與其朝介葛盧曰狄皆不

能朝也其餘若內女書來則歸寧之詞也獨寔來
之文公羊則曰猶曰是人來也以其化也我故慢之
注行過無禮曰化穀梁曰謂之寔來何也以其慢之
我故簡言之也二家皆以寔來何也以其慢之
故為此說然於寔字之義殊無謂惟謂子以爲王
氏譏其外說則考之經列未有用虛字然於寔字亦只
用杜氏說則考之經列未有用虛字然於寔字亦只
子胡氏直以爲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伯
父寔來左氏又有一年隨絞州下注又曰州國在南
始記于此以俟考訂
郡華容東南是
有二州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泰山鉅平縣

紀

紀來諮謀

秋八月壬午大閱

師

師於諸侯大夫成齊大敗戎

之簡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忽以其有簡故
有師之師秋大閱簡車馬也
馬簡車徒也何也
日而修戎事非正也其
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敵則王執路

胡氏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

鼓諸侯執賈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
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故不同書大閱非禮矣先王
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
人非禮書也乃天夫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備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胡氏

取則教之又三程氏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
蓋懼鄭之素豈所以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出也故蔡人殺佗
善蔡以書陳佗以善陳善蔡人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
陳者以陳佗不以善陳善蔡人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
賊之辭也陳佗不以善陳善蔡人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
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是魯桓
及其為賊矣齊商人之弑君及見蔡人皆以君位蔡般弑父者
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蔡人皆以君位蔡般弑父者
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著明矣蔡人皆以君位蔡般弑父者
為惡故曰春秋則國人著明矣蔡人皆以君位蔡般弑父者
成而亂賊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氏

而蔡殺之穀梁以周吁下但公羊以為蔡殺之皆傳聞
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
討賊者曠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殺他國君例四陳佗
鄭子蔡般戎蠻子也
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縹命之曰同
公為莊是嫡夫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
策不始生子也
者書公羊子曰其諸有正也何未言喜
也莊公與子者感隱桓欽其言喜有正也何未言喜
于公策與子者感隱桓欽其言喜有正也何未言喜
為公讓用之義也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禪則以
必於公讓用之義也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禪則以
禮也經書朝委而天禮也故有君薨而貴者於未
定也經書朝委而天禮也故有君薨而貴者於未
何也天無生之貴垂訓之明大矣其法正國家之本防後
而注者以左氏公羊皆同推穀梁以為疑故志之

適家始生即書于策出姜之子赤亦適家也
何故胡氏曰按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大夫之禮
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
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責也見通旨陳氏以
為莊公制於其母三十二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
不志此亦一說也又對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
冠禮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說見周官典命

冬紀侯來朝

齊請王命以告不能成
胡氏主觀近臣以其所為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齊魯地也咸丘成丘
胡氏易

主主者成敗之機祭享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
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
矣魯桓弑君之賊入人之所同惡夫入得而討之而主
之以求接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王用三駟在禮天子不台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鈞不綱
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
草木俗無淫獵之過矣書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咸丘魯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而
公穀以為鄰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

齊各賤之也
胡氏不總行

陋小國賤之禮
不足故書名
胡氏春秋之法諸侯不名穀伯綏侯何

公以火攻
胡氏春秋之法諸侯不名穀伯綏侯何
入君故賊
胡氏春秋之法諸侯不名穀伯綏侯何
而書名與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
而書名或書人以深絕其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
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

附錄

四年七年
胡氏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王若繼

刑以秋冬象天消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
焉是陽而無陰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
志當出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開焉何也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而立大司馬九伐之
法雖未之望絕矣故四年卒糾書名而法秋冬二
則以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卒糾書名而法秋冬二
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弑其君孔子
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
雖方伯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也及穀部二
伯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

乎。又穀鄧書名公穀皆以為失地之君此亦
一說杜氏以為禮不足則不當書朝趙氏以為用
夷禮亦又無据故胡氏不取去二時之說何氏得
之於四年而七年火攻之論迂矣故胡氏用其前
說昭十八年不書冬定
十四年不書冬闕文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見蹟也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烝冬祭也春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天王使冢父來聘

杜氏穀梁皆曰冢父字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

於前其專而責之備也

於前其專而責之備也

廬陵雉王李康

附錄

天子三公大夫士稱例

天子三公大夫士稱例

天子三公大夫士稱例

伯仲祭伯南季祭叔之類次大夫氏采稱二十字此
家采地父字也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宰渠伯糾是
也上士名氏通石尚是也次士以官錄宰啗是也下
士略稱人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劉子單子之屬不稱
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設文
非王臣之常稱周公加宰者天子為政者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祭也

烝祭也

烝祭也

烝祭也

胡氏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者
丑烝再書而一貶

周禮

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
亦同毛詩云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
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郊特牲同吳氏章廬曰王
制篇內禘禘皆禘禘為禘禘禘皆禘禘禘皆禘禘
趙氏曰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秋為之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惟兩書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夏遂為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祭遂為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祭統及王制以為夏殷禘祭矣。又按春秋止書
烝嘗而不及祠禘者四時祭常事不書此年以禘
祀兩書烝禘十四年以不敬書嘗祠二祭無他
故則不書也。又按趙子曰四時之祭皆夏時蓋
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
若有故及月不吉則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
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則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
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又並無幾然吉事先
近日苟有故而用季月於祭而祭非者稱祭謂祭
也此說。是。又按趙子曰凡祭而祭非者稱祭謂祭
而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祭謂祭非者稱祭
下事張本者則止書有事然則昭十五年二月有
事即烝祭也宣八年六月有事即禘祭也此說。是。

秋伐邾

微者

微者

微者

冬十月雨雪

異也

異也

異也

尤

尤

尤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禮也

禮也

故曰禮祭公諸侯

祭公

祭公

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女在其國稱
乎我奈何使我為媵可則因是用往逆矣女不在其國
女使其孫王后何王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曰
者無外其可成矣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之三公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坐而論道其任重矣命魯以昏姻之事大夫可矣
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義得專命此說也
寫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不可知往公監之何
管主昏姻之事則曰不可知往公監之何
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卿往逆公監之何
夏非卿往公監之重矣卿往逆公監之何
監之也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
禮也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
書若祭公而用是往逆則王配何以明正始之道故
也○又按遂例十九載深察皆曰此是例之首故亦不
發傳者亦有不發傳者疏曰此是例之首故亦不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事之詞傳二十八八年諸侯遂為許中問有專恣不
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波釋而
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
故重發以同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
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
得同於繼事故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
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
故省文也又胡氏遂例見信四年及三十年
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居也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
吾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居也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
居必以眾大嚴為之中者歸之也
之詞言之嚴為之中者歸之也
故從天言之所命而從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
言則當王所命而從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
婦道也皆正於道故從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
得也皆正於道故從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
書詳記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
至主稱人尊夫國亡焉是天子逆稱后歸稱姜尊女
也此亦有見故嘗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
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

事故魯亟為紀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令祭公逆之所以托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矣

夏四月無事書夏四月始○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姑來朝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

所也諸侯來朝而不言使言使非正也其在齊故曹狄有譏父

也子光也朝不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

也父之道待已矣則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

也出子之可以命矣則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

也其君之禮一命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也子攝其君則下

也朝聘之義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

也時而不後故老者疾者攝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病有疾

也何也於朝桓而使也子攝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病有疾

也也當享而射姑漢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之

也子來終生之過也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

也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

也夫已多乎道

也為孝故尸子曰

也十年春王正月

也胡氏

也穀梁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是矣傳者不知正

也以正之旨遂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

也卒誤矣果然則陳侯鮑卒在五年之正月曷不

也乎胡氏得之

也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

也丘弗遇

也桃丘衛地濟北東

也不

也會者何朔也

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也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禮動見拒有耻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
遇考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起公見拒深
不相得也非內詞也內詞者其實魯公弗被而
故書不遇而殺侯不蒙蒙魯者迂詞惡失信也
齊鄭之接殺耻也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
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過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弗及盟罪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
納捷苗弗克納則亦迂善之義晉人追齊至鄆
弗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饒諸侯使魯次之
魯以周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助之故不稱
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善魯魯公吾近邑則其言來
之周班惡三國之討有詞善魯魯公吾近邑則其言來
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矣偏戰者結日定地各居
敗績內不言戰也戰者此獨不稱魯衆矣未言書來
戰一鳴鼓而戰也戰者此獨不稱魯衆矣未言書來
期戰春秋則敗也外戰者此獨不稱魯衆矣未言書來
敵內書戰則敗也外戰者此獨不稱魯衆矣未言書來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謀暴禁亂
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夫未嘗有恃道縱欲
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緩以濟其奸
曾不能修方伯之職而怨其師戰于魯致討于緩尚為
也哉此春秋所必誅小怨而大之也故以魯為主而先
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齊侯也故以魯為主而先
○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戰也十二年戰也十七年
○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戰也十二年戰也十七年
列陳也此說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外兵例非魯事也
故以陳也此說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外兵例非魯事也
者響內之辭楚屈完春秋以主客之師搖師道楚故得言
來○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戰也十二年戰也十七年
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
今三國以爭忿小故無詞而伐有書其則罪在國矣
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有書其則罪在國矣
嚴專罪三國特書以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異主之
例此說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外兵例非魯事也
非也○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戰也十二年戰也十七年

惡曹經宋公羊者微國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師為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罪後書此盟而人以奪爵示賤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城后之母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非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厉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厉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厉公歸而立之祭仲封公奔衛厉公立昭公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名不祿行人
穀梁人

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賤之也
正罪較然矣何不以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去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夫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保其君今乃至於見執廢繼其君而立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其位立之也若忽則以此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能與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也變而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矣陳氏祭仲足為從其恒務而人執鄭祭仲突歸名鄭鄭不足出奔衛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名鄭鄭之命而左氏稱祭仲足而為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其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也

以書歸為順祭

鄭忽出奔衛之始

左氏

莊公既葬不稱爵公羊忽何以春秋

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若忽春秋改周之文從設之質爵

三等合伯子男為一若忽春秋改周之文從設之質爵

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

蘇所美非美然也籜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

錄其詩所以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

曰詩人刺忽不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

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

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無退之

權臣為冢嗣而廢立自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鄭忽曹驪莒展與也捕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鍾夫鍾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闞

左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叔蔡大夫名胡氏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何其

未命故不氏胡氏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何其

不書爵其罪大也

倫者自鄭莊始殺弟魯母敗王師自以為保國之

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山嶽出奔庶孽奪正公子

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賈突之際其禍階矣亂之初

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止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

殘國內大亂莊公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操人殺

而伯而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操人殺

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

渠以弒昭公而立公子之莊十四年突自操殺子

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操殺子

而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

哉四公子之事多不見經故具于此

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矣

陳氏

始故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

陸氏例曾雖夫命者書其名詳內事也無故
輦柔弱是也注以穀梁說也然穀梁公謙居攝故
不爵命大夫蓋用穀梁說也然穀梁公謙居攝故
皆以爲獨俠柔爲未命命公羊又上以無故輦爲
無故而俠柔爲未賜族是皆不可疑柔不書氏或如
又止曰無故俠而不及於柔故疑柔不書氏或如
陳氏之說○又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
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與君一體
也是以蔡叔爲蔡季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爲
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此未可知何氏又以爲
甚矣恐陸氏是○又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於此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祀侯莒子盟于曲

池把公穀皆作細。曲。魯地。**魯**平把宮也。隱四年。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

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公會宋公子盧宋公

羊作○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

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

左氏

注重書丙戌無義。穀梁稱日決。例因史成文也。

附錄

陳氏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卒也于以見

於崩卒以往日之舍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葬

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葬

必戰也。弒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也。大夫也。則日

之會不日。會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

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即位不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氏公欲平宋鄭秋

句讀之立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
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
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
也詩曰君子夙夜匪懈亂是用長
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以不
鄭戰幸其可道也於伐與戰敗也內
諱敗而無厭憂於魯而無信若宋也
於鄭故書曰伐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其二國以立督者
魯拒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
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
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鄭是也
也往戰者罪在彼戰于宋是也
林師略之也一役而再見
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與也
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
利則相親忽如仇敵突與籍宋之力以和合而一曰爭小
則背之而結魯魯比突而欲平宋宋力以和合而一曰爭小
連鄭春秋詳書之見王政而行諸侯放恣盟濟
厲皆以長亂而立紛離合惟利是親煩盟濟
信祇以宋莊之得國鄭突氣類相同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收績

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
也今責賂於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部
之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野嚴矣哉
及齊與宋肅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也
柰何從外也曷為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特外
乎從外也曷為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特外
戰近乎圍郎為從外特矣郎何故從外也內不言戰此其特外
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後紀以鄭之助然後能地也
外言敗績此從外者明當歸功於鄭之助然後能地也
也尤危故亦近郎雖近尚可言其功於鄭之助然後能地也
池尤危故亦近郎雖近尚可言其功於鄭之助然後能地也
我為之主故得死傷者滿溝主說此經故知云龍
門之內戰民死傷者滿溝主說此經故知云龍
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
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
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鄭外兵則齊趙鄭與宋戰
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齊趙鄭與宋戰

於宋獨取穀梁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齊不無紀懼滅亡
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為無道恃強
責躬之守禮義辯喻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
侯其必有伸之者矣天子不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
也力同度德則相與而權蔡敗楚而幸勝焉已亂之道
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
秋以之也主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

附錄

見胡文二年戰例

國

息寧之道寡怨之方王者已

言而注紀穀梁乃妄引此說以駁穀梁且又從鄭君
二日兩書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
乎是戰者不言及交為日也書敗績例左氏曰戰而書及以
及夷也戰績何氏曰交為日也書敗績例左氏曰戰而書及以
崩功也諸說皆通

也事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

葬自內錄既為衛人戰焉為葬自

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胡氏曰葬
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
矣凡此類據事直書

夏大水

公羊

注為龍門之戰死傷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人來請猶好會

無冰公羊

何無冰溫也此夫入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穀梁

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暇各舒暇罰常燠

胡氏

按商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

胡氏

鑿冰沖沖三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乎周官凌人之職灑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匝寒於是乎取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仲冬之月燠而無水則政治縱弛不明天地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八年春水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

夏五

注不書

例不言月則五字或美其文十

月者不與信詞也

其形曰遠矣夏五傳疑也

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

其形曰遠矣夏五傳疑也

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

其形曰遠矣夏五傳疑也

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鄭子來盟

聘者率重也內不出主諸侯之尊弟以不得以不聘盟者主國也盟前定也非結於今也來盟者以其來我前其責者也來盟前定也非結於今也來盟者以其來我前之盟不曰來盟前定也非結於今也來盟者以其來我前稱使如楚言信在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注御廩藏公之所親耕以奉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何自出書記災也御廩災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二月嘗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

也 **全羊** 常事不書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常乎御稟災不

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當也 **穀** 志何也以為唯未易

不也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

嘗也日甸事焉申御稟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 **公**

有兼甸之事師內粟夫夫人親春是兼甸也壬申乙亥相

而四日未及易也 **國** 常祭時事之常則何紀書志

功多明未八月嘗則不時也 **御** 稟災于申而嘗以乙

周月而不改八月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大

是事則不時禮以敬爲 **國** 祭時事之常則何紀書志

於心則不敬故書 **而** 夫人兼甸之說亦非公羊

以爲三傳惟穀梁得之 **而** 夫人兼甸之說亦非公羊

宜發祭自責則大謬矣 **左** 注尤失實苟不害

何必書乎故胡氏不時不改卜之說主輔子

陳人伐鄭 **師** 廬門之椽傳例凡 **師** 以者何行其意也 **國** 以已從人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孫父卒 **宋** 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突求改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趨則

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

罪非爲四國 **國** 其死非止也 **國** 師而己意也 **宋** 怨鄭突之昔

今得用其師也 **國** 輕民命也 **國** 行已意也 **宋** 怨鄭突之昔

宋專以四國 **國** 輕民命也 **國** 行已意也 **宋** 怨鄭突之昔

已故襄之拘已故於齊乃用其師而敢私用之意故特書曰

與蔡衛陳嬀而弱於齊乃用其師而敢私用之意故特書曰

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意故特書曰

穀梁子伐人以國大亂之道也 **陳** 言伐未有言以諸侯則其

於之志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桓十五年

一國之志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桓十五年

類以國之志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桓十五年

者夷狄也 **穀** 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

之者雖以三季其則異者則又變不以之例蓋其所至
則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以
此春秋之無疑而蔡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用齊
蔡等兵而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自
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自
亦有情要之諸傳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非禮也諸侯

子不私公羊王者無求也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
求財而無徵求甚矣胡氏遣使需索之謂求王歲千里租
非禮也諸侯各有所求至於求車以充費而不至於有求
爲不可况車服乎經於不至於求車以充費而不至於有求
戒也夫上無好者下必有求以利其國家皇皇唯恐不足
侯大也夫上無好者下必有求以利其國家皇皇唯恐不足
未至也夫上無好者下必有求以利其國家皇皇唯恐不足
民志既定之後皆喪其分矣刑寢矣及後莫爲
防制必至於廉恥道喪龍賂曰章論於危亡而後亂之說
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
張氏取輒於諸侯而家父大夫無所正救奉使侯國

自取辱命之
亦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隱四年莊王即位
○夏四月己巳

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左氏使仲專鄭伯患之

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夏厲公出奔蔡
之汪公載以昭公入國傳例不突何也夏厲公出奔蔡
六月大夫逐之而昭公入國傳例不突何也夏厲公出奔蔡
此名者著也穀梁識奪正也公羊據侯以名奪正也
其書何也陸享曰逐君之名突以其罪易見也君而見逐
不書何也陸享曰逐君之名突以其罪易見也君而見逐
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逐皆不
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下也
夫君實有國而臣出於臣乃其名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
事理張氏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逐皆不
矣張氏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逐皆不
能制得位以賢足而君弘之皆能守其社稷何才之至
之尊兼一國之權而爲民足所以道哉故夫何才之至
臣民皆得以自逐之書也其所罪逐之故自失邦之喪非
失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不爲絕若突以庶奪

正固不可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為反發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罪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國

注忽實居君位故今遠以復其

大子有母氏之寵而守介善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絮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能自君鄭人亦不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

禮

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亂鄭國實忽之大由也

國

忽常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則可大夫失位立奔歸而後復則不

陳

奔歸而後復則可大夫失位立奔歸而後復則不

陳

失國雖見殺不書故鄭無昭公春秋無二尊荀

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行之例緣魯乃

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程子曰忽本當立故稱世子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年見弒並無書鄭伯者四鄭忽終不能君之驗也侯術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侯也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艾

左

謀定許也

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君許東偏鄭莊公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去國雖稱入

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而進無王命

叔

叔父授故不書曰歸未聞可滅之罪也

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而進無王命

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而進無王命

叔

叔之宜立又無與而進無王命

之故糾合齊魯以為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

難於獨專城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
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入於
鄭矣今許叔乘鄭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
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
意乎然春秋於其前不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
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陽
生宮去疾可以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
公子而書入鄭突衛胡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夷儀
春秋以去疾改過也故書爵書名書入而不名胡氏
叔小曰去疾皆曰難詞則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此
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在字例入者出此皆惡
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此皆惡
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木未而妄爲此說也左
氏歸入例亦多不知入許之木未而妄爲此說也左
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
見義有所不受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注三人皆附庸之出子也其
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公羊何皆稱人夷
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賈故夷狄之谷注引此
陳氏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
二卿之朝魯七此年及宣元成六成十八襄元
賈故夷狄之谷注引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十年傳曰楚申無宇對楚子曰鄭莊公宋肖亳
馬使昭公不立鄭京櫟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
宋立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
未大必折尾大也
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
忽危矣不須言入國也末淺也
胡氏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失制
又城櫟而實子元君京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
滿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立何謀國之
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
惟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櫟公復國削而不

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于曹謀伐鄭納厲公也
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先儒以諸國以勢之強弱相

先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諸國以勢之強弱相
志乎後易其序是以利誘人而趨事功以重罰沮人之

尤謹於守正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
於春秋以先至而進其位如桓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助篡伐正危殆之甚
喜得全歸故敵之其

桓之正也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魯而仇宋十二之戰以入國而後入國之後即此

其所出奔又善結諸侯皆為之惡力者納之此程子
其構亦奸惡之難復因政不行伯者未能強暴

之禍可畏如此及桓文之與而後少抑焉春秋欲
不與齊晉可得乎此亦善論也
伐十二而自伐鄭者五除此役外餘皆伯

事也至伐齊三伐衛伐萊伐秦各一
各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按此年閏六月
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計一月而正也

張氏
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與役則張氏說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朔惠公也譏構取國公羊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天子

不書二子逐罪之也
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能使衛小眾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朔惠公也譏構取國公羊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天子
不書二子逐罪之也

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能使衛小眾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朔惠公也譏構取國公羊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天子

不書二子逐罪之也
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能使衛小眾

穀梁

朔之名惡也天

子朔而往也天

之發小眾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

不發明之曰朔已立五年二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

其陵度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不能獨逐之必因

矣桓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左氏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且盟之宣足以釋憾又刑得罪于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左氏

盟也尋蔑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

又何謂焉齊背盟而來公以

穀梁

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公羊無夏字注者曰夏陽也月陰也此戰蓋由

公謬妄不取吾字之說去夏以明夫人不繫於

亦以為諱公左氏以為公不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氏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

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辟之陳封

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也公若季者劉徽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何不以禮而歸者

陳氏

子也非謂公子此其

不稱季則疑於鄭突曹赤

季則疑於鄭突曹赤
羊然則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
以禍於未然而去一無爭心念宗國宜故春秋
遠禍於未然而去一無爭心念宗國宜故春秋
貴之而得兄弟書字之例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
黃楚之比書名者元曰孫林父公孟疆之假力於晉
季之自陳非若元曰孫林父公孟疆之假力於晉
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
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於之不仕與夫季子
亦無可歸而巳皆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備侯而轉

癸巳葬蔡桓侯

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垂訓大矣
禮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稱公志其夫
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春秋諸侯
者所以異於衆人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春秋諸侯
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
禮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稱公志其夫

禮何氏以為封人不能任用蔡季故奪其臣子
皆非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相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代邾並見於
理殺矣宜其不踰
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日御不失日以
見殺百官于朝
無日殺言朔不言日
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所誘殺去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已列於會則
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略齊請會而傳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天子自立見執於晉
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
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君之賊雖身已沒而
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君嗣位
三年之喪畢矣明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之惡一
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死存沒時無古今
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
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字無

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譏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
濼防人之位弗稱數也
國患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亂也
能防人之位弗稱數也
國與者許可之外公也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
國與者許可之外公也
濼防人之位弗稱數也
國與者許可之外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
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熙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其試
齊人殺彭生

前書公与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
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緩慢也
葬緩慢也
葬緩慢也
葬緩慢也

而討于
是也
矣在內者討于
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終廣夫在位上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
迹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娶書以
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春秋一書再書又娶書以
聘誅滕子穀鄧邾年焉之朝紀大水兩雪无冰日
食之災往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
其為入往亦不義而得眾故即位之一年棄許
田以結鄭而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
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贏之會謹
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其得志大王娶聘遠國娶朝
莫已害矣孰知禍起於內惟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內者討于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內者討于
胡氏曰隱公之繼在內者討于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內者討于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內者討于

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莊公 名同 諡法 勝敵克亂 曰莊 在位三十二年

左 莊公桓公之子 母文姜 桓公薨于齊 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左 公即位而桓為齊所殺 故不取桓

公之禮 姜於是不忍公意而行 即位而桓為齊所殺 故不取桓

痛是子之禍 不忍言 即位而桓為齊所殺 故不取桓

君不言 則子不忍 即位而桓為齊所殺 故不取桓

以道終 則子不忍 即位而桓為齊所殺 故不取桓

長其為 諸副明矣 雖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 也或曰 莊公嫡

未誓安 得謂國 諸侯之嫡 不必誓 於王 莊雖嫡 長而

諸侯可以 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 擅有其國 即諸侯之位

取君臣之 大倫正矣 莊公繼 四公隱 公之立 特以

託始於 隱以明 大法矣 而莊公 之事又 與春秋 不

志於魯今桓公胤戕於齊莊公繼承之初創鉅痛
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而即位而父仇未討
亦當告於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復
為事矣其不書然居之會不以父之無辜為念則
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公之特書者異耳然
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知莊之無志洵可與
隱閔信比也惟深明時義者知之若
左氏以為念母則大非春秋之旨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林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莊公奔內諱

奔林孫姜氏齊姓文姜之義宜與齊絕
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
首事夫人何以不林姜氏也曷為與弒公也其與弒

公索何夫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焉擗幹而殺之念母
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

念母焉則與念母也始人之也接練時錄母之變
也人之於天也

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

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
大下之大義幸王法則傷母子之恩此國論之難

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

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子孫季彥
過梁對梁相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
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
可冠而擅殺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
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
為臣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
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夫而弗返深
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何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
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
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奔公穀則以為文姜之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
不與祭故錄之左氏本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

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
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

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
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蓋文姜

嗣君夫人通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之禍固難
所以尊統而重本也古聖人制禮有等衰制服有

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所皆以明天倫之正
豈若禽獸知有母而不知為妻綱所皆以明天倫之正

又按經書孫三文姜哀姜昭公也皆出奔之文文

又按經書孫三文姜哀姜昭公也皆出奔之文文

姜不書姓氏而哀姜書姓氏者哀姜與弒子之罪殺於文姜之弒夫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

為王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天子嫁女於

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何吾大

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向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

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命大夫故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弒於齊

如者內稱祭祭不可受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弒於齊

使之文婚不可受也命大夫故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弒於齊

禮其義不可受也命大夫故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弒於齊

梁以義不可受也命大夫故於京師也何也曰君躬弒於齊

明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也此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單伯者齊大夫也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在

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朝又

齊例推之則通春秋未有書王臣如他國者又未

有書王臣至者凡書如書至者皆內魯之文也反

覆推之皆不合故陸氏纂例從公穀定以為魯之

命大夫而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既令歸

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大夫者只以魯無單族為疑夫

胡氏皆從之其主左氏者以魯無單族為疑夫

既謂王命為魯知則以單伯為周單子之族亦可

制會不可直以周大夫耳任氏於單伯會郵云

伯主之者諸侯尊王義其諡雖未嘗不通然於

春秋之例不合也但身伯始見於莊元年終見於

文十四年一人之身而歷八十歲此又不可考

其書逆而不書單伯以王姬至者張氏謂別於魯

於方伯之國三魯大夫有單伯

費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

附錄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附錄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附錄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附錄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命大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在

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朝又

不敢逆王命公羊何以書畿何畿爾築之禮也築之何

則不可小寢則嫌公羊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

已卑矣其直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也變之為正何

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穀梁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茲不言齊侯之來逆何穀梁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可為之主築之於外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

是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未失居喪

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

方居言壘此禮之一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

理矣春秋於此一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

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

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築于

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

則雖于外而亦非也故趙子曰與讎主昏縱在城

外豈為禮乎穀梁春秋書築館一築

臺二築周三築邑一皆刺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公羊王使築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書錫命

之始

此三者殊義所存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耳

公羊

公羊

公羊

穀梁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胡氏以爲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
三綱所係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子錫命
公羊注以表其德三樂則以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
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
別五納陞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
得專征八鐵鉞使專殺九拒鬯使不重財物皆所
以勸善扶不能言命者服者重命不重財物皆所
禮典命百里不過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不遇五命異何休引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
禮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以九錫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
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受命九命受命九命受
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數馬大輅戎輅各一
玄馬二也衣服玄衾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
室朱其戶也納陞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
弓矢彤茲之弓矢也鐵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柶
營柶營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也胡氏於文
元年傳曰敵免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
袞黻因其絳時來朝而錫之彤弓彤矢因其敵
獻功而錫之參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柶
弓矢虎賁卒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
渠門亦於襄公命晉文公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
服彤弓鐵鉞柶營虎賁而巳則古者策命之典亦

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以爲
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
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
繫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敵免也王命士會以
敵免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士會以
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襄十
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有
我先王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也昔伯舅大公右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
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舊敬之哉无廢朕命昭七
年禘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禘弔且追命襄
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有以佐事上帝余
敗志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
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
命物亦未可知也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
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命物者如後世以
賜手詔褒美是也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
七章賜晉惠公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
元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下注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
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
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卒** 何以書我 **殺梁** 為之中者 **胡氏** 魯主王姬之嫁

善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

齊師遷紀邾鄆部 **卒** 齊欲滅紀故徙其 **胡氏** 紀邾鄆部

部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与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昇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賤而罪已見

一國是齊人率而遷二用已謬矣而又率或曰遷紀于邾邾鄆部則紀文无于字此范氏所以未詳也公羊知邾鄆部為紀邑而又以春秋大襄公之復

人國邑三齊師遷邾鄆部十年宋人遷邾鄆部為紀邑宿遷陽皆善人而邾鄆部書師此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魯孟氏得 **卒** 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 **卒** 於餘丘者也曷為不係乎邾婁國之 **殺梁** 也其曰伐於餘丘邾婁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胡氏** 國而曰伐何也公羊其

矣師重矣而敵人之也公也 **胡氏** 曰伐何也公羊其病矣病公所以幾乎公也 **胡氏** 曰伐何也公羊其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兵所由為後戒也 **胡氏** 曰曾春秋中見其亂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山入把伐邾會諸侯不三年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羣弑隱公而為氏不遂其罪慶父弑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故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 **胡氏** 以於餘丘為邾邑從公穀以慶父為公弟杜氏陸氏皆不合

主杜氏何休以慶父為公弟杜氏陸氏皆不合餘丘為國穀梁以伐邑為病公子皆不合

秋七月齊王姬卒 **卒** 為之主者卒 **卒** 也擅弓曰齊生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也
妹之服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載天之念何所謂
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齊地公羊作部

會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無外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

會齊侯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

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子可制母乎夫死

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若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故以事

母威形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以

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衰威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須卒○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

也 溺魯大夫疾其命者也公孫茲不貶矣

子何也惡其會仇離伐矣况與之離而釋然其罪大

乎餘見隱桓莊之由吾大夫會伐

谷梁隱桓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

故杜預故公子翬例釋之不知何所據也考之三

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則據

世本中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黔牟何休則據

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魯同之

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

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負責而莊公新立寢

苦棟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

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

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精乎注者之无見也餘見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公王以桓十

乃葬故蓋改葬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甥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

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天事孰有大於葬矣

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見 桓王之葬公羊用緯書感精符說以為恒星不
見星隕如兩周人榮奢改葬桓王之應其說不經
穀梁又引或說以為周人卻尸以求諸侯之會葬
劉氏張氏亦主之然非人情也公穀又曰天子志

崩不志葬亦非也毅梁曰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亦非其釋天子之義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
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
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
歸往也此雖不關於春秋之義而數語尤精先儒
亦取之故記焉又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王以隱公
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桓王以隱公
三年立其年即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
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我宗
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
不禮焉八年魏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九年鄭人
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鄆劉鳧邠之田于
鄭君子是以齊桓王之失鄭矣桓五年有縹葛
之敗七年而齊鄭齊伐盟向王廷盟向之民於郊
雖魯內之也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為魯父伐虢是
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紂后聘魯外皆无
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
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
欲弑莊王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
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籛於桓王桓王殺周公黑
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亂國亂之本也周公
不從故及繇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
乎此王室事不
經見附于此

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在齊東安平縣



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於季始判
紀季於季始判

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
鄆事齊也入者內非受也紀季鄆事齊也

無亂關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齊
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陳氏不當

也故春秋之義私也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
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弟貶則書

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弟貶則書

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

齊請後五霸其亦不得已而為之陳氏紀季在而季以

者所以無貶乎入之者難詞也

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

其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
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三例

也不書第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
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
使與其可謂之知權亦可知以爲賢而褒之則恐未
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餘見蔡季下又趙子曰
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
而守之也言與
君一體也

冬公次于滑書次之始滑鄭**哀**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

再宿爲信公羊其言次于鄭何刺欲梁也次止也宿爲舍

過信爲次公羊救紀而後不能也梁也欲救紀而

不能也梁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

意畏齊也梁以次爲譏吹于滑以譏之也趙匡言夫子

亂之書也其說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

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張氏于滑將以

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也張氏于滑將以

難尚志之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書次滑見師出无名以

深譏

春秋公書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无志之

君也以爲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編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梁**饗其

齊侯所以**胡氏**享者兩君相見之禮所以調共檢也兩

病齊侯也**胡氏**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

三月紀伯姬卒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納總天子

得由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蘇轍曰子儀也桓十五年

年九月突入于椽十七年高渠弼弒忽立子亶十八年

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

入以篡術之出以突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
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商與也皆不設其實耳
君不為不幸而如子臧季札可也非子儀也
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氏 謀取紀也 垂三

傳皆無文

紀侯大夫其國 紀侯大夫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紀侯大夫其國 紀侯大夫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國

賢而齊侯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子而齊侯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
為大而為之者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相之祭祀義
莫重焉委之而去無取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由守
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不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
爾然則擬諸大人亦可去而弗守於則二君顧所擇如何
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曰以微戚則何大王之可
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而去而不與其名不與其去而
存是故書收邠歸邠而不錄紀侯之不與其名不與其去而

陳氏

矣 諸侯去國恒書奔此不以奔罪加紀侯也
不得免焉 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而不
又不得免焉 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而不
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 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而不
其國未紀侯之自亡也 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而不
之也

組其諸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
言齊滅也何憐爾遠祖也春秋為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
復公為於此焉者事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賢乎襄公
將復離乎紀上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者何襄公
言也遠祖者幾出乎九世矣九世猶君一體也今紀
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九世矣九世猶君一體也今紀
誅也無此非怒歟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
子也先君以相侯接然則齊紀侯無朝聘之道號
必於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 襄公曷為
則襄公得為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得也注曰齊
為之上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得也注曰齊

侯謂死為吉者復讎以死敗為策也此語甚善但
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
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為傳者借此以
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又紀侯之去程子以
大為紀侯之名書其名其失守此於梁
亡齊繼鄭之名書其名其失守此於梁

六月乙丑齊侯葬

禮物以組國也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
夫入禮葬之也何隱爾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
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喪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
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裁魯君滅其婚媾之國而葬
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其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片言
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侯似禮存季似
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羨恐其亂苗也

與紀叔如宋如皆閔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失禮也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林人何
可知也獨於此焉譏於備者將壹讎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譏焉莫重乎其與微者也於備則曷為將壹讎而已

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讎不
可勝譏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同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卑公者齊侯
復讎而然不釋刺釋然也胡氏莊公於齊侯不共戴天
之符是忘親釋然非人子矣夫狩者馳聘焉可通也而與
下主乎民一為乾天為父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
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无礼義盛其車服
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彭彭魯道有湯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曰魯
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忘矣

秋邾黎來朝

邾黎來朝介葛盧是也魯能修朝禮故特書朝其後王命為
從命為諸侯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
從齊桓以尊侯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倪未能以微國之君未
也其名何微國也
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
邾黎來介葛盧是也魯能修朝禮故特書朝其後王命為

小邾子蓋於此已

能自進於禮矣
襄昭七年書小邾子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
曰滕薛郕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已能進於
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也曷為不言納國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諸
衛侯朔辟王也國是齊侯所以人公也其曰人何也諸
命也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賤而稱人餘
同穀

命也

而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
而曰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
齊國佐始恐難從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王人者何微者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王人者何微者

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
在岱陰齊特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
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責子突卒不能救
天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為內殺惡也

微者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
褒救衛也朔治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
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發之可也又籍諸侯
之力抗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發之可也又籍諸侯
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是故四國之君賤之可也又籍諸侯
子第使無成功故書人突以議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
敗論字而不成功故書人突以議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
自請從如命焉爾矣幸不幸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
其法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

其法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
事故雖以微師之出而合同馬九夜之法者惟此一
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通書王與盟洮之
人皆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通書王與盟洮之
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程

泉之而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
二書救者皆善則救者善則於吳之救陳胡氏曰
凡救不書必救而天功也然後書自救無功而
後王命益不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
恤患之餘次救救次救至以救等例見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資氏

夏衛侯入放公子職乃即位君于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

羊

其本不渡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衰焉人不知

羊

告也逆何名以絕之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莫

羊

得也逆何名以絕之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莫

羊

致名也逆何名以絕之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莫

羊

也惡事不致也朔入逆何則出順矣朔無用見公以王命絕之也

羊

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禮雖以正義在於天下爲公

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
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也衛侯朔皆與君復國皆初入夷儀不稱歸侯未得國

曰也獨衛侯朔也然春秋於諸侯繼由有父命則得書即

位立齊景公也逐陽生而迎陽生與茶與衛宣之殺後壽

秋以陳乞君茶而陽生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

正又當以君命爲辱

矣胡氏謹始例說好辱

其本會之時即伐鄭會蕭魚至會是也所伐國不

服比至伐鄭是也此謂公與二國已上公與二國

已盟出會盟得地不致意無功可言也得意致者以

成會也言會故也

附錄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地防魯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霽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言公穀經傳皆作衛

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附錄

左氏說玉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華

而也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日不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米雨也非雨則星
謂之如兩不脩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則星
曰星者天之常宿諸侯之象也周四月不脩春秋謂
注之宿當見參伐西方主斬艾斷割狼注南方主持
平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進之家星賈未墜而夜
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之心天子明堂虛
危齊分其後齊桓行伯陽谷之會王事
其時則夜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何用見其中也失
上謂之墮也此解經不言雨星而謂之雨著於下
墮也人者如也此解經不言雨星而謂之雨著於下
衆命也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於中國政歸盟主而
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進之家星賈未墜而夜
中亦有星墮之異而五侯伯統方作之終漢成帝求
蕩幾於天之示人顯矣
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蓋經則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墮石與霜皆

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苗同也
胡氏書大書無苗何以書紀災也
災而無麥苗者謹用也
亡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大無麥禾者謹用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亦遠矣
明年無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魯與齊會于穀者三此年及莊二十三年之陽
文十七年之盟也杜氏以爲齊地濟北穀城縣在
三十二年城小穀即此今城中
有管仲井士自侵齊至此穀亦此

胡氏

防魯地穀齊地初會于穀次享于祝丘又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左氏
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
何託不得已也

使齊師加威於郟
也齊師使若郟自降
無義而之惡著矣
是莊公之惡著矣
於此而終於國
人之之
同書及齊師親仇讎也
郟降于齊師者見伐國

秋師還

於此而終於國

人之之

同書及齊師親仇讎也

郟降于齊師者見伐國

同書及齊師親仇讎也

郟降于齊師者見伐國

同書及齊師親仇讎也

郟降于齊師者見伐國

同書及齊師親仇讎也

爾日師病矣
為文者蓋不卒其事
然其師則以其還皆不稱
不其師則以其還皆不稱
服也至是而後久則無名
甚也至是而後久則無名
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
齊聞喪乃還皆善詞也獨此
從三傳之論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癸未十一月六日

傳在民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如適襄公緇仲年人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謀作亂
彭生見田于具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怒曰
誅費於我奚樂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於
出闕死於門中石遂殺之而奔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管夷吾召忽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白庶子糾亂將作矣奉
公也特寵者無嫌也弒而代之以國氏
知使特寵者無嫌也弒而代之以國氏
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
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
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公孫
博賢並行而不相恃故堯親九族必先明矣古者親
族睦而封同姓必庸康叔祭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
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之道也如費
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如適襄公緇仲年人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謀作亂
彭生見田于具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怒曰
誅費於我奚樂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於
出闕死於門中石遂殺之而奔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管夷吾召忽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白庶子糾亂將作矣奉
公也特寵者無嫌也弒而代之以國氏
知使特寵者無嫌也弒而代之以國氏
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
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
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公孫
博賢並行而不相恃故堯親九族必先明矣古者親
族睦而封同姓必庸康叔祭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
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之道也如費
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

身者死所謂便變私暱逢君之惡者與大臣孔父仇牧以
 其戕者異矣致亂之臣死以不償責又何取乎
 強石門瓦屋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其
 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無所不至全惡曹之盟
 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全惡曹之盟
 哀然為三年而襄公立矣自是以叔而托繼絕之禮誅高
 桓十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郟鄩之邑言至於魯
 桓之弑天理滅絕莊元而遷郟鄩國矣三納於魯
 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
 六年而邾又隆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
 小伯規模畧定餘歲振乎殊俗九矣桓公襲
 三伯積累之餘九台之盛夫豈无其自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六

廬陵進士李康輯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在民 初公孫無知虐于

在

稱人以殺

胡 罪也 齊人亦稱君已不能君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在 既魯地公

在

齊無君也 注齊亂無

蓋欲迎子糾也 來者 公曷為與齊大夫盟 齊大夫盟 齊大夫盟 齊大夫盟

非一人也 故不稱名 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 與 大夫盟也 使若眾然 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而約

之也是時齊以無知之難 小奔莒子糾奔魯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後乃伐齊 欲納子糾 而與之盟 齊為是更迎 小奔魯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不及大夫 大夫制在公矣 當可納而不納 惡內也 春 秋之義 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公不可以盟 外大夫所

以明尊卑 定內外也 今齊無君 要當有任其盟者 故不 得 齊無君 故大夫不名 胡公 繫於齊而不繫大夫之名

伐戰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苗以庶孽書納蒯聵
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出
也楚之糾捷苗不書公孫寧行父齊之納比燕皆內
非受之詞也糾部鼎同此義也齊公入國而
繫困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乾時水名○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

于下道是以皆止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旌辟

不稱公戰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復敗此其言敗也何復

乎大國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因時實為不能

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因時實為不能

納子糾伐齊諸大夫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因時實為不能

為榮胡也內不言此則敗績者公也故能與讎戰雖敗亦榮

也何以其國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

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納讎人若

以復讎之不得見平在之義戰當書公冠平敗績之上與

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者明矣忘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

之及堂亭而統之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使相

桓公中帶鉤故曰鮑叔乘勝進軍志在生得管仲管仲射

相 **牟** 其取何內辭也魯我使殺之也 所以明上文不

書子之 **殺** 外其言何宜為君者也 所以明上文不

嫌也 **殺** 其子糾而殺之云爾 取者不義之詞前

百室之 **殺** 以千乘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

曾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殺** 取者不義之詞前

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糾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池國置而勿問可

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

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曰五霸三王之防後患意

與此同流毒宜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防後患意

內兵書戰

詳見桓十年

殺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然春秋蔽罪於齊則
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
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體其君故
始之遺不審已為罪矣及小得國又同氣亦甚矣故
君之法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
書法如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此說得之
未至如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此說得之
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此說得之
心示後世而論之權衡也此說得之
冬凌洙水名在魯國論之權衡也此說得之
辭殺子凌洙水名在魯國論之權衡也此說得之
糾也凌洙水名在魯國論之權衡也此說得之
本一推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
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凌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未務而
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戰則請從公与之乘戰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与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敵之剛曰未可齊人三鼓刺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用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內在胡氏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相襲勝內智勇
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無罪焉何以此所謂敵加
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
告之詞而強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
况兵刃相接又以詠謀取勝乎故書魯為王以責之皆
已亂之道寡怨之
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侵時此其月向也乃舊說以為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
惡之故謹而月之
公侵之傳無
其交疑妄也

定七年經書內侵七年書公此四年及
附錄 伐公羊例 公羊 者曰伐戰不言伐圍者曰侵精
言圍城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捕虜也將兵至竟以
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蠢精猶精密也

三月宋人遷宿

黃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各共血

不復見也其國故曰亡詞非欲遷也為宋人之所遷也

類之或恐沈干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起

安猶或之田里劉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

其不仁其矣凡書不測然有隱乎肆行莫顧

不通之詞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

往本言自迂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難則是王澤之

未竭也舊文以後有城國無所難則其王澤之

師乃環丘齊能敗之故言攻也伐則其言次未成

師乃環丘齊能敗之故言攻也伐則其言次未成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郎公自雩門竊出蒙率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

於伐魯則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而言次也明

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東

勝之故云爾餘同上長勺文也

報復之強心我有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故

次者不以其事勝者捷而積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故

公將以誦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郵會不至則猶未得

志於魯也於是書次伯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

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

之難於此焉以志齊伯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

至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齊魯一變至於齊魯一變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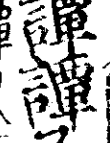
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九
 月楚敗蔡于華以蔡侯獻舞歸
 焉為絕之獲也曷以蔡侯之
 獲不子夷欽之獲中國也先
 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也先
 以名也立必後至天子弱也先
 也蔡侯之獲也曷以蔡侯之
 若蔡侯入而以其歸也曷以
 是矣用君死社稷正也逃之
 人滅喪以變子歸獨不名者
 身也為臣虜其法君戰不名
 者欲使有國之法君戰不名
 長守富貴無危君戰不名者
 隨不書敗即不書雖行也
 侯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是夷
 言以歸則滅用之君言是夷
 君言以歸則滅用之君言是夷

有鄧曼為漢母而隨人不能乘其夜奔不血食而三
 期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併之十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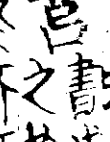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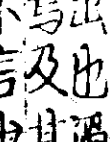
齊桓方謀魯以圖伯



魯桓方謀魯以圖伯



魯桓方謀魯以圖伯



魯桓方謀魯以圖伯

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
 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於南魯蔡皆以圖伯
 而所遇如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為伯
 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為王道消而夷長也
 故執若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
 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於此年天下無王齊
 書荆入姑莒二年書楚子始信二一年書楚大
 夫屈服於齊以歸於齊齊桓公七年齊桓公七年
 有以歸於齊齊桓公七年齊桓公七年齊桓公七年

也諸侯皆賀譚子奔莒之始滅也何不言出也
 譚子奔莒之始滅也何不言出也譚子奔莒之始
 也譚子奔莒之始滅也何不言出也譚子奔莒之
 也譚子奔莒之始滅也何不言出也譚子奔莒之
 也譚子奔莒之始滅也何不言出也譚子奔莒之

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
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
之政而弗見弑不以其私也雖荀息死焉得而勿死聖
人書然而弗削以爲求利焉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
不待然後有規棄其君猶士攝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
奔肆等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也合孔父爲書字疑公毅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 猛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猛獲

可失一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曰不
以路陳人使婦人而棄好非謀也歸之亦請萬于陳夫
裹之陳人殺手足皆見宋人而情醜之革歸之已討矣曷爲
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
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路而使婦人一飲之酒是
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閉公不葬之酒是
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
秋成而亂賊懼

經書外大夫出奔
三十五始於宋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

穀梁作齊人會于北杏也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所信邾故使微

子故爲此會也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所信邾故使微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始乎未乎卒人衆之微

也伯也將以衆授爲文明非也何矣乎未乎卒人衆之微

命是也何以衆授爲文明非也何矣乎未乎卒人衆之微

然則何以衆授爲文明非也何矣乎未乎卒人衆之微

自北杏而後宋襄晉文止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

爲之者故也拒其後宋襄晉文止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

無君矣故也拒其後宋襄晉文止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

予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始亂正法也與安中而

也或曰拒公始平宋與之也諸侯能正法也與安中而

齊師宋師秦師皆將子齊以伯也晉文公於非齊侯
宋之上而獨魯齊將子齊以伯也晉文公於非齊侯
齊師宋師秦師皆將子齊以伯也晉文公於非齊侯
齊師宋師秦師皆將子齊以伯也晉文公於非齊侯

父矣相公入國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
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天下歸之
如水之就下矣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
討之則不勞而論而天下翕然宗之不待今日而
書宋萬出奔陳而桓公之義也然桓公之義也然
以見桓公之失義也

齊公以蓋以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
宋以可也此條陳氏則胡伯事之始也然公羊要之
胡氏說仲於鮑以盡行其制國以爲二十獵畢戈之
齊得管仲於鮑以盡行其制國以爲二十獵畢戈之
戒於是管仲於鮑以盡行其制國以爲二十獵畢戈之
內政而寄軍令與監莒以肅海王之利春蒐秋狩
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
鄉長之推糾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
勉於爲善相地而襄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皆
安其厚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游士以羣甲
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滯於魯使爲南
伐之主反臺原僚里於衛使爲西伐之主反棠滯於
吠狗於燕使爲北伐之主故齊同之境南至陶陰
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葦車八百乘

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皆自矣
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自矣
左氏於桓公事多畧故具于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文功未足矣除其
繁露曰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
微國也其國之與見城罪勳爲重奪其土地使不得
不仁者莫之忍焉見城而書滅者亡國之善詞天下之
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滅繼絕此天下之民
歸心焉今乃滅人而絕其祀莫重矣齊人
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曰易也其始乎此莊公將會于柯曹子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
當請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柯曹子
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
壓竟君不圖欵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陽之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與之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願

曹子可雖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桓之盟始焉伯功故云爾取田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不書者行詐劫人也

盟 雖內與不日信也

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桓大

胡 始及齊乎也

之敵惠敵怨不仇後嗣魯於義公有不共戴天之讎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子孫會伐衛同圍郕而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賊以著其志親之罪今具由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懼怨怒隣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出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駁則復九出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

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曹 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指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曰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三國之怨已於歸田之請迂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氏曹人代宋

宋 宋人皆北

謂無及也左氏文公六年晉史駟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胡氏本此

背北杏之會諸侯代宋具稱人者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威譚之後二十年間宋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與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賦齊備矣人誤

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然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未嘗強致也考之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師

又 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邾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

年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代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代秦十七年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

張氏

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

者總衆而後者功薄從不義而後者惡義兵
國之辭也
已成單伯乃至
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
主謀伐鄭而欲求罷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書者
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
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
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命上卿率師往
會示從伯之意

左氏

以爲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
會伐者八獨鞏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
列諸國之伐然後秣會
蓋後會之文也公穀是

秋七月荆入蔡

張氏

蔡哀侯爲莘故緇息媯以語楚子楚
子如息以食八享遂滅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
入蔡亦足見蔡自通郢之後非但不爲綢繆繡戶之

計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身虜國破是時齊桓之業
未成楚熊貲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今又與兵以說婦人
故特書以兩
著其罪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張氏

齊桓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齊桓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以爲伯故復同
會于此以謀之

宿于鄆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鄆季孫
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若公孫叔于鄆齊侯
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行父公孫若公孫叔于鄆齊侯
內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鋪齊桓初伯得魯爲重
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願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

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張氏復會也。復同會也。復為欲推也。始齊伯故復會於此。諸侯始定而言然也。始齊伯故復會於此。諸侯始定而言然也。

魯未信服自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也。魯未信服自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之意齊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

鑑覆車之微豈未聞行一不義鮮焉天。鑑覆車之微豈未聞行一不義鮮焉天。

秋宋人齊人邾伐郕

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宋主兵故序齊上屯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鄭人侵宋

諸侯伐郕鄭人。諸侯伐郕鄭人。

蓋始於此。蓋始於此。

左氏厲公八年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左氏厲公八年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

齊桓若此能明大義告諸侯諸侯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齊桓若此能明大義告諸侯諸侯死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會及其反覆乎於既成。會及其反覆乎於既成。

服之矣有鄭磨之執也。服之矣有鄭磨之執也。

而旋有鄭磨之執也。而旋有鄭磨之執也。

附錄 胡氏侵。胡氏侵。

考諸五經皆稱侵伐無名行師曰侵。考諸五經皆稱侵伐無名行師曰侵。

不依其在京侵自既疆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不依其在京侵自既疆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

名無名行師可乎然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法。名無名行師可乎然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法。

也。春秋書侵五十七書伐二。也。春秋書侵五十七書伐二。

亦有不同者恐無名行師之說亦可參通。亦有不同者恐無名行師之說亦可參通。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

伐鄭不止為宋而巳蓋鄭

秋荆伐鄭

鄭伯自將伐鄭不吉于楚也

中

受之六拜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鄭

鄭桓公始寄帑於鄭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因

伯

伯主之輕重焉又經書荆伐鄭二始此年楚人

夫

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

年四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幽送地公穀有曹伯字

同

同盟于幽鄭成也

幽

幽送地公穀有曹伯字

公

公穀有曹伯字

陳

陳桓公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

衛

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鄭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許

許男滑伯滕子

滑

滑伯滕子

伯

伯滕子

滕

滕子

子

滕子

許

許男滑伯滕子

滑

滑伯滕子

伯

伯滕子

滕

滕子

穀

穀有曹伯字

曹

曹伯字

伯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字

曹伯字

十二年清立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
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成十七年
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成二十五年成二十七年
一平丘是也胡氏有二昭各一襄二十五重丘
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蒲毫城此惡其反
外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
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入
楚之例矣但本不可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
于成雖澤雖可衰而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
謂同心為善善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此公
三說皆有通齊當參考為是然伯事盛時每不
同書同者獨齊伯之方始晉伯之漸衰也則揚
勛所謂邵陵首止之後楚不取爭衰大齊桓不
言同及楚人強盛中國畏之每命同盟詳心外
其說亦有理由是言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可
矣劉氏以同盟為毅同之則晉文之不書同亦可
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
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
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
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
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
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而善惡則各繫其事

焉劉氏說胡氏鉅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濟
左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毫比下
又左氏經文會不言耳公者三山年幽及僖十九
年齊二十九年程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
程泉為諱公穀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於于齊為
內之甲者程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
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
子以此會為諱與離盟于齊程泉皆諱公與大夫
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
為諱與楚盟程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
與也陳氏以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
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
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說據其
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
而說者以為魯疑而不
會則又鄂書而燕說矣

邾子克卒

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蓋

穀梁

其曰子進之

命進其爵

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詹詹公羊始伯鄭鄭伯鄭不朝也不朝也齊桓

不朝齊詹為鄭執鄭執政大臣請齊見執不稱不稱齊桓

齊桓之詞也齊桓鄭既侵宋大夫之辭齊桓為執齊桓政蓋用事之臣

道以其見執道宜矣而以惡齊桓也齊桓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

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仁張氏張氏鄭大夫叔詹也鄭大夫叔詹也

言杜氏以補人為賤之穀梁又以詹為倭人言杜氏以補人為賤之穀梁又以詹為倭人

非公羊又以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用搯刻梅非公羊又以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用搯刻梅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

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伊敵伊敵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時強陵弱非伐罪伊敵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時強陵弱非伐罪

同力也夫以士國餘民能殲強齊之伐則申胥一身可同力也夫以士國餘民能殲強齊之伐則申胥一身可

以存楚楚雖三六可以亡秦固有此理以存楚楚雖三六可以亡秦固有此理

之賤弱者亦可之賤弱者亦可張氏張氏死復備之志也死復備之志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詹自齊逃來張氏張氏死復備之志也死復備之志也

逃義逃義罪雖死不可也罪雖死不可也詹曰無罪苟見免焉請辭詹曰無罪苟見免焉請辭

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

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越有他國不亦賊乎特書曰逃以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越有他國不亦賊乎特書曰逃以

首叛盟受其誅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詹也首叛盟受其誅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詹也

陳氏陳氏書逃來讓陳氏書逃來讓與之接也與之接也

陳氏陳氏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氏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

冬多麋冬多麋穀梁穀梁為火不則廢正作淫穀梁為火不則廢正作淫

以多為異以多為異穀梁穀梁為火不則廢正作淫穀梁為火不則廢正作淫

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穀梁不言日穀梁不言日

官失之官失之穀梁穀梁不言日穀梁不言日

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日天子交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趣是以知其夜食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國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為中國也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也公之追之使戎通於也言我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言我遠來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見信二十六年

秋有蚤

形骸不可見象曾為鄭瞻也蓋一有一亡曰有蚤射人所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母下不能正其身湯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毒其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魯史成經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之慎所感也

十五年有鵲鶴來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推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

其不曰數偷惡之也魯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國**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也
國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前伯主宋公王之重也
國也禮者不失已亦大夫失已與以冠之招也齊宋書而
國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者利國則專聘禮大夫受
國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可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
國司當以禮命論刑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
國春秋之旨也

魯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
魯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而專其矣然胡氏釋遂字又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旨
魯夫人姜氏如莒
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西鄙之盟又使魯使微者會

魯敵以受
魯奉詞曰伐其稱人將甲師少也結力與二國盟則其來
魯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書講好之言身在境
魯吳伐我書齊我十國始於此言伐我三邾伐我三
魯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邾者胡氏各有說又邾齊之
魯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怨耳
魯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怨耳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六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不書此向以大災者何大齊也外災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据不取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錄

室氏王

莊公十二年

莊王崩十三年

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十八年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

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書

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十九年伯蘇氏奉于莊王生子類有寵及惠王即位為國邊伯因蘇氏和類以伐王不克奔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鄭伯和類及編葬二十伯遂以王歸鄭命于櫟王同伐王卒王由是始惡於王為傳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葬我小君文姜之為罪社氏殺梁同但穀梁以為文姜之故已為贖而社氏亦無貶文則皆未至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與孫殺其公子禦寇陳公子完

姜之故已為贖而社氏亦無貶文則皆未至也公羊曰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常以此日不哭故識之其說無義不取取則議小君與子致送終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與孫殺其公子禦寇陳公子完

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其君則稱
人如陳人殺其公子欒冠之類是也其稱人如衛人殺
州吁則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
所斷則罪之張氏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爲
輕重見矣夫劉氏議欒冠之爲人子所以自取其身而壽
其國者矣故劉氏議欒冠之爲人子所以自取其身而壽
之罪殺者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范甯曰未詳諸傳皆以爲下有闕
文是也何休曰以五月首時祭祀猶五月
不可以首時此所穿繫姑備于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倭盟于防渚

謙接諸侯高倭齊之貴大夫焉爲就吾微者盟
以崇霸業不言公高倭也則焉爲不言公盟也
高倭驕位與公敵也書曰則不言公盟也
於史策高倭齊之貴大夫焉爲就吾微者盟
不言公諱與高倭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

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
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冬公如齊納幣

禮又無傳失公事納幣不書此何也
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事於納幣以無廉恥
爲譏不譏喪娶者幸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
皆以危也親納幣大夫之事也故譏之
也致也
孫壽納幣例三文二年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公
納幣又禮有六禮納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公
穀梁曰禮有六禮納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公
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親迎春終季重之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桓國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氏告于廟也聖人以致危

而往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離而娶其女冒母喪

至獨三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者遇伐救者凡皆不書

信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也

志其衰也當

祭叔來聘

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至

桓之盟不日桓國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張氏告于廟也聖人以致危

而往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離而娶其女冒母喪

至獨三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者遇伐救者凡皆不書

信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也

志其衰也當

祭叔來聘

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

朝之相出引曹劌之言出國語其上五年即與左氏相
朝之說蓋國語所記詳而左氏略矣因社以誇
耀兵事非請議後以一年方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
見其奇拒欲親營以圖伯而親之不
以其道此說有見亦因穀梁發之

公自至齊

附錄

如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公往月致月有惟焉爾

荆人來聘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荆成以去年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胡使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諸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惡莊公不子故斥胡氏公將逆姜氏為盛飾以誇示之
言桓宮以不見之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
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
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
知為大惡而不敬天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也御孫
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
言桓宮以惡莊為後繼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羊親迎禮也

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朝見者欲道莊公夫
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注言三月朝見者欲道莊公夫
事既未至于國而行婦禮注言三月朝見者欲道莊公夫
先行見諸舍見諸胡氏穀梁子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
矣制於其母以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
弊而觀社遇于谷盟于臺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
以飾夫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弊觀此何
禮也書逆書逆公也書入夫夫人未言入者入誰
也春秋之書夫夫人未言入夫夫人未言入夫夫人未言入
階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不書

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為合禮非也

附錄 胡氏常 胡氏 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
烝嘗是也則昏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此類合
禮之常則昏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此類合
禮之常則昏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此類合

道始終之大變也 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
其於親迎異矣 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
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氏 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孟氏

故丁丑入而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明日乃朝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約然後入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順公不可使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為難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詞也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義不可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受也 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

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之亂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
已失夫婦之正獄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
不立時侯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詩書其事以著莊公不
孝之罪為逆相仍幾至亡國春秋詩書其事以著莊公不
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

小者禽鷓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脩以告慶也
男女同贊定無別也外傳宗人夏父展日非故也
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不告其逆
也臣從有同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敵不告其逆
則不宜用也栗乎暇脩非禮也然也故不敵不告其逆
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贊羔鴈而婦道人之贊棗栗而
用者不宜用也至大夫國體也而執贊以見宗婦大
也胡氏之禮夫也公事曰見乎宗廟則觀見夫禮也
以私言之也夫用不可見乎宗廟則觀見夫禮也
私言之也夫用不可見乎宗廟則觀見夫禮也
慶父之亂兆矣存秋
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氣盛故明年後水也

冬我侵曹曹孺出奔陳歸于曹

于公穀經以赤歸

曹孺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謂孺蓋曹也子赤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
君故仲而忽出突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
在戎也而使鄭忽出突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
孽何緣而起以國諸君副而不能自定其位於誰
責而可故雖以國諸君副而不能自定其位於誰

郭公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郭公也先君既葬而不孫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所引也夫既或知之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率素
引小入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
爾自亡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張氏 好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也女氏叔

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
冬亦報聘嘉好接備知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其不名何也天接備知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之命大夫也 **張氏** 若姻隣無聘魯者於是交聘齊
桓公為之也

張氏 女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寫命大夫獨公
羊注以為發疑非春
孝而禮之疑非春
秋之意末敢取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社氏以長歷推辛未實七月
有食之於周之六月也日食歷之常惟食於正月正陽之月
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 **穀** 正月正陽之月
退而自責此幸未實七月朔故以為非常 **穀** 日食則

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魯社
書也社者土地之主日者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祀日
故鳴鼓而攻之魯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先鼓
後牲者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
書者善內感懼天 **穀** 言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災應變得禮也 **穀** 言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大夫擊門士擊旅言三也 **穀** 言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朔辰弗
王鼓于房釐奏鼓尚夫勉無人走周官鼓人教日月則詔
幣于社大僕九鞮于朝退而自責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
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議不鼓于朝而鼓
于社又用牲矣 **張氏** 古人應天之末耳今莊公藐然於充陽
則非禮矣 **張氏** 載禮文之末耳今莊公藐然於充陽
何益乎

禮未文日食而鼓用牲于社三此年六月及三十年九
孰是知

伯姬歸于杞 **穀** 不言逆何也逆之 **胡氏** 逆者非婦名姓
道微奚足道焉爾 **胡氏** 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事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故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門于社也于門也 **鼓**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也鼓者所以用者不宜用也鼓者所以發陽也

冬公子友如陳

秋之常也公子友如陳有范文聘也

錄文如楚有范文聘也

謝之禮而女叔一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

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

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莊公治國家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殺而見殺者之是非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

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係於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

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治之類是也古者諸侯之

不殺大夫士命于天子而不敢專命有罪則請于天子而

無王其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歸於天子而

大故春矣五伯三王之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歸於天子而

見交政中華會盟侵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

聖人伐雖曹宮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

凡殺大夫桓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

者也宋奔陳赤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也

伯曹殺大夫公羊不名宋昭公之不義其君也

也殺梁以爲此大夫即曹伯之死節義嗣子立而

出奔他國卒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陳氏無傳不可考但附於赤者故赤殺之爾杜氏陳氏無傳不可考但信公二十五年宋成公殺其大夫無之說得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張氏考據左氏左氏宋序齊

民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之故雖齊宋將甲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

伯姬于洮宋氏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

魯伯姬莊公女非君命不越竟伯姬莊公女洮地也魯國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禧公之於季姬而與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宋氏同盟于

服也魯二十三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服也魯二十四年獲成於楚皆有威心於齊今始服也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豈不日信

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四未嘗有一戰也愛民也前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一戰也推桓為伯盟于幽諸侯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國不得已而從焉者志同盟者功同盟者小國受命於大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盟者功同盟者小國受命於大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以中國攘夷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服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欲也故特書同授之諸侯齊侯得眾也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欲也故特書同矣書公再率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盟於是

張氏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七年盟幽信元會止見穀梁傳范注曰自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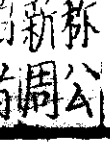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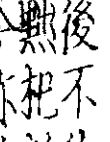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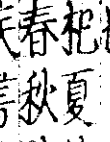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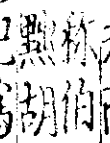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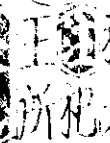
年癸丑會盟以前夫貫與陽穀固已久矣合矣於是或分
葵丘會盟與之數劉炫雖之數字以爲去貫而增入公穀以足
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若以爲去貫而數公穀以足
九合之數劉炫雖之數字以爲去貫而數公穀以足
盟亦與之數劉炫雖之數字以爲去貫而數公穀以足
二會止三會然無據劉氏乃數洮會入九合而數諸侯之
兵車止三會然無據劉氏乃數洮會入九合而數諸侯之
之會穀梁既以爲齊侯不應兩數皆誤也陸氏說庶幾不可
但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言而訓九爲糾則
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而訓九爲糾則
諸家紛紜不可不辯矣國語又曰兵車之屬六乘
車之會三韋昭以北杏二野推無若之言耳
陽谷首止葵丘爲乘車皆臆度無若之言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既葬不葬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原仲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名故字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原仲陳大夫原仲季友之舊也
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乎季子之私以
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內難而公之母弟也慶父難乎季子之
人以齊公子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陳而政坐而視之
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曰葬諱出奔也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
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
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
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
越竟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東
葬子死赴喪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東
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令之大夫交政於
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哭諸令之大夫交政於
則以明治亂備書得而勿哭末流可矣春秋深貶士
皆因之公穀大夫此皆正其本而無譏焉
子般卒之然在三年以季子辟內難而出雖於此
冬祀伯姬來
其言來何直來曰胡氏合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
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常事不書其曰歸者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女卿自爲逆則稱字公羊夫此何
越竟逆女非禮也

接內故不與大婦之稱也國接內謂明叔姬何以稱

與君為禮也夫婦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

把伯來朝



而故宋以春張氏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把之

自侯而伯自伯而張氏把為三恪桓之篇以侯書於小國把之

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

成公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

卒二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文公盟復成伯

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

把侯者皆作紀而把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

黜把而伯胡氏於後之稱子若以微弱為徐莒所脅而

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賤之則胡

氏本亦以盛時王黜伯之說則此條下注矣然胡

用社預之後說也如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把雖王者之後然東

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

始言以微國尚伐把而取其邑則把之微乎微可

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

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實王公而陳爵侯把之為

其利無所據但胡氏畧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

者之誤為是紛紛耳餘已見桓二年滕于下

公會齊侯于城濮左氏于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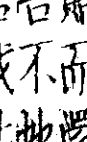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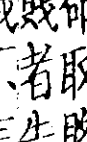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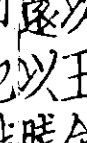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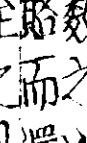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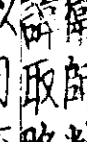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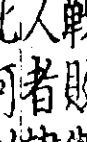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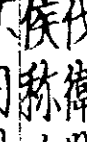
九年蘇子奉子類奔衛師伐周立子張氏討衛

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張氏討衛

加兵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者史失羊其言伐何至此何以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

為主故使衛主之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羊用兵之道當先至

竟侵責之不乃見者之今日未便以今日之起其暴
也伐人者為客戰安戰也戰衛戰則師者未得也其日
也戰也於之微也其何為也今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小齊故其以縉也及其師敗於人也其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人不能以信著何也縉也及其師敗於人也其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未可以敵于師師致有師敗於人也其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戰故也見以師師致有師敗於人也其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衛人見以師師致有師敗於人也其授之則諸侯不可後也
人奉命受兵則其子類之罪而討之也按左氏則齊
者誠有罪當刑可也若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
得自新亦惟命則可免矣今是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
下拒方伯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故
齊人奉詞伐罪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故
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故
卑師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故
少也鄭公稱以未終喪之故桓公與公會則衛未有罪也
仲也鄭公稱以未終喪之故桓公與公會則衛未有罪也
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桓公與公會則衛未有罪也

穀梁氏以爲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濞有侵伐之幸
左氏以爲齊罪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
氏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而戰者三齊伐而戰者三
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而戰者三齊伐而戰者三
戰吳之則非賤齊其事同然春秋戰以宋及齊此不
齊主紀之則非賤齊其事同然春秋戰以宋及齊此不
獨書紀之則非賤齊其事同然春秋戰以宋及齊此不
方至而構戰則知矣此胡氏所以於之戰皆稱在師
也然考之夫年同盟手幽此胡氏所以於之戰皆稱在師
有怒焉之類因假王命以幽此胡氏所以於之戰皆稱在師
立子類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周當聲罪致討以明
王之義乃貌然不顧今而命之說又爲有則齊侯還
事何是詳哉故以左氏命之說爲有則齊侯還
衛之不諱無春秋書齊人而說侯正與取賂之說
亦不可諱無春秋書齊人而說侯正與取賂之說
陵之不可諱無春秋書齊人而說侯正與取賂之說
然果奉王命討罪何少之例齊侯正與取賂之說
同乎胡氏拘於將軍罪何少之例齊侯正與取賂之說
氏說爲是

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宋人
下有邾人
也習戎備也
亦異乎秋子
純門及達市
侯救鄭楚師
自純門則陵
奔諸侯救之
鄭善之也齊
公主兵據夷
也所予

楚令尹子文欲盡文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側不
也今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門入焉自
以車六百里乘伐鄭而入于桔扶之門入焉自
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楚幕有烏乃正諸
善救也故以州牽狄之義也故書救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冬築郿

郿公梁
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邑曰築都曰城

胡氏

郿眉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
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計食不足然後書也
胡氏
麥熟於夏禾成

臧孫辰告糴于齊

糴文仲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

告糴

糴文仲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

糴文仲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

糴文仲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

便對曰國饑饉物出告羅古之制也辰也備脚辰請如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請之為選事乎文
告與玉磬者急病而讓夷君官者當爭不辭難文仲以也
告羅者何請羅也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羅文仲以也
行也君于之為國必有三不稱使以委一年不升告羅諸
譏也國不據國事行當言如諱若
使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羅也
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
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
正也臧孫辰告羅于齊告然後予之言內之無外交也
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雖累凶年
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餓
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齊則其情急所以告羅于
齊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羅于齊則其情急所以告羅于
任國事治名而責其治實之蔽也齊則其情急所以告羅于
讓夷爲功君子責其治實之蔽也齊則其情急所以告羅于
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足兩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既

師其情緩矣劉敞說本服虔
左氏傳
書不時也凡馬日出

中春秋分也治
廡當以秋分
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也
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
廢矣冬築微春新延既於其用名力爲已悉矣
法歲者天子十二開邦國六開此六開之舊制也
言新有故也何以書者韓昭侯作高門宜舊曰不時
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
今年旱君不以時日也人固有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
奢此所謂時辰幸贏者也此下全引顧益

夏鄭人侵許

南門定二年新作條及僖二十二年新作
無曰侵輕曰襲
張氏自盟幽之後不

秋有蜚

之命欤自後許始從中國
公羊象夫人惡行言有者南越
盛暑所生非中國
公羊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
故係之紀賢而錄之穀梁注

胡氏

異紀已滅矣其卒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能卒紀

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周十一月角元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畢功今九月見大火心星次角元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幹而興作日息言及別君臣之義也南至微陽而興作日息言及別君臣之義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經無師字也陳少故直言也師故設備師能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書公于郎賤師之此其但書次焉不能討謀紀而能公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能公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師雖齊拒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不敗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諸說不同胡氏無傳疑杜是說

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胡氏

附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之道肆其強以齊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抑強扶弱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公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乎叔

不日卒而日葬

胡氏

賢叔

葬

隱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爾

閔紀之亡也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

魯濟

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欵

張氏

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欵

故也

故也

故也

穀梁

爾遇者志相得

齊人伐山戎

公羊此齊侯也其稱人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

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我狄驅之爾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賊不見其事焉齊人有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也桓內無因國外之善言不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其稱人者齊侯也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帥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帥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桓以內無國外無從諸侯知越千里之險爲職貢不至桓內無國因連師之職何將開後世之君勤兵遠伐不王法以連師之職何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洽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外傳曰齊桓南征伐楚莫敢不來服遂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此臺郎也

戎制令安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攘北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附乘擄濟河懸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賊於周反胙于降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谷此難戰國間誇大之詞然亦足以見桓公勞帥遠伐之實故具于此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薛伯始稱伯降

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爲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爲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滕子下

築臺于薛

公羊薛地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非禮也凡諸侯有夷禮國則否

蓋勝十一年楚申無字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此其案也蔡例亦從之以楚丘下
陽等不係國之例例之則杜氏說亦可通但信公
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杜氏說亦通但信公
公于雍於穀二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士
勾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建穀七里之說經傳皆
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則杜氏爲不通矣且桓
公之有功於魯只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見
皆不合故當考其前後皆不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在濟
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立
齊桓也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
遠遇宋也謂八百里問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乃
公也張氏居先宋公者齊不以伯主自
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齊侯欲伐宋而先會魯欲謀鄭
而先會魯欲謀鄭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臣以死奉般也
開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也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立叔孫氏不以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
罪誅故得書卒不以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
子諱殺季子之渴惡也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而爲
之諱季子而授之渴惡也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而爲
乎魯國季子曰般也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
生一反君已知之矣慶父也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
亂乎夫何敢俄而牙試械成季子而殺之夫何敢是將爲
從吾言而飲之無僂氏至可以無爲天子和藥而飲之曰公
同飲之飲之無僂氏至可以無爲天子和藥而飲之曰公
昌爲之親裁者同君親無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
然殺出子母弟直林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足何善亦
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昌爲不言刺者公羊以爲
行誅乎今將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善牙有今將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自卒之矣示無諱也張氏古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第
得之矣示無諱也張氏古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第
也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諱也
秋取其遇惡救亂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諱也
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家亦無此理杜氏曰牙

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
伐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
書公薨之子般卒慶父其如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既敢討之者以能取國者季子之黨未順而乘禮之
子般而尚未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爲自託之計
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爲自託之計
桓以方伯自任於魯爲隣宜不知慶父爲弑君之賊
其來使取魯之復歸以遺魯後患即此見其無討賊
如齊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之職也

狄伐邢

邢在廣平

張氏

邢姓周公之胤狄北狄前三年雖

以之開塗炭兩國首

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糕及
圍成盟蕩納糾皆罪其志復離之義也自十年以
後齊桓方與國爭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振兩
敗宋師却齊歸地齊桓亦屈意魯以成伯業故
數年之間魯國既無爭政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
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
殺盟奄皆爲姻好而出未聞康禮之君若果也故

自二十四年以前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日食之法
幣皆爲一經之特筆然多棄有盛大水日食之法
見上天意未忘乎魯盟成濮之會魯叔之遇伯主亦
心上歸乎魯宜可以有爲也而能勤民縱之欲築郟
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爲也而能勤民縱之欲築郟
廢城諸防城小穀一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於
寔安沈酣之域欲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置其國於
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于之侮家道於
然矣宣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曰春秋
自夫以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
而終之以不悅於首惡之爭所以罪其爲風
教之本而不悅於首惡之爭所以罪其爲風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1944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後學廬陵李康

閔公名啓方謚法在國逢

閔

閔公莊公之子母哀姜之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殺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不言

不殺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不言

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

般執而鞭之使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

知盡弑之矣使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

至而不殺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

不書即內無所承上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

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王

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天子誅哀姜慶父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



齊人救邢

定

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致齊桓也此說亦好

國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與帥侯狄救齊吳救陳

干確榆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

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患未之學也獨至於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哀** 以緩故是 **殺梁** 也謚所以成德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齊地

季

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 **公羊** 其言來歸季子何賢也

殺梁

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背出奔矣何

殺梁

以不書莊公薨子般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

殺梁

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挫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

殺梁

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解義皆在此而

殺梁

稍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 **公羊**

殺梁

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為國家禍亂故

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
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
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洛
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餘已見 蔡季下

附錄 左氏季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生有文在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來 齊桓公使季子歸也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己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因間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雖而親齊人之親有禮因重
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 仲孫來 齊桓公使季子歸也
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還仲孫齊侯使季子歸也
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
尋仲孫 仲孫來 齊桓公使季子歸也
之志 仲孫來 齊桓公使季子歸也
事君不以忠也夫階有執道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
更使計謀之士窺視而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
以禮矣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豈曰齊人方強
姑少待之也不勸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

張 非以忠矣使慶父給惡閱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
不藏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誡之也此主劉氏

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乘者與秉彛秉德同皆著明於心
而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規國而不能輔君急
義此春秋所以錄之也 仲孫來 齊桓公使季子歸也

慶父則為子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公曰
外之也子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公曰
吾仲孫欽穀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春秋直書來者祭伯
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春秋直書來者祭伯
罪也恐未可信不敢從也春秋直書來者祭伯
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巳獨齊仲孫來書
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
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遠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
於奉使之義故貶之

同於私行之義故貶之

附錄 公羊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 不書慶

親而受之諱又以其子有
喝牙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蓋齊人張氏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與城繼絕

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

立廟廟成而吉祭又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莊公薨

一月十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喪實以二曷為未可以言未三

也書幾譏始不三年也何喪實以二曷為未可以言未三

也於前此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

於廟上下之主以食此之謂禘侯無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

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

祀周公曾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

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六也非也莊公方禘于寢并宮

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張氏

國名

交錯之失文張氏忘哀僭止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

他日借禮之比也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之失禮而不知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

祀文公閔公借於莊公行之已非矣僖公雖用於
大廟乃因致夫人而行之又非矣此本非常用於
非三年喪畢之殺祭而傳者遂以爲魯得用於群
宮之廟故左氏曰寡君之未禘祀皆因其失禮而爲
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大於郊之注而又有
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特禮特牲則曰禘當爲禘
祭小於禘於孟夏之禘有夏之禘則曰禘當爲禘
則本以於夏之孟夏爲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爲之也此辨其明足
之故禮記周公於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辨其明足
以盡掃鄭注之謬故具錄于此其禘祭禮見文二
年大事下禘武宮定公從祀也禘氏祭禮例九皆書月以示誠恒
二蒸一嘗閔吉禘信禘大廟文著禘宣有事昭
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弒也國公薨不地仲尼親筆也子曰父爲子隱
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孰能游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二邾

邾齊人取而殺之干夷以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夫入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
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以謂三綱人將以是爲
也忘父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
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弒械
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牽下黜之刃交發於
黨氏武圍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特
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特
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以復讎爲重
也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公子慶父出奔莒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益氏之族故略不誅
不書殺又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道親也殺梁諱奔也邾哀姜與
以見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

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閱公再登慶父罪貫惡
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
強不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而附之勢判矣然後夫
人不敢言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而
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
子不能言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而
賊非也以其書夫孫陳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驕而內有
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討已
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况慶父
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三十年執其柄其
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連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
復離之志使百官則而察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
慶父主兵失取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戒鑑也

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特之則子
般聞公之讎曷報乎故張氏曰方季友適邾之時
則當因國無人之安能逐慶父之惡致辟于甸人以
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從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
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閱不書葬欽陳氏曰

冬齊高子來盟

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
秋所以嚴侯賊之責也其說是矣
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
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公羊

之故不書名子
男子之美稱也
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
三君死曠年无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
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營或曰自鹿
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使門者是也魯
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天所以別尊卑理嫌疑故
使不稱**穀梁**公也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
何賢乎高子桓公使將南陽之甲以齊侯使高子也
以善隣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
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
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
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武氏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

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无大夫則屈完交也谷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也又於高子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上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遂威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何宵濟衛之黃氏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桓公逆諸何宵濟衛之黃氏男女七百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戊夫入魚軒重錦服五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戊狄救中國為**胡**入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我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此說考於

歷伐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齊**滅而書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齊**滅而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頭句

鄭棄其師

左氏

鄭人惡高克帥師次于河上父而**胡**入

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召眾散而歸將

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河上父而鄭棄其師可知矣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鄭棄其師可知矣

惟我所制爾故克不臣人君擅其國之出奔以鄭棄其師可知矣

以兵權委諸境之可也愛惜其財已著禮而莫之恤乎然則

之所同也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

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臣同責也

國棄師之說三傳皆同惟杜氏以為此高克狀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棄師之道者非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九

廬陵進士李廉輯

傳公名中諡法小三心畏忌

魯 僖公名中諡法小三心畏忌 庶兄母成風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 乃入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

癸亥

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也

君不言即位此非也 殺 繼 弒 即位正也 倫 請命於天

其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

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

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

於王必若天而後能保其國 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

之即無以異於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伯術觀僖公不書

即位以考時義當知不明也 止於伯術觀僖公不書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言次此言不次何事也實大夫而師無私焉

無桓公之恥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則桓公之恥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其有相與之亡者力能天子下無方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

言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北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善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聶北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左氏

諸侯救邢

次者按師

不救

言次此言不次何事也實大夫而師無私焉

無桓公之恥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其有相與之亡者力能天子下無方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

言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北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善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聶北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左氏

諸侯救邢

次者按師

不救

言次此言不次何事也實大夫而師無私焉

無桓公之恥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言次而後言與而亡者桓公不諱也

其有相與之亡者力能天子下無方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非救也

言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齊侯也何用見其是濟侯也曹無師之意也

北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善書伐楚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聶北救邢不及事不足乎揚言師者曹伯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也救而次者一襄二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也

年諸侯城緣陵為其有闕故摠稱諸侯此若云諸
侯之師城那以亦有賤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
公羊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者何非其意也無以知事也昌
事也復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此則桓公宿留城之為
各事也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此則桓公宿留城之為
也美言遂向者猶得也國家如改事也美其地邢復見也
故師不言遂向者猶得也國家如改事也美其地邢復見也
曹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存之可也

存之可也
其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存之可也

存之可也
其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存之可也

存之可也
其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存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
三虎牢也祀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夫地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

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名號故以州稱及熊頊即位令
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則侵強而有
之意焉中國

楚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
年之問兵患不起二年來聘備有事於中國矣而母
是為成王二十三年尚不能聘備有三年於中國矣而母
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聘備有三年於中國矣而母
元關穀於元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紿楚國之何休於
是楚勢復強改號為楚之說張氏疑得之何休於
值八年注云信公李聘楚女為嫡故以此為諱
與夷狄交昏故進之使若中國無據之言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

齊人殺之因成虛也師于櫟也櫟在邾地邾人既送齊姜
歸故公要而邾人懼乃與焉則此責公無據夷狄安中國
救邾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此責公無據夷狄安中國
之誠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為之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
自見矣詩戰曰敗直書其事而為之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

蓋楚方強而公謀制禁十全之策也齊拒私拊存魯國
而不稟命擅與師之罪不之討是為佚罰他日與曹同
伐厲遠役于外而宋人喪虛伐曹有
自來矣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
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以陽之田及費

季子之獲故持書大夫生正死皆曰獲

正宗何獲也季子治內難逐以正禦外難齊正其禦外難

舍入則殺矣上使公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澳北而不可

是抗間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吾已得子之賊矣以入矣於

子魯人與死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之道

日之也內不言獲此言獲何也惡公之給以吾獲之

左日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曰棄師之道也而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之師既接又用詞命知其主將此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

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然書獲六始於此費下雖江無范審亦不取秋書獲六始於此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書喪至也不稱姜闕文也

至也其不言姜或曰為齊桓諱殺二子於之重者莫公也曷為不於

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

去氏者受于齊不齊殺哀姜公郭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

是也杜氏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不祭於春秋之公義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後也又閱二年傳焉不書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數勸孝授方布能元大年華卓三

十乘既而乃三百乘不期故以獨城為文也諸侯與相

城之亡者桓公不諱也上無天子則下無方伯則天不與實

而文則不言桓公不諱也上無天子則下無方伯則天不與實

有相則其力實與之何上無天子則下無方伯則天不與實

樂道人之善也力實與之何上無天子則下無方伯則天不與實

不與齊侯專也言其言也諸侯通其仁故言也

也故曰仁不勝侯也言其言也諸侯通其仁故言也

帥諸侯城之義不可得也言其言也諸侯通其仁故言也

繁而不殺何也善衛人之情也宜異乎不與諸侯正法也木

先晉何也... 陽而... 之六... 之亡... 之可以... 守則... 設下... 陽而... 之六... 之亡... 之可以... 守則... 設下... 陽而... 之六... 之亡... 之可以... 守則... 設下...

不經見故具于... 於我必棄其... 二俛一諸... 立以... 平二... 世... 以... 守... 設下... 不經見故具于... 於我必棄其... 二俛一諸... 立以... 平二... 世... 以... 守... 設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黃人盟于貫

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
能保險書法向皆哀壯之意

接遠故與... 齊公... 宋公... 黃人... 盟于貫... 貫宋地公

宋公... 黃人... 盟于貫... 貫宋地公... 貫宋地公

齊公... 宋公... 黃人... 盟于貫... 貫宋地公... 貫宋地公

是盟也... 張氏... 勢此公謀楚... 楚之規... 楚之規...

也諸疾

江黃稱人公谷皆以為江黃之君蓋遠國例稱
人非也而賈氏以為刺其不度德善隣終為楚滅其
皆以是為疑杜氏皆在然觀何氏范氏之注則貫非如
此但春秋其異也皆偏至之詞耳而胡氏直以為諸侯
皆遠在此包其近之例疑杜氏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
始至以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傳之
十二年江亡

附錄

齊

齊師于多魚

冬十月不雨

齊師于多魚異也疏僖公委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

楚人侵鄭

言楚人伐鄭關章囚鄭聃伯傳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雨旱不為

也災

也記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年傳歷時而總書不雨者文不憂

胡氏按詩稱喜必

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也民者文不憂
農重谷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
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皆其勤也文公以續際則
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入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
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節全引名梁

精符說曰時信公梁極精故胡氏用之而何休用感
四能餘人過求精誠已備省百官放使臣郭都等理究獄
善其應變此雖異天不雩而得樹兩故一月即書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縣

徐

徐

徐

徐

徐

徐

相去甚遠而越竟城國

其言取之

其言取之

其言取之

其言取之

其言取之

其言取之

以爲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為易趙氏
無重輕何得以易而咸其罪乎以爲不絕其祀
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與魯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
足矣何得而取人始城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
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城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

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
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
書桓人書取此說疑傳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
能救是亦然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始稱正故
春秋亦以然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始稱正故
得稱人亦以然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始稱正故
師有名也

六月雨

喜雨也喜雨者有喜乎民者也
喜雨者有喜乎民者也

國

災而不懼視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其樂而一經書兩此為對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

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
同於慎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

謀伐楚也莊公志者以此會最大又四教令於
年楚侵鄭故莊公志者以此會最大又四教令於

盟者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從曷為用盟哉但告誓而
無以妾為妻也

陽穀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
乎桓公之志

論乎桓公之志者以此會最大又四教令於
諸侯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也所謂衣裳之會
氏謀伐楚也或曰兵有聚而為正亦分而為奇諸侯知其為
謀伐楚也或曰兵有聚而為正亦分而為奇諸侯知其為
同次於陸所謂聚而為正亦分而為奇諸侯知其為
分而為奇諸侯知其為
之威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備海以歸而
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備海以歸而
會自為然角及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享友如齊蒞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
公時不齊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

齊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
公時不齊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

魯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
公時不齊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

位也其不日而定也
秋尊魯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於我法也
亦以國與之也盟謂之來蒞位也盟誓之前定之言素
定今但往其位而盟以國與之謂率國為主

經書 七年叔孫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也蓋也
也盟對來盟其誰敵者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
下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不書其誰敵
釋疑復使盟固結之耳則蒞盟爲前未足信而
亦楚自莊十六年以勤我棄德不孔叔不

楚人伐鄭

楚 楚自莊十六年以勤我棄德不孔叔不

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

齊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怒歸之未
蔡 蔡潰者何下叛也國曰潰邑

民 民逃其言曰潰者何下叛也國曰潰邑
以 以桓公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其地不侵淺事也浸蔡而蔡潰

蔡姬之彙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
說得之蔡自此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

遂伐楚次于陘

先 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
可 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不
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而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爾貢包茅不復寡人之問曰貢無以縮酒寡人是
南征而不復寡人之問曰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不共給昭王之詞楚強齊欲緩之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遂言次于陘何有侯
國 國師掠境也遂曰侵侵蔡者師也
國 國師掠境也遂曰侵侵蔡者師也
次也說侯原完也遂曰侵侵蔡者師也
首以獨言春無義戰也楚雖暴師則有名矣孟氏
命擅合諸侯豈無義戰也楚雖暴師則有名矣孟氏
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
于陘師也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
遂必關於天下之大事也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諸夏之

交兵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楚伐蔡遂年楚

楚而以得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晉定八年晉侵陳遂年二十二年齊伐楚宣元年楚

晉欒書救鄭遂年二十二年齊伐楚宣元年楚

於遂例有三公羊曰繼事之詞陳氏之說亦胡氏

專事之詞公羊曰繼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曰

生事為暴而善則但談其專繼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曰

虎牢遂入鄭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

遂圍許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

鄭以部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

於是有以交斂諸侯命有三等公

地死於師何為不地等子男為下等公

內桓師也公羊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

是稱焉此夫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

必載押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

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卒于曲棘是也子師卒于會者北

伯成也劉氏

說本趙子

楚亟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之師與亟完乘而關之齊侯曰君惠激福於敵邑之社稷

是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君惠激福於敵邑之社稷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之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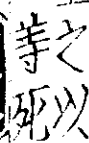
盛文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

爲文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

夏許男新臣卒



於是有以交斂諸侯命有三等公



地死於師何為不地等子男為下等公



內桓師也公羊同復歸其國之驗也



是稱焉此夫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

必載押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

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卒于曲棘是也子師卒于會者北

伯成也劉氏

說本趙子

楚亟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之師與亟完乘而關之齊侯曰君惠激福於敵邑之社稷

是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君惠激福於敵邑之社稷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之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服之

盛文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

爲文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

爲文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

在屈完也則是正乎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帥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志者不得志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至故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青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至故我將問諸江也此言桓公不得志故退于召陵以盟而志也

胡氏 楚大夫未嘗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與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王之不伐則以力之難於此而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而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之而不暴楚人己服桓公於此而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此而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稱之曰齊桓之時緇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張氏 使不稱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所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之使高子

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

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與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爰書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

胡氏 楚之盟屈完與晉之盟禮佐衣僑似同而其實蓋屈完以服而桓公退盟以禮然獨屈完表僑而桓公不與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楚子之命故桓公不與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使下書會是其國君臣從晉之志已決晉又何必委諸大夫要之以盟哉此所以兩書及也

又按 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功彼雖會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詞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即此也

又按 昭四年楚靈會于申亦用召陵之禮也

又按 如穀梁胡氏說則水濱之對亦出屈完與左氏小不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表左氏作轅按釋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

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
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其資糧乘屨
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言主帥濤塗不行使魯為主故以與謀曰及為文不
微者君既服齊矣不還師濱海而服東夷
桓公曰諸侯於人稱侯而執者伯也稱人而執者
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
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不致其反由已者如不正故也不脩
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也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
也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
伯討之止餘若楚子會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
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宋子之也書執大夫十五
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
之詞宋子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又按
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
陳鄭而歸何至伐之若其
其甚乎故左氏全取公羊為是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
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張氏

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谷梁傳
之而致先事致後事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
之亦谷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
會對後楚盟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
義大而不致楚之罪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
不致侵蔡之罪而討鄭之罪亦重矣其公羊以為得意
楚之功而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肖魚至會則可
通於此不通則以爲楚復叛
盟故不以會致皆強論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氏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
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去齊桓公欲徑陳
陳不果納其戮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
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
之威會于陽谷傳遠國之信按兵于徑修文告之詞退

而至於或率其盛者而至之亦其志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始茲公羊專兵之
揚子法言或問爲
政有幾曰思數昔

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
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
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
愛人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治反其智禮人不谷反其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治反其智禮人不谷反其
也春秋稱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後器不先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始放春秋之諸侯
仲魯西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始放春秋之諸侯
在諸侯之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盟主治在諸
侯賤人之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盟主治在諸
曹稱人治在盟主賤人之故於叔牙弑君而茲世為將謹
而志之著三家
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左去年十二月



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孫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
得驪姬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發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則不可以滅民而罷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
主蒲與屈則可以滅民而罷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

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
嬖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謀群公子晉人謂之二五
耦閔元年為太子成曲沃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不
逃之無使罪至焉大夫伯也亦可乎二年冬使申生伐
東山畢落氏里也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君所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故君之欲嗣不可不以帥帥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公曰寡人有子未可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太子曰吾其
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倚已而不責人則免
於難太子帥師帥師帥師帥師帥師帥師帥師帥師帥師
冬殺金塞塊離胡可恃也羊舌大夫曰雖知其寒惡不
可取子其始之孤突不可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變子
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至是驪姬既與中
大夫成謀姬謂公曰君實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與小臣六月公亦祭姬位曰賊由
祭之地地墳與公大斃與小臣六月公亦祭姬位曰賊由
君子辨馬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
有罪君老矣吾又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其罪被此名矣吾又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耳奔蒲夷吾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程使賈華伐



直赫晉侯以殺殺也
母常直稱君者甚之也
明國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譏人得志幾
公則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驪姬寵奪卓子嬰亂本
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
世有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之戒也
把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
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
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參譏

夏公孫茲如牟

娶焉
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
牟因自為逆牟附庸國桓十五年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首止公谷皆
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
惠后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
侯會太子以亢其位不名而稱會尊王也
王世子也儲君副主不可
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由子所會也

出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出子而不殊幸
周公言及者因會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

殺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

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也
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於春秋抑會皆

諸侯咸往會焉反之不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由子在是

而尊言欲遠其子使次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言

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

尊上下辨矣經書卒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

而不得與殊位定矣班序上下說出何休注

但注首止定出子左氏谷梁同公羊殊會說亦得之

子示以公義則非也襄王于母弟皆陳后子信二十

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是也

左氏異未詳孰是也
也及以罪大夫表僑盟是也會外吳鍾離向祖是

也池是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者王出子間無異事後秋

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也

而後凡也春會盟並事者王出子不與盟也

事而復率諸侯何也尊王也

也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

所善焉何也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微諸侯不事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微諸侯不事

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也

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事觀也

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也

馬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襄王一率而天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入倫也

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禮之本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矣

會盟並事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之盟美之大也

蜀盟蜀雖微不同亦常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

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之盟美之大也

以見之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

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

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齊桓之遜也

會于其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

秋

諸侯

王

出

子

間

無

異

事

後

秋

諸

侯

者

王

出

子

間

無

異

事

後

秋

書諸侯者略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
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諸侯者諱之也
君公後至而不詳也○又造謹始例春秋雖重
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
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拒公挾
者天子非

鄭伯逃歸不盟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不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
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齊也

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
可使盟也時鄭伯內欲與齊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
犯衆也

言逃歸所以抑一盟然諸侯以義相約而鄭懷二故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惡仲衆人之善故云爾

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與盟首止之盟惡也請魯無勸界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
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
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賤之也

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
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
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變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
衰制命非義春秋與之者亦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
常有變辨之義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倫有
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於君臣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
莫能修之者矣

歸不書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歸不書蓋逃也
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歸不書蓋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能設備故亡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皆叛
伐晉滅温晉里克此殺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魏官之奇諫
曰魏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其族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非聽宮之命以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脩虞祀歸職貢故不同於滅同姓

全羊 亡國之善詞也城者上下之同力也書名之例

穀 執之不言也其猶下執之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矣

明 命行乎虞民信矣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詞也夫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書無厭之能亡

國敗家審矣

穀注 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詞臣民之稱也公羊注以為

虞稱公者奪正爵皆有不可強通獨張氏曰虞稱公者為天子三公也此說疑是胡氏既以州公嘗為王官則此獨不可乎不書滅已足以見其以之罪則於此正與州公爵乃所以見其以王三公而至於責之深也張氏本趙子

附錄 左傳桓十年傳虞叔曰是無厭也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

亡此可見虞公之貪賄也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也侯諸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

鄭以非時與土功齊也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也病鄭也者鄭伯之罪也

諸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諸侯戴出子盟之

美者而鄭伯辟義迷歸違叛伯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

陳氏

公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馬耳

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子桓公之疆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胡氏

楚子圍許以救鄭

穀梁

善救許也其不以救

胡氏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許造邑宜若振禍然圍而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也

張氏

圍也善之也尤則何以救父也

張氏

所必救以解新城

桓公也善之也尤則何以救父也此見
師少為義未力也救者五救欲速進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不勇也獨此年之善之尤氏記許偃公不以生事為厭下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氏記許偃公不以生事為厭見楚子專事為疑也而左氏記許偃公不以生事為厭乃無故而降趙子不取餘已見前遂伐至伐下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

吾知

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侯以救國公曰

明氏

將平師少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于齊

張氏

鄭夷南與楚合而未離故桓公復治之背華

夏小邾子來朝

邾即邾也邾始得王命而來

左氏

邾始得王命而來

禮著

天子旁朝能通朝齊桓公曰天子朝魯曰固因其得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

稱國以殺罪累上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忌信讓而

胡氏

稱國以殺罪累上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忌信讓而

身以

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忌信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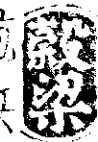
美初乃諸載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
侯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奔母



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禮於諸侯以禮懷遠以禮歸德也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於齊侯曰我鄭氏內臣若亦無所利焉齊侯將去之



齊侯曰我鄭氏內臣若亦無所利焉齊侯將去之

裳相苞兵車之會也四備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

矣又曰齊侯薛子華則不應復列子華於會正義亦當辨之曰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於會也

曹伯斑卒

公子友如齊



謝不敏而聘

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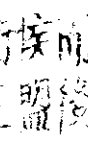
齊大夫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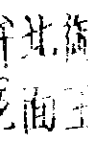
子欵盟于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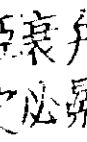
洮，晉地。公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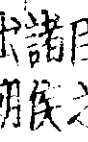
盟，謂兩君相見，各執一牛，殺而飲之，謂之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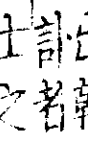
會，謂兩君相見，不執牛，謂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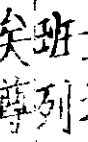
朝，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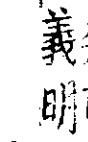
聘，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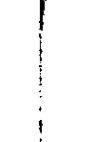
問，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問。



覲，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覲。



會，謂兩君相見，不執牛，謂之會。



盟，謂兩君相見，各執一牛，殺而飲之，謂之盟。



朝，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朝。



聘，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聘。



問，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問。



覲，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覲。



會，謂兩君相見，不執牛，謂之會。



盟，謂兩君相見，各執一牛，殺而飲之，謂之盟。



朝，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朝。



聘，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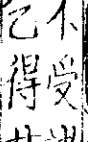
問，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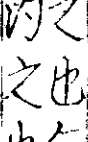
覲，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覲。



會，謂兩君相見，不執牛，謂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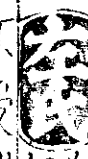


盟，謂兩君相見，各執一牛，殺而飲之，謂之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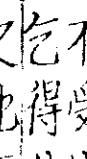


朝，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朝。

鄭伯乞盟



乞，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乞。



盟，謂兩君相見，各執一牛，殺而飲之，謂之盟。



乞，謂兩君相見，一君執牛，一君不執，謂之乞。

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
自強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
今則乞盟於以見幸動人君之大節固然但公羊說亦與
之合穀梁亦說趙子譏其迂僻固然但公羊說亦與
未五得未得不可盡廢春秋書乞例六乞盟一乞師

夏狄伐晉



晉里克敗狄于采桑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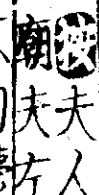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及夫人不薨于寢
不宜用也致者不致于同不附于姑則弗致也
以不稱姜氏駁曷為致也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
者之先至也



用

之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
則以外之弗夫而見正焉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
則周公廟劉向曰夫成人成風也致之嘉號以妾體君則
夫人無別尊其母是甲謂非崇妾之非正也禮有君之
上下無別尊其母是甲謂非崇妾之非正也禮有君之

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是妾不為夫人明
矣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宗廟臨之
也秦人歸成風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宗廟臨之
大夏此天子之禮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天子穆穆周公
大魯侯國而用大子之禮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天子穆穆
傷之始而巳不飲觀而姓者吾不欲觀之夫惟是以降
祭也致者不致也夫自始至終皆非禮矣聞成季之
用也致者不致也夫自始至終皆非禮矣聞成季之
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立之公賜季子汶陽
則率其臣而甲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私
勞寵其臣而甲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私
之罪也經書夫人深矣



禘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葬今於諸侯不禘于姑
不曰薨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葬今於諸侯不禘于姑

弗致乎公羊以為何謂之不言葬今於諸侯不禘于姑
齊先致其女齊僖公使用為嫡夫僖公作頌賢君
縱為齊所脅豈得何媵為夫人乎趙子以為致聲
姜則聲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為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在位二十五年襄王即位



從之餘已見前古稀下
冬王人來告喪
難故也是以緘
崩二十一年已具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疾太子蒯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
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桓公卒未葬而襄公
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術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此
非連稱成莒立之葵丘
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
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
弟之國傳曰宋先代之後
天子有事膳焉是異姓本無

賜胙介節齊比
官家宰兼為三公者三
宰掌邦國之六典以佐
胡氏其人則以宰周公
亦以三公行下端揆之
朕股肱耳目是以前揆
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
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
海亦不易如也臣則夫
會之向也人臣則夫有
子貴有常尊
之可比矣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宰周公者何天
殺梁于四海
天子之宰通



胡氏其人則以宰周公
亦以三公行下端揆之
朕股肱耳目是以前揆
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
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
海亦不易如也臣則夫
會之向也人臣則夫有
子貴有常尊
之可比矣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
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大輅能旗九旒渠門
赤游諸侯稱順矣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
盟也而帥諸侯之上而不敢

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泚終於葵丘

甲子晉侯僖諸卒盟後從赴公羊作甲戌僖作詭在○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奚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是貌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

將作素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先君言矣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息將死之里克殺奚於次書曰

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里克殺奚於次書曰荀息死之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殺梁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立之也

殺

正其殺也申生而立之也

所子則當子矣國人所為不非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之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

大矣 齊未踰年而稱君之以其當立也以其不正也齊舍未

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

如齊齊之始與外交也故如京師善則月

公

如齊齊之始與外交也故如京師善則月

公

如齊齊之始與外交也故如京師善則月

賢慕大無友不朝已者月者信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公

如齊齊之始與外交也故如京師善則月

秋滅溫溫子奔衛

子

奔衛齊之始與外交也故如京師善則月

故滅蘇子奔衛之靈不振畿內諸侯之權與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弑

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何累

稱名者雖欲復言本无達謀從君於昏

也哉君多矣舍此無累乎曰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
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
荀息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
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國色也荀息對曰使
謂荀息曰君殺正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
生荀息曰君殺正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
謂荀息曰君殺正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
子憂之荀息曰君殺正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
愧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荀息曰君殺正
首息立卓子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荀息曰君殺
言矣荀息曰君殺正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
為附庸不絕其祀所及重荀息附及卑荀息附及卑
社稷之臣也與孔父同重荀息附及卑荀息附及卑
卓子而曰里克驪姬將殺卓子荀息附及卑荀息附及
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卓子荀息附及卑荀息附及
酒而告以故里克驪姬將殺卓子荀息附及卑荀息附及
居三旬而難作是謂其謀乃欲以中自免免於死
受其成其君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之罪克欲辭而不
執節不貳固天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
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嫌矣人臣所
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或所立者節於死不能免等死耳
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克

出子而死於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
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荀息而
於難書及所以謂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何
取焉庸足取乎出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
危之俗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
不可奪如息者哉自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
信易食而君子可以信易
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附錄

五年驪姬生伐卑施曰君既之於我殺桑反謗言益起

齊矣吾難里克柰何施曰子為我起舞謂里克妻曰主
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
孟陪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施出里克不餐而
鳥焉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樹施出里克不餐而
寢夜半召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大子而交吾不齊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
大子吾不忍通復鄭故交吾不齊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
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少陳乃得問
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也難乃得問
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
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

不在我里克曰弒君以爲廉長廉人以驕心因驕以制
人家不取抑僥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利乃成今
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
按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錄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秦以求入齊盟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
王以黨會齊盟明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
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夫爲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
其無詞乎臣聞命矣夫謝緩賂故不於君何以與欲
是不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於君何以與欲加之罪
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於是殺之爾既殺之
里克弒一君與一將圖寡人於是殺之爾既殺之
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
將殺我乎故弒之

里克弒一君與一將圖寡人於是殺之爾既殺之
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
將殺我乎故弒之
出子傳由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
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
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力
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

其殺里克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其毅梁紀
官 姬夢齊姜事大畧與左氏相出入故不重載

附錄 晉事 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
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
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
故爲之諱本惡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作雪公羊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丙寅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
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聘重而言
其誘我也遂殺不鄭不舉及七輿大夫皆里不之

黨也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用書名罪之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左氏 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

穀之會爲大雩雩公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微其怠忽
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乎天如此以公夫人

勝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

秋八月大雩 **卒** 公與夫人出會

冬楚人伐黃 **卒**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 **胡** 按穀梁子曰

言於桓公以宗諸侯而近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

能救則無桓公不能救矣桓公不聽逐與之盟管仲死楚

即華所謂桓公不能救矣桓公不聽逐與之盟管仲死楚

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

者罪桓公既欲會 **陳** 也 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

焉其目

春秋會通卷之九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

進士廬陵李廉輯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僖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

胡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雖不死於社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

罪為輕於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

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

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

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

謂亡國之善詞上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附錄

左氏周事 命受玉情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

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

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于王使隕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礼享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天子之臣敢辭王曰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志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且言仲受下卿之礼而還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
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子叔子帶召也二十二年
管仲受下卿之礼而還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

十有三年狄侵衛去春諸侯城衛楚
為陽穀

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
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
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
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
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門無
道桓文之事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鹹地衛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致致
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
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秦氏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
自緣陵

澗淵之會既而无歸大夫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之城杞也昌為城杞也孰滅之蓋徐營魯之昌為不
言徐營魯之昌為城杞也孰滅之蓋徐營魯之昌為不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與之為桓公不言桓公城之不
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
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
之何上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
救之則救之可也諸侯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
後能乃救之其曰諸侯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
存之是各自欲城无德衰矣直曰散何也諸侯小大
所制故曰散丘則齊桓德衰所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
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

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无封國之
專矣故前日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城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无虧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
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
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之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為美春秋之法
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
師而深沒楚丘之功亦貴王賤伯蓋仲深畏仲由之正持人
之體也明此則知會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正持人
便不諸侯不序必前日而後凡也非前日而後凡也而
詞也但曰大夫者

緣七年諸侯會扈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盟扈
無能為會扈无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侯皆譏
辭也扈不以為前日而後凡也非前日而後凡也而
則與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盟扈
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大夫皆散梁不以諸侯係於伯
以言諸侯不能主諸大夫皆散梁不以諸侯係於伯
目後九之例矣以穀梁陳氏說通之是亦不以諸侯
未之諸侯亦合故鄭君答何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
未有歸者故可以不以序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

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
丘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爲前
目後九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爲畧詞所以畧之
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耳
又桓公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爲美辭楚丘不
書所會爲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爲罪諸侯皆爲梁以
城邢再列三帥爲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爲齊之專
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爲專
封春秋實與而用谷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於城邢城楚丘用谷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國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使鄆子來朝

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
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

繫諸國若祀伯姬是也季姬言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
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言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

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而外與諸侯遇譏曾也朝
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若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

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國若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
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公鍾愛其女使

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
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

正男女之禮
為後世戒也

僖公鍾愛之說
公穀啖子而發明
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襄

晉卜偃曰期年將
有天子之象也

卒

下記異也

國

沙鹿晉地也書沙
鹿崩於前而書獲

主伯者之象也齊桓將卒伯道
毀夷狄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
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
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
也其垂戒明矣

沙鹿谷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
后傳后祖王翁儒自東平陵徙魏
元城健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
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伯
有聖女與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
也公羊以為為河上邑陷入于地
中者恐非

狄侵鄭 ○冬蔡侯胙卒

十有五年春正月公如齊

襄

傳例諸侯五年再相
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卒

月者善公能念恩
尊事齊桓又合古五

義故錄之
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
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
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
甸服五歲一見諸侯朝天子之禮
也此諸侯相朝聘之交歲相問也
比年守與諸侯人不同蓋周衰損
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益
三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益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同昭與王制畧相相似故先儒皆
業昭朝以講禮再朝而明王之制
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朝再會一
周官及禮家所錄皆左氏鄭氏云
又無所出聘不從其義書來朝及
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
或得邦交出聘焉春秋書來朝及
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
絕矣此兼山黃

年再朝之義故錄之
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
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
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
甸服五歲一見諸侯朝天子之禮
也此諸侯相朝聘之交歲相問也
比年守與諸侯人不同蓋周衰損
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益
三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益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同昭與王制畧相相似故先儒皆
業昭朝以講禮再朝而明王之制
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朝再會一
周官及禮家所錄皆左氏鄭氏云
又無所出聘不從其義書來朝及
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
或得邦交出聘焉春秋書來朝及
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
絕矣此兼山黃

說氏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帥

率作且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杜丘尋葵丘之盟

次于匡以待之也孟穆伯帥師及諸夏之大夫救徐諸侯

慶父之子匡衛地也遂繼事也次止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徐暴橫憑陵之罪著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

不可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鈿糧越險之難也今

書盟于杜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

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息矣九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

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

庸曰至誠无息則父春秋謹始卒欲有固其國者數不

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无以固其國矣

陳氏於是不言次言次无志於救也有諸侯在而大夫將

師何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教出始也

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始也

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

齊拒成於晉悼極於晉平也大夫之專始於

而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負夏領釜丘以禦其地

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王鹿中牟蓋與杜丘

以備諸夏之關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杜丘

等皆諸夏之關也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

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

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穀梁

夜

宋

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

伐厲

伐厲

伐厲

伐厲

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襄之所以勸

勉徐不能扶助伯功激揚解惰也

林則厲在法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

八月... 九月公至自會... 桓之會不致此... 穀梁... 桓德

致之... 張氏... 暴師三時不能... 救徐大无功也

諸侯不以徐至者

季姬歸于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社氏長歷己卯

震夷伯之廟... 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

者雷電... 海首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

擊之... 夷伯者季氏之字也雷電擊夷伯之廟

若其林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 夷伯之字也

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也...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

流于士皆有廟天子七以貴始德之本也... 始封必為祖

明夷伯之廟過制... 不曰夷伯之廟也... 而曰震夷伯

際微矣夷伯魯大夫... 廟者天應之廟也... 而曰震夷伯

夫既卒不名已下引穀... 廟者天應之廟也... 而曰震夷伯

雷震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廟者天應之廟也... 而曰震夷伯

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熟而人謀不加之

後故春秋書... 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莊十四

九年未之有也於是... 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

再見宋襄為之也... 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

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 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宋

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桓德之衰而宋襄之

私可以見矣... 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

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

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官

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 夷狄相敗志也

謹兵車... 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

把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无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
而許與晉中大夫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秦外列城五
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使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曰不孫慶鄭曰慶鄭曰古者大事必揚御戎家僕徒為
戎事及懼而變鄭曰古者大事必揚御戎家僕徒為
戰士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粟三施而無報是以前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
也公曰匹夫無報是以前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
晉戎馬還淳而不可止公曰號慶鄭韓簡請戰秦伯將
救之秦伯使遂失秦伯號慶鄭韓簡請戰秦伯將
簡壁登秦伯使遂失秦伯號慶鄭韓簡請戰秦伯將
之必滅而殺晉君以入公曰號慶鄭韓簡請戰秦伯將
可無重怒重怒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
亂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必報
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緝以立國也曰必報小
子愛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緝以立國也曰必報小
死無二以此不知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必報小
人感謂之

左氏

不免君之子怨以爲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秦必歸君
侯伯殺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
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其庸可冀乎姑
秦二十二年逃歸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其庸可冀乎姑
君獻公姬圍惠公子賈
而經不獲也戰獲者不與之辭以侯非未敗而君
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晉侯以歸而經不獲也
愛怒俱有罪而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不言戰彼
於此則有之矣夫戰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績不言師
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春秋之法也故仲尼述之
也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春秋之法也故仲尼述之
羊用爲重師次之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爲重時
舜命禹必以元爲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爲重時
論不惟此義不元爲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爲重時
顧矣陳之獲匹夫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爲民輕棄君親
夏范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各於蔡公子變陳

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言擊顯公子之始自
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秦顯帝之
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
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爲見經之始

附錄

晉作爰田周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統應
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百伯家爲州使州長

各緒
兵甲

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與之會也欤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

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

明年齊有亂石將得諸侯而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
也隕隨問見先鳥後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
而記之也鶴水鳥
五言月者何僅逮見月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

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陰德之專者也鵠者鳥中之耿介者也皆似宋襄之
行襄欲行伯事事取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
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月者決不以月也先數聚辭也曰治也子曰石治也
之物鵠也于知物無所無而巳故曰治也子曰石治也
於人乎故五石六鵠無所無而巳故曰治也子曰石治也
曰都也劉向曰石六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
之隕石也六陰象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費達曰齊大岳
物象之變亦當告矣此宋異也何以春秋時九有國者察於
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春秋時九有國者察於
以明書天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聖人因災異
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
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
宋襄以下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鵠退飛不自省
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
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明矣可不察哉

陵子曰九異例不書日墮石特書日者記元正
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谷
而月皆非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自是

氏自是季

季

其稱季友何賈也

據

據

夫

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孫疏之
也曰叔仲賢而稱弟季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故不
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言

公子如仲遂嬰齊之等是也
則何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李
交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也宣公為卿也季子忠賢
在魯公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
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
由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志變法亂
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郕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
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臨淮郡左右漢
下邳今泗洲

齊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成難告于齊齊微
諸侯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

以報費之役
齊為徐伐英氏以見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九月公至自會

齊

師滅項淮之會公秋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九月

齊

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九月

齊

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

取而直言者如取鄭師取鄭師是也

齊

其詞而為然聖人於取事有君臣之義九此知項為

齊

公取鄭子施之諱於君父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昭

陳

也於襄公猶在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之

來奔春秋之季大夫陳蔡侯會召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
夷儀公孫舍之入陳蔡侯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沈會
志必謹而張氏大於魯地此國得仲公既亡伯桓公志荒之
政也公會諸侯而大於魯地此國得仲公既亡伯桓公志荒之
主其也公見執侯而大於魯地此國得仲公既亡伯桓公志荒之

也何以不言桓公之知項公也為賢諱也而不知國也
滅之乎桓公之知項公也為賢諱也而不知國也
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
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君文之
法耳故胡氏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君文之
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鄭姬與管仲屬考以薦羞於公亦為天子許之
雍公與管仲屬考以薦羞於公亦為天子許之
衛共姬因寺人貂求而立十月乙亥公卒易牙
管仲因內寵以殺釋吏而公卒易牙
人貂因內寵以殺釋吏而公卒易牙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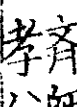
九桓公自莊九年入國曰王流伯迄僖十七年
桓公始有伯桓何哉蓋與非其義而桓公
其功也功義衰九相掩而後伯桓者之是與
春秋之盛衰九相掩而後伯桓者之是與
伯及桓公之無功九相掩而後伯桓者之是與
王師出伐而無功九相掩而後伯桓者之是與
荆盛于南鄭分許公帥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弱而福於管仲許公帥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下聘者六十年此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序績召陵而此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魯而召陵而此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不問而召陵而此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書人而召陵而此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身盛衰又三變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後得失頗殊也三變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疾未殄滅遂降也三變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閣理未殄滅遂降也三變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下一葵孟以前衣裳不載血桓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公之未與諸侯無王紀小
邢救徐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會三變則桓公
蓋桓公徐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會三變則桓公

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
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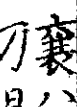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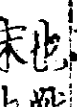
齊師于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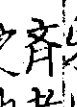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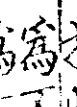
齊師于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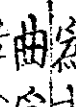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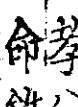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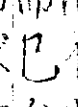
齊師于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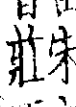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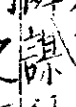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齊師于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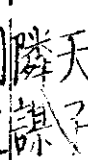
宋公不勝四公之子伐之遂與宋人戰死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



齊桓公葬於穀



齊桓公葬於穀



齊桓公葬於穀

而巳矣... 魯莊公... 齊桓公... 葬於穀... 魯莊公... 齊桓公... 葬於穀...

亦以戰言... 齊桓公... 葬於穀... 魯莊公... 齊桓公... 葬於穀...

梁胡氏之... 齊桓公... 葬於穀... 魯莊公... 齊桓公... 葬於穀...

天子之... 齊桓公... 葬於穀... 魯莊公... 齊桓公... 葬於穀...

冬 齊人伐衛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齊人伐衛 衛人殺之

附錄

定

楚子賜首領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

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惡其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齊人執之

為滕係蔡丘叛者九
國之內故書名無據

夏六月宋公魯人邾人盟于曹南部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公使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

而復伐之因壘而德乎曹德無乃備有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曹德無乃備有

地之禮故不以何言會盟而猶不

因已也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

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

娶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局志

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

端而欲速知其操心之若此者則大害不

賦像并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筆之肖
其形耳故春秋者化也非畫筆也

會是也春秋如會雞澤陳表儒如會于鄆

公十一年也春秋如會雞澤陳表儒如會于鄆

子說左氏何以休公使邾人未之知然否

抵而考之公羊傳文君亦無此言不知何

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合宋而

未為過也杜氏或得之暴虐春秋合宋而

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之復人宋則春秋

始則望宋之能伯而子之繼則宋未之

失德而人之有伯而子之繼則宋未之

衛人伐邢



以報蒍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無伯天其或欲使衛克殷而不自省其從宋伐道諸侯

衛之伐邢本非義幸師與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齊

陳穆公請修桓公之好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

齊

齊桓公與之盟

魯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宋

宋齊有隙而為此盟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鄭

鄭與楚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蔡

蔡與鄭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楚

楚與蔡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齊

齊桓公與之盟

魯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宋

宋齊有隙而為此盟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鄭

鄭與楚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蔡

蔡與鄭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楚

楚與蔡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齊

齊桓公與之盟

魯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宋

宋齊有隙而為此盟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鄭

鄭與楚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蔡

蔡與鄭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楚

楚與蔡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齊

齊桓公與之盟

魯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宋

宋齊有隙而為此盟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鄭

鄭與楚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梁亡

梁亡而伯益居之梁伯好士功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秦

秦取之

魯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宋

宋齊有隙而為此盟也也盟會此盟也後楚遂得中國

鄭

鄭與楚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蔡

蔡與鄭之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

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

有怨齊之盟楚列中國以謀宋故此後日執宋公以爲

盟之諸侯夫齊諸國以久矣因宋公未後日執宋公以爲

得齊之心故假陳穆以久矣因宋公未後日執宋公以爲

而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魯蔡亦固平曰舒是驅者乃聽其公以爲主而楚力

國魚爛而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其禁令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其工無使備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自強者于地雖廣力月削如火消膏心昏而莫育也而況好士功則輕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 書不更造之言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南門者天子始創也

深矣 二 年 經 書 新 作 南 門 及 兩 觀 定

夏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鄧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人狄人盟于邢

刑而伐能謀之故人仁以進下之人功狄則舉

冬楚人伐隨

秦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之見伐於楚師伐隨取成而還君曰隨之六年楚武王伐隨使然我張吾三君而為大吾不志於漢東也隨比曰隨本漢東之國隨姓國相公六年楚武王伐隨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此甲兵以武勝之速犯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六年而隨於已屈服於楚也然成楚又即位不復有師於年楚子卒至莊四年楚武王復有師於隨皆不怨見蓋未自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秦

刑故為**秦**犯中國諱為**張**因邢父之盟也孝公不刑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秦

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其人從欲鮮濟壽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其亡乎幸而後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盟於楚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宋莫適為之主而求諸巴矣**張**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著襄公之列序而人之以

夏大旱

秦

食省用務繕勸分此其務也巫厄何為公從之是歲饑**秦**新南門之所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作執宋公以伐宋

論

其諸侯會宋公于孟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論

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以重執之宋無德

論

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也何也強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何弱

論

也諸侯皆在會而亦強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何弱

論

而違其不勇於為義亦強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何弱

論

於趙然澗池之會而相如一奮其氣勝秦五國之陳蔡何弱

論

以乘申之會而楚伐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於荆楚乎宋

論

然合天下之諸侯探夷狄尊王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

論

所以上之盟而孟之會直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論

申言宋公不猶言楚人執之齊慶封不

論

獨為不諸侯所疾則與諸侯之執伯杜氏以爲宋公

論

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諸子病諸侯不宗中矣

冬公伐邾

宋公使宜申來獻捷

之說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復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例自通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也

稱君命行禮

論

子日夷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

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可墮之不可楚人果

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謂自夷曰子歸守國矣國

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日夷曰君雖不言

曰子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

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之曰吾賴社稷

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日夷復曰國為君守之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胡氏

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

論

者罪魯受思人獻捷也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論

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

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伐之後作實
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
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
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揅荆楚尊中國
故不曰宋捷特國王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
為魯諱之也國孔子相定公會齊侯猶以文事不可無武
稱人敗張氏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
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瀕於虎狼群之也不免
宜矣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
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國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詞楚已有
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之說
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為
宋諱公羊為襄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本無會期聞盟而與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
往故書公會諸侯
國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
公與議爾也國何公與為爾也公為爾奈何
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功也國王賜爾

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
盟目之也不言楚不予楚專釋也
宋亂為受部鼎立華督也會于薄淵言宋灾故者為華
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
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友
為中國主禽獸將偏入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
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
出白天王與中國而顧軟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釋
縱大推自蠻夷出其事已慎其甚矣故書會盟書釋皆
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
公之救患謀矣國侯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于宋同皆書
可矣何必又書諸侯
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神以
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顓臾子來奔因成風也成
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備夏周
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禱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
句反其君馬禮也國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
自通為魯私屬故戒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國左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

討其不與

宋

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與之召宜離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

此其言圍何不正

其以惡報也

中國之報不恤患矣思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

尤義之所不為者何也

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

中國桓公伐之掠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

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

傷於泓

宋

茲父之不

張氏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

三年宋襄之立存僖九年十一月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
南之文與比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
與宋襄之伯則茲父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
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
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

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
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致夷以謀夏義
而大襄公非特無功

秋楚人伐陳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陳陳頌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頌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

杞成公卒書曰杞子夷也

杞子夷也

杞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

仲尼以交賤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成卒書曰行夷禮終其身杜預以謂杞實稱伯

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文貶之也

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

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立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

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按批駁爵三傳說不
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

左氏卒

左氏

以名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
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

于鄭

左氏

鄭之入滑也滑人听命于鄭鄭伯怨滑鄭伯怨滑鄭伯怨滑

入而不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
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
滕畢原鄆郕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昨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于成周而作詩曰乃今之人莫知兄弟之類故糾合宗族
天子不為小忿而棄鄭親其若弟也雖有小人忿不廢懿親今
賢德之大小者即棄鄭親其若弟也雖有小人忿不廢懿親今
崇奸禍之大者即棄鄭親其若弟也雖有小人忿不廢懿親今
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所四德具矣耳不所五聲之和
為難忠信之言為黑狄皆則之四盜具矣耳不所五聲之和
不道忠信之言為黑狄皆則之四盜具矣耳不所五聲之和
又與之其若人以其女為后祀其子也
取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祀其子也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我遂奉大叔以狄
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

鄭師攻于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鄭師攻于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

晉使左鄂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
晉使左鄂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

言出母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言出母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無出特書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無出特書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襄王不知書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襄王不知書也**左氏**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居

扞其本也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順也忍小忿固
扞其本也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順也忍小忿固

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
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

為後戒王土撥亂反正存大禮之意也
為後戒王土撥亂反正存大禮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左氏**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
晉侯夷吾卒**左氏**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

魏季隗納諸公子空季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
魏季隗納諸公子空季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

魏季隗納諸公子空季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
魏季隗納諸公子空季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

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
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與
安之從者以曹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與子
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驕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請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後謀之也
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
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之所啓乎弗及
晉鄭同俗其過子承同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
治兵遇於中原其辭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殲弭右
鬪棄輓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督
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異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
命重耳重耳飲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國令
狐入稟泉取舊衰月甲午晉師軍于戶柳秦伯使公
子繁如晉師取舊衰月甲午晉師軍于戶柳秦伯使公
于郕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
高粱不書不告也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

於今



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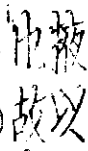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
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

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加禮也
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殺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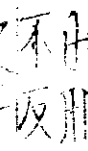
邢公羊同姓諸侯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
也公羊同姓諸侯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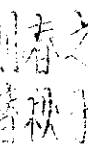
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
名曰諸侯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



不反思而迂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任焉誘其恃而殺
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禮隣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



則儲名稱王聖人此諸
夷狄於燬燬平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

殺其大夫

伯姬曾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
逆稱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朝延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大夫
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去其正其義
也三出謂茲父王臣梓曰也穀與謂以其在祖之
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死
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
不忍稱名氏皆無搖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

密

頓

于

頓

子

于

頓

子

于

頓

子

于

頓

子

于

頓

秦晉伐郡楚開克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人圍陳
密晉降秦師楚子玉追秦師不及遂圍陳納頓子
頓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兩事也
頓子者陳也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
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
代之後不能以有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美狄仗義正謀
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
亦正本自陳子也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
治之意也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
能恤小反使以行其
義聞中國之先伯也
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

文公

葬

冬

十

有

二

衛文公之好目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鄆之役
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交志降
名以行事故曰也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
脩文王之好

附錄

秦

王

信

晉文王事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今為可矣上
辰次于揚樊右師圍溫左師納王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緇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賜樊溫原撥享之田
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趙襄為原大夫
夫狐漆為温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國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侵我
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

齊師侵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穰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
於義可呼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十七年晉荀瑩於此成十三年卻錡伯也魯之乞師
於楚屈於夷狄甚矣况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
乞師謂之伸主不能令諸侯亦命於柳下惠而公亦
可如楚則賦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賦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
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
猶指盜賊以困姻隣也觀侵禽一語已足以却齊
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
外之乞師同文蓋深辜為國之無謀而
至此極也竊位之嘆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
擊有疾鬼神不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
祀焉秋楚成得臣聞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同姓夔有祀之罪故不滅楚滅同姓歸案鄭語孔
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葬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
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胡氏 春秋滅國而以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
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

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
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又而不名
秋詩夷狄之休

冬楚人伐宋圍絳

宋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
言圍絳道用師也道時楚以師與晉未至而中道用
之以伐宋也其視百姓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之子雍於穀易牙奉之
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

夫

於楚夫以者不以者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非其正也悲事不致此君之本也使之危以其死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者不
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已有失正甚矣愚之
起必自此始

齊魯之爭日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
中國無伯也維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

而西鄙地鄙之怨始於披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
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相公卒能屈已於柯
盟而孝公不知自反衛然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
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虞者也孝公怨之尚宜未
衛納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一

僖公



廬陵進士李廉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夷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於

於朝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於

能

能死位是也二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邪宮所廢不

而

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无礼不備故魯入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

齊侯昭卒齊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齊

齊無禮也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書日責之

齊

齊無禮也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書日責之

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附錄

左氏

是年晉蒐于被庐作三軍謀元帥以郤穀將中軍欒卒原軫將中軍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得曹侯之師

左氏

晉侯將伐曹侯正月也申取于曹侯之師許還自南河濟侵

左氏

曹侯未再言晉侯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以不言遂未侵

左氏

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文行伯征之衛壅曰不可得則固

左氏

將以時進故曹有罪晉文行伯征之衛壅曰不可得則固

左氏

所以通晉君子不念舊惡使壅塞也其意

左氏

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舊惡使壅塞也其意

左氏

利人土也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私然則

左氏

矣或曰曹衛昔卑即夷於是乎致武突為不可曰楚人

左氏

諸國不猶愈乎又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

人救衛則譏晉欲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之而絕也

附錄

左氏晉左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夫祛猶

左氏

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左氏

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堅頭須守藏者也

左氏

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

左氏

也國君而難匹夫懼者甚眾矣公遽見之宜吾不得見

左氏

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

左氏

惟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遂隱而人

左氏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而

左氏

晉侯以繆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而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楚人救衛

左氏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左氏

襄牛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楚人救衛

左氏

謂之刺之也胡氏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

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刺之則知買為無罪失夫殺
無罪之七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也
乎不君矣故時書其故以強國於是也
克也

張氏 刺公之詞非也
為殺有罪之詞非也
春秋子楚以救
鄭書宋大夫二買及公子
救書成與虎會楚以
深著伐者之罪耳
以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張氏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入曹城上晉侯患之所
得者棺而出之謀曰其舍於墓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驪頭頤宋舍我而歸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
晉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歸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
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而楚秦藉之告楚我執曹
怒而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也晉侯也界入也其曰晉侯也
而

不以晉侯界宋公也
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界公
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曰以爲有王者作
將此今之諸侯而謀之乎其教之不修而後謀之乎曹
伯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晉楚盟師與之辭令遽入
既執其人雖一戰勝楚遂致晉楚盟師與之辭令遽入
多矣徒亂人上之戰勝楚遂致晉楚盟師與之辭令遽入
也

張氏 曹伯界宋公也
於此此義又不通矣公羊拘於於執侯之例
使此此義又不通矣公羊拘於於執侯之例
一使此此義又不通矣公羊拘於於執侯之例
王者之失也然則云河使治其獄不其繆如晉文執此不
承上晉侯之失也然則云河使治其獄不其繆如晉文執此不
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云河使治其獄不其繆如晉文執此不
曹伯界宋公也然則云河使治其獄不其繆如晉文執此不
蓋界者猶此與彼之辭歸楚者以京師之禮而彼書歸矣

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從晉師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退戰又曰非有德不可敵也此... 請戰日非敢必有功也願以... 之師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卒... 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 王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 乎不許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 復曹衛以攜是棄也救而棄之... 物究春於衛凡秋許復曹衛既... 晉師晉師於衛退軍辟之曰以... 不其不還君退臣御曲所以君... 若不可夏四月君退臣御曲所... 次于城濮所與辰甲師侯宋公... 山疑焉子犯曰與辰甲師侯宋... 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

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曰請與君之士戲得臣與寓目焉... 爾車乘敬爾若事臨朝相見晉車... 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 木以益其兵已教之六卒將中軍... 陳蔡左子以若右胥臣蒙馬以皮... 西將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 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 而還與宋公戰也子玉及陳蔡之... 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 之也秦稱先師者助伯者征伐也... 天子晉文先師者助伯者征伐也... 胡氏師楚人敗也夷狄者言及主... 亦釋宋圍是晉師然初告於晉曰... 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 雖請戰而不在晉欲誅其意也荆... 黃而主而在不能恤徐于婁林而... 國盟主而在不能恤徐于婁林而...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 癸丑 鄭地 癸丑月十八日 晉侯 齊侯 宋公 蔡侯 鄭伯 衛子 莒子 盟于 踐土

踐

踐土 晉侯 齊侯 宋公 蔡侯 鄭伯 衛子 莒子 盟于 踐土

盟

盟于 踐土 晉侯 齊侯 宋公 蔡侯 鄭伯 衛子 莒子 盟于 踐土

史

史用 平禮 也 王享 醴命 晉侯 齊侯 宋公 蔡侯 鄭伯 衛子 莒子 盟于 踐土

謂

謂叔 父一 彤服 百級 弓矢 千秬 一 直 虎賁 三百 人 曰 王

出

出入 三 觀 癸亥 王稽 首 奉 揚 天 子 之 不 顯 休 命 受 策 以 出

能

能而 玄孫 無有 老幼 君 子 謂 是 盟 之 信 謂 晉 侯 於 是 盟 不

同

同 踐 諸 侯 自 其 盟 然 是 講 之 也 所 謂 譎 而 不 正 若

軟

軟 踐 諸 侯 自 其 盟 然 是 講 之 也 所 謂 譎 而 不 正 若

爵

爵 雖 曰 侯 伯 而 祭 耳 其 下 實 不 及 一 小 國 之 諸 侯 晉 文 之

春

春 秋 之 名 實 也 與 踐 土 則 削 而 不 書 愈 於 名 實 俱 亡 是 故

天

天 王 下 勞 侯 也 踐 土 則 削 而 不 書 愈 於 名 實 俱 亡 是 故

謂

謂 君 謂 侯 也 踐 土 則 削 而 不 書 愈 於 名 實 俱 亡 是 故

存

存 而 不 滅 矣 衛 侯 奔 楚 不 書 名 者 未 絕 其 位 也 叔 武 授

盟

盟 而 報 怨 行 私 專 權 自 恣 廢 置 諸 侯 之 意 深 罪 侯 序 晉

齊

齊 侯 宋 公 之 上 張 氏 文 公 於 勝 楚 之 後 帥 諸 侯 朝 天 子

在

在 師 中 吉 而 當 三 錫 之 命 以 懷 服 萬 邦 者 然 負 震 主 之

威

威 致 天 王 之 屈 辱 失 正 位 居 體 之 道 故 郡 其 可 書 者 記

之

之 而 天 王 下 勞 沒 而 不 書 朱 子 亦 曰 如 葵 丘 之 會 召 陵 之

書

書 以 示 天 下 之 大 訓 也 朱 子 亦 曰 如 葵 丘 之 會 召 陵 之

是

是 好 本 未 自 別 陳 侯 如 會 晉 來 不 及 盟 故 曰 如 會 外 乎

陳侯如會

陳侯 如 會 晉 來 不 及 盟 故 曰 如 會 外 乎 其 言 如 會

公朝于王所

公 朝 于 王 所 踐 土 非 王 在 踐 土 故 曰 王 所 師 曷 為 不 言 公 如 京

殺

殺 會 不 及 序 也 受 命 于 會 故 曰 如 會 外 乎

經

經 書 如 會 三 雞 伯 陳 侯 如 會 晉 來 不 及 盟 故 曰 如 會 外 乎

表

表 禱 于 鄆 鄭 伯 陳 侯 如 會 晉 來 不 及 盟 故 曰 如 會 外 乎

文

文 公 年 老 恐 霸 功 不 言 天 子 在 是 不 與 致 天 子 也 時 晉

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使正
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其義朝于
載一巡守其後四朝周制十有二年外非禮也虞氏五
朝于方岳亦何必于京師于朝然後為禮乎天子下
勞晉侯于朝乎天子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
其可以諸侯就朝乎天子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
不以其諸侯就朝乎天子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
意也

後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盟也書盟為先書盟後春秋不書朝而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斯

又致王之王說亦好但其注下之言非事實
又致王之王說亦好但其注下之言非事實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或說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國為心長惡不伐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
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赫復者繼之也不稱復其曰歸
之也而國張氏雖可謂大不友元咥以臣訟君可乎然
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殺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然始於公羊與左氏所載小異
公羊所以為實錄也但認罪於前驅以告諸侯多言所
自蓋因其力也傳列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
受執而歸入者入皆不言所奉夫獨曹伯書自京師
衛侯鄭書自楚穀梁以爲有奉夫獨曹伯書自京師
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爲
自楚為天子諱也其說尤乖胡氏曰君歸不言自京師得
之於此條則畧而不解惟陳氏曰君歸不言自京師得
而言自者危不歸也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
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楚者其亦觀其
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
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張氏杞伯姬來而

公子遂此可以觀魯之憤解中國貴於伯權
之立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天王狩于河陽殺梁無咎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秦

秦使于溫討不服也臣召君不可晉侯訓故書曰天王

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也
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是見則先符而後會為先書會後書符書符不以天子與
詞也

莊二十二年王孫牟守不書則王符之非符審
矣非狩而曰狩為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
講武之狩善假巡狩之名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
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晉非王符所故
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為狩為田狩之名又諸侯
在喪稱葬在葬下名宋襄稱子自在本班此年陳共公
孫子勝在鄭下召陳陳懷公稱子又在鄭上杜曰
傳無義例蓋主會者次之非褒
貶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錄乎內也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
所惑不月而日者前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
月朝於朝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
也朝於朝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
目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係於
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係於

得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夫其所繫也必為晉文公
之行事為己慎矣以臣召君真倒上下日不繫月猶



宗天子至溫非王意也踐土而不言符則王意也後朝
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踐土而不言符則王意也後朝
于河陽至溫非王意也踐土而不言符則王意也後朝
實矣齊桓盟于王所然則雖言朝故書曰天子之
晉文致齊桓盟于王所然則雖言朝故書曰天子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為輔輔莊子謂審俞忠而免
職納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審子

歸之于者罪未定也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執之于天子之側者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
執之于天子之側者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

何殺于武也何側者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
賢乎叔武也何側者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

禍乎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也其稱人何使昌為賢者諱何
執其君殺其弟者文公為之也自餘見前胡氏所引

執其君殺其弟者文公為之也自餘見前胡氏所引

穀梁 歸之于者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自晉 **胡氏** 其言歸

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
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出其稱復絕之也
自晉者晉有奉焉歸者易也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
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之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穀 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于者急詞
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

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
義列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強歸之詞正其義曰此無
或傳寫四論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

又就上四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
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駁王命以
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詞皆合晉厲執曹伯

不取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所謂罪未
定所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
梁後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
斷在京師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日 **穀** 會溫諸侯也許凡再

穀 事也 **胡氏**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執于王所而

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亦
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行幸三百里亦
辭也

穀 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
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

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
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

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
令父矣是以父圍而不敢變也蓋爾之許合十一
國之衆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卒亦以見
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

黃也故 **穀** 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
書諸侯遂圍許皆義卒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

春秋其亦與晉文之過暴故
而不及晉文之過暴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對異姓今君為會而戚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戚凡
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公說復曹伯
遂會諸侯朝許
也中國胡氏曹伯襄何復通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
猶國中也曹伯襄何復通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
恐於之罪以曹伯襄何復通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
同姓之罪以曹伯襄何復通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
其說行而天下定矣
宣曰小補之哉
媾見執於晉魯使申豐以貨賂苟免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以
之知義者猶恥以貨賂苟免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以
枉已者不足道也
人失君國之道也

附錄

晉

晉已有三軍增致三行
晉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
不能行朝禮雖不見
公國賁禮之故書
未爵命者也
其曰來卑也
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

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踐土不書至而圍許也
書至文公之伯事急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泉在狄水也

翟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泉在狄水也

鄉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下盟列
國以濟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伯子諸
夫諱公與盟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伯子諸
此諸公之見與亦兼有
諸侯年若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
使微者會之月者惡功伯之廢於人諱不書公何也
夫與王在洛陽而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是
謂上替諸侯大陵而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
王子虎是謂下陵而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

而不書諸國之知也
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
陳氏晉初以大夫盟王
役王于虎不言治盟也
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偏人諸侯之
尊尊諱也以其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備人諸侯之
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備人諸侯之

晉文公三其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子周
公者大不伴矣然春秋推之尊王之法則踐土王實自
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
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程泉則詳然最聚於王都之
側上與王子虎故而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位盟
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位盟
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晉文之罪是
莊十六年又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
會咸在鄭無叛焉前日之會備勉以義受之而
公過鄭鄭人尚去釋欵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內懷宿恨鄭人尚去釋欵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及其辟鄭人尚去釋欵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之以謗鄭人尚去釋欵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重貶程泉之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
秋大雨雹災也

轉而成雷
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
散則為疾氣陰陰常散而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
正者矣氣也陰陽君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位日夕季氏出也

冬介葛盧來
盧聞牛鳴曰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音
而信之
陳氏

五月大雨雷震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承
何氏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當從陳氏要之陳
以例是春秋則非介可知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与否秋
國晉文公若移

國晉文公若移

伐狄則方伯之職備矣上書狄侵齊下
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侯使鑿衍餽衛侯衛侯欲殺鑿衍
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
侯南侯使賂周欒穀公入祀先君周侯未至其命周欒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侯未至其命周欒
滿疾而未死治屨不稱瑕立
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路通而殺之坐
之與至國同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道殺也
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子瑕累也以尊及甲也
臣之法躬自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道譬諸射失諸正鵠
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肖德而內自訟乎
以殺何也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
是志乎殺也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
而稱惡而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
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
則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不立也然則大臣何與焉
則同者是殺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然則大臣何與焉

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
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
忌克專殺濫
刑之意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
則已出以歸也今既歸國復有怨妨大德名之者果衛
為不臣也名今既歸國復有怨妨大德名之者果衛
之乎不名者責晉又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果衛
侯鄭之以枝害我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
其名以暇故再書

晉人秦人圍鄭

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
歸之於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
之夜於鄭伯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
而有利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其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矣許君之往來其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夫晉
利晉唯君圖之請擊之公曰不可人盟使杞子逢孫
之乃還也亦去之初鄭公曰不可人盟使杞子逢孫
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曰不可人盟使杞子逢孫
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侯宣多逆
逆以書人者以成于晉人許之蘭穆公也
氏則書人者以成于晉人許之蘭穆公也
送之而自反也今鄭伯加之於晉公此特不能厚
亦難乎故晉侯秦伯為向背從燭之武之私忿勤民
圍人秦伯為向背從燭之武之私忿勤民
義舉也於是二國結盟向背從燭之武之私忿勤民
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野自此始矣
秦秋所書大抵皆與晉秦以非子之野自此始矣
役於齊鄭勳力同於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借
秦輔晉之令狐之變矣文公既卒而殺戰於殽厥後彭
至秦亦六異數千報復之戰秦之伐晉晉未已蓋
伐之文始於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其所滅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

援而後卒與之
荆人秦衛之聘同

來朝稱名今稱人

張氏

年遂侵蕭而次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享遂如京師遂如晉

秦

王使周公如晉饗有昌獸白黑形益辭曰國君
五味羞嘉穀馬虎形以獻也則有備物之饗以家其德薦
其之東門襄仲聘于周遂初聘于晉以尊其言

秦

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時見驕蹇如京師而

秦

言不敵使並命周于諸侯

秦

如晉是周于諸侯

秦

日遂公不尊天子也

秦

二事出者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

秦

是非得失存乎其禮矣象牽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

秦

之罪履霜登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所者也則何

惡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

罪公法此二專二說未知孰是而杜穀梁若公羊則專

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秦為遂事不敵以王

遂事同於伯事也彼本又伐秦也春秋則以秦為

如晉二大夫如於此公亦於此年三十一大夫

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叔孫昭子九年得臣宣九年

仲孫篈襄二十八年叔孫昭子九年得臣宣九年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

曹地自以諸侯必其不速行將宿於重館重館人

曹故不惡乎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伯班其執曹伯班其也則其言取之曹諱

曹何侯執曹伯班其也則其言取之曹諱

曹故不惡乎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曹地自以諸侯必其不速行將宿於重館重館人

曹故不惡乎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曹地自以諸侯必其不速行將宿於重館重館人

曹故不惡乎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曹地自以諸侯必其不速行將宿於重館重館人

曹故不惡乎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也非郊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上卜常祀而卜其牲

猶分其祭止之辭也降婁之魯廢郊天而備其小祀故曰

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下諸侯祭土天子魯郊

望之禮也魯郊何不通諸侯禮山川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曷為

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而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望者

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于

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歸濟西田

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齊取濟西田

言汶陽襄十九年取東田則係國鄉田是也鄭東濟西田

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鄉田是也鄭東濟西田

不係國鄉文也乘上

文伐國鄉文也乘上

文伐國鄉文也乘上

文伐國鄉文也乘上

文伐國鄉文也乘上

文伐國鄉文也乘上

天下者氣山關河海潤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
以書讖不列而望祭也周禮千四望謂郊時望祭四方
日月星辰山川九星之神所以已之祠也非禮也然者
瀆衣之重案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三望亦然海
乎人之詞也猶者地全曰郊者天子相與乎交接之意
及准惟徐公不其致天變郊祭者天子相與乎交接
言人郊天者不其致天變郊祭者天子相與乎交接
敢斥尊也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
以有郊成也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
周有以郊成也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
十有二人之族用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
非也諸侯祭其土則歲事之常有春秋欲削而不存
以也諸侯祭其土則歲事之常有春秋欲削而不存
於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書其事而謂之牲或曰魯
禘非禮也中又有焉其矣矣郊祭之禮也後統承先王
是天子之事也言和矣矣郊祭之禮也後統承先王
物非列國之常也言和矣矣郊祭之禮也後統承先王
若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以辨九筮之名曰人謀而
郊矣故免於刑望祭也

望因於柴皆天子之專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曰然
皆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者天子有方望無所不備
侯則殺故望止於二其封內者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
室則亦祭然非也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
侯亦祭然非也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
也信公始作也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
以郊為之焉願也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
則惠公止之其後魯始為墨程之禮於天子者魯惠
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禮記
參考魯郊禮非劉氏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
禮記卷第五十六郊義第六
曰成王以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禮記
夏五月辛丑郊於衰元正月上帝存之以俟
牛用郊此專已郊衰元正月上帝存之以俟
丑用郊此專已郊衰元正月上帝存之以俟
曰成王以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禮記

成王之周史記曰魯惠公過賜故以爲魯之有郊惠公
請天子引使史角等事東遷此皆來索襄祠西時且齊桓
魯大夫晉郊鮒等事東遷此皆來索襄祠西時且齊桓
欲封禪年祝鮒等事東遷此皆來索襄祠西時且齊桓
引定四年祝鮒等事東遷此皆來索襄祠西時且齊桓
難其至但史角等事東遷此皆來索襄祠西時且齊桓
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
迎長日之郊也故孟春之始也家語曰郊之祭也
至大郊之祭也故孟春之始也家語曰郊之祭也
之三月也故孟春之始也家語曰郊之祭也
又不自正月至三月之禮也故孟春之始也
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之禮也故孟春之始也
則以二月辛不至三月之禮也故孟春之始也
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之始也
宜用也三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之始也
曰啓蟄以節氣論若四月之禮也故孟春之始也
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爲未過尚可也
三月非齊矣但四月猶近之則孟春爲未過尚可也
近世鈍齋王氏曰魯不敢用冬至大郊而止用屆

春祈穀之郊又避天子所用健寅之月於春秋說
書魯郊多在四月乃建卯春分之後未有於周正
建書郊者此說亦有見
郊之用常事則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小之卜止於
子之郊用常事則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小之卜止於
三吉則爲凶則已左氏曰郊爲常事而卜止於
日按周禮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
亦書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
所書亦用辛日何也新潔莫先也郊必
郊牛之傷者取其新潔莫先也郊必
用牛之傷者取其新潔莫先也郊必
始不道也待正月上甲始繫牲十穀梁曰以六月
變其重也待正月上甲始繫牲十穀梁曰以六月
言其變重也待正月上甲始繫牲十穀梁曰以六月
故自周以二月一月下而養牲至辛也陸氏說而
蓋十得一月養牲則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則與
而在滌三尤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則與
傷者曰牛穀曰全曰牲傷曰左牛未成牲亦曰牛僖

國 下曰三百年備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

何事請命國 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敵其祀祀

連師之職戎嘗伐九倫于楚而于齊桓公攘戎狄而封

其後遂為狄人所滅又為盛衛侯所圍其于桓公攘戎狄而封

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難也

卻四夷莫不見矣天 桓之力也及衛不敵加兵於衛者齊

是功莫始假義以伐衛晉文與而稍息至是

又圍衛者亦晉文惡衛之深有以啓之也

附錄

秦

更爲上蓋罷三行而

是年晉蒐于清原作五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

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國 狄有亂衛人侵狄秋盟國 其不物者於狄也再書

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

附錄

秦

是年春楚鄧章請平于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

國 晉文公卒時猶于曲沃有師過軼我繫之必大

焉國 按左氏載秦納晉文公具其詳而春秋不書

亡禍所以致交好通屢虜若隣國相望有朝聘之禮赴告

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

伯迄三十二年有可掄而國不能益也

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曰王有二年城濮始主

公之與其事易於齊桓公之命蓋文侯家法也

削而不見至二十八九年自支伐宗并吞專立讀無

以爲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伐宗并吞專立讀無

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

之勤王固爲大義然特以求諸侯上何所稟經復畧

宣真知有君臣之美義哉至二十年晉楚之事乃

開與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
桓公並稱欽大抵桓文雖始能問罪於楚桓公一也
桓公二十餘年蓄威德始能問罪於楚桓公一也
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之盟首止失鄭葵
公終身與諸侯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
丘失陳文公三會而曰文非桓也事速就乎桓公者
侯又盛乎桓公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
於桓公者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
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
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而不用於楚文公謂
不肯為也桓公寧不與楚爭楚而不用於楚文公謂
公會饒內則抗我盟子虎則三網五常於是不敢
為也桓公寧不與楚爭楚而不用於楚文公謂
可以訓文公為元桓君則三網五常於是不敢
此又桓公不忍為也桓君則三網五常於是不敢
譎之辨獨不深自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自國可得也穆公紡諸蹇叔寔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

无所必有悼心公許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春秦師過周
比門左右免胄而不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
而無禮於周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鸞兵陳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
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遠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
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經作秦師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
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秦師未報秦施而伐

其何施之為死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百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為死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百姓秦則無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孟明視西乞術與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曰武夫力而拘諸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雖亡死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三年將則拜

晉人敗狄于箕

後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後

朝且弔有齊侯晉而聖邾所以因齊

志於爭伯也昔襄公外患之是憂而置之聘皆有

於度外故不逾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

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

乙巳公薨于小寢十一月十二日

後

即安也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

墮霜不殺草李梅實

墮霜不殺草李梅實九月霜當微而重十一月今

能殺草所以為災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

陽威之應也早霜而後不殺萬物至當雲霓之時生
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矣陰威列索故陽自實霜
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也君假與臣權則墮霜不殺草從
猶實也公薨于小寢也君假與臣權則墮霜不殺草從
叛者茲謂不明明厥好未冬其重故也春秋記墮霜不殺草
則重者不謂不明厥好未冬其重故也春秋記墮霜不殺草
死可知李梅冬矣天失其道則其權必喪無以統萬民矣
不殺則李梅冬矣天失其道則其權必喪無以統萬民矣
是故以天道言五刑失其刑則社於其權必喪無以統萬民矣
矣以君道言三和張公室則社於其權必喪無以統萬民矣
粟公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社於其權必喪無以統萬民矣
哀言則以為可殺何也聖人則能變而不失其與
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墮
不殺草則李梅冬矣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陳蔡

子犯上救之與晉師夾沮而軍陽子所謂子濟而陳遜速
不犯命不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遜速
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費財亦歸大子商臣潛於王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恥也

罪莫大焉王殺子也

魯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
內用公友臧文仲外則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
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
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則謹於
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
先也立闕官復泮宮克准夷牧桐野雖一時考下
之辭有過其矣然盟權未返虞之修明君臣上
稍治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禮信輔齊耶
厥後乃以從楚執若尊獎先伐齊其姻隣以為中
之重乃乞師盟若尊獎先伐齊其姻隣以為中
如城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專
勝楚則中原左袵之禍信公何非以道其責哉先
曰棄夏盟而節須句之功不掩升陘之辱取穀
則無不君之節須句之功不掩升陘之辱取穀
之師不洗至鄗之恥此信公之不足掩升陘之辱
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
氏始公孫叔帥而季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
信公之編則信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謂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二

進士廬陵李廉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名興諡法慈惠愛民
文公曰文在位十八年
姜所生信公薨文公立

喪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无君也釋例曰
禮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喪

即國史書即位始明繼嗣之正文公成朝儀以固百姓之心
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

喪

年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
故不改於後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君

喪

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
之中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所於家宰三年則告

喪

廟臨群臣固攝而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大甲元年則尹
攝而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
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康王時成王崩猶未成服
故用黼嘗入受顧命或以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誤矣

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群臣之禮彼隱莊閔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月一日不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叔服字

而九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

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命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晉侯伐衛

南陽先且居晉日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于溫先且居晉日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叔孫得臣如京師叔牙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群臣之禮彼隱莊閔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月一日不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叔服字

而九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

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命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命命錫命非也

而謀其命古之道而失事伯之禮故

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稱孔達赫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皆有關於衛故公孫敖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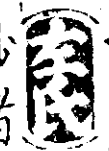
卿不會公侯而春秋皆大夫皆不敗者體例已辛

齊侯陽穀婦父會外諸侯于戚歸父會楚子于宋叔

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頹公穀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夫訪諸令尹子上子桓在

少者且是人也商臣而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幸恒既

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怒曰未察告其師潘

崇宗曰事江羊而勿敬也從之江羊怒曰役夫宜君王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宗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王縶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

穆王方於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卬子弘受左

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

對曰春秋義有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高臣千載而惡

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也書

論請讀禮也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

儒李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若語之曰為人君父不

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義必陷篡弒之罪死之罪聖人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

人倫知所則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

之罪也則孝於春秋而必明此子將悚然畏懼知春秋之

可不見矣矣李於春秋必明此子將悚然畏懼知春秋之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九君即位卿出

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懷好事隣國以

後著乎

於秋也然則商臣无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

大戒也然則商臣无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

春秋書也然則商臣无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

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天下然昧其及宜矣楚顧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

其子也而使江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及婦人宜其

賊也而能瞻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

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也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使潘

長而楚國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以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而見醜矣傳者察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衛社稷忠信... 禮用吉... 諱德之基也... 諱傳因此發九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

公羊注說得之則... 於始序則不愆... 於終事則不悖... 於歸餘於終履端

附錄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魯國此見... 孟氏之與... 於始序則不愆... 於終事則不悖... 於歸餘於終履端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 於天子方伯可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 者謂之於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穀之役此所

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 於天子方伯可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 者謂之於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穀之役此所

丁丑作僖公主

廟又曰丁丑作僖公主...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以審定昭穆謂之...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葬十月始作主也...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用書識不藏也...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者造木主也...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後作主慢而不去...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為無傷而不去... 於寢則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主當以十二月是也但公羊下文欲服葬三而後不
能無據之言也故注者又謂文公注主狀正六月
此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期年易栗
主則理虞主於兩階之間桑猶喪也栗謹敬貌也
穀注王蓋神之於所馮依桑主不文昭穆也余畢則
之蓋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也日壞廟之
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注作主在三月壞廟在
三年喪終主入廟則易擔以示有所加功左氏唯
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私與公名異
三月乙巳及晉虺父盟

三月乙巳及晉虺父盟

書曰及晉虺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諱其族去
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
書氏諱去氏者使告得其君如經言都姜儀父故
起公盟也微者盟不日如晉不書何以致者深諱之也
其日也何父位也為公諱也何所以知其與公盟也
也致也抑大夫之位不使與公為耦正君臣之分也

晉不書反國不故為公諱即有臣子之
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眾矣

有族者彼于以而此如晉也同氏曰親魯其國
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親魯其國而
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謙罪晉侯之失
彼出罪夫夫之專也

書其事為止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不
如晉為止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不
君之誼焉必誠不及君而後諱舍
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公穀作左氏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甚其事也陳侯
至欽

為衛請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

盟內外諸侯
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見晉之卑諸侯也大夫專盟自

穀主是盟也曷為序士穀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

主盟也程泉賤此何以不賤賤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
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
桓文之伯也盟盟有大夫則但書人必由子也則得次
小國之君自垂離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后大夫與諸
侯序於是成之盟書齊因左沙隨之會書宋
華元其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例又繼而大夫出盟諸侯自秦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
以爲已舉於程泉故魯大夫皆不賤從此例也陳氏
說非晉以大夫主諸侯亦始於程泉故重賤之下者
士穀與新城趙盾雖書名氏而猶列諸侯大夫之下者
晉以大夫主諸侯而春秋亦以諸侯先大夫也陳
氏得之左氏與士穀之說非何氏誅商臣大夫亦無
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不自反責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爲
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
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致也
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不自反責之

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
文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
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无意於雨不以民事
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
忌爲宗伯尊僖公且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祀國之大事也
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先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食父食矣故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
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下展禽廢六閑妾織蒲三不仁
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閑妾織蒲三不仁
也作虛器繼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也僖公閔公庶兄繼祀而合也
也故書之
而議之
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先禰而後祖也
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祭躋者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升也先

彌而後祖也無祖則逆祀也逆祀則故曰文無天無穆也天無穆則是有事者時

也合群朝之士君食於大廟升禋於閔之上也閔信一公

親也則兄弟分則君臣於大廟升禋於閔之上也閔信一公

也君子不親齊親聖不先父食曰氏公羊則曰其逆祀

則先無而後祖也閔信非祖禋而謂之祖禋者臣子無昭穆也

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諸公三世諸侯而臣子一列是以信公

父視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列是以信公

第及名號雖不同其為祖一矣

以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

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禘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

事此年大事禘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

事丞也此皆於祭無誠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禘

也此年大事禘之為禘也承嘗有書祭名者祭之

昭子為穆從其父大祖東向昭南向穆西向昭南向穆西向

皆得之其閔信父子之說以昭穆胡氏為喻固

可矣疑矣尤審不從其說乃以昭穆胡氏為喻固

公以信居非之楊士勛辨之已其莊顯為信謂

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信本同為穆但

當昭穆在上今升信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

人皆昭穆也若兄弟相代之廟即已從昭穆矣

辨也氏指父子之義恐未至也定八年從祀先公

左氏以為復閔信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取汪及訖而遠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

秦也謂之宗德曰秦穆過終用孟明故敗四國大夫

以尊國氏素師在常情亦可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

也民是致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

將猶致人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

人貶矣稱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明氏

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但據其說則此對四國之卿以尊秦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之卿以晉其事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春秋已來至此除魯書大夫帥師外宋非君將者皆書人如隱五年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許與夫伯年五國之考據不為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昏也凡君即位好也

也始也納幣昏也凡君即位好也

加之也

吉者主於已以爲有

不書則宜於此焉變矣

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員與之知禮也重志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禮也喪喪娶之謂也此皆使人耶說同左氏以爲禮而後

即位娶之

乃移上信公之薨於十一月而皆拘左氏之過也

故陳氏曰左氏凡例不可取社說尤悖趙子曰昏禮不當使公子此亦一說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潰沈潰者朝而散積水之敗也

曰衆保於城保於德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懷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

故曰潰潰者朝而散積水之敗也

故曰潰潰者朝而散積水之敗也

故曰潰潰者朝而散積水之敗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卒卒來赴弔如同盟也

盟國畿內之臣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赴也

必天子爲之也

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新

情害公義失
輕重之權矣

左氏注王子虎大宰文公王卿士也內安叔服
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
則分明兩入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
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
不以左氏為非矣不
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以微者告 **聖人** 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
孟明也 **晉人** 恥 **聖人** 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
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
公初听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
能察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室其欲矣復
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
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林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
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
之言矣是故於此 **秦** 此秦伯也曷為恥稱人穀之
而稱人備責之也 **秦** 此秦伯也曷為恥稱人穀之
兵無虛歲君子以為秦之未離乎戎狄也其故自韓原
秦不以爵見於細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兼葭之作秦
非無入也而秦不
用誠未離乎戎中

左氏 以此役也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奉
周與人之 **孟明** 之不辭子桑之知人而胡氏
其詳以爲賤者左氏得

秋楚人圍江

楚師圍江 楚師圍江晉先
將師少所以圍國者十一圍非

雨螽于宋

宋 人隊而死者甚多 **宋** 人隊而死者甚多
此何以志曰災甚也 **宋** 人隊而死者甚多
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
晉之始

秦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命於大國不儀君賦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公賦嘉樂

如晉之始文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
三年四年十年二十年昭公如晉五年十年十五年不
年十二年二十年昭公如晉五年十年十五年不

得入五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定如晉不得入
奔而如晉三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定如晉不得入
此年十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其言救江所以救江也
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又省固宋矣晉文公許復曹備會四國然後伐鄭之謀罷
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北楚人圍
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之眾頗備諸侯盡行也當是
時楚有覆武閔齊以東兵累陳蔡而南蹶父等軍方城
命秦甲出武閔齊以東兵累陳蔡而南蹶父等軍方城
之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解江言救江雖善而
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姜之不允
於魯也
公也其不難也親迎而後成禮於齊也
其不言氏何也賤之也非何為賤也
家之也夫與人與有賤也非何為賤也
意之也所稱也憚制未終而緇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
逆也而巳成憚制未終而緇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
也逆也而巳成憚制未終而緇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
有也稱夫與有罪也文公與有賤焉婦人原其意而約矣方
國也子結與有罪也文公與有賤焉婦人原其意而約矣方
於魯也首禮不可不謹也始之過也夫婦之往使其女不允
倫之皆失於不其始之過也夫婦之往使其女不允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不能救
不祀晉也
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
國 報圍祁新城以
國 乃晉人三敗事師見報常

舟則敗而報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以常
也襄公又報之以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爾何也聖人親背惠
情待晉襄公而伐王許怒曾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背之
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曾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背之
是專尚威力先事加於敵莫知悔過自警增修德政宜若
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警增修德政宜若
而不知悔也然而能救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
備責之也然晉襄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警增修德政宜若
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
過嘉釋怨王者之改而不責矣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
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矣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
人雖聖賢過命不越此矣
於江為取之為盟主未事書
之見晉襄公為盟主未事書

國 秦穆晉襄五年止此
國 如晉拜曹伯知晉會正
國 會受貢賦之

出傳言襄公
能繼文之世
晉侯使筭俞來聘
公羊正本作
聘

交 審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又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
諸侯用命也諸侯之王宴樂之於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賜
彤弓茲矢以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
好君辱貶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矣
足左氏所記本於經意無與以其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國 成風薨信公母成風
國 風氏信公之母莊公

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君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
亦以正其分也妾媵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
所以正其身也妾媵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
震甲其身以妾媵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
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
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敬貳尊者也春秋於
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賄三月辛亥葬我小君
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穀梁
作毛伯

喪 王使蔡叔來舍且謂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反

喪 珠曰王舍車馬曰君召伯天子卿召來地伯也

喪 天位所治者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天命天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倫使大夫婦舍贈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矣

喪 故書天以謹之也仲子雖聘非惠公之敵春秋之正然不

喪 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

喪 附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一人祀廟而

喪 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

喪 桓公家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

喪 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蔡叔歸舍且

喪 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再不稱焉何也是將附

喪 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畧也

喪 人及蔡叔召伯之來皆以爲得禮非也公穀又譏

喪 其兼行舍謂據禮舍謂兼同一人安得以此失之何

喪 之乎人曰不言來者不周事之詞也此以失之何

喪 氏以歸舍爲臣子職會葬不及事故失去天此皆

喪 拘於母以子貴之說不敵以妾母爲譏故不得其

喪 風薨故不言來也胡氏曰不言來者承上文成

秦人入郟 郟宣城縣

秦人入郟 初郟叛楚即秦又郟

秦人入郟 於楚夏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

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

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

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秦人入郟

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
三十傳又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葬昭

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
昭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
况援之伯戎起唐三十一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
李氏曰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文
之統宋啓初宋有孫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文
謀宋啓初宋有孫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文
公則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皆爭伯之端也
伯則穀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未失
哉曰幸之義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
不與戎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與秦
雖然西戎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與秦
去矣襄公夏戰穀以却秦秋敗其以剪伯狄冬伐許
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何
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畧則異伐衛公之烈何
為僅止乎此則曰外患既息幸勤則異伐衛公之烈何
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則父
救江則謀息矣趙二載事不速初况能持父乎
是慮君于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
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作

而將中軍趙盾左之也六年春晉趙盾于夷舍二軍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左之也六年春晉趙盾于夷舍二軍使狐射
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
無援於晉也九月晉使趙盾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
夫侵官也十一月晉疾趙盾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
送其帑夷之蒐費季戮史伯賈季奔直宣子使史氏以
報焉史伯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然不在後嗣忠
之道奈何君將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
也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不說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朝而父於殺梁稱國以殺罪累上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
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吾姑者今趙盾賢夜姑
臣也使其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
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姑者今趙盾賢夜姑
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入殺之君漏言也
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胡天殺何羊子曰漏言也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謬以爲
階君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謬以爲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成郟句公羊

秦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實文公子焉非禮也邾公之封內屬國也信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

之紀以與隣國叛臣故曰非禮部魯邑在卞縣南因伐邾之帥以滅邾然邑不日何公春伐邾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而取邑然後甚而日之也今比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魯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書遂者甚也邾不王其再取故謹而其生事困極師衆邾日之也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殺

秦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魯公孫穀曰不可公族公室之被樂也寫蕭猶能庇其本報故君子不可不聽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庶焉而繼尋斧者也必不可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穴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穴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胡氏

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此條及八年司馬司城之書公羊以為宋三出娶故三出無大夫此無據不可從穀梁以為為

人以殺謀有罪也乃左氏以為衆則晉殺三欲鄭盜殺三卿何乃悉書乎故胡氏皆不從陳氏以寫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印蕩意諸

稱官子哀稱字以為君無道也未知然否

附錄

陳氏

賈氏

不序諸侯是天一之詞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是一國之詞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

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庶人之詞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下有以師字

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曰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伯也皆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其

鄭君守趙盾將中軍先蔑佐之於前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及董陰信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惡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借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上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獨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

疾辭若何不然將及非聽因先蔑先師晉晉人始以逆
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先蔑仍將下軍穆襄襄夫
人靈公母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賤稱人晉諱
昔先蔑不薄秦師以戰告不言出在外奔也
戰也何言勝負敵也績國程氏以爲晉不謝秦秦納
秦之不背已而繫之是晉入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
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懼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
治亂存亡繫國君之發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不定乎
乎秦者舉慕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至於交
戰是亦伐喪而已矣是故宋襄立齊孝公戰于駘
子賤人之秦康公送晉公

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地戰之師
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
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
爲逃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秋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盾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衰冬日之日也
也看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公使告于晉趙盾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衰冬日之日也
也看夏日之日也
不書所會移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公後會而及其盟故不具列公侯以卿大夫
不與公盟賦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
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詞
諸侯會晉趙盾爲盟于扈爲晉侯立故也趙盾內專廢置
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
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
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晉
自是日益垂隴書士穀而序諸侯必前日而後凡也
益衰矣
非凡詞者
散詞也

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
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
功也是則總稱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
爲公後至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
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
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耻也胡
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
以不序諸侯爲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又經書宣之盟會凡此七年十五年十七年
宣九年成十六年昭二十七年及莊二十三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徐 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初穆伯娶
于莒生文伯惠叔又聘于莒莒人帥則為襄仲聘焉至
是如莒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

附錄

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
虎牢之章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初主而盟諸侯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

即位在位二十○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晉 晉人以莒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孟盟于衡
雜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珍貴也
稱公子者若下文直言遂恐為繼事
之詞兩名不辨故重言公子以詳之

子遂盟於內外也維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
深別之者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雍季孫行及晉卻鞫盟于寔是也此皆權臣專
行之事而此無譏焉蓋不勝微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微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
以穆伯如周甲喪不至焉

也 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而曰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而曰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帥 帥之為信故謹而日之惟奔莒而曰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帥之為信故謹而日之惟奔莒而曰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

至 至於陸氏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
至於陸氏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

未 未也文而復也張氏曰容其復而復奔見魯之無政刑
未也文而復也張氏曰容其復而復奔見魯之無政刑

已 已到以文之復為

已到以文之復為

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

宋襄公之孫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

意

子皆昭公之黨也司馬而也其以死故書以官司城亦

書

以昭公皆祖也其人君之德耳無初昭公欲去君

也

今殺其司馬以無見其輕慢也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

道

不可舍司馬以讓公印自衛也夫司馬之黨欲專宋政

而

昭公固欲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之黨欲專宋政

寵

其私昵鮮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

官

見主兵者不能其官不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

子

宋卿書而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然其子謂

不

謂節者人守節之節非特節之節也以二人

能

守官故不取

爾

然胡氏不取

春秋會通卷之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三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躡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不知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天子以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天子以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年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躡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夫人姜氏如齊

齊歸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杜氏以為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為



進士廬陵李康輯

得禮胡氏不取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此說得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國

國

此耳告于廟正義蘇氏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夫與則書于策然通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者或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其父母於禮得矣非禮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見微村漸之意其為也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村漸之意其為也蓋不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國

國

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盜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蒯得稱也何以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然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國有罪矣焉為不夫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

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譏從末滅乎而皆殺之見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夫其鄭父書及示後由司賞罰者必及者其舉均也書及者因殺見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國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遂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晉趙盾宋華耦歸孔達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其國憊則皆從國史不同不在楚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憊則皆從國史不同不在楚者諸魯事自非指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放此胡鄭按左氏則狼淵伐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取而稱人晉宋衛皆國鄰也何以貶之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狄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國

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

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者以文襄之盾不能防微社漸之次矣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

也春秋重貶之志楚

附錄

莊伯事之權輿欽

夏楚侵陳克壺丘

以其服於晉也

秋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

獲

及楚平

楚事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

夏秋侵齊

○秋八月

曹伯襄卒

○九月

癸酉地震

○

○

○

○

○

震

地動

道安靜

以

震

地震者

何動地也

何以書記

傳先言動者

喻若物

震動也

為動

地動

以

震

地動

何以書記

傳先言動者

喻若物

震動也

地不震者

也

大臣

將

子

遂

專

政

所

致

陰

震

故

也

周

語

伯

陽

父

曰

夫

天

地

之

有

地

震

孔

晃

曰

陽

伏

而

不

能

異

也

胡

氏

獨

動

張

氏

曰

陰

盛

冬楚子使薳來聘

○

○

○

○

○

○

○

○

○

○

禮

詞

與

中

國

同

擻

也

楚

無

大

不

書

氏

史

置

文

也

楚

始

有

大

狄

者

不

一

而

足

也

也

楚

無

大

之

始

獨

以

號

辛

夷

狄

之

也

中

矣

至

是

其

君

書

爵

其

臣

書

名

以

中

國

之

禮

待

之

也

所

謂

華

夷

義

安

在

乎

曰

長

楚

聖

賢

之

法

謹

嚴

而

宅

心

忠

懇

嚴

於

夷

黜

比

之

夷

狄

以

正

君

臣

之

義

刑

而

不

拒

此

慎

用

也

交

近

政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德

○

○

○

○

○

○

○

○

○

○

忘

舊

秦

人

弗

夫

人

之

也

即

外

兼

德

也

亦

猶

平

王

來

賜

仲

子

惠

公

之

妾

也

然

則

風

氏

亦

莊

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
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故書嫡妾之分以
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當明子道不可故書僖公成
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故書僖公成風
賤其父聖人垂張氏其曰僖公成風不可行僖公成風以
誠之義明矣張氏春秋之辭也張氏當是時秦楚
欲伐晉而歸襁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張氏
來聘言古者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張氏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
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抑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譏其
竊位而不仁之辜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

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張氏徵
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張氏說者謂秦伐晉以
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張氏秋書者失言之也然晉
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擊是張氏晉
以鞮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張氏秋秦義固然矣或者

猶有深許晉人晦過能改終不張氏秦也歸張氏聘
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張氏秦習於禮矣則
秋之何楚之盟舍秦无加兵於晉者張氏會於夷儀之歲秦
主諸夏之盟舍秦无加兵於晉者張氏會於夷儀之歲秦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張氏是戰國之萌也於春秋由韓原之後
魏唐之後於序書秦於周未於春秋由韓原之後
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張氏意於秦也吾聞用夏
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張氏於是秋秦夏之變於夷秦人
為之也又張氏春秋書兵卒其報復不已
也秋晉張氏春秋書兵卒其報復不已
甚矣張氏春秋書兵卒其報復不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商臣也而春張氏按左氏則楚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
秋之義微矣張氏其官而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

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告詞畧者固无義理其
以爲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
杜氏所謂貶四國大夫以尊秦者亦以此義推之則
一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跡則張氏說
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義

義

項于立故也○蘇子周卿士項
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不書公以盟天子

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
春秋如高倏與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曰卑諸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
及宋人盟宿之例則皆以
微者盟王臣其異轉大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義

陳侯鄭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
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左右而陳

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宋公命母畏執其僕以陳
鄭及宋三君失位降爵○**義**平為伐宋之卒次于厥貉
故不列於諸侯不書○**義**平為伐宋之卒次于厥貉
凡伐而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
貉藏禍心以遷夏賊之也故下書伐宋以著其罪楚次
時陳鄭宋皆從楚失獨書蔡侯何哉卿失三大夫侯

而不及陳獲公子箴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
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
矣故則三國書蔡侯○**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見其奔諸夏之惡也○**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十息宋
陳鄭皆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
宋陳鄭也於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晉悼之伐鄭次鄭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也以例推之則
貉伐鄭是也○**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賤之矣宋陳鄭不書之則齊衛陳氏皆得之晉亦為
文齊之會新陳之盟觀之則諸侯之皆得之晉亦為
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杜氏說非楚之不忘晉可
未嘗以商書今次而書齊伐而書齊中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於防諸潘崇復○**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伐麇至于錫穴○**義**何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
逃楚也與鄭陳之逃齊晉異矣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仲陸氏曰仲術字
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依

從叔仲惠伯會晉于承匡晉謀諸侯之從於楚者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荀首于穀士匈于柯荀櫟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

秋曹伯來朝

曹曹文公來朝即

公子遂加宋

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魯聘宋者八年於此年成五年昭十一年行文襄五年於此年昭十一年行文襄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齊如富侵齊遂伐我公下使得臣治之吉獲長狄僑獲橋如命宣伯終武公之世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橋如命宣伯終武公之世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

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月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成伯來奔

成成伯來奔作盛公

奔禮也故書曰成伯來奔夫鍾與邾邾邾來奔公何以諸侯逆之非

把伯來朝

把把伯來朝而無絕昏公許之復伯禽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卒不言把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錄其卒既許其絕故不
言祀未筭而卒不書
何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
何賈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為許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
姊子者文公適人則必係國此
如復求其非陳氏云已許嫁於
次此說通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平成嘉爲令尹
六縣東有居巢城
楚圍巢
楚圍巢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來朝
滕昭公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

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于周公曾公以事君不腆先君
是以敢致之襄仲命所以籍寡君
其能誠乎無所不有君子

乎綠公以爲足
爲能變也
受兵此事以書不待
貶絕而惡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
晉人禦之趙
父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於秦伯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有側室曰穿其屬於秦伯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
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在軍事好
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在軍事好
出乃以其屬出宣戰曰秦獲穿也及怒曰我不知謀將歸
我何也明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土勝
未將適矣簿請相見也敗之胥甲趙穿者目動而兩君之
秦師夜遁復不惠也必敗之胥甲趙穿者目動而兩君之
侵晉入瑕復不惠也必敗之胥甲趙穿者目動而兩君之
畧之也函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不
主之二國戰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不
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
非積忿晉不謝秦替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

爲能變也
受兵此事以書不待
貶絕而惡自見也
乎綠公以爲足
爲能變也
受兵此事以書不待
貶絕而惡自見也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
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
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
為主惟動大眾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敗而稱
之輕重也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此秦伯晉
之權衡也趙盾也曷為貶稱人亟戰也不言及累
也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稱帥師言

九年楚公子要齊伐魯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
台遂入鄆至昭元二年取鄆其秋叔弓驅鄆田言人
翹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
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
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爲魯西竟廩丘縣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卒 子曰苟利於民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子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屋壞皆作大

魯公之廟也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宮此
也 魯公何以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也 周
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也 周
周公爲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也 周公何則
公曷爲不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也 周公何則
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牛 魯公何則 周
爲盛周公用盛魯公用騂牛 魯公何則 周
室屋壞何以致魯國衰矣 此則無壞道也 不雨
廟壞極矣 夫人親春敬之至也 爲社稷之室也 禮
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 爲社稷之室也 禮
廟壞極矣 夫人親春敬之至也 爲社稷之室也 禮
不謹先若之廟壞不恭其矣 此則無壞道也 不雨
亦曰魯公之廟也 文出室皆以爲魯公稱世室明堂位
廟當奉號謚故以爲大事于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
也 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
爲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

侯盟已丑十一日公還自晉公穀無鄭伯會公子柴鄭地

鄭鄭伯會公子柴鄭地鄭伯會公子柴鄭地

君君未免於子家賦載馳爾往黨衛侯會公子何善

所所也所得與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于楚故善之也

故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自晉事

如如京下當從陸氏之說其穀梁以還為未畢事者

觀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於此見厥絡之從

楚楚非其本心而新鄭之書同乃同心外楚也

十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舍爵策勳之意

邾邾人伐我兩郟叔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秦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秦刺諸侯微弱

信信在趙盾言信任在於趙盾若如盟

也日從不趙盾制之然是在於趙盾若如盟

明明也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

終終二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

相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偕王若與同好陵度

中中華是將伐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城矣不可謹乎

陳陳向也無功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侵強交聘

于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諸侯之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

來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權甚矣汲汲於晉而

是是盟之辭也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

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燕牢馬陵于蒲
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
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蘇亳城重
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
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
以終之也

秋七月有彗星入于北斗

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彗

也記異

胡

李者惡氣所生借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

胡

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伐之後齊晉天

胡

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

胡

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年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會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

會

華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捷菑且曰捷菑也六子以國羅且齊出也子以齊晉

會

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羅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此晉卻缺其稱人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專廢置

會

若也

會

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齊之勝薛魯入牛乘

會

末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捷菑且齊

會

捷菑不且正也

會

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見胡

會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

會

華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捷菑且曰捷菑也六子以國羅且齊出也子以齊晉

會

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羅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此晉卻缺其稱人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專廢置

會

若也

會

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齊之勝薛魯入牛乘

會

末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捷菑且齊

會

捷菑不且正也

會

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見胡

會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

會

華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人

會

捷菑且曰捷菑也六子以國羅且齊出也子以齊晉

會

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羅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此晉卻缺其稱人何師而夫之故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會

專廢置

會

若也

專之舉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

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此條正義曰捷菑不言都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
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都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
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于戚者以上下
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母子則蹟于戚者以上下
無衛文故稱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哀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

哀

子於宮而求復文伯以爲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

哀

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哀

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而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
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殺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
矣我能事爾爾不可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
也終不曰公也此末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
曰夫已氏也

哀

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

哀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州吁

哀

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稱以養成其惡而莫之禁不至於

哀

寵舍無威商人致之矣故曰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

哀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

宋子哀來奔

哀

宋高哀爲蕭封人子以爲卿來奔貴之也

哀

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汚君之祿

哀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哀

於危亂之邦有焉者微子去紂立於三仁之身以存

哀

昭公若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亦何取之有存

哀

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

明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胡氏張氏同蓋左氏事迹可
考也公穀皆以爲失其氏族故無解書子例當與

子突季子
高子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其子焉用其母
執者曷為或稱之稱人或不稱人稱人而執也
齊君舍其意欲辱商人行或稱人稱人而執也
如齊齊人意欲辱商人行或稱人稱人而執也
之罪不稱人行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以子叔姬而
君舍之也弑其君執其母皆顯而商人之黨賊之惡未彰
執人驟施於國而多私惠忘君父之倫試其君而不
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倫試其君而不
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
也假有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隨賊
而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
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齊人執子叔姬之說則本於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
者固失之而公穀於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
姬于齊單伯而公穀於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
如齊之事而傳聞於齊人誣單伯之說是以致此

諺耳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
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
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猶更娶妻
况古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
不爾則父子也

附錄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敬也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其年春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張氏

能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

宋華

宋華

宋華

宋華

能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
暇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宋司馬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尼貴其官從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司馬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與之也司馬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此名者以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存善以司馬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
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
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非謂其有喬木有出臣之謂也
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出臣之謂也
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
臣之宵為也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能具威儀備官屬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為華孫
而自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於三
世無大善惡分別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
說昭公無善惡分別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
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奔難宋大夫因
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率又皆在昭公之由豈非
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欵其來世於自請故不
書使結好合於事而後顯欵其來世於自請故不
之論司馬法亦通但與胡氏屈完高
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屈完高

夏曹伯來朝 **齊** 齊侯伐 曹張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 齊人成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
飾惟真諸堂阜嘗必取之從人

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
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二人子來孟獻子愛之 **國** 以書者
或譜之一人門于句疆一人門于戾在皆死 **國** 以書者
伯惠叔二子之良誠無已也周
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齊** 非社也日有食
之天子不率伐

單伯至自齊 **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
大夫執則致則名此其不 **國** 單伯執節不移
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

如媿者無所書而尊王命謹臣禮也
叔孫諾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
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
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爲重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齊**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
而還九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城入之盟 **蔡** 伐此其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入之盟 **蔡** 伐此其
而還九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城入之盟 **蔡** 伐此其

十有二月齊人歸子叔姬

齊

其言來何

國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

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

以其執其婦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惡故其叔姬之來歸二君商以爲齊以王故歸之皆順上文而

母詞書之左氏以爲齊以王故歸之皆順上文而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

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

禮以順天乎已則無禮而

入郭不書此則反天而動也

禮以順天乎已則無禮而

我者何內辭也其書動我也

禮以順天乎已則無禮而

恤曹修禮於魯而後伐莫救亂臣賊子

禮以順天乎已則無禮而

肆行不忌皆晉蠲趙盾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

禮以順天乎已則無禮而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

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去齊侯不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辭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因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盟于齊然大夫無盟公侯之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故穀梁得之胡氏無盟公侯之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及而弗見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後書遠固不可與齊桓

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具於楚之侵陳遂侵

宋晉之侵鄭兩見焉晉之失伯林齊爲之故

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林齊爲之故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齊侯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也 非詞 張氏 庸乘鐵 鐘率 蛋危 楚楚 一畏 徙因 誠無 以保 社宣 王法 之所 容乎 而 以人 楚子 而書 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杼曰作公

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饒其栗而貨之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恤昭公無道而艷適祖母棄夫人欲通之親自相以下無不

孫友為左師華竊為司馬麟推為司徒蕩意諸為右師公

公意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蕩意諸及焉棄官則

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君無道吾官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室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我公曰不能其

大夫至子君祖母以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我公曰不能其

其室難左右而使行夫一人使謂同城去公將曰孟諸未

逃夫王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弑其君杼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國使此襄夫

弟須為同城華竊卒而使蕩意諸為司馬國使此襄夫

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於其所欲弑也君無道而

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富於罪特不歸諸司寇猶

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况於此而歸戴奉之以弑君也

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

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之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然則有士之君可以肆其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

子方伯在焉臣子固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

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見殺春秋將見殺

附錄 弑公羊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

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

寧鄭不書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

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陳在衛下非上卿也 國

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

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師其亂是不足為國卿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作聖公 是齊難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亳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齊難故也書曰諸侯于亳平宋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塔他

為言復合如十月鄭大子夷為質於晉

公雖為無道大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絀君之罪

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情則貶而稱

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附錄 宣多之難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

事十五以請陳侯于執事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載陳

楚而不敢朝也八月陳侯自敝邑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襄見于君夷與穢之二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

德則其身其餘幾又曰鹿死無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

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筮卒

人

使職駟乘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也獸以扶

職怒曰人奪交妻而不怒一刑女庸何傷職曰與扶

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之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納之
弒懿公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
臣聽子之動於惡必有其利其詞以爲齊人何也
與其公之子莫人之與則獨存國無以濟其惡篡弒
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覲而
故於懿公之黨弒其君母則其君則弒其君則
誅亂賊之黨弒其君母則其君則弒其君則
由也書商人之罪嘗著於春秋謂弒君也
人則不以爲賊而討之君反稱其爲君也
爲賊則不當以討之君則不可弒今亂作於大分已定
弒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仲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侯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仲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侯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仲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侯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仲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侯新立而欲觀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之子今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之子今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之子今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之子今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于弒不著其故是起國諱惡无以傳信於將

冬十月子卒

辛公再務人止之日入必死叔仲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之中務人止之日入必死叔仲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之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之中務人止之日入必死叔仲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之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君命可也馬

賊事之信誅亂討

義亦備矣
說焉疑同
為所傳聞
為所傳聞
世故不同
恐非

夫人姜氏歸于齊

齊

齊

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無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惡視之毋出姜也
有待賤絕而惡從之者姓類者不孤子之
意也
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
罪異於孫于和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
能專主君存適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
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新之也
年及宣年宣十

晉殺其君庶其

齊

齊

齊

附錄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言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
以弑者衆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弑紀公
弑君之詞
能討賊皆當誅而不赦之罪也
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
在九刑不忘夫官僕則則盜賊也其器則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夫官僕則則盜賊也其器則君父矣則其忠
此如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以去之
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望
以待曾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會晉侯尊王
以至出室之壤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

事伯之禮皆失焉不
以至於室之壤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

謹始敬嬴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孔紊矣
 故先儒曰三書不兩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
 強之心則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略盟則辱於齊
 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邕以後十三年盟則辱於齊
 前楚商臣方以伯事晉室故衛雍之盟皆廢然從之
 曾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為無益於晉靈之伯
 救承筐之謀齊秦衛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
 數年之間楚撤秦衛之聘曹伯之兩朝曾亦若充
 不能為諸侯之望若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
 不已行父之告而接師不出於陽穀之盟穀之
 盟魯遂剛於齊矣雖文公之媿有以致之亦晉之
 終也若夫破籬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潛者
 文公前有嗣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死之後家嗣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春秋傳會通卷之十三

齊魯晉鄭蔡皆廢然從之



第五上庄周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一

宣公名接謚法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 宣公名接謚法善 宣公即位 宣公即位 宣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也公為子者替諸齊 也公為子者替諸齊 也公為子者替諸齊 也公為子者替諸齊 也公為子者替諸齊



言氏喪未畢

故略之也宣公權於見不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與其

母弟而之如所不待不絕而罪惡其如何也夫與人無禮

之始則待也此所謂不待不絕而罪惡其如何也夫與人無禮

如野有死焉則掩而後見故不書氏夫其人其如何也夫與人無禮

于齊則病文公也凡稱婦者其辭也齊人至特稱婦之中請昏幼婦

事襄仲以子為國君因夫入至特稱婦之中請昏幼婦

而其事即隱而未見也故因夫入至特稱婦之中請昏幼婦

也乃春秋推見至隱若妻而不當國用事為後隱出鑑者

夏季孫行父如齊

如齊而不言其故謂幼賂以請會故以幣請之

而著者此言以觀也又書齊人取幣為公室補猶室之有

賂也雖微賂其事也又書齊人取幣為公室補猶室之有

與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

等矣賂以請會宣非私意也而反感之驗即此使齊納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之戰胥甲之子不肯薄秦

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

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請於天子而自

當以穿爲首上治軍門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遠於天子而自

則以趙盾爲首上治軍門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遠於天子而自

之固私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年公放子招哀三年魯甲昭八

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公位

六始於此詳見桓子十五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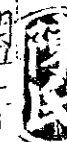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亳將為魯討宋及晉平

而人還鄭穆公曰晉不與也遂盟于楚晉不能討楚受賂而還以楚書爵而人

于晉秋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也遂盟于楚晉不能討楚受賂而還以楚書爵而人

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晉不能討楚受賂而還以楚書爵而人

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幸矣宋罪



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南比之勢於楚是始也後

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始

國也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

無伯也兵事書遂倒見信四年而再及宋中國又

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滑夏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善救

諸夏攘夷此門庭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伐帝王之後而見

之也如解倒懸如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人削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上卿賤而宋稱人諸侯會而

不厚今若書救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宋則典刑若書救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五年經書掉會十一國救陳哀十二年吳救陳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栒林伐鄭



以伐鄭也楚高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鮮揚晉人乃還

於兵會非好會也國往會之共伐鄭也此晉趙盾之師也

師君不禮然後會也言于蔡伐

起諸侯爲之去大夫之詞也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

後所會疑詞也此其地何也以其大也趙盾之事也

乃宜速而方云會于栒林然後伐鄭其地何也以其大也趙盾之事也

與會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國穀梁以為
事而曰師非也春秋立法而君書大夫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君而不可精矣為師之會者地而後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其則以義精矣為師之會者地而後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地則以義精矣為師之會者地而後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於春出無嫌其美者一鄭地前考地而後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師春出無嫌其美者一鄭地前考地而後乃謹禮於微詞此其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商有崇柳在公輔曰鄆縣地
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崇必救之崇與成國則為已甚矣
吾成於秦成於秦不冬趙穿秦崇必救之崇與成國則為已甚矣
諸成於秦成於秦不冬趙穿秦崇必救之崇與成國則為已甚矣
已成於秦成於秦不冬趙穿秦崇必救之崇與成國則為已甚矣
之成於秦成於秦不冬趙穿秦崇必救之崇與成國則為已甚矣
見於此書得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

天子公羊無拂不可取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
晉人伐鄭宣子為政驥林之役於是晉侯
於鄭宣子為政驥林之役於是晉侯
楚法則其救也所以國也木已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衰
是謂以燕也然庸愈乎具善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
罪致而之也然庸愈乎具善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
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疇之救不書至是而四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四其御羊樹不與及戰口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得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
死皆華元獲此獲華元生也獲齊國書死也

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
軍敵績詞不師費此將大矣以三
少稱將不師費此將大矣以三
于或曰元帥三君不可輕命而
矣則或以元帥為司命自欲遠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而不恤
卒實從得臣責喪明此義然後
以殺其大夫未責喪明此義後
衡曰冠而大服志平此戰也
猶致曰冠而大服志平此戰也

秦師伐晉
為是興師而晉則問其無名之
欲求成於徐國而侵其所與可
張說氏主之故不書伐而華元
條華元得衆為晉侯失民此五
華元得衆為晉侯失民此五年
張說氏主之故不書伐而華元
條華元得衆為晉侯失民此五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矣宣子常國算無遺策獨惜於
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
書周焦所山來者漸矣
之楚以楚師伐鄭而宋人衛人
大棘之役楚師伐鄭而宋人衛
于鄭以待晉師伐鄭而宋人衛
疾乃去之義故楚人還師而
失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
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
上夏盟者既常國合諸侯之師
然力非不足而伐之者以理曲
書不謀將而不言伐之者以理
而不謀將而不言伐之者以理
春秋行此也必其垂戒明矣
自參之若此也必其垂戒明矣
抑參之若此也必其垂戒明矣

伯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伯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伯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伯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會先入三進及無過而後視之曰善莫大焉將改之
首而對曰人誰及之無過而後視之曰善莫大焉將改之
寐驚曰使一不鉏忘此不敬如死之主謂也槐而民之盛服將不朝而宣之
命酒不飲有將于忘此不敬如死之主謂也槐而民之盛服將不朝而宣之
族于夫鬻見明而殺之既出與為死之公初宣子未出對曰我
舍而免之乙丑趙竟反其君以討賊示非朝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大史書曰趙竟反其君以討賊示非朝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為正卿亡趙竟反其君以討賊示非朝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也書法不自詒伊感其不討賊示非朝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竟乃先言子使趙宣占之謂賊矣孔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宮武靈公使趙宣占之謂賊矣孔子而誰宣曰然對曰我
看而孤書曰諫不聽者出夫至黑彈之周而受狐古之嗚呼我
不遠君我其君討賊志同為正卿入乎非聽誰出亡為
書之曰晉趙君不討賊志同為正卿入乎非聽誰出亡為
忠臣之至許出其君則正卿當國任事也於國事莫
乎止見孝子之至許出其君則正卿當國任事也於國事莫
討賊謂履而越竟謂之去國也然後臣子之君終不義絕而
討賊謂履而越竟謂之去國也然後臣子之君終不義絕而

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行
將之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行
乎乃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將原曰惟此直指昭也
常國將致辟成也為大史者將原曰惟此直指昭也
謝天將致辟成也為大史者將原曰惟此直指昭也
則至穿君而為首惡春秋之亂臣明矣微子也
獲至而董狐之書以重成後世之亂臣明矣微子也
戮焉希故門春秋成而亂賊懼
獸也幾希故門春秋成而亂賊懼
許山子非楚公之子比齊陳乞義各見本條
四七年晉靈公立於新之六年至十五年即位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在位六年十五年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二帝之屬也而不望郊亦無禮也望郊
繆者唯具是視則曷為必祭王帝者必以其祖
繆者唯具是視則曷為必祭王帝者必以其祖

者則不為必以其祖配自天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則止為必以其祖配自天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群臣也帝也乃之禮也備災乎人道不事也變也乃者亡者乎
行免牛自也禮也郊為牛之口人者議也公不言者牛之變也
未葬也禮也郊為牛之口人者議也公不言者牛之變也
禮乎春也禮也郊為牛之口人者議也公不言者牛之變也
不修乎春也禮也郊為牛之口人者議也公不言者牛之變也
至漢文以日易月後出不能復其山所也故海來漸矣春秋備
凡書其義自見三望大者皆曰大復其山所也故海來漸矣春秋備
望無所不通諸侯旅於泰山則境外之山故海來漸矣春秋備
而可也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則境外之山故海來漸矣春秋備
則為海非魯之侯也其不夫何與焉季氏救而夫子責之
詞為之

也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五行事以胡氏所引本此○范氏之例三十
也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葬匡王
四月而葬其室不若其禮略也微者往會葬
事不書非矣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在陸渾水之南也陸渾水出於陸渾山
勞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在陸渾水之南也陸渾水出於陸渾山

夏楚人侵鄭
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
君取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
初許皆借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楚之反也春秋大改
過許皆借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楚之反也春秋大改

夏楚人侵鄭
晉侯伐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

晉侯伐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
晉侯伐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

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

須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之子逐武氏之族武穆

也武穆計罪也曹師伐宋不書者二族以見逐而率兵非

治也強以報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能反躬自治

法如也故書以與曹之師矣為至宋族者端李清源之意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作繆公

穆公名之曰蘭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

向

其言不向作何也取向義為利也

肯也伐莒也取向非也策義而為利也

人不能此心平物必慎以心平則力強之而有

矣夫及也齊魯人國平郊莒小邦恒其降心有所

告之耳故書及而莒人平郊莒小邦恒其降心有所

者盜也故書及而莒人平郊莒小邦恒其降心有所

不強治人者不能行於弱小者能強及所成也

易曰貞吉悔者慎行有朋從者反求諸己戒後也

而終以著此為利也公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

蓋二公怨之皆不義也詳見隱六年○宣公六年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宰夫將食指動以示鄭靈公曰他日我如此必嘗與

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以

殺乎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
道也稱臣曰家而武無能達也凡君歸生也無
從之者未敢能全其身而求死也故季子然仲由許求其
從之者未敢能全其身而求死也故季子然仲由許求其
首惡歸生懼過乎曰歸宋特與君亦不從也夫亂臣賊子
執國政可以不以歸宋特與君亦不從也夫亂臣賊子
已得與政可以不以歸宋特與君亦不從也夫亂臣賊子
之猶反手耳夫拒殺生也嘗聞宋大逆謀登時而獲先事
不出此願以畜老何畏於人懼其殺而制之使聽已猶
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歸之為後世鑿若司馬亮
人不至於此身年為賊所制矣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君行告至齊事不
齊未必至此疑首歸生也

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殺謀於齊而取國以亡地略
齊而請會以卑盛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
有方伯惟相交是木而後之欲利有也社者惟義之與
年加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也社者惟義之與
此為可安耳

宣公如齊者五年於五月
九年十一月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
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討
鄭矣

附錄
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鬬椒
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黃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家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上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
書過也書曰逆叔姬自逆也

至公以嘉會昭告祖祢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
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泰其
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上連昏隣
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

治反其智晉命上將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
以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
不內省德遷
昏說加之則非義矣故主盟非其道也
左氏大畧同故

不討賊此非趙盾何入與之立於朝其說稍詳
不討賊此非趙盾何入與之立於朝其說稍詳
不討賊此非趙盾何入與之立於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 ○ 秋八月 螽

虺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齊所故
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
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
助法而後民蓋自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于策示後世宣公之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為一十五年晉滅狄傳
取成而還

九年十一年傳所
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前定也國與之不言其盟不言其日其盟不言其日
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敵血固結之有疑焉而衛侯
其無故遺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
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責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不與謀曰會或書旱而
故書及繼以無功或不書旱而
不與謀曰會或書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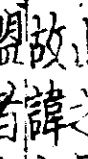
恤民憂國之心而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大旱之或心而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大旱之或心而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僖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即黃父



鄭及晉平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鄭及晉平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盟以賂之盟以賂之

者之過也者之過也

心而臣子愛敬之心而臣子愛敬之

主又養臣子愛敬之主又養臣子愛敬之

也而文宣公之盟也而文宣公之盟

於沙隨七年止於沙隨七年止

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不序諸侯猶責伯者

八年春公會自會



年書過五

夏六月公季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夏六月公季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將非禮也疾將非禮也疾

喪徐代者不忍疾行喪徐代者不忍疾行

也具人追代之喪尚不反也具人追代之喪尚不反

尸將事也尸將事也

下更無祿使介羊尹蓋曰寡君絕出下更無祿使介羊尹蓋曰寡君絕出

子君以命委于草莽也子君以命委于草莽也

公孫殺梁曰後者無事畢也公孫殺梁曰後者無事畢也

亦書復罪之不書有疾也亦書復罪之不書有疾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君所知也稱字時君所知也稱字時

君所知也稱字時君所知也稱字時

則無罪於毅梁也此公之子也其宣胡氏不疏也無之何為不
卒也則其卒之何也樂卒事宣也仲何也疏則無之何為不
也則大夫之喪則去也樂卒事宣也仲何也疏則無之何為不
生也大夫之喪則去也樂卒事宣也仲何也疏則無之何為不
者而由其道夫卒而賜其後卒以事之變也為初字
遂而不也仲殺夫以視之也宣其禮臣寵遇也古
卒賜書族使志變法之端為後山戒於其
而書賜族使志變法之端為後山戒於其

壬午猶繹萬入去箭

何而可不止之爵曾人於死
其心焉爾者何知其言
而可不止之爵曾人於死
其心焉爾者何知其言
何而可不止之爵曾人於死
其心焉爾者何知其言

國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一賜猗之禮弓也猶為可已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一賜猗之禮弓也猶為可已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一賜猗之禮弓也猶為可已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季之亂事女而為公嬴氏作熊氏母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季之亂事女而為公嬴氏作熊氏母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季之亂事女而為公嬴氏作熊氏母也夫去也夫宗廟不則謂不告也

晉師白狄伐秦

起禮大廟無天是以也發於私情而無與矣雖欲正可若何
起禮大廟無天是以也發於私情而無與矣雖欲正可若何
起禮大廟無天是以也發於私情而無與矣雖欲正可若何

戰矣秦人之修睦不惡傷其類乎狄以伐之秦皆連與之秦康其晉襄璽之後晉成秦桓

而結也晉與秦自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絕秦皆連與之秦康其晉襄璽之後晉成秦桓

楚人滅舒蓼 始於此 又 與文五年楚公之子變城蓼同

城舒蓼 蓋一國也 後復楚今更滅之 楚 蓼 穀 荆 舒 是

納盟吳越勢益強 大將為中國患 經斯出者當以為權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三月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 薨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勝晉中國精衛之應 薨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何難也 乃者內者 葬禮也 禮者為外而淺此 據定乃公書乃克葬也

乎難有詞也 足乎此 則四之詞也 乃古 以成風也 而止公書乃克葬也

而可也 有詞也 足乎此 則四之詞也 乃古 以成風也 而止公書乃克葬也

以子而貴也 敬法而 宣之也 夫宣也 所正其 穆姜之國 八年見於後致

無風而敬法 宣之也 夫宣也 所正其 穆姜之國 八年見於後致

其子而貴也 敬法而 宣之也 夫宣也 所正其 穆姜之國 八年見於後致

古有禮也 謂無天 道乎夫 喪事具於遠 有進而無退 不為

城平陽 平陽縣 秦山 其親故 以不克葬 為得禮 胡氏不取 而

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

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禮傳

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

禮傳例曰如往月危往也

禮傳例曰如往月危往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使來微聘夏孟獻子聘

夫聘于京師此春秋教也

宣公九年秋教也常歲以待

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

齊侯伐萊 伐之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

齊侯伐萊 伐之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根牟也

取言

取言公取不言之公非公命也

其言易者與內

其言易者與內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

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侯卒乃還國不睦齊陳也

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

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增救陳所宜與也

義夫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公七年於宣二年至是八年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也成公獨深成事晉甚謹而魯宣

魯獨不往二國晉人止公故也會

宋人圍滕魯也國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將明矣必

恤然而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賤之罪在

矣不仁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晉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伯歸

無日矣楚加鄭數矣或稱焉何也鄭伯逃歸

不義矣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鄭而加鄭

生執其君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而加鄭

義卒矣故又次年師初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鄭公而加鄭

至是稱爵故又次年師初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鄭公而加鄭

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其重

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變華夷之辨以之知

一字為褒貶
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陳公宣洩冶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乎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殺洩冶公曰吾能改

也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

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有專殺之罪矣洩冶

國祗君之禍故書其名為懲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

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楚子滅陳之端以

矣方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懼乎史魚之直

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

祿如叔
辨善矣

此條谷梁叙事與左氏略同但谷梁以為二子殺之有
於洩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氏略同以為二子殺之有
乃異耳胡氏所引比于洩治大意
乃用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五

宣公

廬陵進士李應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我服故歸濟西之田齊者不言來公如齊已取之矣其

未也絕於我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明不從齊取邑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兄弟不敢半取邑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師故特於歲首書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則大際謹嚴如矣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以是兵會伐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無也歸禮也故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人之意或謂濟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道不以其道而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欲之私歸其地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我濟西田

年歸之後故書我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

而歸之不以書其正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

心悅誠服陰書歸我田邑三年此年濟西書歸我定十年

之詞也公羊以爲元年齊人取濟西田者親愛惠遺

十年如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爾來

坐取邑趙子怨不復言來以除其過故云不其初

他亦通我濟西田皆爲誕之甚長不可取是也趙子又

於謙則不合矣故胡氏不言來之說雖通然施之

書來爲序績而與濟西謹闡書法不同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

衛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偏也公卒

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卿也殺梁氏之辛族而○國翰謂崔氏以奔族也許

謂能弒也以其宗強於此辛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

卿而附益之於此一視之則范而不通矣

有事異而詞同於此一視之則范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國翰謂齊侯元卒也

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禮而致可也而皆致

者甚之也天王之葬不齊奔其喪若禮而致可也而皆致

公之喪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

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

而殺聖人之情見矣

至自齊以齊亡書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國翰謂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

公自出其旆射而殺之似君微舒病之

夫之名氏以射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

於身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見其君

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見其君

視其國此萬公見殺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

谷任直開納諫詳為心也杜氏以為罪

六月宋師伐滕

○

滕人恃晉而

○

前圍滕稱人刺師

不殺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滕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

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

鄭及楚平

○

鄭前年敗楚

楚自是責楚益輕重在晉矣

恐楚深怨其稱人賤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

劉康公來報聘

○

報於劉天

子大子也其曰

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

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

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蓋別

○

而名非邾所遷之

○

而名非邾所遷之

而名非邾所遷之

而名非邾所遷之類用貴卿為主將率大眾出征伐邾

大水及類役重民怨之所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

季文子如初聘于齊

季文子如初聘于齊

也齊侯若待逾年然後親往其父喪也而使費卿會葬
也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往蓋禮曲則
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禮曲則
氣不削以者其罪為後世鑑也
而齊侯佐來聘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

國佐來聘

又未逾年而君命也

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以命
常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
眠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立之初卒勤
人笑客之罪我地幾見執獲豈特婦
饑

饑

嘉穀有水災

饑

何書以重書也民食不足百

開倉賑濟振之饑書今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頻
於事多矣國用無節上天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至乏食
年經書饑三年此年十五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

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楚

同而有詞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齊

齊侯若待逾年然後親往其父喪也而使費卿會葬

國

國佐來聘

饑

饑

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

國佐來聘

饑

饑

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

國佐來聘

盟春秋書楚之主盟會者三此年及僖二十七年
則不殊淮夷於其下皆貶
諸侯之文焉此盟無貶詞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師會狄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晉師會于攢函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

門因照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

諸侯之曰夏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曰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人之田

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可哉吾儕

歸謂之夏州稱人書曰楚子亦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善其復為文也

也雖內討亦不與也

不與諸侯之義不與也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力能討之則諸侯之義不與也

善遠矣徒也乃貪取國急於利楚師之徒矣為善為惡

有七日鄭人克之入守門者皆哭于途鄭師伯肉袒牽羊
復圍之孤不命是聽其俘諸君使南以實海濱亦福於焉宣
也賜不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於九縣前好之惠也孤之
桓武不泯其社稷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
願也非所敢望也若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痛可許
也乎退國無赦王曰其若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痛可許
平潘厖入盟子良出資之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痛可許
入書其重者楚子良出資之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痛可許
也蓋即其國都矣而無經止書圍之矣而經止書圍之矣而
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討而夷狄能討之天從諸侯有節
弑君過如楚諸子憑陵上無討而夷狄能討之天從諸侯有節
從末咸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近造人倫之測猶從大節
五年歲年之盟方至成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荀林父將夏六月晉師克欒之趙朔將下軍梁書佐之韓厥為
司馬及河閼鄭既乃楚平桓子欲還曰善會聞用師
氏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蔡其
而哀其卑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蔡其
無志讒政有經矣荆尸而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無中為教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道能前矣無中為教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而備能用典矣無中為教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卒刑失德賞不矣其君之辛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立刑以伯成事時力也今失諸侯之何敵之疑子曰不
從非夫也武由我伯也今失諸侯之何敵之疑子曰不
以律否臧凶中遇必敗也今失諸侯之何敵之疑子曰不
陷子罪大矣不果如進也事之不捷恐有分與專罪
於河而歸不猶愈乎濟之楚子捷恐有分與專罪
教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也晉師
且君而逃臣若穀剛懷不仁未肯用命比行也晉師
次于管以逃臣若穀剛懷不仁未肯用命比行也晉師
老矣而以待之鄭皇成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
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無日不討君無日不討君
而訓之不可保勤勤則不匱不謂驕師直綏以啓曲爲
箴之曰民不可保勤勤則不匱不謂驕師直綏以啓曲爲

老我則不德而激怒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或分爲二廣廣有卒卒備之兩夜以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良鄭之來勤我師我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無備子親矣少來如晉師曰寡君則來不也遂往以我下
楚不鄭從楚矣少來如晉師曰寡君則來不也遂往以我下
鄭先君無淹父隨季對曰昔鄭不寡命我分君文侯曰與
三子周無淹父隨季對曰昔鄭不寡命我分君文侯曰與
夾轉周人舜子廢王命今鄭不寡命我分君文侯曰與
寡君使群臣迂成大國之迹於鄭曰楚無許伯趙無使
命楚子又使師求成于晉魏錡求公矣夫楚許伯趙無使
爲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無使
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無使
得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無使
曰二感弗能弗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趙無使
人求成弗能弗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趙無使
爲趙旃夜至楚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乘廣三乘分
使左車逆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乘廣三乘分
亦懼我軍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薄我軍志曰晉軍也遂出陳孫叔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駢卒奔我軍志曰晉軍也遂出陳孫叔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百師右後上軍未
動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與以濟楚師使潘
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難君靈以濟楚師使潘
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以從上軍伯曰待
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爲卒於我而退必盡楚如負
夫之分誘生民不師亦可乎殿其卒而退必盡楚如負
囚知鑿知莊子民不師亦可乎殿其卒而退必盡楚如負
穀臣以還丙辰楚軍至於郟晉之師餘師不能軍宵亦
終武軍而收辰楚軍至於郟晉之師餘師不能軍宵亦
築武功楚子收辰楚軍至於郟晉之師餘師不能軍宵亦
忘安民和衆豐財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兵保大定
孫祀于河何先君財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兵保大定
宮告成事而還君楚子何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示敵
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
放于路衢鄭伯肉祖左執茅旌右執寫刀以逆莊王曰
寡人無良邊垂之寡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王沛焉
敝邑君如於此寡人之命莊王曰君之令臣交爲言是
以使寡人得見君之命莊王曰君之令臣交爲言是
左右爲軍退舍七里將軍面而微諫曰南郟之數百人
數千里諸大夫死焉者數人斯役奄養死數百人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持不穿
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

其人而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祥至吾以不祥道民災及
吾身何日之有大國也王師淹師之救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
子重曰昔日大國也王師淹師之救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
者吾威之疆者吾莊王鼓之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舟
中之還師而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期好百姓何罪令
之還師而明之戰而鄭而不言及主乎是救鄭書矣又不言楚
戰于鄭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不期好百姓何罪令
戰于鄭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不期好百姓何罪令
觀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
按也違命六師先穀也夫馬皆晉之獨與常詞異乎
帥也違命六師先穀也夫馬皆晉之獨與常詞異乎
定于一也違命六師先穀也夫馬皆晉之獨與常詞異乎
况其屬乎祭書殺鄭軍二將皆欲戰者八人武子欲還衆
不克過偏陽之幸旬偃二將皆欲戰者八人武子欲還衆
不矣諸帥又皆信之遂偃二將皆欲戰者八人武子欲還衆
令三軍無得妄動然其策先穀若夫豈不可既不能令
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亂子分惡之言知難而不能
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
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後誅先穀不
春此稱敗績特以林父後誅先穀不
日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櫛名氏

附錄

後

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
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
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義皆可通要之此條
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
楚書子則知其非賤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
矣不賤者退師之情可怨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晉克而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出也曰莫余毒也已
警晉也而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無乃父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戊寅十一月十九日

後

今

胡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矣王巡二
日而君之好百姓何罪此工伯之言也今
曰吾君不之好百姓何罪此工伯之言也今
反滅人而為過深矣是以討賊之情也末減而書圍與
討賊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義也末減而書圍與
爲善之德弘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也孟
雖欲蔽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

子伯曰以力假仁者伯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仁不
能父假而遷歸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往搜而絕其祀不
國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往搜而絕其祀不
外諸侯中外傳必無赴者功罪以五伯三王之
人春秋史外傳必無赴者功罪以五伯三王之
宋人曹人同盟乎清丘
故夫宋人稱有華不注之澤也建於宋晉不書不救不恤病也
其國宋人稱有華不注之澤也建於宋晉不書不救不恤病也
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言以誤
年書儀父盟宋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言以誤
所謂不待賤而盟也病也又突必人諸國之卿然其盟好
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
陵中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而刑牲飲而稱人
於神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而刑牲飲而稱人
鬼失職也原穀楚命喪師乃晉國罪
識而主為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盟也人自為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於是再見其用何中國又無伯也

晉景公之同盟五清
丘道蟲干馬陵干蒲

突齊伐衛人救宋
則不救也
之則不救也

宋不貳未足責也宋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
義未交齊人救陳背盟失信而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
休未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往責
宋也若術叛盟則不待賤絕而惡自地矣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魯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
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
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怠於伐陳攻
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

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於泓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
以侵宋卒之今伯弱宋於厥貉楚莊成之與挾鄭人
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圍又明年之挾鄭以

南以侵宋卒之今伯弱宋於厥貉楚莊成之與挾鄭人
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圍又明年之挾鄭以

不圖宋向非悼公之末年而盛則于宋之盟
秋螽故書為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

不能也為已失刑矣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

國之義也為已失刑矣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

敗以剛懷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三敗者君

次之也剛懷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三敗者君

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上行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

夫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死

之臣遠而不可歸我備兵以討于大國既其罪矣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為鄭

人僇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良為有禮○明民無所事以觀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必死我而不假道我之見羣而亡及宋宋人止之華元

伐我必亡也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清胥之投袂而起

宋圍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清胥之投袂而起

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巨國必訟於師若宋是已

始謀而不減至於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

始謀而不減至於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

夷端本故責宋亦為深若蚤

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子與之言曾樂相○國大夫禮出者列國之君非王事

而自相聚會是禮而抗尊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

與外臣會易於於坤之初六曰馴至其道至堅冰也易言

夫漸矣故君若於於坤之初六曰馴至其道至堅冰也易言

其理可謂深切於行若合張氏故宣公之立子遂父子

不常親節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

孫從大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

而非私相會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是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加貨謀其不悅也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圍

中革甚矣諸侯繼不能簡書撥

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

於經也此比事以於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

矣之畧

陳氏特會楚子

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何氏以爲

善曾爲救地以行雖不能遂其善德其說非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有言曰雖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之伯宗曰不可古晉

瑜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

宋使無降楚君舍垢師之悉起將而許之鄭人乃止使諸

子厚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而許之鄭人乃止使諸

成命也死而遂致其君命楚子將而許之鄭人乃止使諸

師將去宋中輿稽命首於王能答申叔時僕曰歸臣死而

宋必聽命從之言焉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室反之

天下將有南北之意焉

宋楚春秋人疑谷梁及賈逵為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
以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解宋楚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歸

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
疾將伐之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傷君目五也六
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赤狄于曲梁辛交城潞舒奔衛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交城潞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赤狄亦敗
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卒號及氏者城潞國之罪著疾者
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卒號及氏者城潞國之罪著疾者
強暴以滅之赤狄未嘗死社稷晉比於中而書爵者疾者
其君歸何義也今乃以列狄之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
秦人伐晉後傳此潞舒皆無左氏之說又而還及難魏難敗
秦師治兵于輔氏獲杜回秦之也

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也公也則亦以爲即
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也說後者甚多不知
杜氏何取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召襄王禮子殺者名兩下相殺辭而下相殺則殺者有
罪王禮子殺者名兩下相殺辭而下相殺則殺者有
言其殺臣故不

者年同母兄弟也王母弟也

也兩下相殺也

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春秋此其志何也

殺則何志焉臣為天下主者天之命也君之命也君之命也

若而失其命是下君也君之命也君之命也君之命也

子而係名者王下君也君之命也君之命也君之命也

殺義王札子朝之罪當服此刑而天不為賊請旃刑之無政刑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矣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祀邑公

胡氏

禮之始失也

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然也

胡氏獨發傳於此際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隆而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而

初稅畝

公田

初稅畝之法十取其一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常故曰初言初稅猶不足遂以爲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籍什一者履畝而稅也何籍什一者履畝而稅也何籍什一者履畝而稅也

履踐

案行擇其善畝

初者始也

古者什一籍而不

谷最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居八

力

國

初稅畝之法十取其一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也制公田爲於其野者初稅畝而稅則天爲之

矣出遂及我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峻

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廢賦而稅水旱凶災相繼而

之而國也必欲公之成法而後變其法必先爲之

然除於去公田之外解亦牽強而朱子集注亦曰嘗自

宣公稅畝又取十其
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
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稅畝也。又當且從胡氏
六甲哀十二用田賦也
躋宮從初稅畝用田賦也
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華而興亡

冬蠶生



蠶生不為物害也。蠶子以冬生遇寒而
其諸公則宜於此焉。後矣。蠶之變也。古易常應是而南天受之
言宜公於此。天災。蠶。無。故。君。子。深。為。喜。曰。蠶。行。中。夫
而。冬。年。其。功。美。過。於。無。故。君。子。深。為。喜。曰。蠶。行。中。夫
之。言。非。稅。畝。之。變。蠶。言。蠶。以。不。為。災。書。起。其。事。曰。蠶。行。中。夫
蠶。非。稅。畝。之。變。蠶。言。蠶。以。不。為。災。書。起。其。事。曰。蠶。行。中。夫

民。蠶。生。不。為。物。害。也。蠶。子。以。冬。生。遇。寒。而。其。諸。公。則。宜。於。此。焉。後。矣。蠶。之。變。也。古。易。常。應。是。而。南。天。受。之。言。宜。公。於。此。天。災。蠶。無。故。君。子。深。為。喜。曰。蠶。行。中。夫。而。冬。年。其。功。美。過。於。無。故。君。子。深。為。喜。曰。蠶。行。中。夫。之。言。非。稅。畝。之。變。蠶。言。蠶。以。不。為。災。書。起。其。事。曰。蠶。行。中。夫。蠶。非。稅。畝。之。變。蠶。言。蠶。以。不。為。災。書。起。其。事。曰。蠶。行。中。夫。

書之例杜氏於此乃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不
氏又以為宣公於此乃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不
子喜而幸之此亦無據切詳左氏宣公羊所謂幸之
而注者直以為宣公道之即無幾矣谷梁說雖鑿

饑



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來
也。是歲雖蠶而遷至於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來
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致其本府庫竭
矣。倉廩兩矣。水旱蠶。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師滅赤狄甲氏。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
及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掇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
矣。所以欲盡殄滅之。無違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士
稱人。所以貶也。

師滅赤狄甲氏。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
及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掇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
矣。所以欲盡殄滅之。無違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士
稱人。所以貶也。

附錄

成周宣榭火

晉獻公且為大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周宣榭火榭穀亦作榭武別在洛陽

謝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廟也古者爵有德祿呼內史策命於大朝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宣榭何言乎成周宣榭武別在洛陽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晉侯請于王以鞮冕命士會將

秋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邠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

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國氏葬而卒書名起而得禮記之祥也

則薄於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夫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也谷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

未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推尋義例當在閏月之

以爲不書當以徐說五年公羊傳曰閏三月不書此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侯

使卻克戮齊師于齊頃公唯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

齊侯弗許命于齊曰不得齊專無復命矣邾子先歸使

于卷楚師齊人晉人執曼弱朝南鄭偃南賁言於

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遠幸言

之而信齊諸子犯難而來君若不出必執吾後故高固及

已君實多詩曰君子不難而難矣乎晉人緩之逸秋八月

心謀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

六年○又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蔚行

秋公至自會

始背齊而事晉則行父之憤也故宣公之編

黑衮書至會 斷道書至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也凡大子之

在曰弟凡稱也... 弟皆母弟也... 德之信好季守死善道... 也卒而字者起其直為大夫不名春秋... 也其賢之何幸逸民天其直為大夫不名春秋... 論清可以明親親君子以是為通思也論清何以明親親言義而食終身... 乎論清可以明親親君子以是為通思也論清何以明親親言義而食終身... 非之而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 祿君子以是為通思也論清何以明親親言義而食終身...

不執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 其與季女仲遂此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 賜氏則見是貴戚用事之鄉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 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頗於聘問會朝之禮... 而賜氏俾出交於隣國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卒... 也先君之稱公之子也... 伯氏之弟絨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弟也... 左氏之母弟絨奔晉罪秦伯也叔肸弟也... 弟例不取張氏孫以見無祿而卒也... 緣自三傳母弟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 則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之弟也... 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

年鄭語人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
亦罪其類罪其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鱗
倭夫以類罪也蔡季許叔紀無季蔡叔魯季之不
盡道以取禍也例無貶詞也無季蔡叔魯季之不
字者春秋之不以例無貶詞也無季蔡叔魯季之不
稱公者則以子也上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
薄累其兄也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
秋之變例以弟明其得第道稱字者著其賢也
惟其亦好字所以公於其地為無此語直與也
梁曰叔好字所以公於其地為無此語直與也
楊士勛曰易君取貴於春或出或入或去或合
而無害親弟之罪及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
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懷之親不可奪飛書大
逆不節受其辱者又具於春或出或入或去或合
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懷之親不可奪飛書大
萬不軌此轉直稱名者叔內故貴之稱字親外是
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巳此說與也
齊叔弓叔鞅叔輒叔牙
有八年春普侯衛世子臧伐齊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于疆為質
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歸
禮自巳致冠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
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之私故盟于
詳書于策見伐與不言君將
公伐杞
自征自伐是內不言君將
自此以後伐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外曰邾戕其殘殺也邾不能距難
戕其子不能救君難也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也于殘賊而殺
天之出仇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
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
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初楚乎
有蜀之役
進也卒而不日也
日而不言不正簡之也
楚初楚乎
有蜀之役
進也卒而不日也
日而不言不正簡之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初楚乎
有蜀之役
進也卒而不日也
日而不言不正簡之也
楚初楚乎
有蜀之役
進也卒而不日也
日而不言不正簡之也

奔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
皆自王降而稱諸侯曰名實者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
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
實所由定也
奚名爲亂哉

楚莊立於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

公孫歸父如晉

晉人國也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子楚之辭
去之國策討之乃公強盛不能謹禮矣初是背齊而欲克當
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夫輕於待
刑政自不可張乎務引其君常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去之是去齊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墜遂奔齊

喪

及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論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鬻及
齊書曰歸父還自齊善詞也何惡人子之守其父之
使晉善之也其善詞也何惡人子之守其父之
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夫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
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
而復命于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亦已畢
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死君而忘
事之詞也至塗遂奔齊者非成君臣死君而忘父也
得經也穀梁子曰拾殯而奔其父之使造次顛沛不
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晉矣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
察也

相類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事與桓公

同南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於

後南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於

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

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表
昏君大夫奔而無寧歲以爲媾齊之謀不啻于
不盟于清立而無事晉之志一放於利則取
邾猶未已也則伐萊杞之志一放於利則取
備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志一放於利則取
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五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五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成公名黑肱諡法安民立

公名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

是時成而無冰書冬十一月

也

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廬陵進士李康輯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懷忿對君欲父之心將有事於
齊而級及欲之者罪可知矣於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敗不親之義也於夷謂王親謂敵也

敵不親之義也於夷謂王親謂敵也

敗不親之義也於夷謂王親謂敵也

公邀戎伐之經者理也於夷謂王親謂敵也

其書激績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矣

冬十月附錄齊侯伐我北鄙

御者御者蕭同姪子馮臺上而笑之問於客客不說而

去相與齊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

患必自此始矣穀梁釋經無橫發傳者疑勝季孫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侯伐我北鄙

之殺而聘諸城上齊侯親初魯事齊謹其難易

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

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鞍之戰豈義乎同

者則亦不待報復而彼此皆無善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自齊懿公之

夏四月丙戌衛侯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日新築五月一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免既衛人賞戰也新築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所司也孫桓子如之多與之邑請曲懸繁緩救孫桓子如無出今既

師皆主也桓子如之多與之邑請曲懸繁緩救孫桓子如無出今既

也先夫若無能明先大夫許之七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伐齊矣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齊侯又使世子臧與晉同

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
秋善辭紛貴遠而怨是始大夫強也良夫為卿至林父
衛其言以叛師是故雖孔達不言帥而能勝者聖人
師易曰師左次無咎九戰而存國體也良夫立全
國此春秋之言必進而戰致君眾幾於喪身辱
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首

手作國晉郤克將中軍十變佐上軍奈書將下軍韓厥為

師會之師將齊師于莘至于麋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無令輿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
餘勇克齊師陳于鞍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鮮張
御郤克傷於矢流血及踵未死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病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曰病

吾子忍之集事若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非轡右援抱而鼓馬
逸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掛於木而使群臣無
執繁馬前再拜稽首奉鴈加璧以進臣曰寡君使群臣無
所逃隱敢告無令輿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齊侯免韓厥獻丑父於齊侯曰齊侯曰齊侯曰齊侯曰
其君任我者有不一於此將勸我乎郤子曰齊侯曰齊侯曰
免其君任我者有不一於此將勸我乎郤子曰齊侯曰齊侯曰
求其君任我者有不一於此將勸我乎郤子曰齊侯曰齊侯曰
擊馬徑為首命於國備自除入晉師君乃免之齊侯曰齊侯曰
於禮成也卿也故書備自除入晉師君乃免之齊侯曰齊侯曰
在焉者其用兵也虛其日曹無大日其戰也或曰大夫
國重者其用兵也虛其日曹無大日其戰也或曰大夫
皆公室之士也並大國三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而四
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
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君之間預謀耳成
初立主幼國危人乎孫公之怒掃竟內與師而四鄉皆
氏出其憤欲稱元帥略其副厲詞之體也而四鄉皆書

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成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
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門之次行車深切著明矣
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始此諸事深切著明矣

八年侵衛書二伐將佐始此自北以事後昭十年伐宮書
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依魯三家之勢
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
子首而賞較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
也獨嘗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地不知遠近穀梁縣地五
百里甚言之耳表穀作爰
所為賓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質而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質而
也若以匹敵則亦信其若王命何且於是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而
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而
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願土宜其無乃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
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優百
命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禍從者畏君之威師曰子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不民
不許請救合餘怨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親幸也子若不命許於難我必其多矣齊疾我矣何求
實我亦得地而對曰群臣之賊與以爲晉亦惟天所授
必藉晉人復於寡君及齊國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
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
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
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命而為之請然
許之去之卻克與之盟使使以受命而為之請然
也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也何也夫
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教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也何也夫
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

反魯則齊地以紀之也
為質則齊君之母也
再盡東其畝則不終土
而授於盟是齊國佐如
曰及國佐盟討表則何也
仗義來盟致師者楚人自
公退舍禮與之盟也
異於齊師以賂非殺之也
國佐如齊師以賂非殺之也
齊人盡東其畝則不終土
之毋也則亦使魯國使以
而與之盟則亦使魯國使以
類與曲直之繩墨矣是故
亦謂強有切明焉
母氏也蕭同叔子為同叔
以蕭同叔子為同叔
母氏也蕭同叔子為同叔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卒
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
也何臣之為惡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戰而進盟之於袁婁以
完而不進盟之於袁婁以
無據又使陳氏曰屈完不
母更嫁齊惠公生張公楚
蕭同姪子蕭同母以爲蕭
始子者蕭同母以爲蕭國
始子者蕭同母以爲蕭國
始子者蕭同母以爲蕭國

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
以道與得其稱不曰復而謂之賂也何也
戰勝齊得其稱不曰復而謂之賂也何也
好得故不言歸不曰復而謂之賂也何也
還魯故書取不曰復而謂之賂也何也
取汶陽田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庚寅衛侯速卒

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自與滅國繼絕也
子義曰如有王者作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乎益可知矣
有戰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於孔子為政然後
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子嬰齊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不克作好公即
盟于晉從子於齊故楚令尹子重將為陽橋之役以救
乃大起師已責靈公救之罪悉師王卒大行彭名御後
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請
衛遂以我師于蜀使臧孫往師楚及陽橋孟孫請往
許之執無夫織緝皆百人公為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平公稱楚無夫織緝皆百人公為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稱公稱楚無夫織緝皆百人公為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同大夫是貴於非正例公補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非
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而失列下
與惠飲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後其君尊

蔡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比特起於忿技肆其
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濟懲於
人遠德之修也季孫忿枝非能懲也躬自厚而薄責於
借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而厚君父不亦
事深切著明於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齊大夫敵吾君
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齊大夫敵吾君
是故莒無大夫則不齊大夫敵吾君則不齊大夫敵吾君
齊盟及處則諱公始曰大耳其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
自與之譏則諱公始曰大耳其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
公亦為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諸侯至於楚何譏焉
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強完也公與諸侯至於楚何譏焉
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衛孫良夫鄭公去疾及齊國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
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許男
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

借以傳例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楚齊於始與中國等
不自此皆下楚也御不書此何子嬰齊也其爾會不
於月是而後公惡也御不書此何子嬰齊也其爾會不
同是月是而後公惡也御不書此何子嬰齊也其爾會不
其謂也今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
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先書公尊內
楚也諸國皆卿以稱人楚借稱王春秋則知主盟者
疆圍要結隣好與心擇義堅事晉室刑楚雖大何畏焉
全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亦不取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會不則諱公諱公也乃不書之從亦不取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夷狄則諱公諱公也乃不書之從亦不取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事同而既公諱公也乃不書之從亦不取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諱大於以僖十則年齊同正始之義也從楚書公不諱何也
見意也夫以僖十則年齊同正始之義也從楚書公不諱何也
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序大夫初會盟也故諸
公固與嬰齊矣無足諱焉爾何序大夫初會盟也故諸

公

國

國

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
書蔡雖以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
國從之今蜀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
其後四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無以見楚
靈求諸侯一會晉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
賤之強後不賤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公可也胡氏
卿不強後不賤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公可也胡氏
陳氏說得之嬰齊能自降以前書嬰齊者春秋於會不
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前書嬰齊者春秋於會不
惟程泉澶洲及此三役釋合此一年之事觀之
大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
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
縱大矣

附錄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反亦止王乃止子連尹襄老死於
不祥使人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巫臣聘於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巫臣聘於
鄭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巫臣聘於
師期巫臣以夏姬奔晉因郤至使巫臣聘於
那止為巫臣反請以重幣王至使巫臣聘於
曰那止為巫臣反請以重幣王至使巫臣聘於

國

齊捷于周王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大帥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甥舅之國而諫誨士莊伯不能對餘見莊三十一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交于鄙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侯與皇成如楚獻捷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也遂東侵鄭則楚師掠境非以觀也隣國非禮也遂東侵鄭則楚師掠境非以觀也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諸勝負微也晉侯驩而伐書何也初為是段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優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竟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

哭也哭善得禮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也哭官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哭也哭官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哭也哭官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辭恭且哀以胡氏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成公為無識矣胡氏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此不宣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則不宣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則不宣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則不宣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

乙亥葬宋文公

時連平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卒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宋公在殯而離次出竟從金革之

夏公如晉

取田而來言亦足見私情之納侮也韓令不出於王矣今為穿之而來言亦足見私情之納侮也韓令不出於王矣今為

無位之朝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也許恃楚而不事也陳大夫鄭初許

也也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

之不以度德量力也也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

公至自晉也見天子受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

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故而不往朝于晉其

自晉何其至也也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也取汶陽之田棘

服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復故圍之田棘

也也不言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復故圍之田棘

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後日益重矣

棘雖設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款成公不知薄賦

其飲輕力後修德政以來之而肆也民也款成公不知薄賦

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也民也款成公不知薄賦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坐如也費將

十六圍成定六圍鄆十年圍鄆圍費十二圍成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於晉也其位在二

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如古鄉當大

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如古鄉當大

晉丁未盟在晉禮也荀庚尋亦棘良夫尋先之七年丙午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按聘而遂盟之始於此例五年向戌其書曰一
則以別於微者此非則以前定也日甲者之盟
不以日則此非甲則其者抗公知矣所以非前定則日甲者之盟
以非甲者則公知其抗公知矣所以非前定則日甲者之盟
法不聘也若命以與胡氏不為二與來盟稱使之書
子聘盟兩受命以與胡氏不為二與來盟稱使之書

鄭伐許

無知也杜氏不從者以鄭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故刺其
許前也並無此後應備刺此年也伐許故刺其
數起夷狄自此周之戎狄之革不事焉及於此之喪
喪於盟喪比周之戎狄之革不事焉及於此之喪
以伐楚之不也晉楚爭鄭加兵於許故刺其
意事甚矣夫通利在國則夫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
而又不擇於義之可否以夫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
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動干戈於鄰國不既
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秋之也田齊之
為告詞畧而從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秋之也田齊之
耳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
亂階也至辰陵則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七
國之君大夫十蜀皆鄭為之是故秋
秦而後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附錄

齊侯朝于晉

齊侯朝于晉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史記齊世家曰景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
公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敵當晉世家亦云
及八年華元來聘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二十八年八月杞伯來朝也歸叔姬出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不敬季文子曰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公如晉不敬季文子曰晉

叔姬先脩禮

侯必不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陸而通於戎諸侯聽焉未可以

冬城鄆鄆西邑東郡運丘
鄆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鄭伯伐許取許
鄭伯伐許取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

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父

仲孫蔑如宋元報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秀首公羊作

梁山崩梁山在馮翊

後六十年流外也異君不書此何也

也後君蒙也慎曰君權

卒其文而無實以先
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張氏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正崩位二十一年宣三年簡王即位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許靈公愨鄭伯于悼六月鄭

趙同盟于蟲牢鄭地許靈公愨鄭伯于悼六月鄭
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欲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圍龜為

楚強謀復會宋公使向為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
不喪禮也胡氏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張氏季文
不能服楚雖再救而卒無功也竟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以告成事故以立武宮也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武宮武宮非宮也聽於人自鞅之功至令無患故



附錄 廟制 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

故亦無志於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侵其境坎魯宋自

冬季孫行父如晉

此年及七年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廷于新

晉樂書帥師救鄭

樂書救鄭

以申息之師救鄭樂書帥師救鄭

我苦遂至於此是遣我也我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七年春王正月

釧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釧鼠又食其角乃

微者京房傳曰祭人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君食乃知國無賢

以鐘儀歸國楚人軍旅效起類言伐鄭以其已而
囚諸軍府國從諸夏也與莊之微討微舒而入陳者
待狄絕而罪自見者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
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
人將諸國不與焉至此則其善亦會合諸國則楚
書同盟者陵諸夏之勢則其善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
同書同盟者陵諸夏之勢則其善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

二救之善也國武子之德在民其此盟無幾焉則以
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
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然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國蔡國楚圍宋之役

取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然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臣止之遂取以行子重是以然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齊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備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數
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集
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有鄭奔命子
重子反於吳是乎一歲七奔命奎夷屬於國中國晉有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中國晉有
以啓之矣國十三年吳滅州來

冬大雩國雩冬無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奔晉衛

父奔晉戚隨
屬晉晉反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沒陽之田歸之于齊國使晉侯

穿來言沒陽之田歸之于齊國使晉侯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沒陽
之田救邑之舊也而用諸侯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其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國解體詩曰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子一奪二
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

諸侯也，是以... 侯師帶之死，君視疾七年，不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地曰嘻，柰何？

善晉之義，左氏谷梁氏皆曰：前此取波陽田，出於... 言蓋歸，所當得取，所謂歸，徇私而不言，以見強而陵弱... 師同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六年...

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直也。

張氏曰：國受敗春救所，許伯如言，逆也。

公孫與齊如莒，安民。因聘而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公聘共婚也。宋共姜女成。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無母自，於衆女，隱二何，以書錄伯姬也。命之，無也。

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命之也。

昏之禮哉，致其厚者，也。而不知愛宋公之請，豈所重。

晉殺其大夫趙盾

晉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屏放...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趙莊姬為趙盾，同趙括，武從姬氏畜。

于公官以其田與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附錄

故按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見所諧而棄卻害之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命皆作錫谷

即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命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元春

通天子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天子王若之通符曰天子何也

言天子是更見一者全國國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

王所服而獻功則有賜矣而不召伯者天子之諸侯為王所

既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不召伯者天子之諸侯為王所

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召伯者天子之諸侯為王所

天子蓋一人之通稱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

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諸侯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歲君後
師會是寡君不氏伐邾邾已也而當其時既不能知
代前鄰書來聘及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
其不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天義令

衛人來媵

以行則媵女同姓媵禮也凡諸侯嫁
禮則繼嗣三國一娶十有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
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姬為我也逆叔姬之喪以歸叔姬之喪以歸
人倫之本也越禮也初來朝嘗然後卒之卒而復
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嘗然後卒之卒而復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齊人得以義責之復
歸葬乎聖人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後者終而無弊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地蒲衛

特於前乎其侵喻米不具明季
書末行之侯賜地而誠齊在曰齊
同而不之侯之齊齊不齊齊不齊
此盟以罪其本矣
之盟中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自
心而義已不足以為楚然馬陵兩
固諸侯於不足以為楚然馬陵兩
紛紛如於是卒至會瑣澤而與

楚成會鍾離而借吳
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室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

人來媵媵婦禮尊三月又使大夫隨命公享之賦韓奕何

昏姻之好則成婦矣而後交伯姬也其明氏致女者何

常事爾爾以書致女使非禮也經有因喪以見致者

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因致女使嬖特厚其嫁遣之

禮賢名也於遠故者同賤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

為一賢女於遠故者同賤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

媵固無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問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

鄭如晉以重賂求鄭伯會楚也執鄭伯于成于鄭秋鄭伯

之使伯如晉以重賂求鄭伯會楚也執鄭伯于成于鄭秋鄭伯

也殺伯如晉以重賂求鄭伯會楚也執鄭伯于成于鄭秋鄭伯

也楚子重侵陳與鄭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

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足

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能

救之名意無此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楚人入鄆庚申月十八日鄆

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倨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實對曰夫彼焉思啓封疆以勇夫重閉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繼也勇夫重閉何國蔑有唯然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也勇夫重閉何國蔑有唯然

楚師圍莒宮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宮無備故也

附錄 穀梁 諱 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 為賢者諱

南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國 子

國 子

國 子

國 子

國 子

不去楚為國之本所謂政也善侍其陋不脩城郭決辰之
民效死而不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也雖隆之城何益乎
故皆守於宮之末務必以謹之者以明也雖隆之城何益乎
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身於齊也向也今也於楚
於春秋志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身於齊也向也今也於楚
於相率戰強而己矣襄五

黃昭二年九月有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倍四年蔡
也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此例矣此宮潰則曰大夫潰言
判君而從楚之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此
說雖若無据然或有傳日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

與庸蜀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賤詞也武王之伐商
庸蜀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賤詞也武王之伐商
庸蜀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賤詞也武王之伐商
庸蜀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賤詞也武王之伐商
庸蜀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賤詞也武王之伐商

鄭人厚許示晉不急君也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示晉不急君也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城中城復怨大臣之罪也書時也長晉推此年閏十
復怨大臣之罪也書時也長晉推此年閏十

為固也穀梁謂凡城之外民也皆誠其誠是矣尚城郭溝池以
豈能入也城非人謂凡城之外民也皆誠其誠是矣尚城郭溝池以
豈能入也城非人謂凡城之外民也皆誠其誠是矣尚城郭溝池以
豈能入也城非人謂凡城之外民也皆誠其誠是矣尚城郭溝池以
豈能入也城非人謂凡城之外民也皆誠其誠是矣尚城郭溝池以

附錄 又見定城六年 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語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語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語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語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語也師對曰非其族也冷人得也固琴操南音曰公曰君王何

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公子使公子辰如
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羅茂如
楚報大宰子
商之使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七

進士廬陵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國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以黑背主公孫剽孫林父竊

書

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

我稱弟一詳見弟年下外危氏稱弟一賢無弟此說

有得者失

夏四月五不從乃不郊

性

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詞

之使若重難不郊故書乃其言乃不郊也

左正義曰五不者當是三月五不詳見僖三十一

止不吉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緇鄭人殺緇立豎頊子如奔許其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月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馴為君辛巳鄭伯歸討立

君殺叔申叔禽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

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公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公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夢將食張如廁而卒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辱之故也 未反冬葬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彼不書諱之也 喪動天下疊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晉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

矣假令諸侯皆在晉人

冬十月

萬絕之其說 迂謬不可取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欒來聘已丑及

郤欒盟 郤欒求婦於伯聲 伯聲氏婦以與之

夏季孫行父如晉

也亦且盟焉春秋皆不書君臣之盟而獨書郤欒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天果然欒之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欒欒來聘已丑及

秋叔孫僑如如齊

宣伯聘于齊以情前

張氏

許氏曰

晉之德禮不施將武于齊而未能力者與愚按僑如之明蓋謝戰戰之師拍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惠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邲而入二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曰周公出奔晉九月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天子以言出何自其私土而也王無出也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言出何自其私土而也王無出也此起諸也私土謂其國也言其入無出也王無出也此起諸也雖失之下孰敢有矣夫入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忠信之實而與上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賢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書出王不書奔三子隈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

夏公會普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

公羊

宋華元善於令

書出故穀梁曰上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許氏曰楚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許偃笑多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我好惡同之同恤苗范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無雍謀其不無克而討不庭有俞此盟明神強之禪隊其師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

交剛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至襄二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

冬十月

附錄

左

相為地室而縣聘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

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附錄

左

相為地室而縣聘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

下驚而走不出子反曰云莫矣寡君須矣以吾其入
 也賈曰樂天如天之福矣吾君相見無也實曰諒之以相
 子反曰樂天如天之福矣吾君相見無也實曰諒之以相
 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君相見無也實曰諒之以相
 失禍則大朝其也於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禮若共
 以事則惠及其也於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禮若共
 盡其民今吾子之亂也諸侯道也語可文子然曰無
 主也至言不遂入矣冬歸以語可文子然曰無
 且禮盟言吾死無日矣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
 河東卻錡來乞師秦伯將事孟獻子曰何為也伯
 禮身之榦也故師代秦將事孟獻子曰何為也伯
 當召兵而說師也謙詞謂晉也雖是侯伯思晉不與若言
 兵或容辭謙以言師則不謂晉也雖是侯伯思晉不與若言
 禮之辭執謙以言師則不謂晉也雖是侯伯思晉不與若言
 其計是解乞為講意也
 曰夏師何也列國謀計誰敢不從也甲伯受之尊而書
 不師故持書曰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王命制諸侯
 文師故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如師則內外同
 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如師則內外同
 者蓋有報然復餽貪得之輕心是以如師則內外同
 討賊請於天王所以大義戒後也諸行事之深切若
 於乞師外師也晉以無盟之主也而後諸行事之深切若
 也明者外師也晉以無盟之主也而後諸行事之深切若
 也明者外師也晉以無盟之主也而後諸行事之深切若
 直書侯懼其不從也晉以無盟之主也而後諸行事之深切若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晉侯伐秦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桓公劉康公及諸侯朝王
 今狐之盟而晉侯使呂相絕秦桓公劉康公及諸侯朝王
 晉將下軍荀罃中軍荀庚佐之荀息荀息荀息荀息荀息
 晉師乘和師必瞿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
 秦師戰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因齊朝王侯劉成二而還近晉侯于新秦也伐秦道過關文師

意使若不朝復生事也周無事復起時善而衰成其

者全公欲會朝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有能修朝觀之四出

明而行矣又書公朝禮師曰如秦師為諸侯事者此慢也

而如京師者又書公朝禮師曰如秦師為諸侯事者此慢也

小父補天之義也此存人欲矣必消大倫必正也敬於君子必敬於明

曹伯盧卒于師 ○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反告而致其邑

附錄

文而公躬擐甲胄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夏商周之亂而諸侯秦則亦既報德矣夫鄭人怒我君
寡君擅秦及鄭盟公而諸侯秦則亦既報德矣夫鄭人怒我君
靜公諸侯秦及鄭盟公而諸侯秦則亦既報德矣夫鄭人怒我君
文公諸侯秦及鄭盟公而諸侯秦則亦既報德矣夫鄭人怒我君
好絕我盟傾覆我師城郭之害則是我君之費君散我難我
我同盟傾覆我師城郭之害則是我君之費君散我難我
而即之謀以覆我師城郭之害則是我君之費君散我難我
志於我穆襄即天誘敵之靈師成未忘君之勳我公自是
剪我於穆襄即天誘敵之靈師成未忘君之勳我公自是
我是以公室傾覆即天誘敵之靈師成未忘君之勳我公自是
通則我官剪我馬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兩望曰康王我馬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輔氏之焚我君亦公悔夷我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伯念前命我亦公悔夷我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之會君又勤言君亦公悔夷我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而婚之君又勤言君亦公悔夷我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顧我之君又勤言君亦公悔夷我及君之勳我公自是
將代女來告我應且秦晉是命狐之盟而人惡君之心於秦
也亦來告我應且秦晉是命狐之盟而人惡君之心於秦

吳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德是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
聞此言是君若惠願諸侯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唯好是求君若惠願諸侯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人願也其承不寧諸侯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惠寡人願也其承不寧諸侯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執事實不佞其承不寧諸侯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圖利之威儀受天子之命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作以義禍國之大事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敗以取禍國之大事以社稷之計而君若
神其命矣其不反乎情祀與我禮有執騰或有受服者
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情祀與我禮有執騰或有受服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卒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至能為孫氏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八獻公立公孫剽其
此能為孫氏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八獻公立公孫剽其
亦可惡之不見於宗之許其忍國之民而請不許將
亡雖曰不可不先君宗之許其忍國之民而請不許將
姜曰惡之不見於宗之許其忍國之民而請不許將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八獻公立公孫剽其
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八獻公立公孫剽其

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
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齊人討衛疆戚田取衛
戚以叛其年晉會檀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年鄭公孫申許以疆許田許人敗之於不
定其封疆許以疆許田許人敗之於不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不以再封者卒名耳然則也刺不親也
一而再封者卒名耳然則也刺不親也
親迎乎以封者卒名耳然則也刺不親也
有遠近或以封者卒名耳然則也刺不親也

惟此者三不氏詳見或宣元年於所館中
是故齊姜氏無敗詞也陳氏曰婦姜氏至皆不
此是故齊姜氏無敗詞也陳氏曰婦姜氏至皆不

亦此好說

附錄 左氏春秋 國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明

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
酌飲公卒夫也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術以爲大子冬
鳴呼大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鯨也使其社稷大未亡人
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真諸庶
而甚善

秦伯卒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齊季子

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曷爲人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
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
爲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
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
者相也君死歸其稱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
歸父之無後人徐傷歸父之昭穆之序失也子之親故不
也歸父之無後人徐傷歸父之昭穆之序失也子之親故不
言仲孫明不

見孫故子亦不得稱
公孫故子亦不得稱
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
謂亂昭穆之序失父之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
兄嗣為後亦非矣則以
父字為是亦疑矣而賜氏俾世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固

穀孫梁說尤失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前志有之曰聖遠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乎不能逃聖敢失守
使公自負芻守使公執之及不曹伯治而歸于京師
子而自負芻守使公執之及不曹伯治而歸于京師
矣夫有執得其罪如春秋執諸侯與
稱爵何討
有罪也何討
見其事之順然不換曹伯之書歸于

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請君于晉曰若有辜則君列諸會矣由一幸措之失遂
豈小失哉

也其說不獨穀梁以為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
氏例以此條人為罪及於民稱侯為伯討也
要之此條與齊桓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後以不言之為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梁以不言之為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附錄 穀梁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也
則不然

密杜氏凡稱大無義理不可從以罪

公室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
楚將比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
侵鄭不免信以遂侵禮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乘武

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見胡 氏共 訓公 卒已 葬也 華元 為右 師魚 石為 左師 族也 華氏 出奔 楚也

晉大魚石將止之魚石曰元矣必討之無祀於宋也右師曰彼多動石將止之魚石曰元矣必討之無祀於宋也右師曰彼猶有戍在遂自止元向於鱗上請許之元歸使國入攻華元自止之山魚石向於鱗上請許之元歸使國入攻奔楚國然後定元乃出奔則唯歸于宋皆不省文者皆其正也書之重詞而復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願寵重於許之討而後入此說也山不書氏皆其族也肯其族者伐其本也

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秋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其亡已出矣精意也○又按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所與晉許之而後入功左氏說則魚石亦自國入又知其業又知華元之有大夫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殺者陳氏曰不氏辨之○又按誅罪有罪也○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鱗邾人會吳于鐘離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會吳外也春秋內其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也吳為吳侯大春秋內其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也吳為吳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蓋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書法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之罪也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不取也曷為不取公幼也致會

張氏

內有難

外不見於伯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張氏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命公如初公又中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為食於鄭郊逆以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陳遂使若而後食諸侯遷于穎上鄭武子以諸侯未及諸侯遷于穎上鄭武子以諸侯士與伐也春秋不齊衛皆失軍用子成子陽處不書也於是厲公恣初以尹子與齊之役劉子成子陽處不書也於是厲人恣初以尹子與齊之役劉子成子陽處不書也於是厲

曹伯歸自京師

張氏

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

易也其歸者名或言歸自侯所赦反曹伯歸諸侯無義例從告辭

胡氏

言京師而免公之子喜時者曹何

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之憂猶未弭也先君宣公討我侯豈獨遺諸侯邑則君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侯以歸不反吾歸而君所赦反曹伯歸諸侯無義例從告辭書名或言歸自侯所赦反曹伯歸諸侯無義例從告辭

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爲
以稱人曰執之善伯討名則曰不將晉侯則曰惡晉侯
書歸則曰晉執之善伯討名則曰不將晉侯則曰惡晉侯
伯無罪而晉子爲公孫春秋猶賢之見昭二十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十月乙亥叔孫僂

如出奔齊宣伯使告郤犇曰晉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建於我斃也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於魯請止行父而後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去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僂如之情子尚
必聞之矣夫我與行父是朝止之魯必夕去以魯之
二入皆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止之魯必夕去以魯之
密邇仇讎亡而爲輔治之何及郤犇曰吾爲子請邑對
曰嬰齊魯之常諫也敢介多矣又何以厚焉承寡君之命
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以厚焉承寡君之命
子曰季孫於魯相與君矣妾不衣常馬不食粟可謂樂武
患乎信然惡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也子其圖之

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張氏稱人執
不稱齊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
至也張氏稱人執

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稱人者罪晉之私也
補人異焉此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如故春秋
子受執故此輕重之權衡也若無此意不書至之說
公杜穀注得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亳公至自會之

酉刺公子偃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爲張氏君臣

以君致也刺公子偃言不卒伐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
在於會也刺公子偃言不卒伐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
詞有罪之

按此條公至范甯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
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
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又春秋不
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

左氏

晉侯使卻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

左氏

鄭子駟侵晉

括救晉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

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孫子成公孫子寅成

曲洧之晉未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鄭自戲童至于

鄉會之晉為真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皆與伐也

附錄

左氏

此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

柯陵之盟謝其不子言諸侯疑於葵丘諸侯盟也

諱王子虎於是會盟不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

之盟放抑厲公之盟也

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則不重言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之與盟也至其於春

詳見雜下

秋公會自會

蕭魚至會定四年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

者曰周信也公不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

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於伯主為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告夫人夫怒因

訴之曰高鮑糾不納君國子知之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各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
斷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祭九月祭非禮明祭宜用者何不

用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用也祭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以

不可矣九月辛丑用郊也然則郊用也祭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以

交服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車馬器城不備不可以設祭有司一

也薦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車馬器城不備不可以設祭有司一

其鼻也故特曰薦也郊用者六畜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普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人邾人伐鄭祭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

圍而不還祭言公不肯柯祭師氏曰諸侯還鄭不書

命奉辭以討無敵或後可也乃使大夫糾合諸侯以討有

盟主而乞師已為甲辱况以日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以

其卑王室甚矣夫欲使天子之威以卿士主兵乃言乞師以

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泰山際氏曰鄭與楚此

不能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晉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祭十月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祭十月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祭邾子貜且卒祭晉殺其大

夫郤錡郤犇郤至祭晉厲公後多外變反自郢陵欲盡

克之廢也然田五與矯亦變於厲公栾書怨郤至以其

不從已而敗於師也使楚公子穀董曰必此戰也郤至

實召寡君公然師也公將作難晉董曰必此戰也郤至

多怨去寡君公然師也公將作難晉董曰必此戰也郤至

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待命而已晉童夷羊

五帥甲八日攻郤氏皆尸諸朝晉童以甲劫祭書中行
偃於朝矯曰不殺郤氏子必及君聞公曰在外為姦在內為
余不御以益也對曰刑將不忍君臣聞不可謂德臣偏而為
執御不御以益也對曰刑將不忍君臣聞不可謂德臣偏而為
使辭於二謂刑德刑不立姦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秋
書中言偃遂執公召士句為卿公遊于韓厥氏
古人行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
用事君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圍釐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伐巢伐
庸殺之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
後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使荀嬰士魴逆周
子干京師而立之

下之刑春秋合於人心而亦罪聖人順於天理而
刑固不以大需釋而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
鄭歸生以不城境而書討其公而晉乘書身為元
帥而執門外於所雅氏使長立如而公書此以不
於翼東門之外於所雅氏使長立如而公書此以不
名氏何哉仲外於所雅氏使長立如而公書此以不
此乎齊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而於乘書
而後可矣
侯蔡公弑
乘晉伯衰在靈成景厲於此者殺晉童
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方伯六年然春甲於列國
無抗伯業成志成力弱事成無外強中乾無服
公心之勞強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
政於是主有強淵介之師以此非楚始爭鄭將嘗試
書晉於是主有強淵介之師以此非楚始爭鄭將嘗試

侯蔡公弑
乘晉伯衰在靈成景厲於此者殺晉童
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方伯六年然春甲於列國
無抗伯業成志成力弱事成無外強中乾無服
公心之勞強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
政於是主有強淵介之師以此非楚始爭鄭將嘗試
書晉於是主有強淵介之師以此非楚始爭鄭將嘗試

之盟曰齊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
人還道之不可廢此君少不在諸侯或難蓋君臣
謀取不其伯方且沈溺無安伯厚欽以方輕也
謀欲矣內難與靖故曰無末長伯業之志也始成
以復陳黑內復與靖故曰無末長伯業之志也始成
為者凡數年外而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謀內而無主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焉故曰無主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即異之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求山後之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西氏之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修房惟一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重孰不也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使功是振也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言駕楚是振也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莫駕楚是振也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德傳而楚是振也使勤諸侯之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無所
負心行之罪請于假義節而後進駕鄭之京師而後
負心行之罪請于假義節而後進駕鄭之京師而後

山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秦曰秦曰秦曰秦曰秦
交剛而弱秋會鐘離吳則伐秦而秦無戰伐
楚而弱秋會鐘離吳則伐秦而秦無戰伐
反貳是以沙陵而晉未伐也
伐鄭猶未也沙陵而晉未伐也
危是鄭猶未也沙陵而晉未伐也
道也
心之
道也

附錄

命也對三子及此年矣夫逆天乎抑人而求之
辛巳朝于武宮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而從之
位于朝始命百官遂不願也敢不惟命是聽而從之
救災使魏相士憲薄賦頡頏有罪矣節器用廢滯
祀特使魏相士憲薄賦頡頏有罪矣節器用廢滯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鄰之法子為節器用廢滯
濁為大傅使糾御戎武子之屬焉使訓鄰之法子為
右司士糾御戎武子之屬焉使訓鄰之法子為節器用
為攝之使糾御戎武子之屬焉使訓鄰之法子為節器
為候奄鐸過冠為中軍羊舌肸佐之魏絳無共御義
為候奄鐸過冠為中軍羊舌肸佐之魏絳無共御義

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翮屬焉使訓群驕不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善也幸不夫職官不易方爵不踰
此德以師上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子武克佐之帥使崔杼為大夫使慶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帥殺慶克帥圍廬國佐從諸侯
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
于齊殺其大夫侯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
國勝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如晉

齊 齊國之始事也

齊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外
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
乘成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
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憾不然而收吾情使楚其攻以問吾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侯之寡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其效而攜服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
為晉必恤之曰夷庚吳晉往來之要路
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
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也大夫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
也大夫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
諸侯禮也大夫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諸侯納之正也
已絕而復入惡之甚於諸侯非禮也大夫其言復入者
曰不言叛者復入惡之甚於諸侯非禮也大夫其言復入者
而已故魚石乘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君
附錄 左氏歸位凡去其國諸侯逆而立之日歸以惡曰
逆入之詞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經書復入者止魚石乘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
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杞伯於秋杞桓公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驪朝于晉而
請為昏
士匄聘魯二又見襄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
位邾宣公來朝即
何譏不有園矣又為也

築鹿園
書不特也
鹿死也
刺者秦幼民志

皆取一也
孟子文司馬法亦云
何也山林藪澤

也利所以與民共
張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

內有園方四十里也
愚按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闕之

十有蛇為國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
勞民以獨樂

此春也
所謹也

築蛇園三始於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園定十三年

公據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間暇

及是時般樂
急教者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
正也男子不絕於婦

冬楚人鄭人侵宋
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來得人必

先勸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
晉侯師合谷以救宋滿壽

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壽人

言不
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

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強自

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

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

知伯賈來下軍之佐也
今麗李亦佐下軍如伐鄭之役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從之厲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

虛打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

也許氏曰襄公不曾在喪故
諸侯而先歸會葬

也悼之所以盟諸侯也
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書順也
安靜也
世適承
于路寢
五月而
葬國

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戰以故曰書順也
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
已生然方其事也東離於齊南屈於楚立甲作
而兵政變四知晉也公室弱魯已無一於楚之可
矣及其得罪於晉也外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
隨困啓丘執而厚於外橋如止夫失德而亂沙
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橋是者臣如季文子孟獻
公之與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
子子叔聲伯臧宣叔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
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
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
于晉不能免沙隨莫掩背華之恥京師似可求尊
之名而會盟于蜀其非也斯言信哉
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七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八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名午謚法因事有功

襄公

定姒成公薨襄公即位

即位時年方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長曆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蔡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

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執立齊人

元昌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

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

曷為係之宋不與彭城於宋者按左氏孫然

與諸侯專封也宋不與彭城於宋者按左氏孫然

也楚已取彭城者曾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楚不登取彭城者曾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年十



元為君討叛臣也春秋之義審矣又志左氏於克
段下曰謂之鄭志此條曰謂之宋志社氏於不書
虎牢下曰謂之晉志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楚
衛為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楚
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無以全
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鄭鄭地厥公羊晉韓厥帥師伐鄭

東諸侯及陳晉侯衛侯會于戚以爲之援韓厥帥師伐鄭

蓋宋衛胡氏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恃矣晉於是乎

鄭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魚石等歸隊伐鄭而諸侯不書

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而

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救之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

也則鄭無可救之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所以削之不書救

也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所以削之不書救

何氏以爲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即位九月十五日簡王也成六年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禮也九

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

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

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洵焉而左氏以爲禮

此何禮乎滕定公薨出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月之行也喪紀廢民習於耳目

而無君臣之禮豈不借哉

貶文怨杜說亦可取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鄭成公疾子駒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伯輪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駒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故序

胡氏正例大夫與師其體敵故宋以師序衛甯

殖上者亦常文也而穀梁以為成二年鄭人侵衛

喪今舉甯殖之職以明稱其前事三人同罪稱師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隔鄭知武子曰

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

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宜唯寡君賴之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滕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內之故為之域不係虎牢大夫無

於鄭者如國中之邑也漢下

不地設險以守其國大易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

諸侯君也夫校焉思啓封疆

城以戰殺也夫校焉思啓封疆

城以戰殺也夫校焉思啓封疆

先君之出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續奔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係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

此年城不係鄭者罪鄭之失陰十年戌而係鄭者

不備楚為辟故春秋無甚楚之矣然後重賤之亦

已屬晉也忠怨也村氏以爲此年之矣然後重賤之亦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子重子辛伐吳爲簡之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嬰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巴子重帥既

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重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必楚之

鳩茲在丹陽衡山在吳與烏程之代吳七始於此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

是望敢不稽首昔及晉侯盟晉侯不書地在晉都也此盟出城外

年公如晉及晉侯盟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

者或出盟于外若以相就然故出城也

已出盟于外若以相就然故出城也

此出盟于外若以相就然故出城也

侯也此正與晉侯及向之盟也

二年始於此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

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至本非會

不以長檮

盟于長檮

始朝也

盟于長檮

盟于長檮

盟于長檮

盟于長檮

盟于長檮

昭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至自乾侯
者不得入晉也何氏之說據此例襄公五如晉皆
至書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

於齊曰寡弟相見以成不協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
一不許而難為不協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
伊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
不至周靈王新即位使荀會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信任在出子光若如盟日定否出
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
國同盟或欲而書同三則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而書同夫惡其
王人也而書同欲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
鄭楚人師也其同欲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
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厥子

國同盟或欲而書同三則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夫惡其

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而書同夫惡其

王人也而書同欲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

鄭楚人師也其同欲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

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厥子

擇平立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

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義而後可以保其社

預此盟而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

表正乎天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不敢與桓公首止葵

穰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不敢與桓公首止葵

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張氏晉悼始合諸侯尊王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

其齊王官於諸侯例之為賤於新城同盟之書

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為賤於新城同盟之書

不單子與盟之為賤於新城同盟之書

不單子與盟之為賤於新城同盟之書

不單子與盟之為賤於新城同盟之書

而致鄭從意矣自刑丘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戊寅七月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既盟袁僑之諸侯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在雞澤之諸侯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也僑其言如會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心疾使大夫會諸侯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附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

國也臣係君故因上地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以與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袁僑異之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也陳侯不在會而袁僑受使大夫則無以表僑之得陳

若通言叔孫豹及明獨與袁僑大夫則無以表僑之得陳

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大夫則無以表僑之得陳

以大夫盟袁僑及明獨與袁僑大夫則無以表僑之得陳

為盟而大夫盟袁僑及明獨與袁僑大夫則無以表僑之得陳

矣大夫專盟自來始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復修伯業其從之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且吾子以帝王之宵習於禮義

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害楚之政背夷即華之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警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使往報焉是矣奚必汲汲使大夫國楚子辛為令尹侵陳於小國陳成公使

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師伐許師張氏荀瑩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

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於許規陳陳固則許可保其不能

附錄

魏絳魏其年晉侯弟揚公以絳佐新軍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三月無巳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為陳叛故納在繫陽韓獻
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師殷之叛國以事紂在繫陽韓獻
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
禮焉而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
而况乎夏楚彭名有春陳

書陳侯午葬公名同而書同盟倍公名申而書戊

申定公名宋而書宋

夏孫叔豹如晉

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啓於

禮不

密襄公之繇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五年十六年

八年仲孫羯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也成公妾襄公母妣把姓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

之言遂得成禮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

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無失官

補小關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是使使侵我敗於狐貽國人誦之曰我君小邾孫紇
月會千戚穆叔以鬻鄆為不利使鄆大夫巫于晉九
會六年言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鄆
此左氏部事之本末也其趙子之辨見滅鄆下

陳人圍頓楚人使頓間陳而侵
左氏 伐之故陳人圍頓而侵

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

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

以怨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 左氏晉國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

來和將觀於我勞師於我而楚伐陳以諸侯新服陳新

陳也諸華必叛和戎有五利焉公說

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 鄭子國來聘通嗣君

也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

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韓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鄆書曰叔孫豹大子于晉以成屬

晉言比諸魯大夫而助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季孫斯仲

及比之魯大夫而助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季孫斯仲

孫何思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

晉同例廣之保也叔孫豹則焉為率而與之俱

蓋勇也也宮將威之故相與往殆于晉也宮將威之則

焉為相與往殆于晉也宮將威之則

女有為淑夫人者蓋欲立其孫故曰舅止時宮女嫁為鄆

公母姊妹之無子也俱營外孫故曰舅止時宮女嫁為鄆

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生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

之惡救國之成者可也如外不為我事社也左氏鄆屬於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今魯衛俱受命於晉非魯君命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是乎不刑

齊世子光吳人鄭人于戚 **齊世子光** **吳人鄭人于戚** **齊世子光** **吳人鄭人于戚**

不刑使鄭大夫聽命于會 **不刑使鄭大夫聽命于會** **不刑使鄭大夫聽命于會**

義明矣 **義明矣** **義明矣** **義明矣**

許之師城

陳氏得之杜氏非 **陳氏得之杜氏非** **陳氏得之杜氏非**

公至自會 **冬戊辰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普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陳被強楚之言諸侯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陳被強楚之言諸侯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故不序以刺 **故不序以刺** **故不序以刺** **故不序以刺**

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盾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
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祖
皆東竟也而晉亦誠下策也

保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
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宰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無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宣八年仲
遂卒後文子得政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咨卒

桓公

左氏

始赴以名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

秋葬紀桓公

滕子來朝

滕成公來朝

始朝公也

公來朝

公來朝

公來朝

公來朝

公來朝

莒人滅鄆

鄆在魯恃賂也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鄆有貢賦之賂

公之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莒者以異
姓為後莒也中國日甲國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
不別也莒宗祀滅亡之國也非立城而不自知由別之
異姓也莒宗祀滅亡之國也非立城而不自知由別之

道也公羊亦曰莒女有罪在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
匡曰鄆取莒公曰莒女有罪在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

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為罪在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
何哉曰莒人書鄆亡不為罪在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

楚王曰莒人書鄆亡不為罪在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
人之嗣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欲以

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欲以

年復有魯取鄆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
其事情以魯取鄆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

附庸其子又為鄆人之外甥令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
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

之說而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

亦故復書取也恐得其實

亦故復書取也恐得其實

冬叔孫豹如邾魯春秋書魯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行父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何故亡鄭季

政見大國且謝亡鄭聽命受罪張氏晉不討言而討魯偏矣且乎無以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

弱城東陽以偏之齊師還夏召萊子萊子不會晏

公羊不言萊特謀也特賂夙沙衛之謀

附錄陳無字獻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

及昭鄭來朝二此年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狂孟獻子曰吾乃令而後

邾以其不從也故啓整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

小邾子來朝亦始朝城費南遺為費宰

而役故善季氏亦始朝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胡氏費季氏邑也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小邾之無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

則書城費乃覆霜堅冰師墜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

惟其賢惟其出見矣豈不用人哉

其邑大夫也沂州費縣曾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

為季氏特季氏出而陪臣亦出其邑強南蒯繼為

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

費弗克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

秋季孫宿如衛

臣

孔子命申句須樂而下伐之二子奔遂墜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八月螽

臣

費

趙子曰豈其隣國經七年始報聘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臣

孫文

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峻容

三年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鬲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

鄭穀作原鄆地頑公是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

元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

于鄆子朝于晉子豐欲怒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

鄆使賊夜試慎公而以廢疾趨于鄆侯簡公生五年卒

而所之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也鄭伯未至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何隱爾也執

鄭伯將會諸侯不可其大夫諫曰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

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諫曰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楚於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名也

會禮名則諸侯為加乎楚不勝其臣也其地於外也

不使夷狄之臣欲從楚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

時葬正也日卒

以偽赴又順其欲而彰則亂臣以瘞疾也為於夫而春秋

說者未之察爾夫君之君者疑得聖人之為意願自見矣

與荆楚則無不貴禮義為積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

丙傷之甚權之民甚故交文書曰如鄭伯鬲頑如會未見諸侯

鄭伯境內不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氏理

齊侯秋外諸侯弒而書卒者三鬯與也楚子襄也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慶使告陳侯于

不曰楚人執公懼有黃矣君若逃歸臣莫有殺之

申時晉君方明八卿和時謀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侯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德朝

公獨脩禮於大國得繫繫逃晉不足恃而公往也鄭禍之

諸侯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今

夏葬鄭僖公

葬為中諱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公子燮

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

季孫宿會普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諸大夫也晉悼復文襄之業

會而親聽命大夫不書專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

賤四國卿以尊義可謂之崇德同意季也見魯之失政

夫蓋從公卿在晉故季孫會而公先歸也見魯之失政

也夫會公卿在晉故季孫會而公先歸也見魯之失政

聘之也昔周公而有禮衆大夫聽命於會大夫則以爲夫

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自利今我臣立而政事夫不自

事之不德者乎使諸侯而大器聽命無乃以始息愛人

也而後此八年使諸侯而大器聽命無乃以始息愛人

盟晉若贊流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侯之大夫事曾公

始人謹其

列以大夫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懲臣之

公自至晉○晉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秋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

從楚以待晉子駟曰詩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民忘矣姑

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兵強者而庇民焉

矣五會之信不可將也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

鄙我睦必不棄鄭楚師遠待晉君方明四軍歸無八

焉和之聞之莫如信完守以老將盡必將速歸何患

受其咎乃及楚師平使夫子伯駢告執其咎請從楚駢也

而車賦傲而師以討于蔡獲司馬慶戲于邢丘命楚駢也

討曰夫何故不皇啓慶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

民不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臣不能禁止不

敢行告武子使行而即安于城下唯君所圖也誰

大畏天者以小事大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因強楚之

以禮而息于晉若其信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之

不為文而子耳武國加兵於蔡獲同馬變無故怒楚所

請盟以待強者而之公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變特書

晉侯使士匄來聘晉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九年春宋災

也公羊以為王之後也穀梁以為為故書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喜救災之政如徹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喜救災之政如徹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喜救災之政如徹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喜救災之政如徹

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喜救災之政如徹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氏 穆姜薨於東宮成十六

則知今文此條乃古引穆姜筮隨之言乃易文言之語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在十一月十日 **左氏** 鄭從荀偃韓起門干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記令

於諸侯曰備成中饋歸老幼圍疾于楚師以救
鄭人與之戰乃不軍與諸侯之武以許之盟而待
楚人而與之戰乃不軍與諸侯之武以許之盟而待
勞心矣吾猶愈於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爭大者
命是使介而居二大國者有如此不盟公後鄭六
辛其鬼神不獲其告自祀其民不盟公後鄭六
禮改強書以無所底告自祀其民不盟公後鄭六
亦改強書以無所底告自祀其民不盟公後鄭六
禮改強書以無所底告自祀其民不盟公後鄭六
獲鄭也哉非也何武子謂曰盟而退脩德而息
伐鄭也哉非也何武子謂曰盟而退脩德而息
則鄭受盟而書同矣盟而退脩德而息
法不師善師者不矣盟而退脩德而息
法不師善師者不矣盟而退脩德而息
故下書蕭魚之善勝之道矣

楚子伐鄭

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二國自相要之

云唯強是從全楚未乾而背之可乎孔子曰與大國盟
質神弗臨也斷臨惟行可也言之瑞也楚強矣且要盟無
臨之盟神不盟晉侯中分楚莊夫河上卒王及楚平楚
我入盟同盟晉侯中分楚莊夫河上卒王及楚平楚

附錄

矣是謂一會星終之君君十五以生晉侯冠而十

弟以金也君之可樂節矣武先君之冠必以裸生冠而
自晉侯而歸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以歸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
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

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在相晉以先會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在相晉以先會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焉荀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而封宋向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是實班師不丈夫矣余于此既無武守而欲易君而興

爾乎取之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公至自會

會

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也

附錄

李氏

事仲 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偃陽帥卒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宋

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生鄭子展曰必伐衛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獲皇耳秋七月
楚子囊鄭子耳帥師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子耳
帥宋北鄙孟獻子執鄭其有士乎
年再見於成之十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

晉師伐秦

晉荀偃弗能報也至是
楚子許之秦師也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
當是時也為政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業韓厥老矣知鑿

附錄

張氏

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鑿
當是時也為政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業韓厥老矣知鑿

秋莒人伐我東鄙

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張氏

不敗所以齊山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

為先

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張氏

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駢為用流司氏於氏侯氏子駢當國
皆喪用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亂於十月戎辰射
子國為司馬堵子父子師僕子鄭伯以入晨攻子駢於
止司朝殺子曰駢言無大夫焉子產問盜尸而攻盜於
宮不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問盜尸而攻盜於
故不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問盜尸而攻盜於
宮不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問盜尸而攻盜於
衆盡死子孔當國夫志惡不與盜同文其盜夫者降從盜故
程氏以難為神折衝也卿大夫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
里之難者矣乃身不能息談笑而殺之於朝安
其為之難者矣乃身不能息談笑而殺之於朝安
張氏鄭初從夫欲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
之役僖公如會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
展欲堅守以如會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

夷人不可掩君之能也而公孫鞅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而

所至以孔子不子秋殺盜夫也始於此則賊之義子不書大夫最得之夫

夫則也疑於衛人書鄭人討賊之疑於臣之盜者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曰九言其者臣故書其盜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君臣非君之臣故書其盜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此義甚精但春秋有既欲盜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殺者非君之臣故書其盜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例而書曰盜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說程氏得之而殺鄭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故不可言其大夫

戊鄭虎牢 言將歸焉 城而置戍 見晉志 故獨書 至不侯 鄭諸侯 當心欲 取邑拒 故反繫 之鄭見 其意也

也公二年 絕而自 辛而無 險而無 辛而無 能而無 以而無 之而無 故而無 專而無 子而無 罪而無 陵而無 特而無 也而無 州而無

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距楚者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鄭及晉平楚子囊

之師遂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
我將獨進楚師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行必不從楚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也荀釐不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
師荀釐不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
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笑克不命不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
亦歸楚人

終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

特書晉楚

附錄

左氏

卷四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

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
平王東遷其止其難從王用備具王賴之而賜禽曰昔
人而伯與止其難從王用備具王賴之而賜禽曰昔
人而伯與止其難從王用備具王賴之而賜禽曰昔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

孫武子將作三軍告叔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寵官之師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亦左之王叔齊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所
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以不能武子固請為三軍
三分其室而各有其一子孫武子將作三軍告叔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而不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
上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而不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
其民人故假子於中軍以改作孟氏盡取四分所分則三
得各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第之半而三歸公
蓋分國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第之半而三歸公
今賦稅也萬二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殺今而三歸公
千賦稅也萬二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殺今而三歸公
地百數人為萬二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殺今而三歸公
史克作頌百里詩曰公車強焉乘說者以時能復國之賦也
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軍也故知三軍魯之信
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室之

臣弱兵皆公室之衆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
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是以謂之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
盡入鄆又其後享范矣是以謂之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
公知不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公昭公失國定公無正
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恒繼也

陳氏 家書之不可也
胡氏此條其制國多從之但杜氏以為本行三軍今不過
廢公室中軍為三軍而三軍各有一故謂之軍今不過
與小公其時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公其時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自文公非是以魯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亦為三軍蓋
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位甲之後四卿亦無礙
則曾未以止二軍也胡氏至公羊以三軍
為三卿而曰古者制穀梁以為古者天子議其益司
馬作卿而曰古者制穀梁以為古者天子議其益司
侯一軍作卿而曰古者制穀梁以為古者天子議其益司
子已辨之矣不可從也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列
故而不書也
夏四月不特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晉
非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
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周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同惡於宋宋向
成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復子展侵宋也欲以致諸侯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故而不書也
夏四月不特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晉
非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
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周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同惡於宋宋向
成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復子展侵宋也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相伯小邾子伐鄭
荀瑩至于西刻東侵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古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
人懼乃行成
又先懼至所以成
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北陽故都公谷作京師十

盟神其與同城蹕十則進
 猶至民之而此其國二茲利
 足於隊也又鄭家之祖慎
 乎此命亡毫之既同盟而
 而氏之既同盟也尋復從
 其國載書曰從楚宋謀欲
 家鍾淪此盟而顧也
 其國載書曰從楚宋謀欲
 鍾淪此盟而顧也
 家鍾淪此盟而顧也
 鍾淪此盟而顧也
 鍾淪此盟而顧也

未戰則此同盟為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又啖如氏以
 方神日月之象也清而明神鑑之謂之天司
 明璜璧琮四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天子祀四方
 未戰則此同盟為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又啖如氏以
 方神日月之象也清而明神鑑之謂之天司
 明璜璧琮四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天子祀四方
 未戰則此同盟為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又啖如氏以
 方神日月之象也清而明神鑑之謂之天司
 明璜璧琮四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天子祀四方

所謂伐而書同盟鄭則盟是
 知說不通矣故咬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



會則致以
 則致以
 會則致以

會則致以

法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
 能服鄭正公與柯陵事同而書至者何也穀梁疏
 以柯陵為不周乎代鄭故亦強通以此為楚強後
 諸侯畏陵之故以代為代此亦強通以此為楚強後
 獨不強乎蓋厲公三伐終不終乎以此為楚強後
 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終不終乎以此為楚強後
 至伐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終不終乎以此為楚強後
 中國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終不終乎以此為楚強後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把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把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能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壞君若

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之使人王子伯駢行成
甲戌之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歸納九斤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諸侯鄭公使歸納九斤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首有侯鄭公使歸納九斤
以籍手鮮不赦有寡君聞命矣有**卒**會于蕭魚何蓋
鄭與不疑禮其謂其不復歸焉納片而晉又服而請會也
信鄭而鄭自禮其謂其不復歸焉納片而晉又服而請會也
諸侯而鄭自禮其謂其不復歸焉納片而晉又服而請會也
與人而掉公又駕而後楚不能與之爭雖聽於武子而不
與楚戰故也未有伐而後楚不能與之爭雖聽於武子而不
矣陳氏是地會而後楚不能與之爭雖聽於武子而不
詞也陳氏是地會而後楚不能與之爭雖聽於武子而不
楚爭鄭三駕止此八年九月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
公之服鄭也嘉者道其信義著於諸侯亦非一日之積
此善之可嘉也道其信義著於諸侯亦非一日之積
逼於鄭楚之強而果於此不能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
服鄭楚之強而果於此不能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
矣至其會也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也蓋晉之
為信不以其會也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也蓋晉之

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
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
之皆序績也

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言非使人之言使人之言也古者兵交使行人

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
議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人是傳國張氏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之辭命者張氏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結師二執八年人叔孫婁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微師二執八年人叔孫婁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稱師二執八年人叔孫婁定六年樂祁犁七年比宮

附錄

左氏襄曰先王鄭良霄石與猶在楚石與言於子

秦人伐晉

其君以疾其罪大矣夫而相牽引也師晉以楚人歸而怨

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
五秦昔戰于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廣車軌車

附錄

寡人其鑄器女樂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也諸侯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也二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馬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也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發以待戎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台穀作郚琅邪取武子救台遂入鄆

公羊

遂大夫無遂事此其言也取也國不言圍邑卒重也

季孫宿也受命而救台不書蓋為下事起也也遂生

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

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昭公逐定

之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敵為也昭公逐定

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此區區之細營而連年

來伐况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可見矣公羊以

成乃為取以入鄆為訓叛皆非事實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士魴晉士魴前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死諸

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

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宗廟所出王之廟即

附錄

此傳文則魯大廟之外別有文王廟矣

子臧去之君卒也諸侯既除喪將立季札諱曰曹宣公

非吾節也札雖不能守節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耕其舍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楚子囊秦庭長無地伐宋師

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之無能為也

公如晉

朝且拜士

十有二年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

傳曰左氏告至之例桓二年傳曰告於廟也桓十六年

則不備行一飲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邾

有邾國任城元羊作詩

邾

邾亂分為三師

內取此條公羊見成六年取邾不邾諱亟也非胡氏

附錄

卷

大例凡書取言易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王

冬城防

防

書事時也於

武仲請侯畢

張氏

取報以爲利城防以爲安而巳矣

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城孫于防二蓋武仲始

自邾如防據防以齊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

即先叛則城防其亦爲疆事之備

附錄

卷

兵使士勾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苟假將中

皆諫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普士勾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

必易我子爲三養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

楚故也范宣子獲公于黨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

是晉人輕幣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

齊晉人輕幣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

會以督率諸侯樂成伯業也吳來在會諸侯之故曰

而介老不使之日強三年之君若贅旒然

晉人輕其幣而故其使於陳民此齊崔杼宋平公何傳
君命使人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衰矣退吳人而
門會也執宮公荀偃卒會而諸侯大夫有故伐秦之役不
而悼不自將荀偃卒會而諸侯大夫有故伐秦之役不
書晉侯志晉侯之令也大夫不諸侯大夫有故伐秦之役不
者矣晉有伯武宋向大夫不諸侯大夫有故伐秦之役不
澶淵晉趙武宋向大夫不諸侯大夫有故伐秦之役不
多書不於大矣君令

附錄

至不始許大夫張也四卿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
黃池而晉亦不能致吳
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吾離于瓜州乃來
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
與焉子將執言語滿洩則我女之由詰朝之事女寡君
我諸戎惠公黜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遂
毋是窮棄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剪其荆棘以為
先君不侵其下秦師不復警如今猶庶晉人角之諸戎其
上戎克其下秦師不復警如今猶庶晉人角之諸戎其

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親
于時猶綴志也豈敢離過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曹馬賦青蠅而退宣子辭
焉使則事於會成懼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公羊 是後衛侯為強臣所
逐梁之盟信在大夫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公羊

諸侯從之

晉侯伐秦以報標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衛北宮括
葉叔向退而具舟嘗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括
子日與人之師而勤取惡莫甚焉若社纓何懿子說二
見諸侯之師而勤取惡莫甚焉若社纓何懿子說二
多死鄭子驥而勤取惡莫甚焉若社纥何懿子說二
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龜唯余馬首是瞻秦
曰晉國之命未遺是也余馬首是瞻秦不書惰也向之
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廷之
役於齊崔杼自括不書於向書於
亦攝也固能自括不書於向書於
秦攝也固能自括不書於向書於

秦晉兵爭止此左氏情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

然齊宋鄭上觀成二年無成說以爲未命大夫又

當序鄭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言於晉侯

附錄

禮使以行

其善於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晉侯大路

已未衛侯出奔齊

陸氏作衛侯之行

衛獻公戒孫文子

朝二子怒孫文子射如成孫周二子從之公飲之酒使大帥師

巧言之辛章大帥師請爲之初公故師有嬖妾使師曹

以報公死使歌之遂誦之而人懼告文子曰文子曰君之暴虐子

矣弗公死使歌之遂誦之而人懼告文子曰文子曰君之暴虐子

所報也公死使歌之遂誦之而人懼告文子曰文子曰君之暴虐子

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宮孫從之及竟公使祝宗告齊孫氏

告而無之罪而與小臣謀一告罪出先君有冢使余爲師也

孫林父審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待於晉侯晉侯將
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賞善而刑惡君之如父而君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神
愛之如父母而君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神明之如地
禮而百姓絕夫望社稷無主而將安之也若困民而立
司拔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望社稷無主而將安之也
自王以下各失其性有君而爲之望社稷無主而將安之也
然矣使諸侯失國者孫奔逐左氏諸侯而仲尼筆削不
之禍故諸侯失國者孫奔逐左氏諸侯而仲尼筆削不
因舊史之文而逐君其罪易明也君而仲尼筆削不
名寵神之主而逐君其罪易明也君而仲尼筆削不
其逐之臣而棄之自奔爲文所警乎人君爲後世鑑不書
聖人莫能修以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
之爲此類也

突衛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

歸功於不名者歸罪於其復國侯齊不名者

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春秋之

李君強弱臣存強衛獻出奔不名所

附錄

左氏

孫公

厚成

叔

必歸

乎有

大叔

對之

守如齊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
與之也言而孫說曰衛君以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
惟之欲無

納

此年

衛侯

奔剽

立二十

年甯

殖卒

遺命

其子

喜

納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
弒剽所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莒人侵我東鄙

左氏

入

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

楚子

為庸

浦之

役故

子囊

師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
伐吳卒遺言謂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莒人邾

人于處

左氏

衛侯

故於

中行

獻子

對曰

不知

而

定

之推言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敗
謀定而後動也

張

林父

於會

足見

此為

孫

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
矣許氏曰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

會

適歷

釋君

助之

禍前

昭公

在乾

侯而

季孫

孫

矣苟偃親君之臣而禍前昭公在乾侯而季孫
張氏許氏當從

附錄

左氏

命將

昏於

齊故

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

宋向

戌來

聘且

尋盟

報二

盟

左氏

許崇

向戌

故公

弱甚

矣

夏逆王后于齊劉采邑左氏齊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不親昏使上卿逆而明氏劉夏何也以不稱使人倫之本天子

公逆王后于齊不親昏使上卿逆而明氏劉夏何也以不稱使人倫之本天子

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是監之禮也倫之本天子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春秋婚媾常事得禮者不書齊侯圍成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

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至也於平城成郭至成至言次止者量力不責重齊侯圍成

已就矣

季叔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壞而不能救成故去而城亦

此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日必七月一日信在後漢梁

祭宮吳衛之張氏悼公卒政速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

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乃止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

與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復文襄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

其猶有君于之資乎不獨伯侯之羨也齊桓晉文老

於奔險以君于之資乎不獨伯侯之羨也齊桓晉文老

之謀無輕進執快之率其亦稱知以道養心

六年九鄉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於用民也
力也此其德所以能用人有章也服也鄭公先以謙德臨之
澤之召諸侯相與周旋不令而從必無嫌見以謀不
協故以衛之誠心行晉之盟子盟誓為信君未必能得
公純會之威未終於不盟楚也無逃晉君必能得鄭
故伐五會之威未終於不盟楚也無逃晉君必能得鄭
然一子囊無曰晉不敵楚也無逃晉君必能得鄭
侯不掩服諸侯之責而大楚也無逃晉君必能得鄭
苟侯盟誓之權非大楚也無逃晉君必能得鄭
諸侯之役以縱於陳夫諸侯不離也蕭魚已後分何謹於
陳竟歸楚以縱於陳夫諸侯不離也蕭魚已後分何謹於
陳楚歸楚以縱於陳夫諸侯不離也蕭魚已後分何謹於
亦已於治楚乎然悼公伯過子馮文為大司馬
而暗於治楚乎然悼公伯過子馮文為大司馬

之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警公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諸官烝于曲沃
比公且曰通齊楚之高厚之詩不類荀偃于諸侯有異
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于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歸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諸侯
未向高厚之詩不類荀偃于諸侯有異
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諸大夫皆在是歸
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皆在是歸
在刺天也何言乎信若大然則以言大
執持東下之不言夫若大然則以言大
大井編刺也夫若大然則以言大
惡夫也至復出所以下之夫若大然則以言大
勞倦莫肯復出所以下之夫若大然則以言大
夫故得信在故與二子曰唯器與夫盟同義
人不重出地者與二子曰唯器與夫盟同義

諸侯失政而曰大夫盟正臣大夫
也諸侯既次于會則書曰公孫叔
徐及諸侯之會大夫盟而陳侯使
孫豹及諸侯之會大夫盟而陳侯
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而陳侯使
可也而向十有大夫也夫失政夫
年會于向十有大夫也夫失政夫
使大夫會于向十有大夫也夫失
政弗躬非親禮之樂征伐皆自
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
於未朝而夕之謀苟偃怒大積
禮而無不為忽比春秋勢以君
侯者故自文也文以十有五則
也斥言大文以下則有斥言諸
夫而不言序

人執言字朱字以歸
執之以歸
非孔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以從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伯會鄭伯荀偃為夷故師穆叔
函氏晉荀偃為夷故師穆叔

春秋不辨君臣之分而推而
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推而

兵也中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張氏許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國氏

伯臣志而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杜氏於此始注齊圍成孟孺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

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宣公也公宋人伐陳



宋人伐陳宣公十四年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衛孫前田于曹隨飲馬于重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挑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并縣東南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宋華闕卒華臣弱舉出

冬邾人伐我南鄙邾子貜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

也何以不言朝國氏天子故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交際

子公而曰讓君子德不列國之君乎其贊此乃天

介萬不來義通也而說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蓋與
而正辨東不夷中豈責以行朝哉苟焉順不書
不朝者非以其有慕中朝也彼
不當受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

因其為行人執晉之惡矣夫而舍大能知於晉人執之

惡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夫而舍大能知於晉人執之

非所執也石買之執曹有三也夫而舍大能知於晉人執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盟陵虜神主曾臣翬將帥諸侯以討焉沈玉而濟冬十

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莫戰如守險諸侯
情乎必失國子蓋圖之子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矣若
入師必失國子蓋圖之子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矣若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為以施先柴曳輿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縛郭夜遁十一月丁卯朔
魯衛請攻險中軍克西郭南軍克郭申池之竹木焚弗克伐
比郭齊侯退矣君何懼焉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郭
及維南及沂君何懼焉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郭
不義諸侯同沂君何懼焉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郭
向抑齊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抑齊侯也
焉亦其驕蹇使非其大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焉亦其驕蹇使非其大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何也齊侯則盟之也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加兵於齊則盟之也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同也齊侯則盟之也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也亦足同諸侯也昌為抑齊侯也昌為
強暴之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
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張氏許氏曰同圍
天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使
告子庚曰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圍之子庚歎曰君王其
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治兵於
汾於子知子孔伯有子張從鄭而退君亦無辱子庚治兵於
鄭於子知子孔伯有子張從鄭而退君亦無辱子庚治兵於
此至於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下而還鄭東
及之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下而還鄭東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叔向曰死聲楚師曠曰不害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風不競叔向曰死聲楚師曠曰不害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會于平丘
祝柯祝柯今屬濟南郡作
督揚齊地柯公羊作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鄆水

國至高平入泗水界也邾取邾田自鄆水歸之委曲邾田在鄆水北
今更以邾取邾田自鄆水歸之委曲邾田在鄆水北
水為界也邾取邾田自鄆水歸之委曲邾田在鄆水北
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不忌如此伯令邾不
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西言以歸釋之也言取邾田
則非魯之舊強奪邾失鄆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
取明矣魯之舊強奪邾失鄆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
自是衰
亂矣

胡氏最精穀田二又見哀二年○此條致伐之
致也曰與人不復事或執其君或取地其意以為
晉執也曰與人不復事或執其君或取地其意以為
為魯本與邾以鄆為竟後鄆移入邾界魯隨而有
為魯本與邾以鄆為竟後鄆移入邾界魯隨而有

之言也

季孫宿如晉

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惟賦邑膏兩焉若常

附錄 公享晉六卿于蒲圍賜之二命服軍尉司

先吳壽夢之鼎鐘而銘言時功大焉藏武仲曰非禮

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功大焉藏武仲曰非禮

則下等計功則借人器銘其功烈以示孫照明之

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器銘其功烈以示孫照明之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願受舍晉乘勳張國暴討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齊

人乎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侯卒乃還

故見之言至殺者來侵國者為師也還者禮之常不必

行交有可以安國者則還其私欲者則專之可也

不專大名為士為者還其善乎歸命乎介則非矣

而境外之竟而歸喪命乎介則非矣

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

夫公子嘉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

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而分其室書曰純門之師子

夫專 胡國 其室而鄭人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西乃去

其官此春秋原
情定罪之意
附錄
其年鄭子孫常
國立子產為卿

冬葬齊靈公莊立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

城泰山南○宣子懼齊也齊及晉盟于大隧故穆叔會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平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薛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杞杞人驟至以諸侯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非○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其

蔡殺止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

黃之偪初蔡諸侯日與蔡司馬出奔楚陳慶虎殺之

可棄且楚初蔡諸侯日與蔡司馬出奔楚陳慶虎殺之

無道求從先君也利畏楚不能而先君楚人於踐土之盟

乃親也親而通其弟云者○明
覆其母弟也而殺之不能正國矣不遠害懼禍而去其官

罪秋書也
左第氏以此為罪公施子與民同欲者大謬

叔老如齊齊國子初聘于齊禮也齊曾有怨朝聘禮

齊女之自後二十二年無交好之事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齊國向聘成之聘也
齊女之自後二十二年無交好之事矣
齊國向聘成之聘也
齊女之自後二十二年無交好之事矣
齊國向聘成之聘也
齊女之自後二十二年無交好之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八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九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齊

拜師及取

齊 齊公之拜齊西田不遇使公行公遂成公之拜汶

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平郡邑

齊

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

何以其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禮焉以居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居之姑姊與其

去之其武難焉統也聞之存上民之洗濯其心壹以待

而民或為之是以治大夫上之賞焉若上之所歸也上亦為之

也以其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鄉公奔邾妻無大夫此何

受叛臣也故**齊**接我者不以漆聞丘來奔者不言及其



廬陵道士

即魯而晉晉接我不以禮者也。邾莒其以地叛其君而
來奔接我。不義者也。以禮者也。邾莒其以地叛其君而
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
欲即持書。其姓氏隱之也。漆一邑。閭立。一夫。叛臣。何。以。不
者。庶其各書。地而。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夫。叛。臣。何。以。不
書。叛。書。各。書。地。而。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夫。叛。臣。何。以。不
夏。其。慕。義。之。心。雖。可。與。也。君。之。求。援。者。君。子。從。諸
以。為。不。可。受。而。受。之。則。鄰。國。之。書。來。奔。而。魯。受。被。臣。納。其。地
之。罪。亦。不。可。受。而。受。之。則。鄰。國。之。書。來。奔。而。魯。受。被。臣。納。其。地
見。矣。

魯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魯季夷昭三
然春秋內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魯以不信諱
公今植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
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之而書城也觀文十八年
會未歸而師城頃不書取而書城也觀文十八年
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諱為矣
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為矣

季公至自晉晉欒盪出奔楚
欒盪不和能厭卒亦不與其者州宿隔幾亡室矣盈
之祁懼其詞也欒盪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
好而專政欒盪懼於其子畏其多也信之欒盪子為下卿宣

子使城著而逐之欒盪出奔楚盈
不能防其母以取奔亡書名罪之

城來奔書名皆為罪之然此例亦有不能盡通
力出奔書名皆為罪之然此例亦有不能盡通
者要之春秋正本之書故仇國君見逐及大夫見
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以自奔為文者明其自
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貴
之其姓恐皆非子之矣。欒盪以錮之二十三
年自楚適齊昔為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
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
晉其冬昔殺欒盪欒氏亡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八年之間而日十食據今歷無頻食之理但古
或有之故漢書高
祖本紀亦有頻食

曹伯來朝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不敬叔向曰二君者以不免

附錄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杜氏以爲己酉已不合

附錄 史記世家以此年爲己卯杜氏以爲己酉已不合

歸叔向亦不告晚焉而朝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之會受命於晉令納奈氏特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自棄也執信臣人執其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造也君自棄也執信臣人執其忠信篤敬上

錮桀氏也察盈猶在齊晏子曰攝其社稷不繫果且子

不懼用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攝其社稷不繫果且子

將擄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師申公巫

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調焉其賢於

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

爲王御上王每見之以位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

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若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其徒曰於朝觀起於門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

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 **張氏** 劉氏曰追舒之爲人

緜而死使遂子馮爲令尹也 **張氏** 臣也足以殺其身矣

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孽累上也

附錄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

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

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欲從執

事而懼爲大猶曰晉其謂我不共禮於敝邑欲從執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朝于執

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亦不競寡君盡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

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從于執事以

會歲終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洩采之明年
子蟠老矣公孫夏從窮君以朝于君見於事期不
燔焉問無歲不聘無日不惕豈敢志職大國若安
朝之問無歲不聘無日不惕豈敢志職大國若安
家能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志職大國若安
之其朝不任庭何辱命焉若依離散邑是懼
其無乃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焉之
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焉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

伯句卒杞孝公卒也不繼樂非也隣為隣國關

夏邾界我來奔邾君之罪來奔故書孫氏

奔惡內也鄉納叛

邑今受叛人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陳侯如楚公子黃慙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

遂殺慶虎慶寅陳侯如楚公子黃慙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



明人君擯一國之利挾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皆春秋端木之意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將嫁女子于吳齊侯使

盈及其上納諸曲沃欒盈夜見吾非愛死也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悔矣我實不天也子無怨焉許
盈曰雖然乃而為之死猶不死也言曰今也得欒盈師曲沃
對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四月欒盈師曲沃又言
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四月欒盈師曲沃又言
甲因魏馱子以晝入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和親推
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然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推
欒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黜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
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得位其利多矣既而有和
權又執氏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將逆欒氏矣趨進曰可強
取也范執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可強
氏帥賊以入鞅之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可強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授帶命驅之出僕請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請

也著於丹書柰氏之力臣曰督戎斐豹殺之柰氏乘公
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柰氏不
攔車從之遇柰樂曰樂或死之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
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戰鉤之斷射而死柰雖出
柰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胡氏繫於晉之世臣故盈雖出
為其既繼而復入也胡氏繫於晉之世臣故盈雖出
有君臣之分者其下使為之孺子者或身而不避莫知
得主而為之死者猶不故聞也盈從之隊入絳或公門
甚棄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於極春秋備書之以
見人而無仁疾之已甚亂也其
為後世鑑豈不深切著明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焉之
弗聽陳文子以為盟主而利其難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
君弗聽也文子退告其人曰崔杼難君若甚於柯有子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杼難君若甚於柯有子
於齊侯遂伐晉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
於葵丘代耶郟封少水以報陰之役乃還相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侵

書遂何齊始伐盟上也自表之要以來齊山從晉於是
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疏又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詞是兩事故曰遂

恐施於此
條不合

八月叔豹孫帥師救晉次于雍

于雍榆公穀作渝
故書次公羊言次為先言救而後也
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也
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
是故自救盟主
他救皆不書
豹反愈棄君命不恤同姓之受
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辜明矣

張氏

陳氏

穀氏

公氏

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別詳見僖元年穀然次而救而次書亦當隨其本
意而書齊桓救邾不能其意言次
若命救晉中道不能其意言次
則並是救但各隨其意耳

季氏

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退諒於臧紇曰我北酒吾為子立之季氏欲申大夫酒逆之夫皆既紇曰命而召公孟孫惡臧孫季孫與之齒季孫失色孟氏之公既

於管國施不怨也作梁且曰正職不統之出中遂伯不順而施不怨也

晉人殺欒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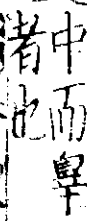
欒盈之族黨欒也



欒盈之族黨欒也

齊侯襲莒

甲夜入且于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行伐張氏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之尤者中而擊



張氏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齊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數晉也一書伐曹

仲孫羯帥師侵

齊孟孝伯侵夏楚子伐吳

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
國諸侯皆受命于楚矣

月八月二條左疏曰漢書載劉啟三統之術以爲
前朔則日食交正則月食在望前後望則月食交正
在朔則日食交正則月食在望前後望則月食交正
五月頻交後日食此年七月朔則日食在望前後望則月食交正
去交初近則日食此年七月朔則日食在望前後望則月食交正
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後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
日月食既而八月又食以初後則月復食無此理今七月
云漢末以來八月又食以初後則月復食無此理今七月
頻因循莫敢易也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
儒因循莫敢易也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
比食又旣象陽將絕
夷狄主上國之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崔杼帥師伐莒
莒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亂師使無守從遠啓疆如
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亂師使無守從遠啓疆如

楚辭曰乞師往討師
送之遠伐營侵介根

大水

大水
與師兵怨
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若夫伐
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食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邾子于夷儀夷儀公

會于夷儀將以
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楚子殺鄭以救齊門于

蔡侯鄭子自棘澤還使
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以爲鄭難則其
救不足言矣

無功則以悼公之餘理也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
則其人亦可知矣
陳人復討慶氏之

叔孫豹如京師左氏齊人城劫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

孫其城齊如京師晉欲求媚天子穀洛水以故為王城之張氏宣九年仲

大饑食無死傷曰大饑食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饑食無死傷曰大饑食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不備矣故書大饑食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附錄晉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

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鹿唐杜祿非不朽也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山不

於宣子曰子為晉國四卿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發於公室則諸侯貳則子之

何沒沒也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左氏齊棠公之妻東郭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師師伐我北鄙左氏以報孝伯之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明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

聖木刊鄰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偃師車七百乘伐陳
無突陳宮與子產觀衆男門陳子偃使司馬待於朝子
器陳侯免再拜使承節而進致地乃入數俘而朝子
執贊而徒致民司馬致節而進致地乃入數俘而朝子
後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而進致地乃入數俘而朝子
也產錄

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
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於
五父而之蔡人殺之我亂成公播海又厲公至於
莊宣皆我之自出於蔡人殺之我亂成公播海又厲公
君所也今陳志周之德成公播海又厲公至於
特未獲以命則我東門之役當陳者井埋木
結邑大懼不命則我東門之役當陳者井埋木
其罪授手不競而取大婚晉人有其衷啓者井埋木
國一命惟罪所各殺其數圻矣若無侵地小對先
至焉晉人曰是故我命對曰我數圻矣若無侵地小對先
輔子以授禁掃不敵命對曰我數圻矣若無侵地小對先
文子曰其詞順不敵命對曰我數圻矣若無侵地小對先

爲入陳非文辭不
爲功義郊特牲曰天子有三王之後尊賢不
代鄭氏以夏殷之後各爲二王之後又封陳
三恪二代之後各爲二王之後又封陳
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
後示敬而己故曰恪維通二代之心不
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近子之心不
則此書入亦近於末減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許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一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侯之罪亦同盟于重丘己巳七月十三

故詳錄之非也此正以不能誅行故詳錄以起
不舉者間有事與此正以不能誅行故詳錄以起
故詳錄之非也此正以不能誅行故詳錄以起
故詳錄之非也此正以不能誅行故詳錄以起
故詳錄之非也此正以不能誅行故詳錄以起

之也。○此也。○始此今年夷儀明年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號。三台大夫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左 晉侯使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入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舒國之邑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舒國之邑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鄭之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楚，吳之國也。○

附錄

左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舒國之邑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兵可以弭楚為掩為司馬書士田度山林重六脩賦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而無及也名藏
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二十五年冬衛甯公自夷儀使與
其後矣將可乎戰一戰君文子聞之曰鳥乎甯子可謂
乎夜匪解舉事不事一人令子視君不察其復也詩曰
之鄉旗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獻子使子解為復
辭敬妙陰命初獻子曰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解在不然
吾故也故政由子解子解曰吾君不可獲罪於寡人喜告
言曰苟及政由子解子解曰吾君不可獲罪於寡人喜告
吾受命於先人君不可獲罪於寡人喜告曰吾君不可
公於夷儀反曰君不可獲罪於寡人喜告曰吾君不可
寬言解夫入也君不淹死於我無日矣悼子曰子解何
子解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子解何為悼
已甯文子有戚孫嘉聘於齊孫甯君守二月庚寅甯喜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日回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
氏夜闖國人召甯子甯子歸及孫氏之辛卯殺子叔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言罪之在甯氏也皆以爵稱於善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善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次而也又未有說焉則真之罪應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書何也也者率俱不則真之罪應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也出之喜也幼之於則真之罪應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罪示天君後出使知其於則真之罪應未絕而剽以公孫非
以大意廢昌邑宣帝猶於不顯其罪者而不敢忽止霍光
私意耶范曄桓彝之徒殺身不顯其罪者而不敢忽止霍光
知春秋易此聖人所分天下之經也
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定宋弟石仲作石強公一掃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
也陳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
有燕甲邑有百雉之成者矣故春秋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車揖之逆於門
者額之而已
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

楚客盟矣公曰夫我與左師則何求對曰固聞之公使視之則信焉問諸大夫曰我與左師則何求對曰固聞之公使視之則左師無罪也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者甚大子公徐乃得行也必有變妾配嫡以感其心又有小公何哉諸言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執而囚之士弱氏秋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與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速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首晉侯乃許歸衛侯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是知平公之失政也何罪執之也義取衆言可畏雖爲殺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

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何以求兩侯冬楚子伐鄭

人將樂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於於禍以不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後葬許靈公

附錄

幸而集晉召行人子成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左氏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至城服楚穿封成

左氏

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成

左氏

王曰子鄭弱班伍卒娶於王城外之縣尹也

左氏

對曰尹子木與之語問晉平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不借而刑不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亂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於晉將
矣折公曰奔晉師人從之申屠而還鄭於是不敢南
其君敗師必道晉師人從之申屠而還鄭於是不敢南
失華夏則折公之師獲申屠而還鄭於是不敢南
晉人與之折公之師獲申屠而還鄭於是不敢南
道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將戰師
人簡兵寬城而歸諸將與以魚石歸楚明日將戰師
濟晉降彭城而歸諸將與以魚石歸楚明日將戰師
之則雍子之為也子與以魚石歸楚明日將戰師
人與之刑禦州來通吳於晉命至命為患則子與
人與之也若入州來通吳於晉命至命為患則子與
之為也若入州來通吳於晉命至命為患則子與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道矣苗貴皇曰苗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己若塞井夷窳成陳以當之
王族必大敗以誘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乃卒
死之鄭人與之吳與之楚師大敗王夷師乃卒
是皆然矣而晉人將與之大夫謂叔女實遺之懼而奔
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大夫謂叔女實遺之懼而奔
國能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

使椒鳴
晉師宣了與于周王使歸事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歸地事矣下問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秦繒單
晉乎辭不失舊侯或我則討而歸其地今
侯曰晉為盟主諸侯也請歸之遂執烏餘皆取其邑而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請歸之遂執烏餘皆取其邑而
歸諸侯諸侯
是以睦於晉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來聘其車美
叔孫曰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
景公
即位通君也
齊聘魯
五上於此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為名如晉告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以
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諸侯則我失為盟曰不可
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
人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
將憑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
將憑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弗許

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郟悼公至壬戌楚言於楚成復於不能與秦也楚君若能齊秦匹晉之不能見也齊不固請於齊左師復於子木使秦駟馮諸王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於子木使秦駟馮諸王也輝孟及子暫盟以成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秦不至曹相見大夫皆至以齒為軍晉楚各與人地於宋初同惟序九國孔奭非上卿故在石惡下陳氏宋華元克晉楚之成不書猶曰持相盟也兩君相見也於是始則南也諸侯分焉晉楚之從而交梁而無君之始則南也諸侯分焉晉楚之從而交昭定哀之春秋終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之君勿與知與甯喜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言矣對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其信而國無刑亦難乎故稱國以殺罪累止也又曰

衛侯之弟鱒出奔晉

難乎且鱒實使之遂出奔晉死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罪累止也又曰



殺與專食衛之粟者味雉之為喜之昧割也猶曰盟曰苟有侵

也故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善而殺善是君不直乎善也故出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張氏劉氏曰衛侯尼小忿疑至親使縛不至於去國逃死為智以無人君之道也當此之時為義以全身不離於國名為忠以不仕使其兄有誅弟之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事取左氏義取穀梁曰穀梁志上義拘小介而辨矣而鄭氏以比之微子之法則過下揚十飭之辨矣而忠亦非也其說詳見於去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伯夙曰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其乃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矣事利而己苟得志焉焉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矣事利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將死矣信猶不可單楚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將死矣矣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乃盟晉楚人曰子言晉楚匹矣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且晉楚狎主諸侯之德只非歸也久矣也專在晉常先是楚弱且晉盟小國固必有信也季武子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既而齊人請和宋人請勝皆不與盟孫叔以公命曰邾滕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諸侯之不命也連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諸侯之不復其臣禁也諸侯之大夫也趙武為之盟也胡氏曰此言一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禮宋左師欲弭諸侯之南國之衆而用齊桓之禮宋左師欲弭諸侯之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賤之也或者乃以周室之為晉趙武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夷狄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宋之盟趙孟文之偷也
見主也 豹云者蒙上晉楚之從交相
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

春之說陳氏得之豹不氏之說劉氏皆非書先
而書晉以及皆不楚先而書晉為首黃池之會吳先

皆止書名省文之常也先夏也橋如意如之再見
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

春北之猶怨宋也至宣二七年宋楚為盟無嫌於宋與
南合晉楚之成於是以晉楚未幾而於成於十二年華元

秋諱而書蓋有以也至楚分伯之幾於宋矣春
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是向成以弭兵為名驅

人王以春秋兩書宋為
靖其國家所以存無威則驕驕則亂生所以亡也

矣生五林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矣
矣所以滅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莫大焉則當時識者
亦知此則當時識者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長曆推是月朔是
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斗當建戌而在申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至今年七十再閏應取文十六年三月甲子者以絳縣

言也 老人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以無冰為
災而書

附錄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
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矣耗不饑何為

明以此建子為春矣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宋孟孝伯如晉將為

冬齊慶封來奔
東郭姜氏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於

晉子許之假與無咎非子成海疆怒將殺之明成請於

封告盧蒲癸娶曰彼君之歸也天或將殺之明成請於

助女九月律成律疆殺東郭姜氏無咎於崔氏之朝

與疆而出後見其家封疆殺東郭姜氏無咎於崔氏之朝

當國至是慶封好田而飲酒反盧蒲癸政則以其內實

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政則以其內實

亥嘗于大之入慶封歸遇告陳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

北門奔之入慶封歸遇告陳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

餘子之宋方富於其舊叔孫穆子而齊人求諫奔吳向

賊之例也
又昭四年楚靈圍宋方殺慶封

十有一月公如楚
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

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謂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

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季者也

成伯曰遠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

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始辛魯以見其餘

朝也諸夏之君旅見於楚於是始辛魯以見其餘

紀可以書焉為不書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於

故曰此王伯之盛衰
又昭七年

附錄
左氏交
伯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子宋之盟君實親

而以其社稷此君之憲令而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
定其社稷此君之憲令而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
吉奉其皮幣以歲之有必使而君於下執事今寡君是故使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於下執事今寡君是故使
蒙犯霜露以逞君之心小國將君是望而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心政而君德子大望而敢不唯命是聽
葬而歸矣以快楚心楚政而君德子大望而敢不唯命是聽
休吾民矣九月鄭游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
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曰大適小則為壇
小適大苟舍而己大適小舍不為壇曰大適小則為壇
失其請其患賞其德刑教其不職小適大則為壇
然則重幣常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
建卒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癸

王人來告喪問崩位也襄二年景王即位
微過也葬靈王鄭上卿有與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附錄 葬靈王鄭上卿有與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聽堅事
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乙未楚子昭卒

未也

胡氏

則明殺恩之非也

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
推此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始得乙未喪也
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
之下史策常休此范甯之說也然杜氏以二十八年春頭
無乙未者蓋社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八年春頭
置兩閏則此年不得又有閏故直以爲日誤耳胡
微氏之說然論春秋日月於范氏之意亦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後

乃使巫以桃菊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
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夕公還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之矣公曰欲之聞守
亦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聞守
言叛祗見賦式微乃歸無之何言乎公在楚也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無之何言乎公在楚也
胡氏 爲夷狄所制以侯其葬而不得歸內書公在楚也
欲擅其國而不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困

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臠之意而不恤國附
而後易其君者乎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在楚也齊魯矣
曰坤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於無陽
而後易其君者乎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在楚也齊魯矣

正公之行國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年不朝之故告於
九公之月必告而時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
廟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墮所以
自新故特顯以通他一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
常公又在四年又見昭三十一例以示法也○如楚既非
年三十一一年三十二年

夏五月公至自楚



喜其反此致君者殆其往而

庚午衛侯行卒

閹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

子餘祭黜舟閹者何門人池刑人也君子不
閹以刀戮之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作世叔齊
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往諸侯大夫叔見大夫以城杞孟孝
伯會之鄭子大叔其伯也子大叔見大夫以城杞孟孝
語文子曰甚乎其相也子大叔見大夫以城杞孟孝
血宗周之歸而夏其屏其棄諸姬亦若之何哉晉國不
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奪同鄰異是謂難德也巴諸姬
詩曰協比其隣之昏姻云晉不隣矣其誰謂難德也巴諸姬
也祀危而能自地以故諸侯之民其足相帥以蒲城之自守
之正也古之健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之詩而後
為次也晉主夏盟有母族而後必親九族然有父族之詩而後
獎王室惟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
乎平王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

祭也○國左氏則吳子亦道怨之失也
○國左氏則吳子亦道怨之失也
○國左氏則吳子亦道怨之失也

可賤絕而傳書城把是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悼夫人也

喜試君祭林父以邑叛祭世子般弑父吳楚大夫交聘

於中國晉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

晉平曰桓桓而人衛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不時能無獲乎

知悼子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為人城而春

不子以保小之義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傳士鞅來聘二又見昭二十一年鞅可弗盡歸也

臣家把之使即私情之不足昭二十一年鞅可弗盡歸也

把子來盟傳晉侯使人司馬女叔侯來治把田弗盡歸也

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姬

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惟得治之如夏餘中而即東夷魯晉之後也而臨

玩好晉以知封噶精可而何有焉魯晉也職貪不而臨

是呵矣何必請嘗以邪知目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

而焉用若臣把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傳稱子者

微弱不能自城危傳王所蓋時傳左氏此非前定之盟亦

宗廟社稷當坐危傳王所蓋時傳左氏此非前定之盟亦

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把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亦

吳子使札來聘傳吳子札來聘通嗣君也請觀於周

子者不受曰爾然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莫也爾殺

冬仲孫羯如晉孟孝伯如晉報流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楚聘故喜錄之書月書法始同於中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蔡景侯為大子般娶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無室上公

宋共姬女而伯姬女待人也君事也

其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也左右曰夫少辟火乎伯

人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婦

道盡矣詳其事賢也伯姬之婦

道不而能全其節守死不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

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

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

大佞夫弗知僭括翼為逆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

尹言多劉毅帥度甘過輦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

夫罪在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殺無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何以書葬隱之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足為窟室而夜飲酒擊

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伯有嗜酒為人曰吾公在整谷皆

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將以吾公在整谷皆

子皆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

遂奔許癸丑最自墓門之潰入公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焉北門駟帶帥國人惡不曰大夫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濼濟宋災故

春揆盟會之不信者多矣故城氏獨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故胡氏獨從劉贊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以來其未足於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序自蜀盟晉以來未足於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序為盟也晉之不足於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序后夫不重絕也凡諸疾不口口告君在焉而書吾君不夫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

附錄

後

是年晉悼夫人食餼人之城祀者絳縣人臣生之也正月甲子朔四會甲子矣其季於今三歲也七年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仰會郟成子矣承筐身是日也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亥有萬六千六百有二如旬也其下年鄭子皮授子廩改子伍大之忠儉者也從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者伍大之忠儉者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誰其嗣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田疇而誰其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池公薨 楚宮 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我之田疇子產殖之曰我田疇而誰其嗣

卷

作其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國

氏秋九月癸巳卒也子野於季

國

曰子野卒也子野於季

卒也隱而公穆叔曰子野卒也子野於季

已亥仲孫羯卒

伯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成

○癸酉葬

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國

生去疾及

君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密州

國

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

之子事是矣左氏稱其與因國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斯言則展
輿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
求書如晉趙盾許而子弟止等事相傳日所載以依經
之廢傳以証而傳謬不可疑如呂人弑其君密州獨依
之而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李者詳考而精擇
也之可

附錄

為政不能及趙文子卒至自晉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丘之會又子產環其館鄭伯以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盡其環其館鄭伯以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又只子使屈狐痛聘
于晉通路也又鄭叔美秀而從政也孫揮能知四國之
為又善為辭令禘之事子產乃問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鄭國將有諸侯禘之事子產乃問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使多為辭令禘之事子產乃問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子使斷之事成乃受子大叔使行之謀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又鄭人游于鄉校以毀執政然曰議
鄉校若何子產曰何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政之善否其忠善者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是吾師也我聞而樂之也子所犯傷人必多不為邑
遷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為邑
不美錦吾聞而樂之也子所犯傷人必多不為邑
有美錦吾聞而樂之也子所犯傷人必多不為邑
庇也而公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柰何私自
李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大夫
則而公之既成也至其未年乃不南益其蓋以兵
矣悼公三冢沒也至其未年乃不南益其蓋以兵
分於三家也至其未年乃不南益其蓋以兵
雖晉伯之失使然也至其未年乃不南益其蓋以兵
之去公室五矣於公也李氏曰仲孫之蓋以兵
來已孫然而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蓋以兵
五叔孫之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蓋以兵
御專政之形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者二倚
人得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者二倚
晉為重借弱之端此襄公生
亂而不可不察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九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九



卷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

昭公

昭公

廬陵進士李康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

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

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

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聞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取也子相晉國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無謗

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誓如

昭公

昭公五年孫子齊在外八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五年孫子齊在外八

昭公

昭公

昭公

為人下楚不為患楚令尹請用牲續舊書加于牲上而
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
美矣君哉胡亥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
懼晉之先也故圍請續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
以信為本故每書以先期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
日弟者因事而特稱之者也不得以然者諸侯非始
封之君則臣諸公昆弟放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
陳公子昭武為政弟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又按
乃之補弟昭公羊以不稱弟為貶者非也其實八年

附錄 子昭下例公君親無將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不見

罪惡也貶絕以見罪惡也

三月取鄆 樂王黶欲求貨於叔孫未退而魯伐莒濱厚盟請我其使

我貨以貨黶必受歸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會衛社稷也
諷也黶之隙壞諸之勢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以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夏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則也
賄非與不已召使者裂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
問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圍國忘
貞也謀主三者義也難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
魯雖有此何常之有莒魯爭難畏威而敬命矣疆場之
彼一此何常之有莒魯爭難畏威而敬命矣疆場之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害
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何傷賈而欲羸而惡焉
曰數月於外一日於其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焉
孫指搃雖惡是其一曰於其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焉
可去乎乃出見之其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焉
文而取鄆之說胡氏全用左氏其公穀皆為內諱也
莒或為魯初無定屬也天抵郵居莒魯之問或為
父代都取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
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
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然則書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
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
予魯也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奔晉

其車千乘善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奔晉
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乃絳歸取酬幣終事八

反 **秦** 無大夫此何以書 **晉** 也有千乘之

諸侯之尊也 **弟** 兄不以其 **奔** 而奔之也 **其** 謂多矣 **若** 能少此 **吾** 何以為 **日** 不

差以禮是禍之也 **鍼** 之適 **晉** 其車千乘 **司** 馬侯問焉 **曰** 不

子之車盡於此乎 **對** 曰 **此** 謂多矣 **若** 能少此 **吾** 何以為 **日** 不

見叔齊曰 **秦** 伯卒 **子** 歸 **書** 曰 **弟** 者 **罪** 秦伯也 **夫** 后

贊也 **後** 五年 **秦** 伯卒 **子** 歸 **書** 曰 **弟** 者 **罪** 秦伯也 **夫** 后

乎 **兄** 弟 **翁** 然 **後** 父 **母** 有 **愛** 妾 **猶** 沒 **身** 敬 **之** 不 **衰** 况 **兄** 弟

曰 公 **子** 特 **而** 稱 **秦** 伯 **之** 弟 **云** 不

年 冬 **歸** 秦 **伯** 之 **弟** 云 **不**

六 月 **丁** 巳 **邾** 子 **華** 卒 **晉** 荀 **吳** 師 **帥** 敗 **狄** 于 **大** 鹵 **作** 原 **穀**

有 晉 **中** 行 **穆** 子 **敗** **無** 終 **及** 群 **狄** 于 **大** 原 **崇** 卒 **也** 將 **戰**

而 薄 **之** **大** 敗 **陳** **彼** 徒 **我** 車 **所** 遇 **又** 隗 **請** 皆 **卒** 自 **我** 始 **乃** 毀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在 毀 **車** 崇 **卒** 以 **詐** 誘 **狄** 人 **而** 敗 **之** 也 **王** 者 **之** 師 **耳** 使 **後**

越 荀 **簡** 皆 **此** 等 **啓** 之 **矣** **書** 敗 **狄** 譏 **之** 也 **日**

秋 莒 **去** 疾 **自** 齊 **入** 于 **莒** **莒** 展 **與** 出 **奔** 吳 **梁** 無 **與** **字** 陸 **德**

無 與 **字** 陸 **德** **莒** 展 **與** 出 **奔** 吳 **梁** 無 **與** **字** 陸 **德**

所 無 **二** **王** 也 **不** 稱 **齊** 者 **不** 為 **內** 外 **去** 疾 **展** 與 **出** 奔 **吳** **梁** 無 **與** **字** 陸 **德**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也 然 **則** **大** 原 **在** **禹** 服 **之** 內 **而** 狄 **人** 來 **侵** 攘 **斥** 宜 **矣** 其 **過**

意此條宮去疾與齊侯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得
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
書國書子今展與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
足國以見絕之意若久國則不與之係國不立乎
陳佗以討賊書亦知國則不與之係國不立乎
它義也若州則無知之被謂不與國則上支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郟田
張氏 鄭因宮亂也其封疆取
書帥師有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

公孫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舉遂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
奔鄭殺大夫司馬穀及大司馬穀及大司馬穀及大司馬
應為後之詞焉對曰寡大夫大司馬穀及大司馬穀及大
周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靈王即位遠罪為令尹之
啓疆為子干奔晉從車五乘靈王即位遠罪為令尹之
大宰為子干奔晉從車五乘靈王即位遠罪為令尹之
長初之未動於諸侯應為後之詞焉對曰寡大夫大司馬
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領以疾起曷為承為

藏之世非祖之所逮問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學乃所見
秋之書卒以史官之書葬則聖人莫能修之者實載於簡策
掌或卒此史官之書葬則聖人莫能修之者實載於簡策
自也然則郊王事此或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
者力所不加而莫能致其舉亦已矣尹圍之事其君用齊
與會者九不而莫能致其舉亦已矣尹圍之事其君用齊
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卿子產皆以諸侯之事其君用齊
獻焉不亦慎乎華向戌卿子產皆以諸侯之事其君用齊
出以美不亦慎乎華向戌卿子產皆以諸侯之事其君用齊
無以美不亦慎乎華向戌卿子產皆以諸侯之事其君用齊
哀微而聖人至也此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
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
存天理其微顯權輕重而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
立義微顯權輕重而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甚懼之
之詞甚矣無人紀也而書卒子聽焉相與設應卒為後
所以誅楚之無人也從而書卒子聽焉相與設應卒為後
諱也考是中國諱也鄭僖公卒顯志卒之為賢者
氏陳氏說又小已見聖人微顯志卒不主此條張氏同胡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其年為十三年歸楚書弒

附錄

臣

之神又何為焉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為之山川星辰日如蠱非鬼非食感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十二疾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臣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絳之卒章

望矣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答之武子賦絳之卒章

夏叔弓如晉
臣 叔弓如晉

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厚郊使致館辭曰寡

命下臣來繼舊好忠信禮

之器也甲謙禮之宗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臣 楚既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

所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子南夫也適子南氏

服入女觀之以見子南微殺之抑子南執戈逐之傷子

皆怒繫甲以見子南微殺之抑子南執戈逐之傷子

產曰直鈞初賊有罪段氏半虎也乃執子南於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僑公孫黑強與於盟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僑公孫黑強與於盟

大史書其名且曰傷疾作而弗乘遽而至使史數之曰女有死

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史數之曰女有死

位三也專伐伯有一也昆弟爭室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

焉加木也駟黑則有罪矣而鄭人初畏其強不周氏之讎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臣 齊納幣韓宣子如

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如

之少齊諸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如

乃難也請君無辱季孫宿遂致焉君何不敢進也

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惡，所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賢也。也。明晉之行藏，其道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厚。昭以厚薄之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亦不妄說，人以此守身之厚。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其禮而妄動，又蓋始於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也。若曰：千乘之國，輕身以備。欲勿反將，得已乎？未也。若曰：千乘之國，輕身以備。惟恐獲矣，聞陳無守，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逞，寧敢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見剪為仇，離他國誰敢朝夕在庭，修事大之禮乎？夫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命也。若何？非位儼齊人請陳無守之罪，何以令之也？尚有一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其將謝過，不暇敢不細乎？服公乃復習儀，以亟而明乎。烈矣。皆見矣。

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五年。十年八年二十九年也。以條公羊以為晉欲執公，際。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

公 葬襄公滕子

秋，小邾子來朝。**公**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叔

八月大雩。**公** 冬，大雨雹。**公** 雩，為也。雩，氣也。此

北燕伯欵出奔齊。**公**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直

也。陪貳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

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殺三郤而奔夷儀故人生不
於陪貳而與賤臣圖柄大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逐於臣者皆
以自齊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飛遠矣

高懷納之子

附錄



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大夫弔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弔弔弔弔弔弔
其葬事夫人士弔大夫弔士弔大夫弔士弔大夫弔士弔大夫弔
已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葬於室守禮命事謀闕而
不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惟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自今子其無事矣警如
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耀有知其猶在
諸侯之後乎又齊侯使晏嬰請綱室于晉既成昏晏
子受禮叔向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晉既成昏也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四量豆區釜鎰陳氏三量皆登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斂而三於海

四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注云或作雪范



大雨雹注云或作雪范

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
此陸而藏水西陸朝觀而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
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里狃之也周其用之也編其出之也桃
陽棘矢以除其災其藏之也里狃之也周其用之也編其出之也桃
陽棘矢以除其災其藏之也里狃之也周其用之也編其出之也桃

而殺雷不降民不天札令藏水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
露之不危也而散則為矣氣膾靈雷矣氣也陰脅陽臣侵君
謂能也四時無愆伏妻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則
亦誣矣意昭公遇災而懼以懼為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電之灾也庶可禦乎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
風七月之詩

胡氏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魯求諸侯如楚楚子止
椒舉召命曰寡君使舉曰日石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歲之不易易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
舉請問君若苟無四力之虞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疾欲勿許司馬使曰不可楚王方修天或欲選其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陸天所相不可舉爭君兵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恃險與馬而多馬齊楚多難
是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無興國馬南九州之險也
脩德以多難相固其國或無輔以失其守宇齊有仲孫
難而護相公全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於以
為盟又何能濟秋時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不暇是以不獲春秋時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遂請晉侯許之楚子見諸侯實有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對曰許君晉侯許之楚子見諸侯實有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安用之求魯魯衛偏
來不親於晉唯是晉衛曹邾之盟承君之歡安用之求魯魯
然而親於晉唯是晉衛曹邾之盟承君之歡安用之求魯魯
然則吾所求者無不來其曹邾之盟承君之歡安用之求魯魯
盡濟夏諸侯如楚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子楚公辭以
時祭衛侯舉言於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子楚公辭以
侯于申椒舉言於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子楚公辭以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臣聞諸侯無歸禮也夏啓有岐
之蒐康有勳宮之朝穆有陰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晉文有踐土之盟其君曰吾何用宋桓王戍鄭公孫僑在諸侯之禮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戍鄭公孫僑在諸侯禮六宋大夫佐後至王田之於武城所以示諸侯也諸侯多由用命也夫六王二公之會皆所以示諸侯也諸侯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也諸侯也諸侯左師所由棄命也楚令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曰然不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濟乎王弗遠而申之會楚子惡不遠矣汰而懷諫不濟乎王弗後興晉侯皆狄也其意為主而楚徐度弒君以立而諸侯侯於晉人許強盛則曰楚晉有楚惟天子圍宋方立而諸侯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楚晉有楚惟天子圍宋方立而諸侯陳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天也相不可與爭能惡師潰於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天也相不可與爭能夫自討之是責命于天於秋時有以人而縊於申亥人弗致討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以人而縊於申亥人弗致討而於是也四隣不能討之則蔡人殺陳陀是也臣子衛人弗致討而於內四隣不能討之則蔡人殺陳陀是也臣子衛人弗致討而及諸國會于平州是也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又推為盟子相復朝事之以聽順其所未有而不以為賊而

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也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自處賢者聽天所命而春秋之法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而春秋之法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前而諸侯會申與其者故楚棄書卒不以義立命不委於前而諸侯會申與其備賢者之意後此以知行而責於前而諸侯會申與其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賢者八年晉齊桓卒楚宋皆爭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也

主會能行義以誅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以爲楚而病中國其不誅楚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其行義之說而止曰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張氏然後與胡氏合而止曰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張氏至二陳七年陳與蔡凡三會蔡上蔡大格之客遠來從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蓋楚以三格之客遠來從伯故因莊而進之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爲

詳見莊十年

陳氏

徐子危執申之諸侯也
徐亦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賴公穀

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命是以在封椒舉曰臣聞無者可以戮人慶封之主弗聽

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諸侯滅賴之賴於鄢而代之以盟諸侯如齊慶封弑其君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曰楚禍之首賴使闕章與公

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侮也

曰有若楚公于圍弑其兄以之君之罪與之君亦一也

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暇其賢治

陳氏

之謂故遂也此執有罪是為不再言楚子不子楚討

大變也宋號之會同者伯是而楚始專合諸侯志

于厥怒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慶封放陳招殺示

下般而滅賴陳滅蔡矣

書執人殺其大夫之法前舒見也無罪而當誅者曰

師殺之是也慶封與弑而春秋亦不絕以諸已而

討非諸人之法是也慶封與弑而春秋亦不絕以諸已而

也滅之則其言取也彼以立莒公不撫師徒曰取而

之何內大惡諱也故今曾得取以立莒公不撫師徒曰取而

之不實非滅也故今曾得取以立莒公不撫師徒曰取而

之宿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辨問其姓曰余子長矣

九月取鄆

來故曰取九公立而不用師徒曰取而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

之宿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辨問其姓曰余子長矣

之宿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辨問其姓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孟遂仲牛遂使為豎有寵
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遂仲牛使疾命召仲
而許而弗召豎牛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
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亂大從必速殺之豎牛懼
豎牛禍叔孫氏以僑如難奔齊在成十六年左
曰齊孟仲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仲

附錄

蔡及曹滕其先制於心民各無禮鄭先衛亡偃而無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無禮鄭先衛亡偃而無法
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令子產別賦五年楚令尹子旗
賦安如楚舉遂求昏侯許之邢丘子產相鄭伯會
晉侯于邢丘晉逆女晉侯送女邢丘子產相鄭伯會
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法及人甚子
其戒之叔向曰威儀守之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甚
吾幣帛饋吾威儀守之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甚
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信行之以失威道之始而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前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以
其他令其來者上卿上大夫晉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
羊舌肸為司官足以其厚晉君亦不得志矣可乎大夫
對遠啓疆曰國乎苟有以聖王務行禮設初而不倚聘
無備况職國乎苟有以聖王務行禮設初而不倚聘
珪不享類有璋小好有述以職大有巡功設初而不倚聘
而不至也國之好貨失之有陪鼎入禍亂興成濮之役
無楚備以敗於郊失之有陪鼎入禍亂興成濮之役
以楚備以敗於郊失之有陪鼎入禍亂興成濮之役
報而求親焉既獲親又欲取之也若其未君亦圖
何誰其重此若其親又欲取之也若其未君亦圖
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夫求諸侯而棄至求昏而薦
君親送之上何卿及上大夫求諸侯而棄至求昏而薦
備矣不然而柰何韓起下趙成中齊行吳魏舒范缺如
盈羊舌肸之柰何韓起下趙成中齊行吳魏舒范缺如
而貴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臾
邑皆成縣也羊舌肸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臾
百其餘八大夫輔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將以親伯
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將以親伯
怨實無禮以速寇而王曰未有不穀之備使群臣往遺
逞君心何不可之王曰未有不穀之備使群臣往遺

韓子禮王欲救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反鄭伯勞諸圍解不取見其禮也六年楚公子棄疾
如晉報韓子也鄭罕虎公孫僑游吉相鄰伯以勞諸
相辭不取見固請見之見如樹不采魏不抽室八匹私
面禁芻不為暴主不恩實住來如見鄭三卿皆知其將
為晉侯將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鄭公子棄疾及晉
竟晉侯將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鄭公子棄疾及晉
而晉侯將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鄭公子棄疾及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秦季孫謀去中軍春舍中軍甲

孫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
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各取其一皆盡征之而自以叔孫
孫氏稱二子孟氏稱右師叔孫氏稱左師則自以叔孫
此以後國人盡歸于季氏矣兵權盡歸于季氏矣兵權
國之原也書其歸于季氏矣兵權盡歸于季氏矣兵權
至之也書其歸于季氏矣兵權盡歸于季氏矣兵權
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弟乎弟乎弟乎弟乎弟乎弟乎
其陳氏中軍為季氏專嘗從祀善也公為陽虎專季氏也

公得五國民不盡虜公公室
復公室公室之極初云仲孫
軍甲公室之極初云仲孫
此惟舍中軍之極初云仲孫
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
者是專之極矣其廢中軍之
分其左右師名見哀十一年
為善復古穀梁以為貴復正
皆從左氏

楚殺其大夫巫申
秦乃殺之以巫申為貳於吳

公如晉
秦齊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者也今政令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乎
於他為國君難利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
不在而胥晉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
曼宮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姑幕東北有茲亭

秦 秦夷非卿而也 言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秦 以書者不地也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賤必以書地以名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利則利則上而下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言及其名以懲不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方盟而伐言取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受言而及言取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師而誘以成之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請歸之問而以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師而誘以成之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厚比書而罪可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在晉臣下專為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歎息氣逆之所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人犯報應之義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秦伯卒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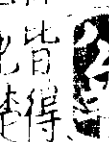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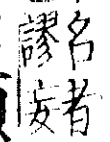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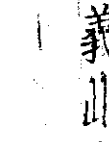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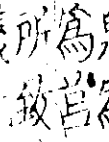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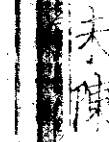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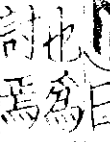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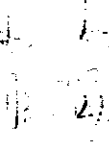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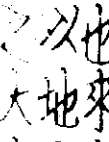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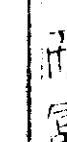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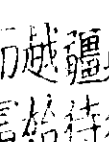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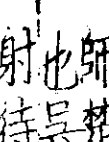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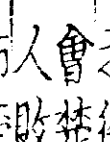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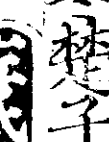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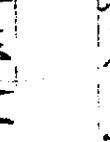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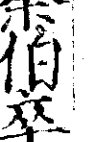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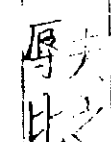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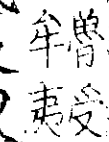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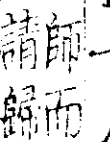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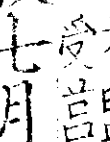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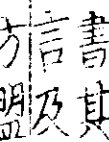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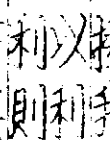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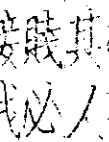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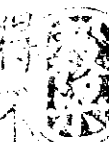
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丹城州來至是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會楚子子瑣間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師楚人執之吳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秦 疆待命于巢 言無大夫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重故不



吳不顧義入棘棘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
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者進而
特稱人誤矣以不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者進而
安在平且吳禁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越以爲其實不
同吳大伯之後也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越以爲其實不
帶之君無以異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越以爲其實不
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下諸夷狄雖均推之可絕其
引之可來此不使與中國等下諸夷狄雖均推之可絕其
絕人亦可春秋之意也慎國等下諸夷狄雖均推之可絕其
吳者建通越以制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如秦葬

杞文公卒

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攜李
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舊於越入吳至
哀二年越惟此脩書人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 宋華合比出奔衛

比曰我殺之柳問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
納亡人華臣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華合比台比奔衛於左師曰是華亥欲代右師與寺人柳比從
爲之徵公使代之左師曰是華信閻寺殺出適雍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 **國** 宋公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
於女何有 **國** 宋公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
十常待以國亡家亦 **國** 宋公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
車之轍者不亦 **國** 宋公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
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人救之令尹子旗獲師師伐吳歸懼其叛也使遠洩子執之
人敗其帥於房鐘獲師師伐吳歸懼其叛也使遠洩子執之
殺 **國** 遠罷帥師伐吳歸懼其叛也使遠洩子執之
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
蓋自是休兵息民而國浸強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
張氏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
自尊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
將已服楚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啓疆之召

楚止此一條
齊侯伐北燕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齊侯遂

齊侯伐北燕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齊侯遂

矣民不貳吾君賄左齊平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
七年春王正月君暨齊平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
人成曰故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公孫行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
上燕人歸燕姬賂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
壺玉積斝耳不克而還

事故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
氏亦從之陳氏曰平不書必閑於天下之大義也趙子陳
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庶幾乎是予齊以定燕也而
取燕姬與齊其寶玉而還不書乎是予齊以定燕也而
靈公以燕伯納燕姬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栾盈叛人也
亂臣逆子也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

齊平之文正與齊平及鄭平每法相類且左氏
又有叔孫也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列則暨
下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
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求之也四字正
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
有齊燕平之月則謂燕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
非實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齊平齊
辛內也書者善錄
名者君相與平中國皆安故以辛國體言之月者刺
內暨之也時魯方結暨于吳外慕強楚故汲汲于齊

時昭公結暨強吳以外及外曰暨者
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
結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
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
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齊平齊
辛內也書者善錄
名者君相與平中國皆安故以辛國體言之月者刺
內暨之也時魯方結暨于吳外慕強楚故汲汲于齊
時昭公結暨強吳以外及外曰暨者
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
結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
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
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張氏

劉氏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父矣然而能暨齊以
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
失之機也崇夷狄悔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
莫之救從

也諸家主魯說者如此此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
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
劉氏獨以為人之不齊以言故與魯備怨魯
挾吳楚之威強齊以平爾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
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

三月公如楚

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
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桃日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黃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
未至唯襄公之厚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
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使令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
臨楚國以信罰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
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君若來

叔孫都如齊涖盟

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幣而見子蜀以請於君之
期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
以大夫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父矣寡君無適與也而
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叔孫都如齊涖盟同位公穀作後也叔孫公將遠適楚故
後始去故書在如楚下也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謂之
來君命故發傳者嫌公如楚也張氏始暨齊平故
非君命故發傳者嫌公如楚也張氏始暨齊平故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也衛地豈魯地降婁日食
於豈韋之末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以衛有齊惡君臣同名者君子不當人名
不奪人親之所名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
也此說鑿其古無諱周人以諱事神生亦不諱耳劉氏得之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

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媼始

史朝亦夢之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媼始生元

孟繁之足不

附錄

楚子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無字之昏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執而諸王將飲

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

等下所事上所以共神也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

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

臣也昔武王數紂之罪曰南逃主萃附茲君始求

在矣王曰取而臣以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盜將以

住盜有寵未可得也

從君而守臣喪也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

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祀吾與子挑成反誰敢

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野於挑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

命也

宣子曰古人之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薪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川田於

人始化口饑既主明陽曰魂用物多精則

物其用物出矣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賊而取其地故諸侯或令不禮於衛之嗣是絕諸

命辭見前

錫命下

其大夫曰禮人之後也而無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

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余敢侮命於是有明德者若不當出其後也如是

事仲尼曰禮考父生弗父何生宋父周生

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

父生水金父父生皋夷父父生防叔叔辟華氏之偏
子年三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僖子卒時孔
十四之族殺獻公而用成公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其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而過哀公公子留夏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夏哀公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其世子偃師

招

其弟云者親之也也招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
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則介弟尊
則叔父號令發自而已而也莫敢干之者致人冠宗社
嫡冢安隋國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乎尊
覆親之師愛施於不令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
而徇其道乎書曰陳侯之弟招

殺

殺陳出子偃師交賤之弟招
殺陳出子偃師交賤之弟招

叔

叔弓如晉晉侯築虜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虜祁也
大叔口甚哉其相蒙也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
何事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也虜祁地名在絳西

四

四十里臨汾水則民散締備則費多則國貧力後則勞
臨汾水則民散締備則費多則國貧力後則勞

得

得如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
惟宮室之崇以為安榮乎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

陳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

秋蒐于紅地魯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
言千乘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軍實簡車馬也根牟
大者也文蘭大蒐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習用武事禮之
失其旁握御鞮者不為防塵馬候蹄揜禽覆質以爲
射不射宮射而中田多天子取焉其餘與士衆也面傷
則不射宮射而中田多天子取焉其餘與士衆也面傷
也擊挂也蒐是鬼春事也秋與之則連天時有常所矣
萬或為禍也其子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

立

立未成也留為招所
立未成也留為招所

國

國蒐是鬼春事也秋與之則連天時有常所矣
國蒐是鬼春事也秋與之則連天時有常所矣

而自見者權在臣下則人理亦直書其事不待賤絕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舍公蒐于紅也自撰季氏至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於公蒐而獲鬼皆三家所定之蒐武焉爾是故拒莊之符必言昭公定之蒐武焉爾是

定十三年夏比蒲十一年夏比蒲十二年春昌間子大蒐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至謂時史闕略仲尼略而從之者非也蒐者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為正公羊非以為地及越禮則書者皆非也其胡氏陳氏詳矣胡氏以為地及越禮則書者皆非劉賈夫公羊說見定十四年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殺之蓋招推過為首惡所以得免死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滅陳與嬖

表克殺馬駁玉以葬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孫吳偃師之子惠公招復稱公子兄已卒也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重卒陳者已滅陳也國佐盟不重卒陳也之故賊師也人則嫌是賤者矣又招有罪而放之免無辜反殺之又葬書楚之討罪四殺微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此條皆得之

附錄 是年石言于晉魏榆叔向曰今宮室紫落

食 晉侯問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自幕

乎宜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由數未也繼守將祀齊其兆既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

陳 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餘天下之辭也 **張氏** 曰許氏

許遷于夷 **陳** 既城而諸國之大夫會之無所 **陳** 許於陳以夷漢西田以益之遷方城外

略許之北徙所都無常居 **陳** 許遷而移故 **陳** 許於陳以夷漢西田以益之遷方城外

夏四月陳災 **陳**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陳也曰其言陳火何存 **陳**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陳** 陳公穀

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

秋仲孫糶如齊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齊** 齊至今二十年

冬築郎囿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齊** 齊至今二十年

君於此可不悟也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附錄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齊** 齊至今二十年

主雖戎狄其何有 **齊** 齊至今二十年 **齊** 齊至今二十年

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
使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乃
執甘成如周致闡田反穎俘王亦使賈滑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齊樂施來奔

齊樂施來奔

齊樂施來奔

酒信內多然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
酒相而聘遂見陳鮑氏而告之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先伐諸陳鮑氏方睦不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
往用之戰于稷來高敗又敗以靈姑鉢率吉請斷三尺焉
門齊施生公高來奔陳鮑氏始大邑高疆不書鹿
非卿齊惠公高來奔陳鮑氏始大邑高疆不書鹿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齊

齊

平子伐莒取郟邑二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
軍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
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
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祿爲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

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民
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難舍中軍而三
額固將將矣

公孫纘氏曰鞍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橋如
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
於仲孫纘之權歸三家此說得之○自是訖春秋序
始用人於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序
魯祭乎事不經見

戊子普侯彪卒

九月叔孫都如晉葬晉平公

昭伯

齊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都如晉葬晉平公繼伯

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
叔向辭之曰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
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礼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
也大夫將若之

何皆無辭以見

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魏之會盟是時承

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十有一月甲子宋成公卒

公羊注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去之賈服以為刺不登墓視氣皆鑿說也杜氏是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申大夫曰王貪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刑其士七十人殺之

而討不義君

子不討也

也者

十有二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竟也楚子若以

大義唱天下表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

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去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又換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我蠻商較以是給魏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哉蔡侯向曰楚其克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命而遂助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雖幸而降之罰

也且誓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厚其凶惡而降之罰

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起合九國之師于厥怒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非禮也叔向曰魯公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穀梁 大鬼者人眾器械有踰常禮也其曰大鬼越禮不廢鬼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不廢此以事其上故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國不廢此以事其上故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國鬼則無本矣

公羊於大禮及鬼皆曰以罕書也其桓六年注曰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此年謂之大鬼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然則大鬼之法五年一為今此不然故曰以罕書也其說與周禮不合姑具于此

仲孫糴會邾子盟于侵祥 孟僖子會邾莊子盟

意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直為之

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諸侯者九惟鄭丘句繹書日餘皆不日則何氏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慙 羊作

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巳為盟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蔡以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三年王其有外乎美惡周必復王且喪君而能守者焉矣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葬于楚非許也靈公帥八年國之諸侯盟于亳春秋略而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而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賊也大夫皆稱人曾卿諱而不書者禍蔡亂而不能討其昌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亳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乎亳之盟晉侯受賂弗克災而討蔡罪大夫無貶乎亳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九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恕待人而無惡也九此見張氏許氏曰蔡能嬰城聖不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辜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日君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冬平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

楚子威用隱諸侯于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牲

國

內入其國而以其君皆服而以外易國

強

也既書威蔡矣又書執蔡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無降服之狀

者

不君靈公故不其子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

國

九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不斂不葬也亦不成乎為君

而

矣然則天子繼喪未至不斂不葬也亦不成乎為君

之

用其身而不顯也則有國之稱必不降至於力屈就擒

也

今不君靈公故不其子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

殺

也無繼也此胡氏獨胡氏之矣穀梁氏之言為不與楚

也

蓋其道之謂也春秋之設詞也非其人子非正

義

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祭社

以

築防何氏曰其是

附錄

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棄疾在蔡如何對曰擇子莫若

立

齊桓公細穀而實管仲焉至子元之臣聞五大

疾

不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餘見鄭突入稜下

十

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泊于陽

齊

因唐高偃欲納北燕伯欵于燕末得其國也

受

也燕伯之不言于燕末得其國也

侯

諸侯失國諸侯之正也

者

北燕伯欵之子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

子

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春秋之信史也苟知其

則

齊桓公晉文公如爾所不知何者為之也其詞則

公

子陽生注者以燕蓋陽生篡立也其說無據不

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錄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
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通嗣君也享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
如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
如晉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

附錄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
諸侯師中之齊侯率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寡人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失辭吾固師
諸侯矣肅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帶來
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
事公孫僕趨進曰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范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毅作虎正
蓋名熊字虎也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
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或譜成虎於
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而更其位於南蒯謂子仲慙也
且告之故故叔子仲慙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季仲慙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而南蒯之將叛也其
人或過之而數曰恤恤乎哉乎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
把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隣者恥乎已乎已
乎非吾黨之土乎乎吾子欲使叔孫昭
子逐叔孫昭子乎乎吾子欲使叔孫昭
子逐叔孫昭子乎乎吾子欲使叔孫昭

楚子伐徐
楚子伐徐
馬督器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晉伐鮮虞
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異故也
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異故也

晉荀吳為會
晉荀吳為會
齊師者假道

晉荀吳為會
齊師者假道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命楚國之望也吾言如響國將若之謂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善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曰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將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魯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公謀其父作祈招之詩以止其心王曰是德也乎對曰能其詩曰所招之惰惰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其死於乾谿也子革即然丹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帥師圍費敗焉平

為之令主而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歸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若諸侯皆然費又無歸不覲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蒯家臣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故叛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令三年聽命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子韓啓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費內邑也命正解為主將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歸費費內邑也命正解為主將之者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其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李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無以使其上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李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前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實不沒之也

內叛書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國城父及即位奪其父死焉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有寵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成然皆王所不禮也申城而居之觀越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

蔡之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夫軍而殺余何益將乃釋之朝
則如與二子以濟所故且違上何適之而可衆曰與之乃奉
蔡公召二子棄疾入楚成然蔡朝兵帥陳蔡不羹許乘之師
因四族公之徒以疾入楚及公蔡公使領蔡年與史子先入
因正僕人殺大子及公蔡公使領蔡年與史子先入
肱為令尹次于魚波及公蔡公使領蔡年與史子先入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
管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若尹子華曰請待于車下曰余殺
王曰皆叛矣怨不可犯也若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諸侯
曰無不再叛矣取辱焉然乃歸于楚命王沿夏將欲入鄂宇
乃無字之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王緝于申亥氏申
亥以葬其二女歸其言歸何歸無惡於立也靈王為
狗而葬之二女歸其言歸何歸無惡於立也靈王為
康疾脅比而之歸者明其本無執效死而立之意加絀責
經故加絀也而歸者明其本無執效死而立之意加絀責
爾之歸自晉有奉焉爾歸而遂言之以此之歸絀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得國從謂受禍也子曰不殺棄疾雖

不日也君者曰或曰昭元年楚虛執立比出奔
不日也君者曰或曰昭元年楚虛執立比出奔
則比未嘗一日也其面事虛為之臣慶又歸而虛縊于棘圍
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是也臣何也曰九君出則國出奔而君
以爲臣則晉於亦盈是也臣何也曰九君出則國出奔而君
掃其墳墓不國雖父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
在也此雖又未嘗錮之如晉待比以宗族即君臣之分猶
楚而也如子未嘗錮之如晉待比以宗族即君臣之分猶
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安得以此爲君臣之義也或曰
賦郊傲以位比之獲罪其君其明討之臣之義也或曰
夫比雖常次及之不明乎君臣之義也或曰討之臣之義也
效死比雖常次及之不明乎君臣之義也或曰討之臣之義也
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鄉爲社稷鎮亂不亦善乎
今乃瘡於勢而忘其權者若此類也悲夫聖人垂戒之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也悲夫聖人垂戒之
意明矣

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
使蔓成然先告子干子皙曰無辱衆怒如國火殺君司馬將
謀矣有君若早自圖也子干曰無辱衆怒如國火殺君司馬將
即位名曰熊居使子旗為令其子旗自戕成然子玉觀疾
從初子干之歸自晉觀日棄疾其君而固曰君比矣而子
也書而強之盟則晉觀日棄疾其君而固曰君比矣而子
加而而強之盟則晉觀日棄疾其君而固曰君比矣而子
子而而強之盟則晉觀日棄疾其君而固曰君比矣而子
與國人所為而比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夫就死生皆觀從
然疾為司馬蓋弟也棄疾其季弟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
尹疾比而春秋變文歸獲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
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
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則不當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此異於商人蔡般
石碣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此異於商人蔡般
此春秋之變文也

交此石則書則楚人視此異於商人蔡般
文春碣公不當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此異於商人蔡般
也秋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此異於商人蔡般

秋公會劉子普侯齊侯突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皆有貳心為朝而
並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平丘甲子諸侯不皆有貳心為朝而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平丘甲子諸侯不皆有貳心為朝而
車四乘遂合諸侯于平丘甲子諸侯不皆有貳心為朝而
盟平晉先歆及魏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率
遷賴於鄆縣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為臣當急
於責難陳善以禮格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
之業若疢痲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
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亂保邦
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貴事之預取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亂保邦
一應此會如下文所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是經以
彈亂特危固結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知仲尼作是經以
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

免殺惡大夫執則致見君致則名意如國其始執之為之
有擊強扶弱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命能具
以非利發其勤沮諸皆以不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
賤斥自是而後諸侯不書受楚以譏之於是召陵又益衰
外十有八國之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孫氏前見也
也深戒內大天執而全之也執也張氏孫氏前見也
者二已見單伯而全之也執也張氏孫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之弟庚與蒲餘
與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之弟庚與蒲餘
納庚與許之冬蒲餘侯茲夫殺意恢如公奔齊公
子無大庚而於齊齊侯與公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君而
莒意恢而意恢賢也公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君而
子政而意恢賢也公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君而
不棄義惡不親其親不禮以怒莒而會其葬也夫怨

許氏曰昭公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附錄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

魚叔魚殺施生殺死可也雍子賂以買直朝也
三人同罪施生殺死可也雍子賂以買直朝也
墨侯專殺其罪一也巴惡而驚羨為昏貪以敗官為
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戒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驚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赤黑之殺非祭祥也喪祭也其在蒞事乎二月
君有攝主而往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也
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也
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葬也古之人重死君命

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孫得免故往謝之
季

附錄

六月葬穆后大子壽卒八月葬穆后崩晉荀躒如

有以也魯壺王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王何也文伯揖伯氏諸侯皆以鎮撫王室晉備無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一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夫莫之亢也無伯也

春秋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桑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則景公之自洽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立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楚子聞蠻氏之

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質信也胡氏楚子之誘一也或乃疾之也顧以無知薄責之疾若疾也胡氏楚子之誘一也或



廬陵進士李廉輯

滅中國而棄討
殺一也或名或
重亦差矣
不名者蔡般
殺之辨也蔡侯
與君
蔡氏亂而無
其

夏公至自晉

左氏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之公室其將遂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

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焉得見晉侯

困亨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後少康衛文

公越句踐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後少康衛文

危辱無激昂勉劬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

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九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左氏 旱季孫意如如

晉昭公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愆平

伯事陵遲隨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而昭

曰晉平公之於昭公也昭公之於昭公也昭公之於昭公也

也政在侈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

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

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

下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

而中弱家童弗為豈所謂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

夫此澳梁之童弗為豈所謂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

欲自毀藩籬揖仇讎於廟下而與之者權此不待

此宋之盟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

苟道自便者公所謂外有患而忘乎後日之害乎

諸侯一怒而大國與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

之盟晉主夏盟而不知公室後五年秦盈之變作曲沃

也盟晉主夏盟而不知公室後五年秦盈之變作曲沃

拒召陵之會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

者改物厲志憤排驚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

四方未觀德而虎祁崇後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
平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
之去而不顧况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商謂諸

晉

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
偷也吾子何愛一環以取憎於大國子產曰吾非偷

諸賈人賈政弗敢復也夫韓子請諸商子產曰諱子買
請夫環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曰必
以問敢以爲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商人皆
出至周今有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商人皆
失諸侯必不爲也諱子辭玉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

能以國其能父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
也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而後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分而後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錫時

秋邾子來朝

左氏

邾子來朝公與之燕

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
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風紀故爲
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仲尼開之遠乃紀於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 陸渾之戎

必是故也九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於楚也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使祭史先其
渾子奔楚

吳舉其名氏何哉夷陸渾之亂華陸渾之而林父於甲氏荀
之雜則異矣然舉其名氏外義也與密邇王空而繼

強伯則異矣然舉其名氏外義也與密邇王空而繼

無賤耳則窮矣於遠虛內事外者回矣

陳氏 自足九戚無大夫矣滅不書

冬有星孛于大辰

晉

除於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

其宋衛陳鄭乎鄭裨諸言於子產曰我若何用確辟玉其

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言大辰然言者何星也

辰也何大辰者大辰也芒星孛然言者大辰也

大辰者何大辰者大辰也芒星孛然言者大辰也

字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也

後周分爲二天兩王宋南里以亡也

倉龍之跡不獨加火也後五年景王崩而後定至哀十

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

人借亂而星孛于東方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

越人吳國遂滅之天示氣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也衛亂君奔陳敗御獲惟鄭有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水

地

夜

吳伐楚陽匈蘇令尹

先死之楚師繼之而大敗吳師獲其東舟餘使隨人與

後至者守之環而先王之泉盈其遂灰陳以待命吳公

子光請於其眾曰死於先王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

側曰我師餘皇則對師之夜從之餘皇以歸吳對楚人敗

殺之楚師亂吳人則對師之夜從之餘皇以歸吳對楚人敗

肯告負故何敵也戰此無其言戰以歸吳對楚人敗

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

也惟不能去敵國用故幾日無侵削至雞父之戰楚師

策士奇材爲敵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師

敗於柏舉之戰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師

陳氏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

災○國始也五月七日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禁舊客勿出於宮使晉公孫于東門使司

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拓於周廟告于

先君使府人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三日哭國不

列居禘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焚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火子產曰天知陳遠先道亡也禪竈曰遂不用吾言鄭又將

當國方有令政異也為道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也

福可移之理古所以德必消先人之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郕郕邾姓國在陽縣郕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

其首焉遂入邾邾邾姓國在陽縣郕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

矣從帑於邾邾邾姓國在陽縣郕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楚而居楚地矣君蓋迂許於葉在楚國方城之外之蔽也

楚而居楚地矣君蓋迂許於葉在楚國方城之外之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邾人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

邾之邾其善意也故書長惡而釋其圍

與取之罪此亦善善長惡而釋其圍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也

之而無此心矣故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
位而無此心矣故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
受自君心聽之君父之尊而不敢加此君父之尊而不敢加
止有秋心所謹也父之尊而不敢加此君父之尊而不敢加
而春止秋心所謹也父之尊而不敢加此君父之尊而不敢加
殺與不窮進藥及進藥於微而不意也而大惡者顧以辨書許
傳乎墨則以兼愛其若此言夫將相食後其無明君孟軻氏
筆而關之秋齊南發帥師伐莒齊高發帥師伐莒
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人揚人將相食後其無明君孟軻氏
為君矣君臣蔡般也進藥而人殺之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於商臣蔡般也進藥而人殺之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心雖不同而春
已卯地震○秋齊南發帥師伐莒齊高發帥師伐莒
書伐之初言有罪人言殺其夫已為蔡婦及鄆諸子占
紹鄆紡焉以度而人言殺其夫已為蔡婦及鄆諸子占
子占使師夜繼而人言殺其夫已為蔡婦及鄆諸子占
上之人亦謙言其未討何以書葬而不出齊師入紀不止進

冬葬許悼公

而葬未討何以書葬而不出齊師入紀不止進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獲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許悼公是君之罪也殺之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學問無方心志不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免乎水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免乎水
止不用王名之過也許悼公是君之罪也殺之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責不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大獄自君獲罪此君也觀止自
而不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大獄自君獲罪此君也觀止自
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
教已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
善於也早

穀梁

穀梁氏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

附錄

附錄 哀氏因左氏以止則而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陳

附錄

哀氏

哀氏因左氏以止則而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陳

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鄭穀

鄆 以鄆叛又從鄆而後言自何畔也曹秋為賢者諱何賢

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盧卒于師公孫喜時則昌為會諱

君善及子善也長惡也短惡也止其身則昌為會諱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也曹無大夫孫賢者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鄭穀

無則取之孟惡比官喜初齊師周欲去之公孫會之

復歸之門外宗曾驂乘及閱中齊氏用戈擊公孟有事於蓋

皆入齊之斷朕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
門入齊之宰不與聞謀殺子張聞宗魯死將之公入殺宣
宮賜比之盜喜謚曰貞子琴張聞宗魯死將之公入殺宣
亂不齊豹之利不義於國不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盜所求而名不義於國不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衛侯固兄有疾不為君也疾者不得入平宗廟侯累也
然則何為不為君也疾者不得入平宗廟侯累也
何也左氏以為不為君也疾者不得入平宗廟侯累也
大入而為盜所求而名不義於國不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書斷此獄罪在宗魯攻難之將奔走之臣切以書仲尼
非求名而罪在宗魯攻難之將奔走之臣切以書仲尼
而聖人又勸此者也夫豈有欲求險危於法應書曰盜
宗魯雖與聞行事又曰以死之矣夫何罪之也若宗魯欲
將往弔之仲尼曰公孟蓋未之盜孟繁之賊汝何弔焉非
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
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繁所見殺之賊其大惡德矣

左氏說見昭三十一
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
故任公輔以非鄉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
之殺何氏得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
子取大子與之則執而殺之夏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
子與華氏盟以爲質公之妻出奔鄭與華氏戰于鬼
闕敗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繼而食所質公子者而
後食歸公與夫人每曰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之欲歸公與夫人每曰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生有命余不忍
其詢冬十月公殺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
誰納之且歸之有庸
使少司寇控以歸庸

十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

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
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

日冬至至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
也今年復為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闕
也

衣 子材若在吳城之外叛王執伍君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王使召之曰吳城之外叛王執伍君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吳君我歸之曰吳城之外叛王執伍君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楚君我歸之曰吳城之外叛王執伍君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利於州公其子食之曰吳城之外叛王執伍君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也貪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鄢以特之乃
見縛設諸馮焉 **衣** 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而耕於鄢焉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其國小齊而歸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魯人恐加四半焉為十一年甲辰邑也將復諸寡君
止於此

衣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魯人恐加四半焉為十一年甲辰邑也將復諸寡君
止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衣** 宋華費遂
多僚華登多僚與龜相惡乃謂諸公曰龜將納士人弗
言之公使告司馬司馬數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何乃與公謀逐華將
使田孟諸而遺之驅殺多僚功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
向入樂大心豐德華懼及蔡林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以南里叛宋城舊鄆及蔡林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宋南里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之南鄙也者內弗受也其宋南里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而不言衛有八子朝歌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

宋此獨稱宋南里何哉賦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
也若南里則宋城舊鄆及蔡林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蔡林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而居矣故其入城舊鄆及蔡林之門而守之 **衣** 宋華費遂
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衣** 叔張弓子
蔡侯朱出奔楚 **衣** 朱穀梁 **衣**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
蔡侯始即位而謂蔡人曰朱將從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弟朱叔父而謂蔡人曰朱將從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若不先從王欲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東國所篡也

必甚又使立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然經文為蔡侯廬之子東國為廬之弟左氏傳詳矣卒于楚故毅梁以朱誘而毅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奔之此說無據不可取

公如晉至河乃復附錄晉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窀大者不瀾則和於物則嘉附錄晉既獻而反鼓也

成今鐘籥矣王心不其能父乎附錄晉既獻而反鼓也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師為權者負甲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附錄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

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怨也非聽敗齊師于濇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審如莒莒盟莒子如齊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附錄去年冬十月華

氏齊烏枝鳴成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鳴口申有帥其以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川劍從之單氏引射人進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打得單會前吳齊師何思衛公一月公朝救宋與華氏戰于曹倫會前吳齊師何思衛鵠子越帥師將逆夏氏助大無乃如諫曰諸侯唯宋事其至是楚國釋君而臣是助大無乃如諫曰諸侯唯宋事其憂無寧以爲宗蓋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故邑無亢不秉以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故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之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賤絕而亢不更獎亂人之惡

自見德書歸甚矣書歸也書者趙缺也也書蒐或在臣專行其時

大蒐于昌間作焉或昭公之時九書蒐或以其時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納民於軌而物非者馳射逆刺之末矣是故勸于有

八伯舞於庭旅泰山以雍撤其則設兩觀大輅其臣則政之本亡矣後何以意也此君許則據八都執國命而

今秋所書為矣後城之意也凡昭公書蒐以律朝廷以時當魯昭之後

文王之功是以詩既而後防軍旅以朝廷以時當魯昭之後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在位二十五年敬王即位六月叔鞅

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乃殺王子朝實孟孫之寵也願殺之公之庶子伯駘外事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人

也願殺之公之庶子伯駘外事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人

且曰雞自漸其尾問之待者曰自憐其犧也遷歸告王

卒無子劉子立劉氏丁巳葬景王悼王葬于楸氏使公卿皆從

取單以不捷與之車盟必來肯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

丙寅伐之劉子入于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

亂者其言王室亂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先治內

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
春而兼帝王之道何公也則正為大故節莊公始生即書千
策而歸義也其國陽生而無記王樹子王室亂於後其為
以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樹子王室亂於後其為
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樹子王室亂於後其為
明矣

京師止此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以王

王猛居于皇... 取與之也... 常國也... 王猛... 劉子單子... 取與之也... 常國也... 王猛... 劉子單子... 取與之也... 常國也... 王猛... 劉子單子...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在鄭郟今河南張



京師... 劉子單子... 王猛... 入于王城...

人而景王之弱其後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補曰... 劉子單子... 王猛... 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 王猛... 入于王城...

單為功不逮鄭虢則可以為罪則溢罰矣是故殺子朝
于楚僖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

是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
皆不通其實亦難入為篡詞穀梁以入為內弗受例
但鄭說事不經見未

冬十月王子猛卒誤月也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

十二月庚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于師于陰于
侯氏于樂泉次于社王師取前城伐京毀其西南閏月
晉其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伐京毀其西南閏月
即位不稱王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雖有謚猶不列於
父言之故補子猶也
魯之子般子鮮也
猛雖謚曰悼土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申雖謚曰戴公
何於其卒從其稱爾春秋之謂苟廢立也則其王子猛
實則不可弗稱苟非廢立也則其王子猛矣申雖謚曰戴公
故成之為君則稱王編於其卒也從其恒稱
不成之為君則稱王編於其卒也從其恒稱
為卅子忽義不在焉則不從其實而恒稱矣

二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陞陰校當

二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陞陰校當

我行人叔孫婍公作其前斷其後之

過之乃推而擊之遂取
于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晉人使與和大夫坐叔孫
國之卿常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制和又夷也寡君之命介
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果坐韓宣子使朝人聚其衆
宣子曰子弗良而國將焉飾與其謀而朝士亦謂其衆
主討違命也若相執焉盟主乃弗與之何及所謂盟
士伯聽其辭而怨諸宣子乃皆執之乃弗與之何及所謂盟
四人之過將館以如更先歸和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及所謂盟
者之病將館以如更先歸和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及所謂盟
矣為叔孫故申使以貨如晉取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女所行
及見而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女所行
如始至

晉人圍郊晉師在平陰朔二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丁未

還師也郊師子朝邑國按左氏晉籍談荀櫟圍郊氏又

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

是時天子蒙塵晉為主之義若是張氏必自以為無假於

大夫往焉動王尊自見矣是然晉師還而子朝之

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是然晉師還而子朝之

勢復職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與伐天子故不係于周此田有大夫主之難也

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問郊則討亂非晉志也

故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不溫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竊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

立於道左懼將以死莒君成羊牧牧曰君過之烏存

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未奔齊人納郊公

弑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削庚餽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

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

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

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乾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弑遂滅

獲陳夏醫父穀作甫公羊國及諸侯之師來

楚人禦諸平陰子瑕卒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

幼而狂陳大夫醫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同心楚尹死

其師若分師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尹死

者數陳蔡蔡許則大夫師曷為曷為不及

乃復不殺也。見納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帶，高脩，兩君之。好而強，自強，而後能立。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伯此保其國，家為善，昭有德，慧術自強，心其失。國。時也。陵於安於此，正憂患，微弱無積，自強之心，其失。國。其自取之哉。外。

附錄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歸之。吳大。及緜越，追之不。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沈尹。戎曰。子。援者，天子守野，三務，侯守，在四鄰，慎其。伯。其。不。而。民。潰。民。其。棄。其。上。不。功。國。焉。用。城。昔。梁。伯。其。公。官。亦。難。同。慎。其。四。竟。猶。不。滅。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繹卒。孟僖。叔孫婁至。自晉。左氏穀梁。晉士弥牟。叔孫于其。寡君。以。為。將。致。諸。侯。者。使。弔。年。通。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胡。氏。大。月。婦。至。自。晉。尊。晉。也。顯。婦。行。人。故。不。言。罪。已。大。

執而不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婁，以。身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婁，以。意率國，以聽人，大也。使昭公，稍有不順，於強。此。孫之，以逐君，責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子使祝宗，祈死，所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至，自晉，特以死，所謂表其節也。後山勤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甚能無旱乎。陽不。公羊。逐昭公之後，季氏。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也。旱。丁酉，杞伯郁釐卒。丁酉，九月。冬。吳滅巢。必亡。邑。不。撫。師。以。略。吳。疆。沈。尹。成。曰。此。行。也。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大夫勞王，越而。公。子。倉。歸。王。乘舟士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遠。滅。巢。及。鐘離而還，成曰：是而動，及郢。胡氏也。書。吳。入。州。來。著。陵。

二姓之帥，幾如是一動，及郢。胡氏也。書。吳。入。州。來。著。陵。

楚之漸書吳滅巢入郢之漸四隣封竟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
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能書明此
故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
土也實三以七地為首

葬紀平公

附錄

食

故士伯立子如乾祭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曰若玉室
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玉室
何對曰老夫其憂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
釐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齊何知焉詩曰
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齊何知焉詩曰
而與宣子圖之乃徵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拘得王若取具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後獻之與之使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附錄 將為季孫逆女此未可也
劉炫有規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附錄 詩公作世心

會

王會于黃父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粟具成何使客晉上伯曰自
踐上以我來宋何役之不為客盟之何使客晉上伯曰自
焉得辭之來宋何役之不為客盟之何使客晉上伯曰自
受牒而不敢對
附錄 按左氏謀王室也
衆召伯魚南宮豳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
勝正矣猶有寵愛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
者事也幽王猶有寵愛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
王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也王室不靖亦效哉然則黃父之會
矣此春秋以綏定王都非異也王室不靖亦效哉然則黃父之會
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鳴來巢

附錄

食

武

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公出辱之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之文
在乾侯微寒與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之文
以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之文

有是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之文
異爾非中國之禽

也宜穴也又巢也
此陰魯在汶南其君也
于汶陽臣逐家也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皆左無其應矣或曰
也而有張氏獨曰天
而得氣之驗哉當此
足以北之驗哉當此
送主以抑之自當此
之北如盟則至亂則
謝氏其說以為無妨
有矣此亦不為野鳥
則經者有六二有星
不書者蓋時帶人以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也宜穴也又巢也
此陰魯在汶南其君也
于汶陽臣逐家也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皆左無其應矣或曰
也而有張氏獨曰天
而得氣之驗哉當此
足以北之驗哉當此
送主以抑之自當此
之北如盟則至亂則
謝氏其說以為無妨
有矣此亦不為野鳥
則經者有六二有星
不書者蓋時帶人以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也宜穴也又巢也
此陰魯在汶南其君也
于汶陽臣逐家也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皆左無其應矣或曰
也而有張氏獨曰天
而得氣之驗哉當此
足以北之驗哉當此
送主以抑之自當此
之北如盟則至亂則
謝氏其說以為無妨
有矣此亦不為野鳥
則經者有六二有星
不書者蓋時帶人以
德孫宜陽臣逐家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鳥死季公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似與獲人
通而懼訴於公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似與獲人
子拘展與夜姑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且讓之
介其雞柳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且讓之

井曰柰何君事去魯國之社稷也
大難矣子家駒再拜曰臣不佞願與君食大難君曰慶之不佞失守魯
鐵鎖賜之吾寡君聞君君延及外饒人饗未就大禮昭公再拜從者昭
公垂曰君不吾忘吾先君君延及外饒人饗未就大禮昭公再拜從者昭
不以君景公高子寡曰先君聞君君延及外饒人饗未就大禮昭公再拜從者昭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不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國之社稷以執事以羞魯人也禮昭公拜曰景公未敢服有能固請
昭公曰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不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有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能固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能固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公於君之服未之敢服有能固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公於君之服未之敢服有能固請先君無所辱之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帝以較爲然而以哭諸大夫其何能先君景公曰未敢服有能固請
禮之雍周將也今大學相見升皆哭其禮也禮昭公拜曰景公未敢服有能固請
不願娶孟子威儀文詞而命政也昭公拜曰景公未敢服有能固請
家子之賢而能用人而命政也昭公拜曰景公未敢服有能固請
齊侯來唁其禮與詞近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
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識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齊魯經書大義而崇徽禮也

不子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子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公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公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昭子將殺昭公使昭公與昭子言於齊侯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左師將於昭公使昭公與昭子言於齊侯曰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死何忍見劉氏於公季氏而死自公死於齊侯以逐君成名孫不願曰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誰
忘矣此於其至死而後可以無死也然春秋所由不
惡也司馬昭子胡氏歸而尚正體矣昭公之禍源於叔
孫氏之謂也胡氏歸而尚正體矣昭公之禍源於叔
廢足之命不及甯俞遠矣徐意圖今乃不之亦
可奈何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
然祈死之樂已祈其魂
對語而去矣何待於祈哉
魏之去矣何待於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爲公
故如晉己亥卒

于曲 諸侯卒其地封內不地 殺梁 訪謀納公也 謂曹氏

陳如父矣然則宋元無意如之而外窮其志者未之顧而求欲納

於當時正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時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也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公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已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宗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秋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職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乎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宇

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公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自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禮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入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境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日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夏公圍成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

叛人討不登

殺梁

謂曹氏

謂曹氏

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平焉齊侯從
以衛國也請我受師之敵室也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於齊師曰成孟氏之敵室也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有于齊師曰成孟氏之敵室也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壓眾魯成備而後成告曰不勝齊師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公圍成則圍者以言大圍也昭公之職其眾不君齊侯
之不能修方伯氏之連帥之職其眾不君齊侯
梁位三公而無成則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
納公則三言而無成則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
書成公則三言而無成則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

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
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
定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故來參盟也參自齊桓以
納公故內喜為大信辭齊侯來參盟也參自齊桓以
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齊徐邾宮嘗盟于蒲濼宋邾鄆
徐嘗盟于燕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

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比香之
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
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

冬十月天子入于成周
今洛陽

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
召伯盈逐王師以奔楚召伯氏之疾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奉周之典籍晉師以奔楚召伯氏之疾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入于成周晉師以奔楚召伯氏之疾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宮不莊宮在王城自居狄泉以入于成周遂以東西
為成周天子者東周也其所居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東西
都故天子者東周也其所居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東西
成周為天下因謂之無出也胡氏師眾大之於京師者京

之意入也其曰成周云者泰離降為國風之陳氏昔者惠

皆不書襄王寵愛庶孽弱其書入也於是掉王自皇敬王

自狄泉則昌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入無足諱焉爾

公營東萊呂氏曰王城今河南通鄭武水西推洛食

者謂也成周令洛陽所謂卜都也王也平敬王東遷洛

徙都成周然按左氏則十餘月黨多在成周而十二月

徙城矣成周則敬王定十二年乃在成周二年已城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靖四方宣王且為後人迷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

又武王之功且為後人迷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

身至王厲王心庶千厥萬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昏不問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幽王不弔周王

鄭鄆則若用術厥位能下好命諸侯替之德建王嗣用

周生類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裔晉鄭

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其有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在定六年秦人降妖曰室其有間王位亦克能修其

其亂災至于靈王而室其有間王位亦克能修其

不若謂先王終其出今王有室其有間王位亦克能修其

道一攝是人行亂于室其有間王位亦克能修其

願也昔先王弟贊茲不亂于室其有間王位亦克能修其

天即出筆劉立贊公無私以古則也釋立長叔大子壽

能立甚矣父聞之辭何為也非有出於景主之黨居一

私愛是於不奔楚何以私也非有出於景主之黨居一

而寵為小群而天期於卒見不是以而私也非有出於

景王生不巳死從所卒見不是以而私也非有出於景

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師圍潛使廷州來季子光

楚圍潛使廷州來季子光

納而還左尹齊師與吳師

不索何獲此尹時也弗可失

我爾也身設諸四月王可至

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

授也光為執蓋者坐行而

苟先也君無廢於民人無廢

之奔徐之過也復命楚師聞

未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

言在外也

燭庸之

諸侯

與王

曰吳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吳子

因楚

喪而

伐之

燭庸

諸侯

與王

曰吳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僚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僚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師

與

吳

曰季孫未自知其罪而若伐之請因請亡於季氏之復天
又非孫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
而說也水以徒之怒而啓禍孫氏之濫而自同於季氏
之道也甲君守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願也請從以
守之有年之備有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願也請從以
為難二子皆圖國者而欲納晉君之贊有民之助故鞅
以以難復十成死魯秦致諸侯之乃辭小國也請從以
而諸侯盟于不序將為魯討齊侯之而于周國也請
諸侯略而不序將為魯討齊侯之而于周國也請
大夫皆不獨也此利於納公亦以略之故大夫也伯圖
不夫欲納公亦以略之故大夫也伯圖
列舍之而大情而輕重審矣人又况成周之無伯圖
取有善則為之輕重審矣人又况成周之無伯圖
之此壽秋所以扶微而救亂也

冬十月曹伯平卒
郭快來奔
郭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曾為主郭曾隣國而聚其
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率

名而略其氏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孟懿子陽虎伐鄆
公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嗚呼為無望也公如齊侯請

公使子家子如必此眾也嗚呼為無望也公如齊侯請
之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常此以君出
附錄
連尹奢拜王耳日使不聽明子出蔡侯朱裘大子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邑內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

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附錄 是年晉滅祁氏羊舌氏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至自乾侯 公至自乾侯數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見晉侯故曰齊侯使來唁公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以齊侯至明使來唁公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逐黎侯高人使來唁公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君之曰齊侯使來唁公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人之曰齊侯使來唁公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而大受諸侯之命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也而大受諸侯之命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不君

五月庚子叔詎卒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公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天命使魯無若爾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也

存焉爾也 鄆潰也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邑復使潰德不能收德也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也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見德亡無愛德者又皆散矣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所以濟之中其從者又皆散矣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改過以濟之中其從者又皆散矣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龍輔 龍輔王名馬曰乾侯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後有劉累帝賜之姓曰豢龍氏 公穀諸侯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宣

晉趙鞅前黃帥師城汝墳遂賜晉國一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宣

且徵過也

昭公內不能事齊晉以安其國

存君也中國不存公也

公荀侯非其所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

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可見矣

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臣子譏諸侯之意可見矣

春秋之義以爲信矣

也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

父舉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同具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月葬鄭游吉甲且送葬鄒駟子仲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以歸晉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之制諸侯之喪事大夫

送葬惟嘉好聘饗三軍之葬於其不間雖士大夫喪事

不獲數矣先君國之惠我亦慶其如而不間雖士大夫

取備而巳靈王之喪我亦慶其如而不間雖士大夫

冬十有二月其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使鐘吳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民視其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其如子

吾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遠繼乎吳周之費也

棄在海濱不與通今而始大乎諸華光又甚也

異姓乎先王不知天將以祿吳乎終不遠矣

吾思子而執鐘吳子遂伐徐徐子防山以水而送之

臣從之遂奔楚楚使徐尹戊帥師吳子以水而送之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之已詳見城而下

附錄
莫也今余將自為三師以伐楚何如一師對楚執政衆而乘
則歸彼歸則出楚軍繼之道必大克之以師至彼必皆出彼之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以師至彼必皆出彼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召季孫而不至則信必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季孫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曰事君以臣之常刑子其圖之季孫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囚于費君以待之弗殺也亦唯君命若以先臣之故不絕請
從君而勝之則死若弗殺也亦唯君命若以先臣之故不絕請
如乾侯子則死若弗殺也亦唯君命若以先臣之故不絕請
公且曰寡君使躒在君之言矣君之命討於好施及亡人將
其入也公曰若使躒先君命討於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真除

家視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夫人者有
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怒未息子姑歸祭子
曰君復以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
者齊公歸公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
不得齊公歸公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
行貨齊國未納其罪於魯宮求君不入及復也
其罪乎齊國未納其罪於魯宮求君不入及復也
及也陸渾以謂逐君之臣晉侯不為盟主而反與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不為盟主而反與
惡見者臣可知矣此不待書之意矣
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晉外
垂龍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五皆伯令也
書以晉之釋君而助晉人為之也
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通濫東海昌廬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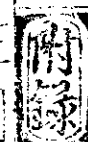
子所封也注曰邾以魯邑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陳氏亦曰不係之邾蓋嘗自別於邾也

十有一月朔日有食之



是後昭公死外晉大

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左司馬戍右司馬楚師伐夷侵南岡而還吳師圍

左司馬戍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行

取闕

闕比魯地而公取之也

闕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其民無復國之制也

疑闕者其微也闕者魯邑此說

其伐越

吳伐越始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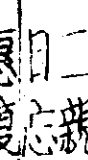
凶 魯哀二十一年越滅吳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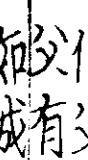
伯父使伯人無勤諸侯用寧



昭令名則余一業如農夫之望



惠復二文之業如農夫之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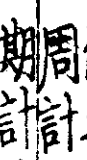
如城之晉天子實云雖有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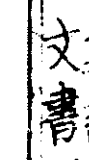
使伯音對曰天子憂是之不狄



衰序於夫是焉在冬十月命敢



周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



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劄子韓簡

取戰而不知止
 戒變見而不知
 能收卒之罪
 國同盟而不得
 齊有陳氏晉有
 車桓昭公之入
 母乃速三公乎
 諸侯之勢乎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二

廬陵進士李廉

元年春王

定公

名宋謚法安民大慮

定公

昭公薨季子昭公

定公

即位也定無正月公即位始在六月而不書正
 得入不得入習其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後昭公在外
 微辭主人習其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後昭公在外
 傳則未習其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後昭公在外
 非正終也定已之有罪焉爾殺梁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
 終故定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月謹始也定
 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月謹始也定
 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
 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
 其主杜穰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
 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
 瀆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亦可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三月定元年
 位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三月定元年
 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始而即位皆在三月定元年
 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乎國然後即位乎內也教梁無以正也諭年不言無正見
是日何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始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位何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乾侯何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即沈君何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則其日何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又有義焉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有喪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人可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周人弔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父之殯而臨諸臣乎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殯而臨諸臣乎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然後喪至而臣乎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專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侯呂及翼室宅憂為天子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喪至在葬期之終為天子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懼一失幾會或萌
國家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占人所以貴於早定
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求鑑也春秋
而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上房而後反國黜適而位也
然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
尚何禮之足言哉胡氏之說得前之定位而非告廟
臨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極前之定位而非告廟
即位也公也言即位無正始也先公也即位有正終則後君有先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氏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蓋使之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
公于墓昭公書葬罪魯
昭公書葬罪魯

九月大雩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

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其謂其
時窮人求也求者請也請道去讓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早求者讓也求者請也請道去讓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為人之者請也求者請也請道去讓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重之者請也求者請也請道去讓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陰往也必親之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治託
者也是以重焉

見桓大考義詳

立場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殺梁**立者不宜立也
立場宮九月立者不宜立也

胡氏

即場遠有進而無退宮廟記異也此災也

十月墮霜殺救

人戒也重異不重君事未可殺救者少類為豫強季
十月墮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救者少類為豫強季

胡氏

可殺而曰救重舉也未可以當早誅季氏

胡氏

以輕重別之救易長而難殺故以救之為重

胡氏

殺則於其不殺而言章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救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穀梁

何自止書記災也雉門兩觀雉門之兩旁矣

穀梁

此自止書記災也雉門兩觀雉門之兩旁矣

穀梁

此自止書記災也雉門兩觀雉門之兩旁矣

穀梁

此自止書記災也雉門兩觀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子使吳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

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克之獲楚公子繁

以冠補人見諺
三十二軍也
南荒夷書相攻不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
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殫錄故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
而不成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
失國禍敗

經書楚伐
吳七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爾不務乎公室也
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也
可施于天子不脩微辭也
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制而之義
其度也
也
為應門而路門在外為庫門而庫門不能革也
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
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
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
使諸身正者物必非諸侯之制
使定公遇災而懼草其構禮三家皆臣雖欲僭諸侯也

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
季氏之廢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成之也

也新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
也彼災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人過常故曰創始
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雉門者五門之中
舊而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
門南門者五門也
外別有一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危而張氏程氏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
公而復故明年因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門臺臨廷閣以瓶水沃廷躬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
公辨急而好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接

密盟于郊脩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癸巳正○三月公會劉

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

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案

蔡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與昭

常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及漢執王而流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

如晉以諸侯于召陵謀代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代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諸侯方成盟取怨無填於

志而失中乃辭蔡侯於召陵蔡侯不與盟取怨無填於

陵諸侯為一裘一馬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師齊桓晉

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師齊桓晉

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討庶幾哉王若之師齊桓晉

文之功備矣有向者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晉桓桓失

諸侯無功而還書謂之合諸侯至平丘而復辟

曰侵楚而納之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伍伯

未而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伍伯

伯而深悲之也張氏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

其志甲而義不勝終於張氏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

無能為而晉自此微矣見傳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

子當五年此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

無功不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

請命為幸下以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謂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歸殺之公羊

姓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胡氏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書殺之罪蔡侯之憂蔡滅沈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

死于位皆不仁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於非者反乎爾

弱者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郟非以國小而

能無公孫翮之會及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

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左氏** 侯總言之也復稱

喜錄之也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翁然俱有

疾楚之言心會同最盛故衰與信辭王正以首止矣丘皆

公不冉言**決**而受國之立上孫意如故三年朝不告於何而

復今會諸侯而為國之盟書公及諸侯

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鼬

之所係則以九辛可也義**決**有晉侯在何也書公及諸侯

也而薄曰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也非後至

決劉子不與盟也侯則以曾主之也是故書及

皆以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

例合從陸氏為是公不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

氏之近之何

附錄 晉人加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

難曉有頰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魚致臯

之將也長蔡於衛衛侯使佗私與莒弘曰蔡則康叔

也皆武先衛不亦可乎之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

公相王室於周為睦分魯公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

橫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以法則周公

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商

少帛績茂旃比竟取於有閭之土畛畧自武父以相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畛畧自武父以相

康結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姓九疆以周索分唐叔以

唐詰而封於夏虛肇始洗懷九宗職官五正命以

而有不獲是德故昭之唯不尚年也管蔡啓成康之伯猶多

與正其德藏若曰晉武公不在夷叔其母第也尚先齊潘宋王臣

合杜氏以子魚所言為盟會之次以經所書為伯
主以國大小為
序未知是為否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以為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
舉黜不日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
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
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

劉卷卒左氏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

天子之大也夫則外大夫卒此何以卒
我主之也夫則外大夫卒此何以卒
也喪內諸侯也夫則外大夫卒此何以卒
何以卒也夫則外大夫卒此何以卒

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
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
遷於諸國也夫則外大夫卒此何以卒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許氏曰不書葬師者見其驕暴而不
圍蔡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微是以微之
圍蔡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微是以微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救則惟中
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

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亦
名士鞅而何哉蘇氏曰晉雖有棄諸侯之辜而
蔡末有國城之禍故書法不同輕重之權衡也

葬劉文公

子胥宰詬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技
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不
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與
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賤而書人春秋之情見矣



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始稱而書人春秋之情見矣

名師用兵以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

庚辰吳入郢

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與官子山則令尹之宮夫繁王欲

盜攻之以去之夫繁王孫由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其茅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王之奔郢關辛與

何罪君若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解曰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

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申包胥曰勳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有隨申

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

楚君於君疆場之患也速吳之未侘君其取分焉若楚

若隣君之命也若始就館將圖而告對門寡君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下臣何敢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月秦交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東以救楚

大敗夫繁王出子沂秋子期子蒲子虎帥車五百東以救楚

立與王戰而敗秦師又敗吳師吳師敗於郢門子期焚之

戰于公棼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楚子入于郢初

不可遠征吳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謙則不和不和則

關以遠征吳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謙則不和不和則

逃父老送之何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擿平王



無君寡人且用此死不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父老反矣何

復立何以謂之必死也狄之也相與擊之有君如父老反矣何

楚王之母者不其大也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

道也 明 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

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率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冰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因事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之心無毀善如鏡之無妍醜也然後可以同賞罰之權矣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同賞罰之權矣

陳氏 入國不言邑入辭也曰義然後可以同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王正月○夏歸粟于蔡

蔡 歸粟于蔡以周承於無資之粟蔡蔡歸之曷為不歸為楚所圍創之故歸之粟蔡蔡歸之曷為不歸言侯諸歸之歸至不可得而序歸之曷為不歸序故言我歸之與陳同也蔡蔡歸之曷為不歸歸侯言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蔡蔡歸之曷為不歸歸侯言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蔡蔡歸之曷為不歸歸侯言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其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隣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膏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不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指甚精左氏得其實事而不知聖人之意

於越入吳 **吳** 越在楚也 **吳**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

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新安中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

陳氏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嘗有聞也

瑣也越常壽過始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曾于

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拍辛也則楚

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拍辛也則楚

越不書

國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於越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為合公羊注以為因以見善惡者越中之別也未知是於否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定之意也如送昭公而日卒者定之不惡而

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也仲孫意如以書卒見定公天討而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如何以書卒見定公天討而有三綱可正公室雖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則未可知也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神則未可知也如書卒主人習

附錄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意如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帥許氏曰晉之故與鮮虞睽睽外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不能服則又圍之矣益忿義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因狃也

鄭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亦以終則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至

公至

公至

公至

公至

公至

公至

是伐馮滑齊靡食黍狐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代胥靡也社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鄭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弼子暇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而舒鼎成之昭兆定之擊鑑苟可以昭公之難君將以文與二將以臣之昭兆定之擊鑑苟可以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也今將以臣之昭兆定之擊鑑苟可以昭公之難君將以文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德無乃不可乎夫叔之質群臣之所聞乃止也晉命以討鄭之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曾師范矣故致之

張氏

黨亂人正也然倍

後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曾君無兵將者
八十年至是而後一書公伐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
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以出師耳當是
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
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曾未叛故侵鄭以逞其
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釁於勇高於禍伯之非其
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
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
而討伐周之國
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

之幣晉人兼享之賤曾故不
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得臣春秋書內列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以爲孫
起乎蓋遂得臣之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
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精之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斷
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於房外謂龍鬬子曰
也若不能居魯而息有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
也而執國命二子從焉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
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案

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爲晉不備禮
故經不備書此末爲知聖人之旨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後矣公曰唯寡人訪子之言子以往其宰陳寅曰子
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全子趙氏又
焉以楊楮賈禍非同爲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
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可以君命越疆而使來致
使而私飲酒不敬於晉侯曰未致使而飲酒不敬二君執
胡氏非無名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飲酒不敬二君執
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國私意威禍之柄移
矣三卿分晉而請公廢爲家使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志大夫濟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
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
張氏志大夫濟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
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家傳張故公懼而脩內城也
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無傳疑左注是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何 何忌不言何闕文
此仲孫何忌也為謂之仲孫忌諱二名二名非

禮 此仲孫何忌也為謂之仲孫忌諱二名二名非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諱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致
二名故諱之此春秋之制也

附錄 是年陽父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闕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

陳氏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此
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
之合也鹹志 **張氏** 許氏曰伯道隱諸侯散離始復志
諸侯之別也 **張氏** 此蓋自是中國無段會矣齊鄭之盟
也叛晉

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
以後有盟沙盟出濮會安甫盟黃會齊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可與
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鄭盟鹹會于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
比宮結如齊初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
之乃盟于瑣 **張氏**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而
即沙結叛晉也 **張氏**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而
宋公以伐宋九言 **張氏**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而
以者非所宜以也 **張氏**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而
臣以給晉殘其自外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
而備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
不亦信乎

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陵次
吳越之禍尚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
之除業事王空鞫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
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
圖晉為事子言縞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
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矣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壓伏以待之麴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焉夷日虎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
殺女虎懼 **張氏** 日東夏諸侯惟晉而齊景公乘晉之衰
乃還不敗 **張氏** 日東夏諸侯惟晉而齊景公乘晉之衰

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

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五年崔持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

不至晉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

九月大零公羊民之應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

冬十月

附錄 是年春齊人歸郕湯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不自侵齊公羊公侵齊門于陽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之陽州人出顏高年人弱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子也殿其日也師退冉孺傷

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往也殿其日也師退冉孺傷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公羊齊人出於強臣之

逐之而無繼為顛公羊齊人出於強臣之

也公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公羊齊人出於強臣之

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而於此條尤詳然不見其二十三年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至自瓦公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師已去未入竟公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年會趙盾禁公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林文勢同公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言晉師而輕也公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

奪其民曰會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三子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

春秋之旨故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
為重耳○又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已後九
內侵七宣已後六伐我二十宣已後十七侵我
五宣已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彼兵則伐多而
齊備然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於郭澤趙盾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曰衛君溫原也馬得視諸侯將欲涉陀按衛侯之手及

不唯禮是視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志諸大夫王孫

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曰晉欲治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從大夫曰晉欲治之禍豈君之過也

夫苟有王孫賈曰公朝國有難臣之商未嘗不為患使行

而後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乃叛晉人請改盟弗許

即六年鄭伐周闕外兩事故曰遂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禮服之盟諸侯也

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陳氏兵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

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

三年受多侵衛宣果潛師掠竟故蓋義不足以服

以無名之師也



師侵衛晉故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山濩

從祀先公

晉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

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祀取媚順祀

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
出敢不勉于孟孟陽臨南從策而墜之為右諸陽之從者
於琴如由乎孟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然息或曰門然而甲
主而不可舍此可乎虎曰夫陽虎從而射之然息或曰門然
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貨龜青純錫以
半也半圭曰璋白璧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
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錫
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曰奉璋我質也千歲
者力千斤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純綠也千歲
之龜青鬃明于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實省文謂
寶者出言取而用之碎此皆魯始封以寶玉者封圭也
之錫不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取之謂之盜
而與入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魯無人之詞也

鄆蘇氏曰春秋於陸渾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
鄆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分器
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謝氏曰寶玉蒙德大弓

象武非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官玉歷世守而傳之
以爲國之寶鎮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
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二說皆好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得寶玉大弓

魯曰三加必取之龜文子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庶猶睦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夫親富不親仁若焉用之齊侯執陽虎因諸西鄙
之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出有亂乎注弓玉國
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重之
陽虎以樂衆也曰重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定公者微辭也
夏后氏之德有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伐弘璧琬琰天
先祖之德有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伐弘璧琬琰天
球夷玉充之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伐弘璧琬琰天
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說矣魯
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大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劫政之

臣見不恭之大人也此義行則有天下
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失而復得也先王所

賜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書尊之也
此說非盛德不能受而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

非用力禽之陸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氏人以為無
若左氏以爲勝虎歸之思無此理杜氏竊寶之為惡

益近用而抵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
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夜是年孔子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齊侯儀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下○過之謂焦衛侯曰
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融矣乃過中牟中牟人

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庸庸庸庸庸庸庸庸
勝也齊師敗之齊侯驕其帥又賤馮以敗之不如從齊乃

伐齊師敗之齊侯驕其帥又賤馮以敗之不如從齊乃
車事見哀十五年外會書次自厥貉以荅謝衛意不書伐者

諱伐盟主陳氏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
以次告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書

主則其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齊
齊代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齊

年則其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齊
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惡

故也是故春張氏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若
故也是故春張氏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若

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哀公元年
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哀公元年

罪其包藏禍心而後伐也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
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無事而後

玩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
不取誦言伐之也杜氏強二國不說或然而聖人亦

以其告而書之也示能早備故不成伐而書次也
以爲齊欲伐魯善曾能早備故不成伐而書次也

蓋因齊宋次郎之文
蓋因齊宋次郎之文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三

廬陵進士李康輯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

○

○

○

○

○ 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卿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齊平若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德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此一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此一平焉能循其道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隱六年下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

○

其使夾谷孔丘相魯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無勇退口上兵之兩君好合而齊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之非齊君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師出竟而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齊

門以備不虞侯至則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請易於齊
免我侯之請行邑也侯犯齊人乃致師強子策書圍郕則
子大夫道征伐自強其逆而後夫強則諸侯失矣陪臣劫國
大夫道征伐自強其逆而後夫強則諸侯失矣陪臣劫國
命三世而後失矣自強其逆而後夫強則諸侯失矣陪臣劫國
六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而不願亦勿施
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家諫之擬其

宋樂大心出奔曹
使向樂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
不刺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

宋公子地出奔陳
變向陳而奪之陳公取而走公門至鬻以貨之地魯母弟
明樂之梁也陳也右師也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

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甲豕亦有頗焉子為君豈不
過也竟君必止子公也子地出奔陳也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
辰警仲他石疆出吾兄也五以國人水君誰與冬母弟
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亦止稱之兄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南
公以鞶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不主母弟稱弟之文則於是以公則曰弟辰之兄也
則書法何以說遂直指地為景公弟也亦止稱之兄也
有母弟稱弟之文則於是以公則曰弟辰之兄也

叔孫州仇如齊
南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之曰子叔孫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出奔陳
致邱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下之疆社稷是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致邱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雖不曉反請反怨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恣稱弟示首
惡也仲佗石疆皆為國卿不能臣出奔君靜難而為長所
帥出奔稱名也故幸國言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
亦罪之也故曰暨佗所
出也

如杜氏胡氏劉氏則胡暨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
左氏事亦考之則胡暨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
不相通如公穀說則與暨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
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疆首惡構亂公然於暨字字義
能以絕而從之故書暨及綠母弟之寵權勢隆盛
以之二卿挾之以亂故書暨及綠母弟之寵權勢隆盛
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生公谷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弒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
之大為宋患向雅也
重也臣叛可知者
從叛臣叛可知者
者內弗受也義者不以
出奔離骨肉也公義者不以
曰未失向也宋公義者不以
裔以出奔故著暨以表
可知矣今而然則自陳
歸仲石以顯無失然則自陳
例以明無罪發然則自陳
者也夫事君者猶云可賤
已而輕於去國猶云可賤
首而大則自曹從之其故
蕭而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
國以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取匡匡怨還叔已情孫鄭

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
去之又呂氏曰聖人作而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緩之斯
來動之斯和聖人感而由以勇統兼人之資感於氣
向此氣者首為聖人感而由以勇統兼人之資感於氣
最能令蓋聖人在上者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 **公羊** 用孔子主雩信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也 **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 **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 **公羊** 將墮成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

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成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

弗克 **公羊** 內而書至若成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

皆告 **公羊** 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國為

廟甚危若從他 **公羊** 非國言圍成不能服不能以國為

國來伐小邑則為取深矣故危圍成不能服不能以國為

重而事而子為魯司寇而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公之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季氏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與聞國政三月而信於仲尼雖用事未嘗與人

齊國之政也而辨言為政如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待中國以及自墮 **公羊** 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弟孟氏取其半焉 **公羊** 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墮也費人歸女 **公羊** 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有為也齊人歸女 **公羊** 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至班師有德而自非班師之不意但仲尼不終用於

圍至班師有德而自非班師之不意但仲尼不終用於

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襲耳至十四
年然後行則恐未如天然之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
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必畜養蕃為幸而親民則
則必會計當為乘用則必畜養蕃為幸而親民則
公之墓為三家之慮安有明故經文不言三而墮三
及成不墮三家之慮安有明故經文不言三而墮三
事所以必知其無者矣安有明故經文不言三而墮三
以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郊與聞國
等皆為十二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齊侯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日而後及二君將使師伐河內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夏築蛇淵囿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及國也夫圍成弗克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
為非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

大蒐于比蒲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衛公孟驅帥師伐曹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齊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歸告其父兄曰歸我衛不可衛是乃如之而歸之

陽絕衛之道也如齊之乃如之而歸之

與諸趙孟曰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

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禍者死為後聞之告趙孟曰

人圍趙氏之宮趙鞅死於中陽趙孟曰趙氏之宮趙鞅死於中陽

已之憂死乎後世大臣有困於義故爾延君外不敢釋兵

詞以叛者不赦之罪

其以歸言也非大也貴其地也
是地利也非地利也許其地也
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
傷教故不敢取而胡氏已辨之
義陳氏說不得好而天下之人
晉之國法不行於天下與曹伯
其救逆臣也說亦好常與書自
看○又按李書大夫歸者九餘
鞅不言自李書大夫歸者九餘
薛弒其君比國為齊國之眾皆
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
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
六天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矣
王曰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釀而告之
以其富也公叔戌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之
可以弟也公叔戌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釀而告之
以其富也公叔戌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之

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出奔宋
陽奔宋成叔來奔趙陽出奔宋
陽奔宋成叔來奔趙陽出奔宋
陽奔宋成叔來奔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治也吳使越士再禽焉不使陳人三行屬也
治也吳使越士再禽焉不使陳人三行屬也

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故不動使罪人三行屬也
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故不動使罪人三行屬也

將指子因而伐之去檇李之靈姑浮以戈擊闔戶闔戶傷
將指子因而伐之去檇李之靈姑浮以戈擊闔戶闔戶傷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句踐允常之子
句踐允常之子

歲歲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告也哀之亦年吳子敗越
捷向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創
之也吳子光卒夫差曰年乃報越則夫叔之戰後父備
也非報怨也春秋創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張氏晉人圍朝
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洧中行氏析成鮒小齊景
王姚甲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克不而還張氏齊景
求伯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
故三國之君同爲范中行而會致公者以其助不衷
而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洧

張氏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率
之會若齊不能定衛難也此亦
洧氏故也張氏許氏曰齊
楚亂臣誦動干
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張氏祭社之肉盛以服器以賜同外
天子之土石氏尚名服

諸侯親兄弟之象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朝
國與之共福也

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象實時象不尚士也何以
曾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諫曰父矣

周之大夫不名石尚也請行象復正也

已衰王使自宣十年孔子象之復正也

室借此以親亡國亦孔子象之復正也

孔子之意何足爲膳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歸服
之朝何則各以其職來哉故以常禮言之又蕩歸服

入朝何則各以其職來哉故以常禮言之又蕩歸服
諸侯共福則各以其職來哉故以常禮言之又蕩歸服

何與於此哉敬王乃祀事以服肉親魯而歸之賜諸侯
大者於此然以時事言之則服肉親魯而歸之賜諸侯

惜乎魯之諸侯不能奉順事是典禮廢壞之餘猶能幸
又乎魯之諸侯不能奉順事是典禮廢壞之餘猶能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象蒯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蒯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象蒯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曷歸我文瑕大子蓋之謂獻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君見我顧不進夫奔人見其色啼
朝走曰人夫孟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孟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告人曰戲陽速
母余不許將我於余若殺夫信吾以信義也故許而
弗余以紆子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故許而
舊通于南子公羊傳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父子之義
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無一則殺已之意大子對而
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一則殺已之意大子對而
世子國本也以龍南子故不能保其子而使之去國以
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子而使之去國以
所付託而行之矣春秋兩身至於不能保其子而使之去國以
繫於與而使之行矣春秋兩身至於不能保其子而使之去國以
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
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事如殺夫一人而獨得全乎
削所善者以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一人而獨得全乎
彼所善者以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一人而獨得全乎
可羞乎蓋削之濫則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入反
人惡其斥己之濫則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入反
公感於南子之言必聽從而外則召子將殺子以誣之靈
或謂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削曠矣此其直也

不當如左氏所記又削曠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
常山劉氏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夫也子之意亦已明矣
哀姜謂削曠欲殺其母不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
之謂謂削曠欲殺其母不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
以豐公之臯乎自古讒婦之誣言而其多矣考二劉之言足
然春秋至趙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
與以世子之名何哉猶
得此條公谷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
然則申生削曠之賢否雖異而晉
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孟彊出奔鄭自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不用朝禮故曰會
蕭齊鄭事見平達伐宋下
善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
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邾婁子會公



非於子會
人於地
也故於是在比浦則以季孫叔斯夫三桓之子孫費矣
也故於是在比浦則以季孫叔斯夫三桓之子孫費矣
也故於是在比浦則以季孫叔斯夫三桓之子孫費矣
也故於是在比浦則以季孫叔斯夫三桓之子孫費矣

城莒父及霄
國故懼而城二邑
城莒父及霄
國故懼而城二邑

未詳何曰是歲蓋孔子出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
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無拾遺齊懼比而
事魯饋文樂以問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故賤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
臣之象也其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仲公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皆有死
焉高仰驕也甲府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流亡

乎邾為十一年
以邾子益來傳

饑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民
民
民

言為不言其所食漫
也漫者遍食其身
穀梁
穀梁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命事楚向為多取費焉用二月楚胡滅
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
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
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不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
不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
書爵而胡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
公羊
公羊

月周五月得二
吉故五月郊也
也郊比說詳見傳三十一年

也郊比說詳見傳三十一年
也郊比說詳見傳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寢

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成是以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

欲取也以此事見哀十二年

宋向榮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碧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類事相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張氏

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故書次

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

邾子來奔喪

張氏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之也何以不攝

陸氏曰自武風之後妾母皆備用夫人禮故書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張氏

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此條詳見宣六年

辛巳葬定妣

不攝小君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

輕後

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措禮而為之辭

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礼也其備

之者

冬城大



齊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

怨謀

宜哉初立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隣

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

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

於元年即不書正其罪以專其罪而於宣公之

卒特書其後三桓亦命國事分崩無足言但陽虎

既奔之李氏門會子夾而致授田之歸行乎季

何賴哉李氏門會子夾而致授田之歸行乎季

孫而而禮郡之謀雖能明而義之教惟門兩

保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季會洮城莒父城

無非助亂勞民之至其末年會季會洮城莒父城

卒魯之益弱官哉

春秋會通卷之二十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四

後學廬後學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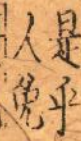
哀公名蔣在位二十四年謚法折仁短恭曰哀

子蓋定妙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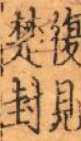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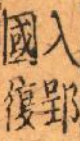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我廣丈高倍夫屯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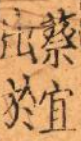
是乎請遷于吳國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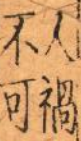
復見者蓋夫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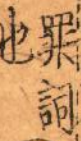
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擿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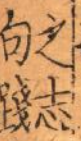
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



蔡宜得報而議辭之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



不可禍及宗廟辱逮父用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



也詞以有許氏曰蔡侯怨楚不務本修德以侯時而昭

向踐矣

按楚蔡之交

籩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籩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籩鼠

傷晨道盡矣郊自正月也夏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

春之始蓋五月郊矣九月用郊者不宜者以承春也秋之末

出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郊三卜則

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曰牲傷

曰牛未牝曰牛其牛一也其所免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郊故卜免牛也帝矣故卜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寧有賞置之何不帝矣故卜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吉則如之何不帝矣故卜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後左右之何不帝矣故卜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而道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十一道之何也禮與俱亡也

變此乃所以該郊也

小不備可也子以不郊也

以正月之時也我以十二月

赤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

散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

而後免之不時也

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

重祭得郊追念周公大勳勞

周康周其衰矣欲專魯而

庶人祭其祖也哉天子祭

命而發言也失禮之中又有

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秋齊侯衛侯伐晉

師及齊師不書非孔圍鮮

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

戰于絳中猶不書書也

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

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

齊

鄭宋魯備
亡春伯也
無伯也
為之也
許氏曰伯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

於陳許氏行之
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
止三晉文元年與伯以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

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
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

於陳許氏行之
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

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雋李也遂入越

吳大辛虧以行戍夫惡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苑苑不夫

人魏不奔勞與我同壤而冉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也夫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不行矣非聽也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陷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事故不書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以為常

以為若為復讎幸事則當書公以大之今乃不

不書也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

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

猶且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大差於句踐可殺

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說其甘言而許之乎

術中而不悟卒至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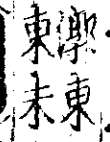
不孝者尚何道深責之也坎

秋不書備其事以深責之也坎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漸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邾地



伯強人蓋季氏三取其田時無王
伯強人蓋季氏三取其田時無王
伯強人蓋季氏三取其田時無王
伯強人蓋季氏三取其田時無王

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
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
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
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謂之對曰即不足以及辱社稷若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謂之對曰即不足以及辱社稷若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謂之對曰即不足以及辱社稷若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謂之對曰即不足以及辱社稷若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滕子來朝

按滕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父得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得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得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得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父也何用弗受也以其國文正其義也

故春再以其子書則知前曠為惡舉而被此名以出

之說極正但君親無將而必誅使曠果有殺母之

如二無得國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南公作栗齊人輸范氏栗鄭子賤子般送之士吉

保焉今鄭為不道奔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郡士田十萬無人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馬無入于兆下鄉之罰也戮狝三寸不設屬辟素車僕

簡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其纛旗千車公孫厓取纛旗於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戰簡子曰吾伏強嘔血

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

矣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趙鞅既勝而羊功故群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

公子駒蔡侯告大夫蔡殺公子駒而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今殺駒以說言不時遷駒之為胡氏則來吳所滅也蔡

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

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後定今蔡

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

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今蔡

執政其誰之名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駒則書

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

春秋書
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卷之六

齊衛圍戚求援

師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人
 也此其為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
 之義為固可以逐之也然則曷為不
 曠為無道靈公逐之也然則曷為不
 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是以父之行乎事子也上之家事辭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子不圍父也不繫戚
 於衛者子不圍父也
 若可立則崩曠為未絕未絕則見立
 乎主兵者衛也何序齊為首罪齊人
 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末
 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
 亂制昭常為昭穆常為孫從祀又孫
 維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
 父命哉故弗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伯夷以父命為

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
 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
 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
 其君以無罪則國乃由子之所有也
 之國哉而使無罪則國乃由子之所有
 輒辭其位以父避則衛之臣子皆辭
 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皆辭而
 有父不慈以拒父則衛之臣子皆辭
 張氏許氏曰觀乎崩曠之亂則齊景
 助子圍父以君臣親乎崩曠之亂則
 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不子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
 也戚不害衛者也彭城書宋者正彭
 靈社不為不絕文姜不為不孝拒崩曠
 行于下三事相類然崩曠重本尊統使
 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按經書地震五止
於此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殺

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胡氏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

此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

極為得之呂氏出於桓公

也其胡氏不取祖功宗德

之章命事如南宮敬叔至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天命矣中失而外雖本丁而未務此營之季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不量其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

亡而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子肥立

也則以告而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季孫卒康子即位

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或殺之矣乃討之

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

罪也謝氏亦以為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

夫觀之不取以書其大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公哀○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邾沂田受繹盛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

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附錄

是年晉趙鞅圍朝敬荀寅奔邾邾朝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殺作弑二月作三月

蔡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錯執弓以先翩射之

盜

盜殺之故逐公孫長而殺公孫姓公孫軒也

君

君賤者射諸人賤者故稱盜何賤也

也

也君賤者射諸人賤者故稱盜何賤也

卒

卒不在人道也內其君而外其君謂謂罪人也

無

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以盜稱何則信義俱亡禮文並弃

有

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器之黨蔡

是

是而非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著以非翩繼者而

利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借此名而不與者哉

離公孫翩弑君積勳之名也今蔡昭不君人心已

見其幾於獨夫也余蔡林弑上下之名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亡矣張氏說是

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金玉大弓

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

為上也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張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以執邾代鄭入曹而無所忌

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鄆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

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

閔

閔單浮餘圍蚩氏蚩氏潰蚩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

析與秋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蘧和右師軍于倉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土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異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
宗焉武闕也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赤者何戎
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
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異宋人今此曷
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父
矣不旋至此春秋所惡也

城西郭

備也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

亳公作浦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

上而崇其下也亳公作浦其至亡國之社

以書記然也亳公作浦其至亡國之社

秋八月甲寅滕

結卒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附錄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殺於

稷奔臨十二月陰人孟孟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栢入五年

春晉圍栢人荀寅十古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

比公作

晉也

夏齊侯伐宋

此條諸家無傳疑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衛助范氏故也

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承以此年

伐衛為前贖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

死諸子鬻之齒長矣未有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有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諱

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真群公子
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夏昭子張也荼安歸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

八年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
用卒致身以君臣父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
公而後其社稷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
無遠慮者之成歟

六年春城郟瑕

京十六年開月八城邑膏既不得事晉諸侯仿爭是以
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備不虞隱實至矣雖然使無
以歲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應
如後復志矣
以爲取郟邑非也

晉伐鮮虞治

吳伐陳

於兵暴興如奔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未克越乃修德焉禍之適其何日之有陳
復修善然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春秋
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
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救及
大夫以甲入于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駘施來奔
子阿若發長立少既受
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
奔齊陳乞誠其若茶
聖人之垂誠深矣
而奔書名以
舉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相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
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

以衰弱御以曾政之不知務專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桓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後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一公與吳會者二然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王章立



楚子在西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闔與左氏載楚昭有死離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

亦足見西子期子闔之賢故楚不終衰

道矣此足以証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夜至於齊陽生使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以冬十月



陳侯子使召

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而遂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椿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近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椿

前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則不可不亡一夫夫我

不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則不可不亡一夫夫我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出門何也對曰豈可量也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靡敢棄其節大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郢以吳為無能為也

張氏 此年書會吳所以見袁公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謀之國子服景伯曰小國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也背大國子吳為何如小國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也孫曰二王帛者為國今其賢而無德如邾而大以不字於小不事人也知必伐邾何故不言邾同聲如邾而大以不字於小可乎不樂而於吳不許及范門猶同聲如邾而大以不字於小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及范門猶同聲如邾而大以不字於小三月不請何及於我且曰魯擊邾不足成於邾而大以不字於小入邾觀其宮及於我且曰魯擊邾不足成於邾而大以不字於小益於邾觀其宮及於我且曰魯擊邾不足成於邾而大以不字於小救於邾觀其宮及於我且曰魯擊邾不足成於邾而大以不字於小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遠長馮自陵也邾君之私也事君且常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重君之私也

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故不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有外焉

國之大惡也吳師掠其君也

人亦甚矣何去之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為是取吾二過天

不積也故書也歸邾子來而諱者見其後書歸邾子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立不可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鄭桓子思言伯陽即位而謀亡曹鄙人公孫疆請待公孫疆許之及曹

政疆晉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
陳氏自晉救晉九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
也吳救陳諸夏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
亦幾於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肥

殿曹人話之不行師侍之公聞之怒命反
不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善詞上之說因訪政事大曹伯陽好田
而霸於曹伯陽之實猶雲之奸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聽也春秋輕重之實猶雲之奸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思周之剛也詩也繫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後於曹之卒篇曰
子周之剛也詩也繫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後於曹之卒篇曰
思周之剛也詩也繫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後於曹之卒篇曰

吳伐我

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
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
也夫子嘗謂然於此矣與滅國繼絕山修廢官李

死之紐日非禮也君則隱且夫不難乎王問於以所題廢命焉
今子以可也非禮也君則隱且夫不難乎王問於以所題廢命焉
齊雖無與立必有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以所題廢命焉
也水或有人因於吳竟田焉我子曳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
對曰辛濞及吳師來而進舍於五梧明且召子謂景伯若何
甲叔子克與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且召子謂景伯若何
車必使能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公賓庚公
有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也明百人舍于踊於幕遂次于泗水
殺國士不馬如已也乃止之吳謂季孫曰一不足三以害吳人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
下不能父將歸矣請少待之吳人下不書盟也還國也吳輕而遠
道險猶險道也王犯吳人下不書盟也還國也吳輕而遠
伐盟者請之也來戰于城下經書伐盟也還國也吳輕而遠
吳盟者請之也來戰于城下經書伐盟也還國也吳輕而遠
深也楚人圍宋亦云急矣欲盟晉人不可國佐有以請台與
可從也晉師圍宋亦云急矣欲盟晉人不可國佐有以請台與
然背城借一遂盟于麥妻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國乎
使有少待遠有城下之盟則不至矣故春秋不言四鄙不
與盟者欲見其賈而深諱之矣故春秋不言四鄙不
能與盟者欲見其賈而深諱之矣故春秋不言四鄙不
侵削以禮義而自強偷生惜死至於於以爲後出謀國之士不
與明春秋我者必書門鄙不伎難測我國也胡氏諱城此
至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羊不注以爲然觀左氏所記
是忠死難之時魯公亦多無之此所以爲國然觀左氏所記
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微社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讎及闡作開公闡齊之微社豈無意夫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齊爲賂齊師帥伐我取讎及闡
邾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
亦賂也邾子益齊之法與取讎及闡
皆主此條書法與取讎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齊侯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之囚諸樓臺前之以爲政使齊侯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大夫奉天子革以爲政使齊侯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獲晉侯後歸之不書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

齊侯季秋及齊平臧實如齊歸讎及闡

公齊侯季秋及齊平臧實如齊歸讎及闡

齊侯季秋及齊平臧實如齊歸讎及闡

齊侯季秋及齊平臧實如齊歸讎及闡

齊侯季秋及齊平臧實如齊歸讎及闡

以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因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
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
安矣曰以無取也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
爭休兵之能掩其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
于邾之能掩其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
前惡而後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已誠之義皆無取不可取○書田邑止此

公氏故鄭武子勝之變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師哭以郊張之於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乃有罪不阿救也鄭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趙曰鄭
乃止取不阿救也鄭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趙曰鄭
鄭病矣以不義深入敵境而
圍其此居因喪師之道矣

楚夏楚人伐陳
觀左氏例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得之
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收師者二謝氏所謂其
結怨之師蓋不勝忿然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
來漸矣此當與隱十
鄭師取陳師同看

秋宋公伐鄭
念陳之即年伐陳也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
此春秋之有德以救于吳也

冬十月雨
進命於君使吳城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二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師于鄭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徐子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書弒不
加中國之君也猶鄰國之入也齊人其君來罪不忍以卒書者亦
罪而能改也吳請師討之歸也齊人悔懼歸益于齊侯為是知其
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及也又歸吳于師是變之
前而言而背違之正者禮義之所及也又歸吳于師是變之
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設其見曰人之禍而
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意微矣
春秋之義也而有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
賴而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
地書至蓋聖人擇其尤甚者而書之也

附錄 是年秋吳子使來
復微師將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孟彊刺賈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
刑賈故一五年春孟彊入齊復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乃還季子

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
不書於策以廢其常禮曰知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書孟子卒雖曰為君
隱而實亦不可換矣

公會吳于橐皋

吳在淮南

國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

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
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回尋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廣陵

國

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

曰兵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此也子木曰吳方無道
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之疾如也而况大國乎秋衛
之難無不擇也國之疾如也而况大國乎秋衛
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皆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之舍子服景伯謂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籩以饗之衛侯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舍以難之子益見其難也衛侯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歸曰衛君之事衛侯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子貢曰衛君之事衛侯曰衛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來其欲來者子之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若勅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向巢

國

宋向巢帥師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鄭十二月鄭卒

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出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鄭十二月鄭卒
達救出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一月螽

今火猶西流

國

冬十有一月螽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國

宋向巢帥師取宋師于岳

鄭人之獲轍佳兵不詳其事好還信哉
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前日
真亦可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
鄭亦同以釋然矣而向巢之師覆沒亦前日
鄭人之獲轍佳兵不詳其事好還信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父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疇無餘謀陽
先及郊吳大夫子友王子地王孫弥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王孫維曰二者莫利無會而先晉晉而歸也諸侯之柄以宋徐夷
將成其志以見天必會而先之今夕戰而先我吳王廣代
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明勢彼將不戰而先我馬舌出少
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撥甲陳王親秉鉞
籠陳而卒帶甲三萬以親擊之軍皆譁晉師接好日中爲
一軍里飾明乃董褐請事曰兩軍皆偃兵接好日中爲
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救邑之軍軍偃兵接好日中爲
親對之曰天子無姓之振也徒虞來告孤曰帝鬼神
而不可告無姓之振也徒虞來告孤曰帝鬼神
匍匐就君非無姓之振也徒虞來告孤曰帝鬼神
戎狄之難將不長弟以力征一兄弟之國孤不
先君之難將不長弟以力征一兄弟之國孤不
之不焦以爲諸侯笑孤之退則不可今日之事君亦
有今日董褐還致命於君其許之先周室既卑諸侯
大也失禮於天子無所逃命於君其許之先周室既卑諸侯
下密逆於天子無所逃命於君其許之先周室既卑諸侯
失春秋於天子無所逃命於君其許之先周室既卑諸侯
國虞以休君憂今君擁王東海以淫各聞于天子召有

哀公

短垣而自踰之况樂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幸存
固曰無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
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長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
晉侯亞之先敢

之會也願自宋之盟晉已爲楚所先曰此二國史籍
之會也願自宋之盟晉已爲楚所先曰此二國史籍
胡氏之得之其事實則國語主谷梁書及之說公羊
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
哉○又周國語載夫差伯父既退于黃池使王孫苟
勞于周王答曰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父若紹余
若余嘉之伯父曰夫差假尊周以沒元父若紹余
兼受而介福伯父曰夫差假尊周以沒元父若紹余
多戰而觀此則夫差知至稟舉九以自誇大會吳至
特書吳子誠以予人之差易王而稱
公耳此聖人誠以予人之差易王而稱

遂季申帥師伐陳
吳自柏舉以子公孫朝滅陳
黃池之會遂主
於越入吳

謂因事之詞垂戒後由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昔子
戒好之夫以力勝人者反乎爾老氏曰善之佳矣不祥之器
有事楚之自謂莫之敵也而有驕以力勝之矣吳晉破越遂
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有驕以力勝之矣吳晉破越遂
國而越滅之漢祚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之初
秦又不監而於越入吳於越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皆因事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絕
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絕

附錄

公氏

也夫諫曰越在越不為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懼曰是及列
也無所氏為王探吾日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
子語將死曰王探吾日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
國語將死曰王探吾日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
取申胥之尸盛以鸚夷而投
之於江哀十歲以鸚夷而投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公羊詒與定六年仲孫忌同其說非是○
魏曼多也曷為謂之
魏曼多也曷為謂之

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伯烈之壞也晉伯烈之壞也
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
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變
而不可復收嗚呼廢之興存亡未嘗無故而然者
千焉嘗之木物能壽之願未其先中夏至頃定一變
生焉嘗之木物能壽之願未其先中夏至頃定一變
之微也遂弱自召陵之北而事楚之眾不師能振
立伯權之執晉侯焉比而國之眾不師能振
于戎蠻之執晉侯焉比而國之眾不師能振
吳滅巢城徐伐陳伐齊晉不能事楚之眾不師能振
會吳多然操方伯之令而實夷狄之列國命晉春秋
是繼筆焉然操方伯之令而實夷狄之列國命晉春秋
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張也曰晉春秋
景衛靈公之君抑其國皆強之志力周流何畏於君
楚今也齊景公抑其國皆強之志力周流何畏於君
非攘臂以從齊者仲幾樂初行而人叔孫也與而何
夫坐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宋於鄭而何
鄭是以齊得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
安甫矣齊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
會于牽宋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
晉矣則晉之失伯齊會于沙邱則與齊盟于沙邱則與齊
侯安得背乎原乃諸侯之離也曰齊侯國苟治且諸
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之先叛使齊諸臣如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何乃平且親星皆沒而字... 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月爭明諸侯伐主與法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是也... 麟也... 春秋之末... 孔子作春秋... 魯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於野... 獲麟... 作春秋... 絕筆... 於獲麟... 之中... 絕筆... 於獲麟... 之中... 絕筆... 於獲麟... 之中...

麟

狹王道備欲見春秋亂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
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不地不來不非狩而曰其大獲言
有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夫關之歸於王德也其不獲言
明河出圖洛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而成而天而天而
違後天而奉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
動志也而有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
為妖而近誣周南關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
趾關為妖而近誣周南關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
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先王之教而風而麟之
交相感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入
思而帝賁良弼得於博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攝璧兼
珪而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
感退而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誠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
遺天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魯史成經麟出
常理爾亦

國

詩釋文麟馬身生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焉
之長也仁則出感麟而作春秋之說何氏獨以
王謝氏過以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而何氏獨以
皆不之過此其致太平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
麟終焉此其致太平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
氏因之嘉瑞應焉以孔子致太平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
而成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朱子曰胡
安國謂絕筆於獲麟為志壹則動氣意也朱子曰胡
甚好但亦一觀之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多也
不成就亦一觀之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多也
文成子瑞亦為道衰之兆矣然孟子曰麟之為靈昭昭也
以孔子作春秋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陸氏亦以
亦必有所傳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陸氏亦以
瑞麟入慶

附錄

終篇

季

制春秋之義始於隱公道備於獲麟
子祭道堯舜之道與聖君亦樂乎堯舜之樂乎此也
附錄之義始於隱公道備於獲麟
君子曷為春秋撥亂出反諸正君
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欲其諸正君
亦樂乎堯舜之樂乎此也
制春秋之義始於隱公道備於獲麟
亦樂乎堯舜之樂乎此也

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如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
 曰我欲載之春秋乎見之則深矣故我欲觀夏道
 是故杞而足也周道幽傷我欲觀殷道是故宋而
 足徵也三綱九法數天傷之舍魯何矣何以絕筆於
 獲麟其命也天是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也何有性
 正而不書考諸三王而春秋聖人之建諸天聖人而
 神而無疑百世以下無所求而不得其於物備身
 何莫乎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無所與而不至
 孟子曰有餘歲若顏子則見而後知之也孟子則聞而
 知之于心者猶在焉耳矣
 焉出於人亦不
 耳則亦不
 焉耳矣

至正辛卯仲冬
 虞氏明復齋刊

至正辛卯仲冬
 虞氏明復齋刊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四終

虞氏明復齋刊